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七册目次

新鐫註解武經十四卷（二）

〔明〕沈應明撰

明崇禎九年經世堂刻本

梁房論卷之九

時勢論

世之論時勢者每變遷造至引宋史所載女真兵滿
葪則不可救以爲儆懸竊以爲不然何也極大之稱
不可再流皆詩所紀蒙煩竟弇蕪漁湯矣文武漢
皇鴻泰然岐陽漢興沛光武興南陽唐汾太原宋祖
生甲馬嘗上下古今幾四千年未聞亟然紫錫開漢
有湯大武而細上向陽太原甲馬管爭處後有真天
予山也然猶回丹曆數之所歸也即如亦屬黃巾漾

思徐遺霞王仙芝黃巢之類非不驟動一時然亦不
久矣滅而數百年後未聞東郡冢鹿南淑長垣後有
此輩竊發也然猶曰中國之叛民也如劉淵起晉陽
慕容起遼左苻秦起隴右石勒起上黨安祿山起范
陽耶律氏起會寧亦竊據長安稱帝號然亦遁與遁
慶士半後歸於中國王統漢屬於中國從未聞晉陽
遼左隴右上黨范陽會寧後有劉淵革也而謂今之
奴酋遠如宋之阿骨打乎況三四年來處處鐵實大
行迁徽與氣之必不復燃矣昔元主忽必烈以錢與

鈔騷劉秉忠秉忠曰楮用於陰錢用於陽沙漠爲陰
華夏爲陽國家起沙漠而臨中夏宜用楮幣不然四
海不靖是以終元之世止行鈔法而不鑄錢及至正
間脫脫爲相主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而天下遂亂即
今民間古錢並無勝國年號自可見矣我
太祖雖嘗以科場落卷打造寶鈔然二百年來惟錢
行而鈔不甚行秉忠之言益驗矣且觀宋時完顏氏
之興自勃里鉢以後昆季叔姪三四傳而至阿骨打
始盛逮吳乞買始侵宋今逆奴背叛未幾而氣益志

溢其亡可指日待也但逆奴一倡而天下大勢未必
能晏然耳蓋自古天下之亂每起於東北漢末黃巾
起於涿郡鉅鹿而三國鼎分隋煬征遼東亂民倡莫向
遼東浪死歌而四海土崩唐之安祿山始自漁陽故
曰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宋之女直契
丹皆起於此豈東北之地以河圖推之其干爲癸甲
以洛書推之其支爲丑寅而文王後天八卦爲艮故
其係易坤卦曰東北喪朋蹇卦曰不利東北孔子傳
易曰成言乎艮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

始而成終者也。尚書堯典曰宅朔方、平在朔易。蔡註謂朔者蘇也。如月之晦而復明也。易者改易之意、除舊布新。北方終其陰、而東方始其陽。既成今歲之終、又啓來歲之始也。故十二月建丑、正月建寅。太歲春牛。義取於丑、迎自東郊、蓋取於寅、以至一日十二時、玄門家以子為一陽、丑二陽、寅三陽、至巳六陽、為陽極、而當進。陽火午為一陰、未二陰、申三陰、至亥六陰為陰極而當退。陰符歧黃家五運六氣、一之氣為太陽、寒水而在北、二之氣為厥陰、風木而在東、律呂家

之五音六律、黃鍾陽也。順行而始於子、大呂陰也、逆行而始於丑、風角家凡東北風謂之牛筋風、久曰海淡風、主傷禾稼、多風雨、浰嘯淡淡、大抵皆自下起元、剝淺相承之意、是以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極其堅固、而知海關盤詰查勘、比諸鎮尤嚴。夫太祖之知天縱、又有劉誠意張鐵冠金碧峯諸人開、道、其於知來推背、必洞若觀火、故建文帝雖出為太孫、而屢蹶、僭吳、谿相授受、則東北關隘之堅固、爲知

不有早見乎。況太祖開國在甲戌運之戊申年、得頤卦之三爻、大順震艮之交也、往建逆起自艮、而南運於震、可為寒心、邵子不云乎、地氣自北而南、則天下治、反是則亂。今東南諸物。長發一〻有之。非地氣自南而北之一驗歟。又聞天地氣運五十年為一呼、五十年為一吸。自太祖戊申至今二百六十九年、太平至盛。從古未有。夫泰危隍復。皇昃日中、是在廟堂之上加之意耳。

戰守論

今之議東事者，總不出戰與守。然戰有戰之第一著，守亦有守之第一著。兵志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建夷起於極北極寒之地，即勝國時奴兒干之地，流徙罪人之所居也。故其堅在弓馬射獵，長驅馳驟；其瑕在舟師水戰，跳坎渝坑。近薦紳章奏，有謂其法水如平地者，有謂其渡河不用舟楫者，有謂其蔑水陸之長者，此倭人觀場之見也。又聞其於烏龍江造戰船，教水戰，此乃奴酋設此說謀以恐嚇中國耳，何可輕信？正當將計就計可也。試以往事證之：兀朮被韓世忠困於江南，見海舟往來如飛，駭然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劉錡順昌之捷，使人謂兀朮：汝必不敢渡河，吾當造浮橋以濟汝。粘沒喝、斡離不通大河，笑曰：南人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得渡？完顏亮南侵，見宋人用踏輪舟，飛繞金山，佯曰：必紙船耳。此可見女直之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外夷耳。魏曹丕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魏雖有武騎千群，何所用之？此可見北人之不習水矣。然猶曰此往代耳。自今北人商宦於南者，過水登舟，則寢食不安，頭目暈眩。蓋北之不習南，猶南之不習北。使南人而欲馬上為生，挽彊射鵰，自然氣索而色變。此情也，亦勢也，亦風氣使然也。或曰：閑漸邇逸，教習已久，奈何？曰：此不過幾人耳，安能人人教習之？且安能如南人之精熟也？況南人之習水，必在童稚之年，輕懸便捷者能之；若年盛體重，則易于沉溺矣。又必在湖潭之鄉，見聞狎習者能之；若高原城市，則駭於創見矣。此則建奴之瑕，而我當乘之者

也。夫其瑕在舟師水戰，則當自天津登萊以舟師直搗其巢穴；其瑕在越坎渝坑，則當於京師東北南三方七八百里之地，多闢溝塹以阻其奔突。此或戰與守之第一著乎。況海戰既熟，不惟建酋無穴自存，又可漸以規復海濱之舊；溝塹既闢，不惟胡馬不敢南牧，又可漸以修舉屯田之法。但今廣寧失矣，虜馬直逼山海關矣，則守曰扼險尤為今日吃緊要務，故又脩而言之。

守關論
山海關素號天險。周麻城論。兩謂彼塞乘不能往我
塞彼以雖來固也。但建邊多智善策。必不直攻此處
蓋關北則有垫路隘口。關南則有水路海口。試先言
北而及於南。自山海關以北隘口無處有北。西至宣
府邊墻共八百餘里。墻外即朶顏三衛之地。為長昂。
董狐狸。律兒。兀魯思罕男撥計阿只卜。顏魯伯户。夷
婦爾只兒。鵝毛兒。哈亥男滿。都卜賴等。百餘枝部落
任牧。雖未必肯假道於奴酋。然此輩皆陽順陰逆。挾
之以要求於我。即如正統己巳之變。亦三衛陰為嚮
道。然猶曰自大同入。與三衛分地無與也。嘉靖二十
九年庚戌。大酋吉囊俺答入犯京師。乃自古北口入。
夫古北口正三衛分地。豈非由其引縱哉。前鑒不遠。
故自山海關而北而西。極衝去處。如一片石、ゝ門路。
大毛山。城子谷。平頂谷。義院口。關。臺領營。中桑堡。羅
漢洞。求勝寨。徐流口。喜峯口。河流口。關。冷水口關。石
門下關。古北口。潮河川等處。皆當嚴峪。無計其要害
之處。大冪有四。以峪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

[illegible]而以遷昌營為邊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
藺谷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邊中之地。以昌平為一
路。有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邊中之地。以紫
荊倒馬二關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
邊中之地。頓此關隘古北口元紫婁嶺冷水馬藺有
重崗疊障。以為天險。紫荊倒馬有雲中上谷以為外
藩。惟古北口一帶。乃勝國時元主宰上都所潸之道。
沙漈水湯。平曼贖纔。萬馬馳嬰。甚雜防禦。然八谷自
黃榆川而來。則必由潮河川。自磚垛子而來。則必由
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間樹。此兩處皆兩
山夾峙。易於堅守。過此便入平原。則欲戰不能。欲守
不固矣。元入。進金史表文云。勁卒搗居庸。北附其背
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此兩言也。豈非都燕而有狄
患者之明鑑哉。雖然。古語云一人當關。萬夫莫敵。諸
隔口雖與虜為隣。然能閭守。亦可無恐。所可慮者惟
山海關南數里即為汪洋大海。向余師欽用之以攻
真瑕者。今以瑕互在我。而奴或用之以攻我耳。何也
關之西瀕海者約五百餘里。設奴以舟而來。則如秦

五島、牛頭崖、金山嘴、洋河口、深河口、清河口、蔡沙口、等極衝去處。皆可登崖。近經臣那珍於此數處。建議欲築城開河。增軍添馬。此亦守口之第一義也。

開塹論

自古中國狄之患者、宋為甚、唐次之、漢又次之、三代則無狄患、有之、自周末始、則以井田廢、而胡馬南馳也、故秦趙燕三國、皆築長城、以禦胡、蓋可睹矣、為今之計、井田固不必言、惟于宋師四面之地、縱橫而直多開溝塹以阻之、左氏晉之邀路田、必盡東其畝、正以為戎車之利耳、玉海十道山川考曰、薊州漁陽有平虜渠、寧渠障水、以禦契丹、乃初滄州刺史姜師度所開、後周郭丹屢寇河北、滄瀛隔限、役行兵算、宮

事者、將澱冀之間、有蘆薦河橫淵數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秀超浚之、築城李晏口、以張藏萁為巡檢使、百姓始得休息、

宋史載雄州東至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入寇、惟順安軍至北平、土地平曠、戎騎由此而入、議者謂宜浚溝洫、樹五數、以限戎馬、而突邊、邊備、邊遣陳恕經略之、又倫書載宋太宗時、郭丹授邊、滄州節度使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開易河浦口以注下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七十餘里、以遏奔軼、恭年繕邊諸軍

川注塘水者、止佰城守軍士、不須發兵廣戍、吳揄于
天水軍、作比綱以阻金騎、即令邊墻外、悉掘坑坎土
人呼曰品級坑、乃靜匡戚繼光所始、至今賴之、今廣
騎充斥、藩屏單薄、一墻之外、即為胡穴、宜于京師北
東西三面、因地形、量水勢、多集夫役、設官於修塞做
古井田之法、隨高逆下、移東補西、四維五樵、或四或
直、或大或小、或淺或泥、或方或圓、開鑿溝整、它採化
塘、可田者田之、可屋者屋之、可溝者溝之、可河者河
之、可衍水為湖蕩者湖之蕩之、麻胡馬樁截淵阻而
不致咆哮于畿輔乎

水道論

水道者何、水有發源、有分派、有積滙、發源者宜分
之、分流者宜導之、積滙者宜淺而濬之、以至橫溢者
宜隄而防之、潰決者宜障而塞之、按薊州志曰、水經
晉劉靖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開車廂渠、景元宰晉
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薊西北、經昌平、東盡漁
陽、鄣縣、舊志、縣東廂渠、在今同州、不知高梁河經昌
平、入都城、至通州南、會于句河、野今滴上河是也、不
在薊城之北、又謂東盡漁陽、蔡古漁陽戍在今密雲

西南、又周顯德六年夏、周主以北鄙未平、下詔親征
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
水道入契丹境、柵于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
六處、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直趨敵境、趙連瀏為水
路都部署、而閔主自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
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隘津關、又尤史至丘二
十八年、郭守敬言水利、欲渠昌平州句浮村神山水
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于積水淀東
析而西、入舊河、帝善之、命守敬領都水監事、于是自

工役論

夫予所言開整引水勞民定甚籍民無所利何樂為此否即辱其碩值利亦有限為今之計惟米屯田之定為濬瀉之計則百姓皆以避害而獲利工役不勞而自集矣今之豫屯田者或以為取諸召募或以責諸僑寓或以驅其游惰或以當徙南方能種水田之大戶四者恐皆未得其肯綮也何也召募者召募南方之人也夫天下大勢南富給而北貧困南佚樂而北勞苦今使去富給而就貧困舍佚樂而趨勞苦人

心誰甘之雖或動之以利利盡則散矣雖或約之以法法窮則去矣然召募之不足恃也僑寓者南人而寓居于北者也如今之徽歙人洞庭山人浙之寧紹金衢人閩之漳泉人四海皆有然特其尤著者耳然此輩皆以逐末趨利或手藝技術而來于開渠動止固不能也即今蘇杭地方天下各處人俱有入籍當差者試編之以工作能從役如法乎蓋東晉南宋之僑寓皆以避亂而來故一來遂作流衆計然輩之僑寓乃以逐利而來故雖來常懷首丘之思若強之以

工役急則債事寬則潛去耳此僑寓之不可用也游惰者即遊手遊食之徒也此輩或自幼養成嬌脆或膏粱不知稼穡嘗見蘇杭機杼之人一遇凶荒駢首自縊彼豈不欲勤勞自食哉自幼不習故也則欲驅游惰而從事工役能乎此游惰之不足用也徙郡國豪傑大戶漢武帝及我 太祖 成祖[illegible]嘗行之即今蘇城伊氏乃 太祖徙之金陵故學使屋空公兵憲山泉公皆以上元籍舉進士蔣門內韓氏乃成祖徙之北平故襄敏公以究平籍舉進士是也然國

初威稜震法令嚴而徙者來行惟謹今日憲庭強使費重而徙者愁苦不勝是徙亦不可行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余以為莫若專責于土著土著者生于斯長于斯老死于斯以父母妻子于斯祖宗墳墓于斯即律書所載人戶以籍為定者是也孟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余見南方小民被倭寇洞賓水旱盜賊之患者患至則逃而避患息則逃而歸何也以無論富家巨室即貧寠方苦之輩亦有樹藝在田亦有妻僅在家係戀而不肯棄去正所謂有恒產者有

恆心之北方小民空如懸磬朝不謀夕居無完壁身無完衣是以胡馬一鳴不延頸待亦則率妻子挈隊耳往時遼左破竹正坐此故然三輔之地未必能勝千遼右也則屯田之法正所謂制其田里敎其樹畜遺其妻子養其老弱樂其實害者也餘故以為責成土著使以土著世為塞下之民彼方懷興利去害之心而香違有以中其所欲故也然土著雖有可從而大滑師長以教習之不可則請倣周官農師之條及漢世力田之科考選南人之精深農務者主為農師

給以官帶定以品級每縣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創一農社仍以先聖后稷為主羣通邑之人而教以屯田之法凡衆器牛具穀種之類悉聽其狀辦置造按季開耕于府州縣之長隨即親行閱視令勤惰以行勸懲者各公曹巡行阡陌孟子亦稱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而土地荒蕪者則有讓是也即今南人之習武者亦必顧倩北人為師而兩京皆設京衛武學以與屯田之當易設一社者其意正同然雖用南人教習而非得官長以勸勉之不可昔張全義于朱

梁時為河南尹正當喪亂之後白骨蔽野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勞來招集趨者如市而政治寬簡出見田疇美者即下馬率僚左共觀之且勞田主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性惡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有田荒蕪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佑責其不借助由是衆皆競勸比戶有積在洛四十餘年遂成富庶夫全義一武夫且然況今之濟濟多士乎荒亂後且然況今之太平全盛乎嗟乎

嗟乎今日特患不得全義耳使遇全義數人而命之則日前之開墾引水必有子來趨事之勤而胡兒豈敢南牧自後之安居樂業自有樂々利々之盛而吳儂不得專美矣是故論經界則載之周官焉曰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其廣可以馳其高可以隱百里之地為澮者九甽達于溝々達于洫々達于澮々達于川甽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故曰阡曰陌皆高原也原詩所謂紫陌紅塍是也曰溝曰澮皆深池也孟子所謂溝澮皆盈是也皆所謂

自來北方水田之說、屢奏請而屢廢、格者坐此不知、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貉者邊城沙漠之地、今北方皆不種水稻、豈雍豫徐兗青冀皆貉之乎、豳風有七月之詩、孟氏亦稱七八月旱、則苗槁、雨則苗興、夫周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今南人水田、正在五月揷蒔、六月耘盪、則孟氏所云苗者、非即水稻之苗乎、且水稻旱稻、其實之美惡精粗迥殊、而稻直亦懸殊、豈后稷諸聖人以其粗惡而賤者播種于中華文物之鄉、以其精細而貴者加厚于南蠻鴂舌

之地乎、其故起于晉之東遷、唐之襍夷、宋之南遷、中原多爲腥羶所據、故亦從其嗜慾、而夷方反爲流寓所化、故尚留其樹藝耳、此積習之不可不破也、宋何承矩在河北興屯田、初年霜早不成、次年方熟、是東作不可不早也、嘉靖中懷慶紀守因丹沁交流、疏渠成田、民享其利、紀去而田亦隨廢、是責任不可不久也、沅其沱滂中丞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溢、桑田之變、禍隣其間、是上流不可不治也、此皆工役之所當議者、總之又在得其人、而善用之、善用得其

人、則難者易矣、用不得其人、則易者難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山海關至鴉鶻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鶻關至遼州又七八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為陸登舟則為水兵械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於奔命也不暇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遼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戰道論

夫欲戰海道必當明戰道自周秦以來史冊所載海道更僕未易數但海運之法屢行之而屢不効是以禁口道海之事不知其自有故也勝國時朱清張瑄輩所開海道有三其在至元二十一年者命長興羅壁造平底船自太倉出海轉北經通州黃連沙頭沿山陳行月餘至淮河口過之罘山牢山轉成山而行過劉公島沙門島約兩月餘抵直沽至二十九年復與長興李福四又開一道自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黑水大洋並真島轉成山而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共月餘抵直沽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一道自劉家河出海過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經成山轉西過劉公島至登州沙門島過萊州大洋入直沽不過半月夫此三道雖有遲速之分然計其里程約有一萬四五千里經歷許多險惡守候許多日子蛟龍黿之屢變現精妖沿迷之神像於桅竿角之風吞天浴日之浪長五百里之海鰍四面旋繞之颶母令人膽喪神飛且

務舟重而大、難於轉移、易於沉溺。然終元之世有利無害。元史食貨志以海運為一代良法。丘文莊公亦云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必習見海運之利、故筆之於史如此。文莊斯言、夫亦謂海運之當復乎。蓋太祖都金陵、則海運不必復行。成祖遷北平、則海運必不可廢故也。若戰道、則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風順一帆、可到。即今軍門塘報、商賈販鬻、日夜往來不絕。豈比海運自太倉揚子口開洋之艱難哉。或曰元世祖命范文虎將舟師十萬伐日本、而盡葬魚腹、此亦不可不慮。曰、此因信砲太早、驚起蛟龍之故、非海能溺人也。故今之下海、皆於五六七月、而竿猶不敢用鐵、亦惧有龍變耳。

造艦論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使琉球。二使受命至福建造舡、勞費已具、奏上聞矣。然使舟名雖新造、而造舡官吏、苟且侵尅、定不可行。二使不知也。臨行、而公同年祖餞告之。二使大驚、然期已迫、計無所出、因召老長年視之、驗不得已、權為範之以行。至中流、舟敝不救、幸天妃亦現、得上葉壁山、以達其境。萬曆初、命給事中蕭崇業、往、蕭從知前樣舵、請各官、史役從等一二同舟、往死生共之、逆安命平月成。今詳撿使琉球志中、後夏黃門子陽亦如之。今欲造戰艦、亦當澈其遺意。萬曆丁酉秋、臨朐縣一縣丞奉所從器械、領銀三萬、造船一百隻、照例一萬完造、尅減二萬。如此弊竇、上官豈能知之。各用前肅黃門之蹟、此輩自不能容其奸矣。

熕最大最利害乃永樂中安南大將鄧明迎降獻此製法成祖賜名震天大雷無敵神機大將軍而我朝尚此用兵多用之以取勝如于肅愍之禦也先胡宗憲之禦徐海皆以此勝嘉靖庚戌吉囊俺答入寇京師戒嚴本兵丁汝夔俘迎巡撫楊守謙頃刻梟首然諸臣皆計無所出惟用徐楨數枚虜裂死者無算徐ゝ引谷今當稍備舟楫數演戰士于五六七月西南風多之時直搗建巢斯亦出奇勝之一策乎但建奴窟穴西南雖多不過窩北山後城邑而兩所散屋

禦虜論　卷之九

未見有明白曉暢者昔孔明七擒孟獲不惟蠻洞之形勢酋主之長技洞悉胸中且并制敵機械無不會條然則今日之建州豈可不加意探偵也至于器械必要十分精利昔赫連勃勃之造函矢入函斬函人不入斬矢人近戚繼光築漁陽諸城堡雖可入者殺無赦目今大患正在寬弛即有嚴核亦惟行于下而不行于上嗟夫澤必下逮法必上行此聖王馭世之要機也

建逆戰守餘論

閫之君也相也將也氣脉一貫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是故撫髀而思頗牧君之明也不惜而追韓信相之賢也故孔明魚水提款關張生死同譬共必言矣即唐之憲武謂君不過庸主而郭子儀李光弼裴度李泌李晟李德裕皆以君臣相得將相洵和故能討安史清河朔破土蕃平淮蔡而不累將知累乎戰士易戰將雖故粘罕能北轅二帝而不能不遠避宗澤兀朮能連陷四京而不能求胜破武穆是以同一

禦虜論　卷之九

趙卒也廉頗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六國之兵也六國將之則敗信陵君將之則勝以至樂毅之與騎劫王翦之與李信豈當另有一番兵士邪將殊而勝負判矣今果有廉頗信陵樂毅王翦其將乎凡將隨眾步趨易當鋒陷陣雖李光弼臨陣必置短刀于靴曰吾大將不可以辱敵人之劍岳武穆臨戰必先誡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近任兵憲禦倭內外賞賜皆用本道閱防印記江陰錢大尹以縣印ゝ記賊体手足皆通蓋預以屍分理降自失也故能身先士

率衆皆感注效死倭奴稱兵寇而侵擾命見即遠遁而今之文武大吏果能如是乎戰號進也兵陰謀也世廟十六年安南叛欲討之而未發也南畿鄉試策問及之世廟大怒主考童承敘江汝璧皆逮問今則形之奏章策此隱屋是軍情大事預洩也不慮敵聞之而倚我乎又不慮其反借之以算我乎與趙多忼慨之士自古記之三代而下五伯七雄漢末之三國晉魏南北朝之十六國唐之各藩鎮五代之諸國皆就所據之地選將抽兵亦能却敵致勝未嘗于境外

各募今以堂々天朝養兵二百餘年而今日其人其處募兵明日其入某處募兵奔走萬里騷動天下而所募者又皆市井無賴徒費供億在道則猖悍難馴臨陣則俯首就刃且不肖者反借之以為奸利是可聞之鼓國乎國初九邊軍儲以鹽政寓屯田因屯田乏兵餉誠古今裕邊良策孝廟時葉淇創議商以銀輸部々以銀輸邊部得乾沒其銀而邊遂珠玉其粮日今則邊儲無計極矣坐視則為枵腹之戰如賊則為竭澤之漁又將何以策之乎古云的而害生雖與

計事此在小事且然況兵機乎我朝以經義取士聖祖之意不過借之以登其俊秀入仕後則以治行跌最而黜陟之二百年來循稍々不悖國初主法之意逆來則民偽日恣奸弊叢生其法則是其寔則非上官又喜年少生情老成重佔俾而輕悖洽故所枚之士皆白面書生根之搖第不知慨橫若也即有枕經纂義者又皆近腐廊落譬之者后之觚不當于用可以儀風表傚而不可以決勝運籌注若東事之敗正坐此筆而之又將何以善其後乎目今事休而言

而盡守且不足況敢言戰弘治中比虜猖獗孝皇赫然震怒欲撻伐之本兵劉大夏力言不可孝皇曰祖宗朝亦嘗行之大夏曰祖宗朝何等兵何等食何等將今日三者安在臣決不敢奉詔孝皇遂止至于今曰視弘治又不啻徑庭而欲孟浪言戰豈非以宗社出實為戲乎況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如漢武欲攘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核名定則信用而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家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

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群議紛紛斷以獨見衆信撓撓持之愈堅謗書盈篋姑俟其成深宮戴遠姑徹其後此乃所謂國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燦爛不明久矣是中國尚無將也一旦有警何以待之南宋之不競貴國忘君者無論即李綱張浚後世術有道者謂其泥道學之說執迂闊之譚也今國家有言事之臣無任事之臣有計功之臣無成功之臣則空言亦何用乎自古中國之待夷狄莫尊于我朝然亦莫難于我朝以漢唐之強猶有和親之使羯弱之稱我朝則奉貢稱臣之不暇尊矣然亦藉二祖之兵威耳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餘威漸替賊勢方張邊又難矣是可無所以保其尊當其難乎嗟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今氣象較之聲容盛武備衰議論多成功少者將無同乎蓋文皇徙都長安本以天子自為守夫以天子自守則將不可一日不選兵不可一日不練食不可一日不裕也乃今則民窮財盡處處愁怨思亂而邊激為甚近有虜于邊者敘薊鎮邊帥而兵額虛名耳什不

蔡虛齋論　卷之九　古　紅杏堂

能五兩旗伐鼓者多形羸憔悴衣不蔽脛而力不能穿魯縞又何以折衝千里哉大司農金錢輦致塞上者百萬計然半輸要津而半歸幕府耳千夫則索百夫之例旗甲則侵行伍之需稍不欲且執而老拳能矣昧馳不字錦雲成虛鼓隊之群翩翩馬之腥風無不固結欲絕戰士甫見虜即馬欲帶此我衆不能馳者則延頸待白刃而漢法嚴臣弗奏也尸其歸誣其老弱疲病者而捷書通于廿衆任子為郎者累累矣夫此言乃得之目擊而非妄者人安能保邊場之無事也昔石虎擊涼州涼州司馬張駿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將今擧將多推宿舊夫韓信非舊也才之所堪則授以事而已遂擧主簿謝艾謝艾陳方畧請七千人大破石虎虎嘆曰吾以九州之衆困于枹罕一主簿遂歸而今果有謝艾其人乎又果有如張駿之擧謝艾者乎陽羨周孝侯處斬蛟射虎令人至今景仰然其受命征齊萬言也萬言聞之曰周府君有文武才略專斷而前我不可與爭鋒或受制于人此成擒耳後果為司馬所制欲牢力戰而死故

蔡虛齋論　卷之九　古　紅杏堂

而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敗、今果能一洗其習乎、雖然、狗牽可破也、套例可革也、積習可變也、舐靡可振也、群否可塞也、迁緩可掃也、下情可採也、將才可擇也、兵卒可練也、糧餉可處也、善乎諸葛孔明之輔幼主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且曰有能勤攻吾之短者、吾所深願、而尊礼之、至其遺表、曰、臣死之日、不使府有餘帛、庫有餘財、以負陛下、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武穆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于肅愍公曰、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嗚呼、國家誠得若人何憂外敵哉

倭寇議

凡爲將者必先審己量力。自知其足以任兵。然後受之。又須斟酌事宜。具列罪狀。請少寬日月。一切得以自由。有如不效。弱伏斧鑕。既侍請矣。然後卽薪席藁。誓不與賊並生。入忘其家。出忘其身。卒礪奮誓天地。可格。而金石可破也。則三軍之志練矣。然後申明號令。堅定誓約。取其不用命者。罪之於庭。又取其尤者。經行於門。以令三軍。有士從中出奇。撫劍躍而出爲。則賞不踰時。有士從外捉戈衝鋒。陷而入馬。亦賞不踰時。則三軍之氣。橫海上。而日無勁敵矣。功安得不成。次一曰議將。然將者。析衡於上者也。而守令者。保陸於下者也。使守兵能用其民。則民隨處皆兵也。能率其民以禦敵。則賊所至皆散也。李廣守北平。而匈奴僑邊。魏尚守雲中。而虜不敢犯。龔遂爲勃海。而盜賊散。衆恭至祭安。而渠帥咋外。已然之效也。其法莫如使部使者。察東南諸守令之能。而易置之。又使天下部使者。皆察其可爲東南者。強而用之。知賊小矣。則各以其地戰。大至則固守其地以待。能固守者[illegible]

戰勝者同賞。玩寇者與戰敗者同罰。則守令與將帥同心。而郡邑與幕府一體。尚何賊之不滅哉。其二曰議守令。夫用事之秋。不能練兵。而數欲調兵。若山東兵常調矣。狼廣兵舟調矣。皆土兵又調矣。不惟無救於敗。而害蓋滋多。故民苦調兵。與旅戰亦也。夫平原賊野如群彪。杭鋒以多者勝。道狡險要。則如而鼠鬪。以以勇者勝。戰軍千人並進。而賊以數人雖刀損前。則後當反走。千人供廣矣。故兵而有制。則淮陰以市人勝。滋水兵而無制。則符壁以四十萬敗。淮淵然其有制也。莫若練習土兵。然始練不可以應急。而調兵不可以恃。久必稍滅其調。而徐俟其練。調簡則愈精。使久則愈習。精則士兵可以益奮。習則調兵可以益滅。此五相輔而伶相省也。故三曰議兵。且貯當坐困之術。兵多害之耳。議者不以兵多爲患。而以財之爲憂。此可謂悖也。昔先零之徒。耿中丞羅四十萬數而不是。趙充國龍騎兵般師。不費斗粟。而民義平人皆知其也曰之利。而不知其省後之功也。故調兵一而當練兵之費。有養調兵一而當土兵之費十。調蓋簡

奇偷司分關之寄而荷捕剿之任者亦各因而奇貨之賊乃得出其刼掠之餘以誘此無良之衆遂令沿海郡邑蕭然走死地如騖來若為避去若為護前後皆彼奸宄聲息互相呼應在主計者方設一策自為奇謀秘計鬼神莫測而海上已不聞而傳彼且鼓鼠揚鬈先據上游以待乘風舉火而我所以禦之又動無成矣茂有閑志數十百艘之援師如之何不安受其爐耶故謂今日剿賊易而剿從賊之民雜剿明日張艤之賊易而剿巖形匿影不可跡詰之賊雜在吾

汊艇港之安渤海全在平定安輯此不可我於今日若虞湖之平朝歆即收賊作間以誘賊又潛遺善徒者備作賊衣以采線從其禍有入市者吏輒擒之而賊無所逃遁兵法用間出其不意多方誤之大率類此為令之計無如遍下招撫之令曉諭禍福以散無知身從之黨最要緊者申明保甲嚴飭漁商接濟私違大舫之禁著令鄉老甲長旬月供結一家從賊一鄉連坐殺一接濟勝殺百賊矣而因募漁人之習水性者入海捕賊以覘進止令鄉兵之自為守者互相

扞衛以壯聲援有一闌出救粟硝黃鐵冶塑造隻於巨舡者誅無赦明知為賊蹤跡有據不即首捕者與賊同律而復重懸賞格慎選能人諜出萬全有備無患哉先去逞黨以剪其翼或急除渠魁以招其餘剿在外行而妙用於撫澄清可計日俟也若欲如表揚故事待以不死彼且嘗試而竊發焉署號修衣之無不可進而上之又何底止溪處撫局之未終而剿局之伊始海宇風波何時恬息惟當事者圖之

辭介蹶我羅索於今尤檄奇語分闌捕行諸人萬勿以奇貨視之

本之

海寇議

天下之事未有受其利而不與其害者也九州畫壤各食土之毛而沿海之民獨以海為外府夫其煮波鬻泉飛霜出素則斥鹵可化為黃金矣釣網張罘連檣弄艦則洪濤可蒐為國田矣通商波胡擐奇繳室則島嶼可皆為安圃矣俛拾仰取化居百倍視中土之民聆訟錢於胼胝爭尺寸於刀錐者烏可同日道哉顧既享其利不得不善其害島夷之黠者莫如倭扶桑析木之境既全據而有之而綿亘之遠自碣石

抵朱崖幾與東南半壁度長絜短乃要害之地無過閩浙而閩又浸與浙異浙之內地耕桑足以自給而閩則濱海磽确地不足以食其民勢不得不仰給於海浙先時通貢市迨年浸絕閩則貢道所經市舶所集即欲峻其防而不可得故閩之于海有不得不通之勢而民仰於海則併抑寇官抑于民亦併抑海民抑寇而防瀕陸舍舟兵而防盡絕故海警窮發每每內為招而然為寇以貢為名以寇為利視我有備則陳其方物而稱賓貢若無備則肆其武鋒而為寇賊

商船之出海也漁艇之放洋也官不可不知其數也其內而走浙直淮揚也外而走占城暹羅呂宋諸國也官不可不知其地也有頃近洋利薄則越販日本以牟大利往往聲言於此潛出于彼連檣巨艦滿載而出貿遷既畢併船售之以貨鼓入日積月累既得我貨賄之利又得我舟楫之利不獨此也自稅使希據闌壟重復即內地商賈尋常刀布往往闌通于海若習之既久視長風巨浪若衣帶中而海島諸夷若其門戶閾也海禁之弛至今日而已極而係海將士

歲享縣官金錢無所事事則擦脈水之派舟失風之寇寇張皇其事以飾視聽其實備之有無當在掩獲我備誠謹即倭歲無獲可也即窮而脫之愈彰我解網之仁我備誠踪即終歲十獲無益也且獲而藏之徼激彼報復之志夫備當為倭設執非不為倭備乃是備倭亦非不為倭備而所備乃不止於倭天下郡國有軍伍而不申討者乎有官守而不責成者乎有地利而不守有奸宄而不詰有疏虞而不戢者乎有令境內之民不用而緩急於人者乎凡備倭者亦若

而咸畏死亡。今海洋不逞之徒，既不可勝誅，為絕其自新之路，是益敺之為倭奴效死力矣。不若隨才類舉，使之試其豪舉於儀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庶用才稱奸之道為兩得乎。今之介而介者，類皆紈袴膏粱之子；今之掛名伍符者，不過市井游手之徒。以此而當一面，因有未見敵而北耳。是宜詳覈功能，嚴加簡閱，敺報效之實，綠清行伍之虛冒，庶梟俊掄數之緒，為有類耳。此六策者，若闊略無當，而清氣之術、端不外此也。若士兵之練，從毆良民為盜也；海舩之利，從與狂賊為資也；市舶之開，則前宋之和議也，皆非愚所知也。

經濟議　卷之十　二　經世掌

流寇議

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正邦國，士師掌八成聯什伍，比追胥，司厲辨盜物，司寤詔夜禁，以至野廬修閭之讀，所以捍禦不虞，而遏民狂謀者也。夫先王非恃其有固姦之法，而恃其有術姦之法；非恃其民之必相戒不忤吾綱，而恃其民無恐雖之心。益況憂天下而簡為之防也。後世不講於先王防微之意，而獨祥於先王救敗之法，故趙廣漢之治京兆，以鉤鉅；王溫舒之治關中，以扶鋤；張敞之治長安，以致羣偷；尹翁

經濟議　卷之十　十二　經世掌

歸之治扶風，以知主名；龔遂之治渤海，以解亂繩；虞詡之治朝歌，以設三科；張綱之治廣陵，以驟單車。非不足以恃成名於一時，而快雄心於小劇，然卒不施靜坐不散席，而鳴鏑已交於境內矣，何也？恃其勝之之術，以為己之、衛故也。善乎秦觀之言曰：盜賊者，平之非羅，絕之為羅。今欲絕，蓋其唯都遊惰，定經制乎。夫今之四民，非古之四民也。古之為士者，舉聚而州瘝燕闕，則服仁義，稱先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今士作無用之文，以媒祿利，鶩罷而炫華矣。古之

劉

靖粵議

蓋臣本粵產請爲言粵事夫粵非久安長治之國也
歷太思恩土司錯列半與獞接寇在藩籬然禍雖未
中於粵而選劇處也蕪夷性慓悍易亂堂無望然萌
爲井耕而皆然首爲邊主者粵夷雜甚戢於然而定
隱憂也乃今無歲不相讎相殺往往有動徵矣賴
國初處置得宜
聖威震久然萬萬無慮而或心叵測設有若侯大狗
本猺作伺隙竊發則將何以制之非韓襄毅王文成
之沉謀迅發能定難而底定乎其遺策固具在請從
言之以爲
廟堂預防之計　　夫禍之所伏
在厝火未然之時而實爲燎原不可撲救之漸憑者
之所昧急者之所諭而識微知著者所爲萬目而睹
心者也然粵之事不啻類是夫粵之慶太思恩半與
然樓擴安蕳之變徵兵徵餉五年討之而未就紗賊
師老財匱費負之衆衆之怨已成劇虜之禍論者憂之
抑此憂在外者也粵伐之[illegible][illegible]勝負粟勞不勝受命士

恒飽餱馬恒飽易將思死國卒思死將則全力足以
自圍而餘力足以撥然亦何憂之與有而無奈游饑
之後民鮮蓄藏百空懸磬係繳餉而餉不充額也守
戍之士家人而衣月不習旌旗耳不聞金鼓屢機舞
而兵竟不可戰也彼錯列之土司各據地而寧兵當
罔復烽寮等發然寇穴未易窮而窺參弩粒鏢長戰
利鏃苗城未易攖而巢相盤枝結黨附姻聯醜類表
易騰而解跌足疾馳挺身敢死獷悍未易從而鬭狼
各家突貫禁有徒獨其善怨好爭不須禮飛相讎相
特洗無牢欲居則幸安蕳之成以爲之倦而敗則特
安蕳之撥以爲之藪假息游亮計不及顧所爲處置
之策將安出耶計莫若以夷制夷而不全恃中國之
兵以捕一旦之勝惟廣用間諜乘機觀變而制其死
命而已若侯大狗之叛修仁務浦其羽翼也而先奪
之以恣其胆大藤峽之寨其腹心也而疾馳之以搗其
虛辭翼發之不需歲月而功成實如者挽其會也巢
猛之亂池仲容雄視於浰頭則佯係譬忠之盧珂以
致其來廣寇遣使於入寨則先赦夫就降之王受以

天。

亦請其土官田與爵至寨頒之習以還舊治此已享也倘擇酋長為諸夷悍服者馴其封家長蛇之性而收其牛渡馬湖之用令籍其人以登之版冊或別生分類請而予之姓氏而交通萬容之禁絕不必假脫或地方有事責在酋長諸夷以有可時土而不敢為非酋長以有所責成而不敢爾比其當罰唯予命庶幾矣論不煩而邊擾受以夷割夷之利矣故因信地責大酋以控諸夷使滇與貴原的啟齒而利害共之地乃西粤可以迫滋至今商賈絡繹坐視道蔽不治倘以資一線之路受滇南採金貢石之擾使咽喉重地夷人得以蔽洋其中後則殘貴急則竄粤堂貴之利手猶未也萬一填有患則貴不能獨存貴有阻則滇無路可達識者皆以為西南隱憂獨以地聯三省劍始惟羅遂條議條罷若權於利害之闇則利百而害一蓋一舉可以分黔省之瘼眾杜諸夷之覬望且貽滇黔以轄車之安故開粤以通滇使王者家視六合兮視諸藩而黔其家務之季乎也經國者豈其借此全禮[illegible]不以蓋臣第囊其力不前耳

愚以為慈父之於弱子問將憐而思以振之往黔有故輒借力於川湖雲三省孰若即以征兵餉士之力為其建邦啟土之力久之異其自振而無所事借子況播近黔而遠蜀也蜀強而黔弱也昔播之叛以遠而孫者不及制近而弱者不能制釀患至此由斯而談毋論毫不以屬川不大損半以屬貴不大蓋且所閱封疆利害尤不小僅不權於遠近殊務利害之間則乎然黔土坐受羣務之瘝無以惜夷苗之膽恐非王況一之規模也故以全播蓋務苛使夜郎崇岡巨菁即無督亢膏腴之比於內地而萬山崙望誰與為主大種刀耕什不及一徒使地有遺利而恣其非心非完莫也即閒有苗民輸糧者有司不善轄治督責太苛動以逋欠責之見戶以逃亡責之土官即如往年平頭長官掣印以逃而二司逃民殆盡其明驗也脫分隸於酋長仍專官勸課而懲其情窩窮其餘力可乎當考甕城狼牙百餘已附諸塞蕩平之後業以建設室咸等營屯兵其上矣彼廠枕山帶溪頗稱形勝而廣衍膏沃賦入足當一州今且不敢別為議倘皆

不可棄。則黔之兵必不可已。黔之兵不可已。則黔之餉必不可減。而後等之耳。使其東那西移之。不應手。朝三暮四之不濟饑。不若飽獲於一朝。大激以河潤使士馬飽騰。奮其精強。念無他顧。并心一力。滅此朝食。夷其地而郡縣之。可省南方歲派之額。可罷三省調征之苦。可蘇舒 天朝旁[illegible]之威靈。此[illegible][illegible]一勞永逸。一勞永利。中外策應之第一機也。

黔寇議　下

黔事之病、不在無師武臣、而在無兵餉、又不獨在無兵餉、而在撫剿兩持、而費兵餉、夫安酋世受天朝戎索、一旦跳梁、連年毒禍、此天討所必加者、且彝九一洲、不當中國一大郡、所恃者前有六廣六統、鴨池黃沙民家諸渡、岩江削壁、以扼其險、後有烏蒙部落諸司、以捕其衛、中股箐洞、以營其穴耳、其勢力固易窮、獨其徒心吾叵測、我之兵力方奮擊、彼降心以誑我、而擄掠隨其後、彼之兵力正萃支、乃卑辭以請我而更誘諸苗亂其中、則今日撫之一字斷非久安之長算矣、第此時欲剿之、彼為潛竄之兎、又進以待我也、欲撫之、彼成負嵎之虎、將挾以要我也、然則俟其畏威自款與而非也、愚以撫可也、必剿而後撫可行、剿可也、必撫而後剿可待、何也、酋之性最悍、非至勢窮力迫、則不可撫、酋之類甚繁、必欲皆從盡俘、則不可剿、惟我今日戰守勿分為兩事、吾有兵而得兵之實、老弱者去、耗蠹者去、不使士卒冒偏裨、偏裨冒大將、而兵之用精、吾有餉而得餉之用、虛濫者清、

出納者清、不使大將吃偏裨、偏裨吃士卒、而餉之用。突縣吳運以幹濟、鎮以和平、祇使制兵將之力、而不使掣兵將之肘。然是楸以楚蜀滇粤之聲勢。滇進雷蓋而扼水西之背。蜀進烏江而剌水西之脇。粤出一師以帝麻哈泗辰之夷。絕其轉輸之路。播通一線以濟我師之糧。不使有庚癸之呼。我黔全然大廣而剌其腹。行見酋之四應不暇。則勢窮、、則逃。酋可獻。餘黨可撫。渠魁可俘。而剿與撫兩得矣。至議兵食之所以足、一在復屯田以紓轉餉。但屯田乃善後久駐計。

令欲在境荷戈瞭堠之不暇。何餘力可轉餉獻也。一在議汰冗以清冒耗。但汰冗必有冗可汰。今黔之兵半屬召募。黔之餉仰給他省協濟。逆時又且歎數捐。腹望餉無期。且掉背有矣。又何有餘冗可汰去也。嗟夫水西之強、不及哈赤。貴焼之遠、不切三韓。唯是獝懸天末。猝息不相關。痛癢未甚切。　廟廊之上未弟視為稍後。不知黔雖荒微、寔係五有安危。若使兵連禍信、日久變生。留一隙之寮、以褒全盛之局。而南泊之、莫知所税駕矣。所賴御朕堂上者、念黔之地必

之耕作而時嗔咻焉。將從之不可。莫為吾民乎。漸而至於蒼鷲甲答富郎江口、天壩諸寨、可類推矣。乃拘挛者謂夷風末易以變。夫黔在昔盡夷窟也。而以今視昔何如、且何獨黔也。處而吳越、姑無論、即荊楚巴蜀、與貴界境、其在春秋兩漢時、不稱蠻夷蹊陋哉。至令彝名文物、為字內冠冕、則更化善治、全在人耳。

粵寇議

數事患桂柳諸郡之群偷左右兩江之劉馬而叢策以治盜論誠綢繆補救之至計而順治慮癥之極思也生敢不撫所知以對夫粵地嵐烟毒露之侵尋茂叢深箐之蒙密又益之易憑爲窟穴者即如胡扶記么麼小醜耳而敢逆 命吏之頑犷勤師旋之驟動幸陳臧者以奇計促而殄之則粵之近事有足徵者乃所恃以防之者僅僅哨之戍卒耳頓屯壘雲布參甲星稀幾於空籍鉛刀莫劍崖矢難射近于徒

手閒有一二荷戈而馳者衣不蔽骭散不望腹骨支於餉錢之減削氣索於倉弁之需求驅之格鬭則五官無主而若死灰往往開金鼓而股栗臨矢石而先潰安在弄兵者不能爲警於大邦也動輒若邑通衢孛豕相向鮮境子夜胠篋公行雖擒獮之令非不嚴申而蛇豕之毒終未革而致壯夫或戕于鋒刃老弱奔匿於山谷生以爲民惟邦本固邦寧本先埋杌邦何所恃哉至於精鋭尺籍而禁伎作游食之冗入革士紳豪右之冒頂優孕耕宜而後從前饢廩之故額絶武弁稅轄之漁取使習卒伍而使衣甲器械之犀利步伐擊刺之閑習策盜者數詳言之而終非本論也夫盜亦人也顧身家而戀妻子其性同也喜安利而惡危險其情同也令不難自棄而之淪滑改猛於虎雖剛肉而不憐室懸於磬卒向隅而莫聞欲顧天而天不可呼欲照日而日不可近徒令色菜一晴誰裝沒野之粟烟寒萬井莫繪鄭俠之圖彼親死于饑死於法等死耳與其稍瘠道上枯爲原野之燐孰若偷息釜中暫作巢幕之燕同迫於不得已也茲將

解綱以寬之將驕子蓋復生帶而盜不可玩將峻法以督之彼困獸猶能死鬭而盜不勝誅夫亦與之可生之路鼓其改絃之思乎驅游閒以隸四民之業課農桑以濟衣食之源勸撫循以解困窮之阨教化以興仁讓之俗爲釋鳶無爲乳虎爲保障無爲萑苻如是而佩犢佩牛盜賊不化爲良民未之有也內既頻治外示威嚴屈土酋折箠使之矣雖然此爲凡盜黠也乃盜抑有異焉有恃氣自豪瞋目語難纂亦解之烈侯高暴連之解語而托之以收人心者尚多

以將情、可與設伏、罔不效矣、故曰兵有作之、自我者氣是也、

蘭寇議

蜀於古、爲梁州地、西南夷界、其肘腋、自唐蒙持節於夜郎、相如傳檄邛筰牂牁諸郡、始稍稍奉漢官約束、然叛服不常、利不補害、始羈縻而疆之、以戎索、故唐宋以還、尤僅稱荒服耳、明興、威德孚敎、聲靈廷暨、侏僑鬼信之族、錯壤於楚蜀黔粵閩者、慮剪而屬之版圖、乃設土司而授之官、俾世守之、又郡衞其要地、編伍其民人、備肄介以壯棠、易罰蔑以章服、奉從從而聽調發者、準夷不置辭、然而峒谿紅崖之險、尤自憑也、卉表酥食、刻木吹麁之俗、猶自習也、續鏃趨舞、喜人怒歡之性、猶自恣睢難馴也、累葉以來、不侵不叛之臣屬、一旦逆顏行而稱戎首、聖天子赫然爲宵旰、應詔、四省會討之、幸師中有長子之貞、閫外無否臧之律、一時諸臣、群然向風、故得破重圍、衆諸大逆、崇明父子、不繫樵車者如綫耳、方其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何嘗稽天燎原、而我尤能扼其吭、隔制其供除、使狼顧喘息、望風投竄、今既爲遊釜之魚矣、懸賞格爲購、募一力士能辦之、何歲月淹更、迄無聲跡、是誰

以撥雄鎮於四會之區而嚴重戍於萬山之谷而南
群不逞之虐庶幾可殄耳

弭寇議

平溪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
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
羣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
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
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
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
群起也决戰以折其氣勿逼以攜其心今夫虎之為
物觸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恭悍可殺而不可

可僇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
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
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殺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是以竊物而非有震怒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
者以其急則入穴而已故捕之術必環其穴而俟之薰
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斃
其命矣狄者虎也盜賊蛇鼠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
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弊在招降與窮法而已凡盜
賊之起必有衆禁而難治者進討之官素無奇畧不

出計之所出徃徃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劫而不失爵禄之榮是誘民為亂也故曰患莫大乎招降九盜賊之首既伏其辜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郤顧蔓節而牽目徃徃窮支黨而治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將曰與其嬰銅金木來手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以求生是驅民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乎窮治

虜寇議

我國家以神武造邦威靈杜方外山海遐學旅起旅殄惟西北黠虜驕悍無制而勢復蔓延跆無寧日緣者以為自古夷狄匪人以禽獸畜之不就征伐胡我治邊備禦其務悉不相當與戰不使惟乘降仆係為計之得乎夫以愚禦之虜猶猛獸也猛獸得人非一重悴之於無厭矣若先議戰而後用守倅之守舍者然寇日夜謀窺其空而欲奪之今然吾獨束手閉門坐以待困久之寇且狃恒而入即欲與之角亦無及矣愚故以為先戰之便夫所謂議戰者非不計利鈍悍然而從之也虜雖桀黠有可窺也則必有隙可乘也吾將索其情而謀所以乘其隙耳虜入吾地趣利無棒婦女畜牧資財之掠即累重帶領行不必誘之而後可致也且其往來分合散亂而無紀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上下不相救前後不相應多哉為寡遠哉為近徃徃紛然自亂而以我之利乘虜之亂是不亦可取乎虜性乞憐攀嚐殺而好逞鳴鏑原野虔劉人民暴骨僵仆相望于境係婦來子為群虜者撗肩

能杠鼎。謀能飛衆。嗟李廣之不封。訖馬唐之難遇。而乘之以廿不肖者。有林名白蓮。登壇說法。如張角之名風。稱福童之彌勒。而猶之以惑愚俗者。有滿稍一鄉。偽毛千金。同悉倫之豪華。若張儉之亡命。而挺之以夫死地者。有桂名文綱。恋稍仇譬、搜家令之智囊。洪、判生之質首。而辞之以逞報後者。此其人尤奸人之燧、而足為蓋之為矢者、有一於此、恐當事者不得安概卧也、故因論其事而併及之、

地形論

夫欲開溝塹、則當明地形、孟軻氏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此後世為高下者之定美也、宋真宗時陝貫上書、謂國家既失幽燕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餘里、沮澤磽确、由威虜西極狼山、地平廣、利馳突、此必争之地、覇州志載宋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沽口九百餘里、天設險阻、此皆燕地形、載之簡冊者、我明如丘文莊輩、各有論著、而袖翁徐給諫貞明私議、尤為詳悉、其言曰、京東諸州縣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蹴而至、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地、薊城北則黃崖營、西則白馬泉鎮國庄、東則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南則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陰流迤、皆可蹤鑿。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又鐵廠湧珠河、以下至薊菜溝上素河、而下素河、皆可開浚。還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杜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滦河、又泰姑廟湧泉、或河、與滦河相接、皆可分導、蹤通盧龍

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湧四出至吳家
庄豐潤縣西則大塞及刺榆坨史家庄文王庄之地
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里皆可開挑玉
田縣靖庄塢河水可疏陡河庄閘水可疏三里屯及
大泉小泉二水可引流於淤海地方自水道沽關黑
崖子疃起至閻平衛南宋家營東西百餘里南北二
百餘里其地皆屬豐潤與吳惹瀕海之地相等宜
開墾惟瀕海之間如元城窪翟家灣窪郝家庄窪高
橋銷窪韋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廣為水壠則以受下
流黑洋等九河之水昔人所謂善治水者非棄地數
百里不可此之謂也又麻城周氏曰自安順東至任
丘川塹溝瀆葦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縣三
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岸集
水淤海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蒹蒲
蔡叢地類天羅正當其衝以受水者過此則為天津
矣自天津海口而南又為小沽河小理廟洋祀溝徐
家溝小居河大居河沙頭河脊兒河海口楊油河新
開口汊滄河塘頭廵司新河望河小清河來河裡陽
河白浪河堤口裡趙河魚兒鋪柳疃口北淮河口海
倉口至此南接膠萊河又名新河之北界矣地屬山
東萊州轉而東則為登州海中則有沙門島最為險
惡又東為不夜城故自天津至登萊皆今日所當預
備者

區强

無兵之名而有兵之用者上也有兵之用而無兵之費者次也有兵之費而無兵之用者下也成周時井田主田穰設無人不農即無人不兵所謂無兵之名有兵之用者也漢之兵京師有南北軍郡國有材官軍騎皆調諸農而國不費唐之府兵無事則力耕不惟足以自給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故曰兵雖有籍而府寔空將雖有名而權寔去所謂有兵之用無兵之費者也宋之兵皆聚于京師又屯戍郡縣不耕而食

者常數十萬又歲以今繒校虜兵耗于內虜耗于外所謂有兵之費無兵之用者也我國家定鼎金臺兵是西北餉取東南以兵衛農以農養兵二百年來獅精富強頃緣建酋作難西北之兵疲于奔命遂不免募兵于東南夫既以東南之民養西北之兵而又復以東南之民代西北之兵是東南無一人不兵也未幾而机快民壯設也是東南每一人凡二兵也又未幾而保甲設也是東南每一人凡三兵也至其後諸將有表師之辱則急募烏合之衆悉籍其額以上供

六國者斃遂亡六國蓋一勝再勝將長勝之勢不可當一敗再敗恐敗軍之氣不可復振是可不爲寒心乎為今之計勤亡虜議矣而以善吾初者何在試累言之夫人皆病守之說矣恐守之流爲款也若以守爲戰何不可者人皆慮餉之乏矣夫以今全盛之時甯用兵之初何至憂之且古不有國糧于敵者乎不有特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者乎是不得不望之于將庸將懦將勿論即勇將亦無取蓋一身之死誰可贖其辱國之罪乎則非謀將曷賴焉又不得不望于

朝廷之賞罰邊疆大事況當久不用兵之時則人心易玩故罰不可以輕而賞尤貴其重此時非[illegible]賜劍尚方無以示激勸懸萬金通侯無以鈔鼓舞在斷以行之耳然又在得夷之情而勿使諸夷之合又在國久安之策而勿爲苟且之謀何謂夷情建酋兵力度不出前之所料所慮均諸虜而合之耳彼有以合之我不可以散之且用之李衆開諸夷互相攻伐皆以本朝勅書爲奇貨南關之亡北關之見殺與諸西虜之見憤于酋廉不爲是豈今日遂無此情耶諸

機智

夫天下事無大與小莫不有妙用微權函伏於端倪杪忽之間羅露於係至背來之會宜緩而急者僨事激變為覆水之難收宜急而緩者喪時失勢如養疽之待潰惟智者其心靈變其識淵沉其力量又足以傳抗陰陽撐持宇宙即而就之鏡花水月隱現於有無欣淡之間猝以嘗之巨颶驚湍難擬其況漾飄忽之勢故機未至也則為導虎為伏蟄以養其爪牙羽翮之用不發露也露則氣泄神散而無救不敗亦殆既得也則為雜絃移為脫禁兔以妙其技經肯綮之害不少忽也忽則時移局換而徒貽夫悔恨乾弃之去鴻濛幾何而竟已曰如神舜已曰濬哲矣故曰蒲且善弋宿沙善漁尉佗中行善辯智故也然蒲且不能弋於藪宿沙不能漁於山尉佗中行氏之流不能動無疑之主有機存乎其閒彼不智而輕試國家之事無機而妄冀心手之相應五官徒具若石田之不可耕七竅勿靈碎墜鉋之無所用天下才人易而智士雖上下千百年可覆按也

今天下事亦大可慮矣主上懷危邊疆震盪玄黃之戰中於士心者發隨天運以俱長而水火之形加於朝紳者倏見迅雷之疊震選將練兵既鮮實效守經破格均屬虛文蓄今天下之患在於有體面而無骨力其處亭也有情分而無精神乃更有一相尋之脈絡五傳換而不頓利害之所終別有一獨便之腸胃陰消磨而非藥石之可愈生陰伏暗晦竊覩位署間況、悠、恍：惚其低頭落魄之態筋弛肉緩之形似宋囚游脊而不可拔即欲之以伊呂之事業韓范之勳名亦似從仰逆然甘棄於後來之秀者生諳不知其解也深心識徵之士將操何道以養之昔有問天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於我也問事當問近者國朝典故如祖訓既故大誥會典及憲章吾學大政諸書平時講求似覺無用忙時證據得力不淺故一在孜典章往張永以東廢功乞封邀

刻劉馬兒倒非關中主取岳正類傳鎬示之何以塞其口夫娼馬可師里卷婦女饒有者師宿儒之識不可棄也故一在廣見閣海魚有吐黑水上花其身而遊者人目黑而漁之先去也不知毋子相生則不知東冬青清之何以異虞模麻處之何以同而尚子ゝ然號於人曰我能辨字可爭敢一在杜矜疵長江大㳄扁舟不得巨臟之怳峻坂康莊驚馬並馳飛黃之路何事不可盡敗業何人不可樹功名斯丙魏所以相詞而房杜困之蒞濟矣哉一在患懷快若于曰智

欲員而行欲方員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方者直圭而不枕素白而不污窮不而探達不肆志也壽祿名參之念輕則氣清明而靈慧之念出故一在化係戀而進此則又本之誠矣當觀智者所歆有為憑者每起而爭之乘機者所思圖事檢策敗戒者奮起而阻撓之擊附之善奕者握算精密布子從容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寄觀之人雖時進其忠告恐亦未必盡善也從來入宮之姤銖金之口斷送多火英雄敗壞多少成業自非有一片真実為國之心

皇

聖

茫服不計身家不恤蜀能于尋常耳目外運掀揭補浴之手又蜀能於呼吸倉遽開閉禍福愉憚之路又蜀能於同床共寢中神其寐入寐出之推而運其不見不開之妙故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又曰精誠所格金石可貫識使大臣各以其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蓄默以通上之精神而百司庶府悉各明其職業相習於清恬欣蘇帶負忽望前途而躍治水落石出毋拉後功以交鋒大被藩離一秉忠直而

天子辨人才省議論及時圖之肆作省散以偈之救然獨斷以行之其人果才氣可使也則為之畀以事權寬以丈怯毋疑猴狩而厌攘臂之心其人果恍惝可托也則為之寄以心脊委以軍國毋令蓋同早而抱積薪之嘆其人果諶斷可藉也則為之解其爸結鮹其異同毋令嫵越狙而甘首鼠之識如此則天下之智士出已

任將

天下事、與其潰而思防、濫而求紓、賢者馳騖而不足、何如從容定計、神閑而禍由己。倍收其利而簡用其力。大展其器而念忘其功乎。故無專懷有事之心。則先事為後事之備。後事得先事之備。即有事還無事之安。若居恒泄〻曰、何事足煩吾料理、何人足當吾委任一切玩易而厭薄之、嗚呼天下大亂、從此生、大難從此伏矣、始有人不用。既欲用無人、即有之束手等兵人耳。古名將所居國重。所向無忌。今有兵人乎。

我　國家於未嘗不廣待。未嘗不厚。而報效者寥〻何也。武者用不得其人。〻無當於用耶。用不盡其人。人不究其用耶。請言其概。四海豪杰。具有雄心猛氣。設武科就之、令畫為我用也。乃入彀中而半級未擻以徒步終者、猶曰鄉薦廣不勝用耳、至庫省直士、登之大司馬、校其尤、次第授以官制也、柰何前茅收而撻寄精。世藏越而冀暖淹。致使穿楊之枝。以佳玉眷。請纓之志。以錯制奪。上不得比於汗馬之罰。下不得同于沐猴之冠。又安用此三年一舉為耶。如栗杜名

色之咨用。削加納之職術。盡以處夫需次者。何患不殊通戲。武試騎射、兼論策、舊矣、談者曰、柰何以無益文墨、因武人乎、然則僅〻弧矢微技、馳騁粗材、遂可當制閫之寄乎哉。鷹揚豹韜之略。必不以禮樂詩書掄。試禮樂詩書之用。委三軍於賈勇舞智之夫。幾何不以國僥倖哉。宜於武科三試所收者。更會官考選。別為三科。膂力絶人與精技藝、足備攻擊者。為勇科。習地勢、曉暢兵機、長占候、望氣及能道古今、足備參謀者。為智科。此皆編裨以下任耳。惟夫祉一劍之權。

學萬人之敵、閫闈在心、經權左手。介如石。重如山。韓如環。應如響。勇而不以勇名。智而不以智見。則居上將科君子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若不從武科中豫選。而倉卒推轂。戎猶資陛秩礪之文臣。以雜流任平章可乎。當　二祖哉。定天下。諸有大勛勞者。徵然世梭徽僕。固六謂功在彝鼎。子若孫宜食報無窮。獨不曰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手。彼克承亏台者。慮不起篤志貞以脈勞王家。乃有席寵怙修志溺勝御之樂。神靡歌舞之場。而戲技畫哉。有長技而半石亏不能

滿。尚能馳驅塞上。決勝千里耶。夫勳自功在社稷。非若他可削奪者比。然無以裁而激之不可。是必聽樞部品賢否。而臺省嚴舉覈。憑部覆　上請行勸懲。不才者僅優祿餉。勿用。賢者即任以事。資俸不必序也。勞勛既彰。有警則令究兵出塞。如此而恩遇非常。報初當亦非常矣。兩京暨各省要害舊寘衛所。禦守斃八百餘衛。官未易數計。靡廩餼亦未易數計。諸開國靖難汗馬功。無復謙已。如景泰正統後。從宦監革貴緣者。何可勝計。汰矣猶有未盡清。獲功一而小

敵與大舉。殊論陞論賞。何無別也。陣亡一而敗北與當先懸。議贈議廕。何不分也。他如乞靈燹厥。藉手孫旅。則首虜非真。拾陣傷之殘手。掠奔後之旋倪。首虜真。而斬馘非真。將帥摽部卒功。首虜真而斬齒之人。非真。獲功於一日一處。而報功則異。斬馘之人真。而獲功之時地。又非真。覈功者亦如所報而上之。不殺恐難手真者。敘則冀售其曆矣。每首功一級。賞不過五十金。捐五十金需一級。冒濫之獎。諸衛皆然。而宗衛邊衛為甚。錦衣尤甚。取可恨者。猶昏獲卒。愚城猶

壯。須遒徒之旗拔營　侍衛緝捕之敘陞之再推。儀然與緹紳抗禮。此類不可言矣。他弁多病。徵部。錦衣獨病恣肆。撥所錄。養恩養驕。則冒濫隋之矣。養百無用之官。不如養一有用之卒。君子小人澤上五世。諸世職沒褫既久。不當稍稍裁之。承然此猶憑先人功。治若廢褫何功哉。恩以親及。亦以世殺。有　祖宗定刺在武職至部將都指揮極矣。例許陞。不許襲。繁纓凡借蔭務猶鄰。況官乎。乞所不應乞。為閏上乎。所不應予為晉倖。無功濫予。何以待有功。而令人勸哉。軍

政五年一概以蹶世磨鈍也。屢請裕行。行悠明非制矣。既裁其應襲者。列名以聞。獲不報。樞臣亟催。廷臣合斜以催。俱不報。若而人者。公論皆曰不肖。豈　入主獨曰賢耶。備以私庇掩公非。謂　成憲何。謂大典何。文吏掛計典不少假借。獨寬此輩。以何名。本兵彈屢不行。悍弁驕梗無忌。其不鴟張跋扈。為腹心憂幸矣。安望有熊羆武勇。出死力。齊緩急哉。不寧惟是。治邊郡邑諸長吏。守禦藉馬。亦必邊其可者。果縮結民心。休養物力。聯什伍。為訓練。城堡修葺。振發號令。嚴

奸慝哉。四境安堵無他虞。不居然一金湯哉。提衝之
衆。不足當　中國一大縣以全盛之勢。何至受侮延
爾。毋亦邊疆諸臣受其愚籠而忘其始辱。匿其狡情
而宣其甘言。彼之情形全秘。我之虛實盡輸。我信彼
以腹心。彼美我於股掌。無有一備。卒然芻僕。有驅人
於死耳。彼計無復之者。我斃於敵鋒。與自斃也。事不
同而同為僨敗。斃于敵者猶得死所。自斃者猶不敵
觀生路。若負罪倖免。彼雖靦然無生氣。其若法紀何。
夫無兵猶可調。募無餉猶可搜括。無人則有兵同無

任將　卷十二　十一　經世堂

兵。有餉同無餉。無法紀則敢尤于冒功脫罪。而有人
同無人。究失事之因。即可得善後之策。毋以誤戚誤
而不悔也。

當守樹靜。詭屬行邊之都護。貫鉀上馬者。名收於籍
而職方萬日。雅覔師貞之丈人。是皆浴虛聲之士。而
求濟於實用也。難矣。夫將陰氣也。殺機也。天地一種
戾劉慘慄之材。每乘陰陽賁薄日月盈虧之會適發
以出。是在今日矣。

濟時策　卷二十一　十四　經世堂

以下原缺

五團營

陸寺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歷歲今撥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閘、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二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乃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体懲治、使管軍者知士卒之強弱、為兵者、知將領之號令、体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雖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机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點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此調該管頭目、則士卒有隨、平日相處既久、同甘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湊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鎗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以軍法治之。如此。則人馬強壯、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 演習弓馬

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騎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廠鞘器具、職繼勢衆、可以固守無虞矣。

京營戎政

從古王者受命、宰割土宇、臨制萬國、必宿重兵京師以壯根本、示居重馭輕之勢、蓋當威以為昭德之計。大權也。無事而為有事之防、大慮也。如漢南北軍、宋廂兵、意皆在此、我高皇以衛兵分隷五府、而五軍營之名始立。暨　文皇帝聚兵北伐、日討軍旅而訓之、更設三千營司寶纛車駕、神機營司神銃火器、并旧五軍營為三、又調三輔近衛、歳更入操、當是時、軍未離戰爭、所提督皆名家宿將、以故卒服習而士有餘勁、至正統景泰間、營務不修、于是分十營以訓練之、名曰團營、已又分為十二營、然不外團營意也、及嘉靖季年、北虜闌入、　肅皇帝赫然為振旅之業、乃東西官廳兵盡歸五軍以復　高皇之舊、因神机為神機、改三千為神樞、以增　文皇之規、而三營盡復矣、然營故十團營之法、合十萬之精卒、分五營之團操。以一管隊、率五十人、以一管領率二隊千人、兩統以把總、三五千人、則帥以都把總、常以二萬為一營、合營可以並戰、分營可以迭戰、平時較藝、可齊管隊而

諜隊之兵至呼其把總而諜會領至諜隊之兵精而諜將受其賞諜隊之兵窳而諜將蒙其罰人精其技將督其卒則臂指相習之勢也有驚聽調款多則五營俱動款少則量動第調某都把總而諜把總自隨第調某領隊而諜士卒自隨某宜于戰某宜于防守才技相當兵將相衛則首尾胡應之機也此國營所以為變之善也又嘗攷三大營之法有正兵有備兵且二十二萬有奇總之為一總督一協理以盡其大分之為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總以盡其詳論其區畫之明則一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循名可以責實按籍可以均補分數明而當事無可諉匿也論其提挈之形總督協理總其權以出令于上副將參遊分其權以聽令于下士卒不習以責部曲部曲不任以聞主帥督責易而失事無可推諉也此三大營所以為復之善也延至于今耗數日甚班軍身不習甲冑即脫役入伍與無軍同操軍目不經行陳即春秋訓練與不練同昔人謂進操如群兒登場今占役者多求其登場者幾幾昔

人謂世胄為紈袴子今參遊多以倖進求其不為紈袴者亦鮮矣天下幸無事耳如為　社稷計萬世之策不知當何振飭也

京營禁旅

嘗攷周規千里以爲畿、即侯服吾扞圉吏耳、故軍雖有六軍三軍二軍之異、其制。而總之國都之環衛也。有冢宰夏官司寇之分、其統而總之宮禁之防閑也。下此而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衛、宋之皇城殿前、番上京師。長屯畿甸、彷彿周官遺意。奈何一壞于元符、一壞于開元、而東劍逵北劃頁奄奄弱宋氣力不支、而皇城殿前之師不留行矣、則亦後之不善變而非初制之甚失也。國家膺大寶于百戰、恢神器于三犂、其于京營禁旅之制、始未嘗不規萬禩、以爲基相沿迄今有難言矣、飾金紫彩、而三營軍士、皆軒鶴空花也。負石灌園、而四衛勇夫皆子虛烏有也、直宿私門而巡補、皆闟人、戶尉也。析乾內寺、而班軍皆虛飄、罔象也。以給餉、則群然有以核寔、則奄然無以徼上、則悍然以禦侮、則闒然靡。身一而名二之、名一而糧二之、尺籍盡爲虛文、行間茫無定蹤。安用秦兵以自愚、聚兵以自耗、多兵以自救。重違祖宗立法之深意也。倘邊疆告警、萬一不測、將何以御之。爲今之

計、不必議軍而議人。不必議法而議權。指義之軍別諸道、長平之旅嶼陰山、此得人之說也。愛姬斬而隊伍肅。寵侯戮而三軍慼、此付權之說也。今誠擇褒傑之有將畧者而任之。不使僉壬得以廁其足。擧行關之可用單者而聽之。不使讒論得以掣其肘、以決爲增而汰之。精從寬、以核爲練。而練之必以實。毋過張皇、亦毋過玩愒。毋過紛更、亦毋過因循。即不能上追周人兵制萬一。而堂堂盛世、豈其遠出唐宋下也。

留都守禦

國初肇基金陵國儼然豐鎬重地也營衛甚設防汛加嚴其後北棘既改南兵不復控制伍漸落雖以海汛潢池之警時議增添而承平既久法紀易玩汰老弱為選鋒非不換十得五而夤緣隱占之弊愈滋挑選鋒為標營非不一可當十而困頓逋逃之故轉甚蓋廩糈差厚則衆爭奔走供役填屬則交稱為屬而上之人又第順指使之不復來以嚴恩恤其急私驚至議增者事異任耗迄于今經制雖存亂形已具沿

江墩堡非不數十百計而弥望荒壘豪晨安少年推標縱橫其間者猶擬之也親兵禁旅非不燦燦尺籍而子虛烏有落無可問其散在營衛中者餽糈日削往往隸于伍置于市猥之以投石超距其將能爭即師領區區日嘯其侶自戰墻壁間出沒波濤為鬼嬉裨也此其柁弊之端更僕未易盡皆不講于積之議耳積者居積也門巷端然中多枵腹緩急其何所持顧因有以為積則衆之自盈本無以為積則索之多苦其難易固有分矣未用而豫積則用可不匱將用而始積則用恐無及其先後又有分矣論者曰東南形勝奥區邊徼即多故未易及也夫遂宗當謀妖黨煽亂　都城之內淮海之間亦岌岌乎迨已即幸豈可常徼而防胡可不預論者又曰東南國肇轂地民有白首未見兵革者雖陳師鞠旅猶之呼市人耳所謂積無用以待用也嗟夫亦安有去無用而得有用者哉故人第知朝發而暮春襆挺而肘見不足于糈之為匱息而不知射無的之矢躍無鼓之戈前無得失而後無誅賞不足于法之為匱威也則積神宜

講也人第知投醪上流伏之生安之旅為養氣而不知陷陳三百人不勝將殺之置之必死之地尤為鍊氣也則積氣宜講也人第知目前之位置呼衆人藉之呼衆人募之為形存而不知目營四海之大而神不定手披千里之節而氣不貫者猶為亡形也則積形宜講也今　國家之患正在兵無所積遂至神去而莫覺氣消而不振形存而究亡則夫清伍以藉旅以飽餘戎以器鼓士以法皆救之之策也何謂清伍以藉　祖宗時營衛兵衆十餘萬今不得三之

一矣死徙占役固未易覈而其籍在也按索勾補荷
戈其灋〻乎何謂寔旅以飽　祖制軍月米一石
後復增以塩菜值而今嘆一飽之無時矣剋求浚削
染指沸鼎將食其寔而軍有其名也嚴禁優䘏彼糾
糾者庶有起色乎何謂除戎以器　國初堅甲利兵
取之武庫戎給值于軍督令自制人與器務相習也
今則朽鈍空劵交相諉棄予卒之謂何惟按器除戎
有軍必能盡一器之用庶有一器即可濟一器之用
乎何謂鼓士以法　國初大將統偏裨偏裨統卒伍

簡練休暇蒐不肅也今則抱鼓不親鞭貫囿閒廢在
法耳惟誅法純士使坐作進退居平無不畏將之矣
庶臨陣披堅臨敵有搴旗死綏之士乎而要之猶漫
也喫緊則在選將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將智則士突
將勇則士敢將忠則士奮未有將非其將而軍能其
軍者也乃令之建高牙列大纛者既非選舉亦鮮髮
壁上者以情面而卑者直以阿堵進耳安得如熊如
羆光被推轂以新耳目而破積習哉喫緊又在樞專
不墮左右之雲霧不索債帥之苞苴一味登明選公

芴云使貪使詐則用悅禮敦詩輕裘緩帶之流以護
其蔡藿營衛根柎熏資則用乘風破浪扶纓沒酈之
雄以定其紛挐而弟無形豪俊驍紛絕譽士大夫之
後以為嚆矢則將得人而三軍望之胡然而天胡然
而帝而神氣自王由是以出奇制勝固圉消萌而國
有強形制無終窮也胥是焉賴矣

兵食

國家尺籍鮮此所不足者豈兵也哉符節一下而材官猥張之士群集而思奮彼倡ゝ馬戛無兵者眇見也國家物力充牣所不足者豈餉也哉羽檄一飛而度斷少府之積粹至而立辦彼豈ゝ馬虞無餉者未計也且兵與必建數十萬之衆也不曰有以寡擊衆者乎謝玄淝水之戰符堅百萬而玄八萬宇文泰沙苑之戰高歡四十萬而泰三萬或以多敗或以少勝兵豈論多寡也餉與必責盈於度支之費也不曰有

因糧於敵者乎曹操官渡之戰操衆索匱而袁紹則輜重鉅萬也賀若敦湘州之戰敦糧援已絕而侯瑱則饋運方富也或以食少勝或以食多敗餉豈論多寡也跡古制敵之奇求今禦虜之策不患無兵而患無餽懷士卒之人不患無餉而患無調度兵食之人適者潞遼失守數百萬之精銳沒於犬羊之群豈兵歉乎數百萬之糧芻喪於腥羶之手豈餉歉乎夫亦經略總督之臣非其任也為今借箸莫若慎簡大帥而責成之所謂大帥非武弁統緫之流也武弁統

緫之流諸撰悍縮朒姑無論間有以往學稱者用以陵轢借伸則虎而翼用以諂媚要津則狐而媚用以摧陷鋒刃則鼠而伏用以粉飾功伐則猴而冠此輩安足恃緩急乎故所謂慎簡大帥者莫要于合經略總督之柄而責成之則節制之任宜專也寬其文網假其便宜毋操秘畫於中樞而梭就議于外閫毋吏兵戈於原野而守方略於鈐帷則軍府之體宜重也重臣建牙諸大將以下皆屏氣奉約束無譁凡軍中奏報一ゝ稟成算於督臣毋令吹垢索瘢之夫輕掛

議於白簡則廊廟之策宜決也所稱專委任重事權之臣真能裂眥指髮尺組可以繫南越寸劍可以斬樓蘭勿令等戰守為空談擲疆場若孤注則幕下之編裨宜勵也嚴諭隊伍肅振軍心守者丸泥可以塞釜山大纛可以雲膺使戰者斬馘盡驅於榆外烽煙靳淨於瀋陽毋懷觀望毋失事機則首功之奏宜实也逸臣怯於對壘勇于獻功世蔭可繳或倖十為百剖符可與或張十為千甚之假靈於覧之魂藉手孤行之旅冤鬼方號於夜月捷書已徹於天閽聞者寒

心見之酸鼻是宜特示大師痛與更新而朝廷又信之以賞罰嚴之以功罪清之以是非精之以黜陟將見人人效命破浪之才畢收樹解之思可懲由此戰可也守可也兵多可也兵少亦可也餉足可也餉不足亦可也堂堂天朝金甌無缺何求不得而惧一醜虜哉

兵餉

當人之為宮室也必先鳩工我何庀材我何役庸我何以其人握筭以其人主藏而握筭主藏者亦必以實心為之計食稽課功能賦庸直使其用不詘而工有成今以天下之大九野九山之富號兵冊營伍空呼餉則国帑竭棄舍于適而聚議于征丘瀝造舟渴掘井亦天下之窮愚矣此無異故今天下盡冒也士冒逐稜其楞腹枯腸曹不賓古今一字大夫冒貂蟬其昏迷顛倒曾不若鄉曲自好之士纓弁而冒將資婦人也荷戈與殳而冒兵突幃徙游丐也凡吾此者實無而冒有車轔轔而軌軌也舳艫翼翼而清也苞苴纍纍而走於途也民運京運本色折色輸於邊而納於帑也無何而錢化為蝶飛去矣白金有蠢蛀之矣黃金變為赤蛇入穴矣凡若此者實有而冒無嗚呼糜餉則有兵稷甲則無兵餉卒則無餉剝民則有餉群天下寄其口牙胸腹於短後之籍以食民之膏而曹莫之者是即主兵者終日而議清勾議召募議訓練而無兵也曷以無兵議兵者有冒兵者也不然亦

罰。議。称。也。王馬金舟。不可以濟渉。而南其北斗。不可以揚酌也。議餉者終日而議興也。議開鑄。議中鹽。中衆。而無餉也。曷以無餉。議餉者有謂餉者也。不然。亦。謂。議者。也。鬼然濊黍。空有衣食之名。而談青說梁。終無飽人之動也。生故曰盡謂也。何以除謂。曰霰。何以霰。曰求。極。箕。主。識。實。心。任。事。之。人。憶此根本之許也。緻牽是言。豈惟兵餉。天下之謂可去也。豈惟黔首。黎左之氣可立待也。

兵法

方今寓內據衣之士、拊掌頡頏、嘻不談兵法哉、顧法有迹有神、是不可不精鑒而妙運之也、夫形殊彼已、靜辨主客、用別攻守、技分奇正、此非法之迹手、彼已互更、主客坐易、攻守異劇、奇正相生、此非法之神手、迹則有象可猜、神則無方可執、是故善用兵者、察其時宜。應以方累。机、伏利微。則將而弗露。形見微隱、則馭而弗留。不廢法。亦不滯法。能用法。尤能變法化。而裁之。神而明之。雖異執襟出。分鍾並馳。皆能勒勖旂常。垂名竹帛。兹豈庸俗流鎖。所能測識其萬一者耶。熟是而籌兵。畧。評先哲。亦庶幾哉。可得其彷彿矣。抑猶有未盡者焉。天兵亦至難言矣。兩軍相持、思纖為伍、變態橫生應務波委、九天九淵、階動夢瀾、一呼一吸、成敗頓殊、此而無法、兒戲已耳。胡以明紀律。而肅士心。此而泥法、殊守已耳。胡以應急卒。而行危道。故數有速而可破者、倘少緩其期、則重發袁功矣。數有遲而乃下者、倘輕攖其鋒、則躁進輿尸矣。有先避銳而後擊虛者、倘稍失其机、則覆軍擒將矣。由斯以

談烏可無法又烏可泥法也是故説禮樂而敦詩書若仁義而左節制者趙衰荀卿所稱所謂將有定法非耶行兵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者霍驃騎所稱所謂法不可泥非耶之三子者古今所稱譚兵標準而其議論者彼則用兵大較略可睹已試以往事鏡焉樂毅之代燕報齊也四國連衡長驅入郢齊王遁而走莒珠玉財寶盡收入于燕恥雪先定功高五伯誠終勛矣迺弾丸兩城而三載不下若豈不聞師老財匱數乘其後法所禁耶彼蓋曰兵戰為下心戰

為上欲持久以服齊人之心耳孰意田單肆譎騎劫代將火牛既縱燕壘頓空此燕惠不能專任致然豈曰決勝之鮮終耶趙奢之為趙救韓也遠道險愜孤軍深入且秦人慓悍善戰其鋒不可當堅壁不前拒諫弗納似無策矣及先據北山而秦師遂破者豈不閼百里趨利則蹶上將法所忌耶彼蓋曰鼠鬪穴中將能者勝且虛懷以納許歷之諫耳至于句趙用謀趙成易師長平釀禍趙社成墟此趙括不善讀父書使然夫豈馬服貽謀之弗臧耶匈奴犯塞李牧下令

收保正法所云蓄銳并力以待其斃也卒之斬獲無筭而虜騎不敢南牧其能果孰與儔乎而議者猶疑其委士于虜是未詰先詘後伸欲取必予迺餌敷之上策也假令匈奴闌入遂與之角毋論勝負未卜即偉而獲雋邊鄙自此無寧日矣小捷不若大創不誠然與秦兵圍趙廉頗固守勿戰正法所云堅壁清野以避其銳也奈何主帥輕易而趙卒驕荀就坑其喜不有攸婦手而議者猶短其不放于楚是未知臣主未固將卒未習非建業之良選也使楚王明而驟于

許能重其權毋論壞土可栢即僅小試亦不至徑臧無閫矣此賢而彼不肯豈無故與以是知伸縮自己遇合在人操縱由我成敗聽天彼四君子者雖未必其能神于用法而要亦不詭于法者也迺其孰麻孰負若此其逵庭者其棲縣亦自可鑑矣若以同事而彼此異形一人而始終珠寇遂謂其弗能遵法所吾是豈通方之論耶繼是而溪吾耿東光之燉廬耀武請郡修文誠中輿頗輔也彼其堅守不動以當赤扇之夜攻而終牧剪除之績者非兵家靜能制動之

法乎。自是而唐若郭代國之栢境彰威屯田足食信壯邊循吏也。彼其偃臥不起。以御彼萬之褻蟒。而迄成歸款之化者。非兵家誠能破疑之法乎。又循茲而宋若曹武衛之功茂不伐。岳武穆之勳。如老將世濟盛美。代享令名。豈惟卓冠本朝。抑亦超軼前代者也。廼逮業垂下。而贊香告天。秋毫無犯。是法所載王者之師。係民為急。彬得之矣。而化既捷。而綏行誘敵。俘敵萬計。是法所載破虜之術。出其不意。瑞有之矣。夫由春秋以迄于宋。若數君子者。孰不艷慕。當年膾炙

百世而終不能舍法以自表見。則法之不可廢也。章章矣。領悟生則謂諸君子之所用者。法之迹也。彼其應時轉化。乘便制勝者。當有神運于法之外者存焉。苟不求其神。而徒拘其迹。輕試而漫嘗之。吾恐進退觸濡。首尾狼狽。即使數君子復起。其不至于隕越覆驗者鮮矣。矧望其成功俄頃。而勳在鼎鍾也哉。故曰法應而易窮。神運而不滯。善用法者。知彼知己。可守可攻。反客為主。變正為奇。縱橫捭闔。不可端倪。恍惚出沒。莫可方物。靜則處女。逸則脫兔。藏則妾衣。用則

發机。因形與之化。隨時與之移。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敵之所易。吾誘而資之。敵之所畏。吾溺而隋之。敵之所疑。吾弱而致之。敵之所趨。吾閑而郤之。敵之所緩。則引而薄之。敵之所急。則紂而摯之。敵知我弱。則毋務以柔嚙之。敵知我强。則掛務以剔脅之。我有弱實。而敵我强。則陽示以强。而陰護其短。裁有强實。而敵我弱。則外露其弱。而衰養其則藏于無衆之。於而發于無源之派。執此以往。所凌者破。肝攖者折。其加兵于敵也。猶蛊腐內于利刃上也。接鋒必無

儒將集　卷之一　紀世堂

事矣。嗟夫。用兵以法猶易言也。運法以神。未易言也。必明鑒玄解。況幾先物者。斯能燭照數計。而勿眩于類貳。必通才壯猷。當机立斷者。斯能霆奮颱攀。而勿租于因術。其先事而計。若飛衛聽擒。越人覩極。見標本而洞表裡。一何察也。其計定而發也。若容成布羡造。父攬彎緊刻。合而曲中節。又何符也。時而軽衆綫帶。雅歃接臺鈐析不靡。刃斗不擊。而人莫測其為怯。時而咤叱生風。指揮變色。金湯可摧。山岳可撼。而人莫測其為勇。廼所稱神于法者哉。即伯仲樂道比

有頗牧。趙襄唐宋諸子而上之。其誰曰不宜。而今之世無其人者、豈誠擯棄所弛之士。世不一出。而燕趙則勁猛烈之風。備劳于古耶。抑亦求之未至。而取之未慱也。葉公畫龍。真龍入室。謂人市骨。駿馬三至。上以是求而下不以是應者無之也。是故武安持重。畏國代謀。馬服從諫。信乎謹厳。耿弇出奇。郭公示信。武惠謹恭。武穆神遠。愚生敢闡俞矣。若夫程材品。寛文法。重事權。俾為將者得展舒其志氣。專一其精神。以自效于尺寸。得竊附于以神運法者之末。則惟當事

以下原缺

兵制

普高帝由百戰之餘、其規摹兵制、甚詳且悉。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南軍之制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北軍之制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則拴各省負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為行都司者四、皆府提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與調發、而不治兵事、即唐府兵之制也。

成祖因五軍之舊、益之以三千神機、曰三營、後分而為十營、增而為十二、又合而為東西官廳、為戎政府、

總皆五軍遺意、雖時分時合、時聚時散、然使常備觀萬貔貅於京師、猶可綢繆根本、而恃金湯、無奈其為衆軒之鶴也。為衛人棘刺之母猴也。為南郭處士之竽。齊王好一、聽之則遁也。夫今所號為營兵、非盡由勳貴子弟、如漢時羽林緹騎之選也。又非三輔中應募俠飛射士、力扛鼎而射穿的者也。不過尺籍之徒、存占役之相繼、或四方流寓、而竄籍其中、便攘為世業、或衙門廝養、而影射於此、可資為月糧、身不假戰陣、焉知鼓鍾鐃鐲之節、目不識偏裨、豈通手足臂

指之情。無論老家不能披甲。即歸挑選。亦挽半石弓而乘款段馬。識者明知其無用。而猶為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容奸宄也。不如是則不足領游惰也。夫以國家養健兒之費。豈丐升斗求活。且天子爪牙親軍。而可為作奸犯法者淵藪耶。是京兵之弱莫甚于今日也。今所謂為外兵者。盡其帳下選卒可衛鋒陷陣者也。又非其道將素所拊循。能赴湯蹈火而不顧者也。不過撫按行之道府。道府行之州縣。按籍而抽取。挺門以稽查。點有力者已計賍矣。應募者非務不能

自存於四民之業。一無所就。始以性命博金錢。則無賴恶少。充悍不能容於鄉里。故甘去死地如鶩。兵之捐親棄子。死喪疾亡之感。既觸其中。衝風冒雨。饑渴寒暑之變。又攻其外。無論懦弱者不能出玉門關。即蹻捷跳盪。然始焉伏劍從戎。或尚有敵愾之氣。既焉賣刀典衣。則漸無死綏之志矣。識者亦明知其無益。而猶為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塞勤王之詔。不如是則恐萃九邊精銳。而盡為三鎮之纍胄。夫封疆大事而可以虚文塞責。且京師與邊鎮孰重。衛遼左。所以

衛京師。寧得以舍己耘人。藉口耶。是外兵之額。亦莫甚於今日也。愚謂京師非小弱也。凡編守虎賁天策等衛。類具在也。間有中貴影冒。豈真河南、陽不可問耶。或以承平既久。逃亡日多。而燕趙古悲歌慷慨之地。獨不可移尺一以募之耶。或以弱不任兵。而嗚鏑飛騎。探赤白丸於長安市者。比比是也。獨不可覓而援之耶。各邊鎮省直之幅員。燕藏於昔也。國初設額。衛則以五千計。所則或以千計。或以百計。者具在也。又有城守之兵。如精兵常兵機兵之號。於州縣者

有事。變調集之兵。如寨兵。遊兵之師。於參遊者。有增無減也。間有將領。侵漁。然豈真將軍貴倨。不可以枉後患文禪治之耶。或以相承既久。曠冒自多。然中原豪傑。河朔精銳。以致三吳亡命。蜀楚奇材劍客。獨不可廣門路以收之耶。或慮無投袂應者。然方今草澤奸雄。嘯羣於海島狐嶼間者。寔煩有徒。不可誘而致之耶。誠在京則總之於司馬。責之於勳臣。巡視之於臺省。在外則總之於撫鎮。隸之於道府。分布之諸帥。厚其廩給。時其較閱。法在李抱真之守澤州也。

澤潞當戰爭之後。軍伍彫耗。抱負三丁僅一。俾曹偶習射。不三年得戍卒二萬。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法在李德裕之帥劍南也。蜀自南詔入寇。民失職無聊。德裕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器械皆犀利。謂之雄邊子弟。南詔不敢侵。而又在重將材。天下不患無兵。患無將。如猜遠出。從則待貴為之累。威寧提師則朱永為之佐。忠甫總推則孫鏜楊洪為之驅。文襄持制則倪鉞為之奮。閫外無司旗鼓者。而欲以輕裘緩帶之儒臣遙制其進退。必無幸矣。

又在覽異能。天下庸人。國多奇才之不少。如劇孟布衣也。而亞夫隱之若敵國。陳湯句貸無節也。而卒著西域之勳。郭震任俠盜鑄。吏議所不能容。而卒佩將相印。余玠落魄無行。鄙為粗人。而卒手擊全蜀以還本朝。董軍中無奇才異能之士。是當一面。而徒以猥瑣齷齪者充奔走。必無幸矣。馬端臨氏曰。唐之兵悍而不為用。如病狂易者。奮拳舉足。自齧其膚。自嚙其腸。而以至於隕身。宋兵雖多。而不可用。猶病痿痹者。日飽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究至脛如腰。指如股。而

亦至隕身。今我兵不幸兼有其弊。擁腫之病。尚倭係四肢。而狂易之症。又先見矣。欲盡法。則恐隴上戍卒。皆勝廣也。稍寬假之。又恐以國無紀綱。為高歡所竊破。竊以

高祖

成皇所講求之兵制。而決裂至是。

募兵

古之為將者、皆其人與士習、士與將習、通其飲食衣服、而察其便安之意、與之坐作馳驟、而知其勇怯之情、其為士者、亦皆比閭之相聯、族鄰相恤、夜戰相聞、晝戰相見、是以士無餞疲委頓之形、而將有身手指臂之益。而今也去古遠矣。調募之者、一人。統領之者、又一人也。調而募之、則出于文臣。統而領之者、則畀之武將。餉餽芻粟、皆不出於其手。戰守進退、仍稟成於文吏。又其所使之人、皆下將弁、貪夫債帥相望也。

朘削之、敝矣之、士忽然鳥獸散、則輒謬以桀驁之氣、反戾之事、張皇詆塞、士既亡矣、而誰與為盾、而身誰與為訟也、蓋方調募之時、則當有其法。既調募之後、則當得其所領兵之人、則當正其眾而嚴其法。夫兵在將也、將在將〻首也。若見以為手足焉。若見以為父兄焉、撒之而不去矣。若見以為萍合焉。若見以為蚊嗜焉、呼之而益逃矣。愚生有感于嘉靖之世也、戚繼光臨戰、手削士留、披其跳定、以剃前后、士重傷者、至其臥寢而口問之、俞大猷見士賭戲則大喜曰、是其財盡、又將為我殺虜掠財、是皆有儕偟游戲之意、今如此將者幾何人、翁公萬達得一胡兒、待如愛子、倚任王千斤若其手足、胡公宗憲鼓舞顛倒人、盡死力、引入王滶與同臥起、今如此將〻若幾何人、至其當時士大夫、如唐公順之、舞搠嘗礮、恍然有殺倭之志、如趙公時春、古時士大夫、持盃酒相謔笑、語及胡兒、欲裂眦攘臂、誓不與之俱生、今之士大夫、如此慷慨發憤者幾何人、戚繼光之為將也、汪公道昆奉之如師、俞大猷

之為將也、譚公綸知之如友、今有將矣、而有士大夫如此為之主持游揚者幾何人、抑閑之、兵多、眾贊、不如用少、頓從今也、若以募五兵之費、而養一人、則一兵健矣、若以募五百之費、而養五十人、則五十人健兵、而必使之饑篤不振、僅名為兵、而數十萬也、明何為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而況數千里而求之饒糧、其自辦也、衣械其自將也、卒以徒衆、限以程途、棄何不足且困也、遠募不如近募也、樂發用燕、庶頗用趙宋韓范之經略西鄙、皆土人也、大抵遠通募兵至

鄉

之方時虜入無時也近其募而少其費以其遠募之費省近募之人此所以示不逃之本而併兼應敵之利者也貴人募不如本土募也漢人重徙吏且為園家情送故迎新之費何況貴人遠來而募士何如本土之有司何如本土之將領也募其人不如修其器明其法也戚繼光以狼筅勝以藤牌勝俞大猷以棍勝以劍法勝而國初又嘗得安南黎澄之神鎗其器尚在府此皆有以禦其來而制其鋒不徒取輕身向前而

已而令之調募之兵皆不見持此犹命人作書不與之佳紙筆墨村學童隨人進取其作文之法初不經師口授一入試場茫然亂矣募兵不如求將也文臣焦吻嘔心一片肝膽而已禦敵之方必須武將吝文臣不可極武則武亦可作文矣今世胄裨將未知名者不必州澤之間亦有其人此其人尤包藏不則無事待用有事且旬為之耳則又安可不旁求而委任之也

陣法

嘗學諸家陣法以為古今一握奇耳昔者軒轅氏始為丘井因以制軍井分四道八家處之開方有九焉故虛其中大將居之圍其外布為八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眾之則為陣者六十四合之則為軍者九故又謂之九軍之陣世傳風后握奇經韓信所注公孫弘所演者是已而兵家祖焉五行陣亦稱黃帝或稱太公三才陣亦稱太公其說曰數起于三而終于八五行運于中央四隅以習軍虛其前後左右四方以

立表西北象水西南象火東北象木東南象金中央象土是為五行三才者前一軍象天後一軍象地左右一軍象人是為三才故五者九軍之正而三者九軍之奇也此以見五行三才一握奇也周禮大司馬四時致士為書甚具春振旅平列陣如戰之陣夏茇舍秋治兵如振旅之陣冬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法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二百五十隊什三布中壘為奇什七布外營為正外壹者八合中軍而九其數與周公丘乘黃帝九軍合益

周禮夏官之法非穰苴氏之法也戰國孫吳二家善
談兵畧孫子八陣為圖九巻既遠而不傳乃其兵勢
篇有正合奇勝紛紜渾沌之說吳于治兵篇有方員
左右鼓合旗舉之說其說在漢禮儀志也儀立狀繩
劃肆孫吳六十四名曰乘之蓋以八〻相乘為六十
四其數亦與黃帝九軍合則非孫吳氏之法乃黃帝
之法此以見擴苴孫吳一握奇也漢諸葛武侯因握
奇而演之以為八陣其洞當中黃等名雖異大要步
兵六十四陣縱橫皆八為四正四奇騎兵二十四陣

橫列其後為四衝四正居隅四奇居加而衝騎配馬
本合中軍而九其數出斜谷以兵少者其二而七故
九軍者全數也七軍者省數也其定一也唐衛公因
六陣而變之以為六花等形雖異大要內十六陣仍
亟為二重中軍居馬外四十八陣分鏃為六花前鋒
後軍左右箱左右麾戾列馬車曰駐隊步曰戰隊為
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本合中軍而
七又兩其六為大黑大赤等應十二辰而十二又別
其五為方員曲直銳應五行而五故十二軍者營法

也五軍者教法也其實一也此以見八陣六花一握
奇也他若裴緒陳元靚亦各有論著握之皆本原旧
法而緣飾以己意句相發明然緒之新令亦列為八
陣〻加揚奇係伏四軍揚前以批戳奇左方以制八係
伏皆後而待鼓此奇兵之別名耳其陣八面方勝員
員勝牝〻勝牡也牡勝衛方衛方勝車輪車輪勝衆
豈也衆豈勝雁行雁行復勝衛方也還相為勝此地
勢之變毬耳元靚十二將兵法四正八奇四首八尾
木李靖十二將陣也其方員曲直因地制形本五軍

八陣之有上中下本三才又有內外八陣有前後八
陣皆雜取物象本魚麗鵝鸛則諸家之緒餘古法之
義跡耳謂之談權奇則可謂之知握奇則不可也何
也極奇形生用〻生變彼以形與用畫變故也未變
可畫弁且兵猶水也水困地制添兵因數制變孚于
變則不可以形測不可以用拘前可為後〻可為前
正可為奇〻可為正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遠〻而示之近攻而不知所守〻而不知
所攻車戰也或毀以崇李或棄以任步鼓進也或反

以欽退。鉦止也、或反以羅進。循令可說。旌旗可易。懸度而圖。執方而說。學膠柱之瑟。誰能調之。故所稱握奇者、非謂握其奇零。蓋言將所自出而變無窮也。其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說物象、諸不具論。乃若衛抗于外、軸布于內、風揚于天、雲乘于地、形也。用在其中矣。前衛為虎翼、後衛為龍飛、風為蛇繚、雲為鳥翔、用也。變在其中矣。聲不過五、々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々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兵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自握奇以來、諸陣法易嘗不具奇正之形。而妙變通之用哉。必欲豫說而先傳、所謂可以盡變。則泥矣。司馬法之二百五十隊、不必同于握奇。孫兵之六十四陣、不必同于司馬法。武侯之壘石、靜如率然。又益以游騎、形如偃月。不必同于孫吳。衛公始為六化、前正後奇。再變為十二將、前奇後正。三變為十二辰。奇藏于正之中。不必同于武侯。要之皆善用握奇者也。不混其形與用、而得其變也。誠得其變、則十二軍亦可。五軍亦可。七軍亦可。九軍亦可。不按古法而自出己意亦可。斯古人之精意。握奇所不能傳。

武侯衛公所不能盡。而況裴緒陳元龍哉。上將知變。偏將用明。末將守形。夫不假陣法而自得者、上將也。下此未有舍陣而可與語變者也。故飛衛之學、甘蠅也。雖視先于懸甃之隨、比其操觚、則左支右絀、不可廢也。造父之學泰豆也、雖絶先于立本之進。比其執策、則左旋右抽、不可廢也。奈何必以神視巧絶律天下也。李廣行無部伍、而居、而地為軍陳、騎張左右翼、則部伍在焉。霍去病不學兵法、而任方略、所將嘗選、則兵法在焉。張巡用兵、未嘗教古法、而使兵將相習、情意相通、則古法在焉。岳飛不觀陣圖、而以心運用、軍重于據山、則陣圖在焉。故將雖良不能離法。將雖庸、不可廢法。令以三軍之命、譬于一將。上智不常有。而庸者眾也。使無以握其机、如身使臂。々使指然。謂三軍何。故法者因形與用、以習變、而使庸為良者也。夫兵陳何常、惟將所自出、然有古今萬變而不可易者、則表裡相應、首尾相救、陳儀相容、形容相別、長短相補、奇正相生、據之為不動、衛之而不亂、基遲奇以至于八陣六花、一也。孔明南征。七縱七擒五獲。渠師

壯討一舉而類利服、皆是物也。令內自京營外及諸郡國、所春秋而肄旗鼓而麾者、非八陣六花之遺乎。然循戶觀表、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進旅退旅、環列數周。軍吏振鐸、直犯鼓耳、有能制折諸家之法、而貫通乎握奇者乎。有能衆御衛之名、察奇正之義者乎。有能使地堅鋭之士、閑紀律、精技擊、而綢繆中野、以賈餘勇者乎。有能平原易地、鐵騎突發、如風雨無碑易亂行者乎。深溪峻坂、叢林密箐、絕而成隊、散而成庚除而不舊者乎。鯨濤颶風、艅艎鱗次、應旌旗之麾、齊金鼓之節、而不亂者乎。此則形與用之未習、又何變之足云。

邊屯

自古聖君賢相所經畧講求者、惟屯政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群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歟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撥守閑士卒、僅僅備詔察外患、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著千戶、頓應募受屯、皆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為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美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上、不拘主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悉準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敢奮勤力、矜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佔僉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定賞之、

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
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
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派輸買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
亦不少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都御史葉
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
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
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周故人使任人當故法舉與
士便故士奮取利綫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
振武之事不啻過之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

莊田空閑之區戍歸還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糴
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
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
器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南莽戕裂收貯之後侵
歎傷用以嘗屯為職者優遊城市不見阡陌之巡以
與屯而來者憑信簿書不較倉庫之定如劉定之所
議者矣則有優之以弟請持之以太急今日殷地明
日徵逋繼起正德中事夏之變卒令荒地儲場邊民
凋瘵且欲漢而入胡如王烽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困

循弛廢日後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芻粟不繼士
馬不肥挽運例民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
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強霸乾沒
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
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而又明
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為業毋有所問或以為自鹽法
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
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
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

相為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
野穡人成功積豐于垣士壓于伍內有亡費之利而
外有守禦之備以振成生氣制戎捷虜其惟屯政哉

倭虜

今天子赫靈在上，尉候萬里，慮無不奉索獻琛、受約束惟謹。惟是通者卜商請封，介圭之錫，已儼然臨之，俄復颺去，議者虞虜將有他志，而倭叢背虎視朝鮮。平壤王京之役，未即大創，頃渡巢據釜山，蘇呑琉球，與我僅隔一衣帶水，勢不鴟張內地不止。凡此皆可厪廟堂之憂者也。試即倭虜之情形較而論之，虜處長城之下，去塞薊以外僅數舍，朝飲馬而夕稅駕，其勢逼。倭則大海天塹，出沒颶風險濤中，即歲不能一至，其勢緩。虜乘勢長驅，乍來乍去，如兔脫鳥走，其勢順。倭不能以飛輓，必乘風而後至，即至而以客還主，以水遇陸，其勢逆。似乎禦虜難而禦倭易也。不知倭之難更有倍於虜者。蓋虜之跳梁，不過祁連狼居之地，吾得畢力禦之。倭則不能必其所集，沿江海一帶悉為戰場。處瑕，其餘皆暇矣。其難一。虜即犯順，必舉集諸部，旌旗所指，厲驚鳥駭，而我得預為備。倭則乘風猝至，從天而下，雖有驍將，莫措其手。其難二。虜志在金帛，雖有蹂躪之心，猶可施以表餌。倭則役馬

啓疆。雖未有狂逞之秋，而寔非貢市可來。其難三。虜昔為大酋，而今分為諸部。倭昔為諸部，而今合為大酋。夫分則鳥散，而合則麕聚。其難四。加以中國之逋逃竄倭，如鶩。平時泄以情形，有事先為向導，則所以策倭者，寧與虜同年語乎。故吾禦之之策，虜可陽議和，而陰鎌戰。若倭則嚴為守，而必不可許其和。禦虜者在於沿邊屯田，而寓兵於農，庶可省其飛輓調募之煩。禦倭者在於沿海立寨，而以逸待勞，自可坐享先常犄角之備。至於募良將，汰弱兵，假便宜，明賞罰，行間諜，一一施著功令，則吾壹如泰山，撓若風雨。有事則大出銳師以搗其巢，無事則閉關堅壁以待其瑕。驅長駕遠之勝算，必出於此。

將倭虜情形說得了然在目，非留心時事者何以有此。

邊計

今之治兵者○動言兵不足、然主客有裁增矣○召募勾補有歲增矣○是兵將安往耶○此非獨影射虧之○占役銷之○抑名輕功喜事者耗之○為是弊○為數除為椅巢○一切欺隱○夫何獨非此兵也○蓋兵奇名用與器氣而已○有能不輕言戰而銳常畜○則三可當五兵、然○不○足○也○司餉苟動言餉不足、然歲倒數十年以前、不當三倍矣○較三十年以前、不會十倍矣○是餉將安用耶○此非獨債帥嗷之○漏危潑之○抑名虛冒浮寄者竊之○為老弱為壯手、為祺作遊客○一切詭倖○夫何獨非此餉乎○義餉者所以勸士而已○有不任吾戰而食、即歃弗與○則死于以鍾致句○而餉何○不○可○是○也○且古今是邊之策、亦大器備矣○特運而弗竹、丄而與運奇耳、如也○種○宜○亟○也○先臣余子俊竹之、名既昭然者、且耕且戰、樓組皆戈鈍、而偶侶為借作○久之而京運不可漸減乎○如閒中○宜潑也○先民霍翰西為上中二策、亦既確然者徒粟寔塞、土砲之疲斯舒、國輸之資衛樁、且守望不可相助乎○師取地水之象、

什伍旅兩、寓意深遠、故以兵衛民、孰若使民自為鬪、家自為戰也○終蔽之閒、固有左㳘矣○則士○籌○宜○練○進運皆古帝王之都、井田阡陌、於是乎在、故以南供北○何不為閒井渠○廣播種也○又開植榆棗而冠來不能馳○遊左天津、有明驗矣○則水○利○宜○講○也○淺收暢較、武剛獨輪、運有足之城○駕不飼之馬○函奴之時不此當也○則車○陣○宜○精○也○屏堠烽燧○列埤乘隙、敵去不深遁、而我退得所昇、苟屬有斃滅而下注者○則烽○燧○宜○深○也○士有必得之利、則爭赴命○有必死之決、則不畏敵、故功過、不相發、名不相敵、功罪不相假、及相信也○則賞○罰○宜○蔽○也、敵有必輸之情、而徒於鬼神、我有坦示之迹、而變于山川、故自千里之遠、寡戮之閒○無不可前知也○則閒○諜○宜○審○也○是八者峯國言之、於歲竹之、而堂上聚訟、道秀染舍、者、何也、抑亦有本之、執、惟任人以責寔而已、欲任人以責寔、則寔非皆換諸臣、與將師之貴耶、唯智勇之師、能以嬰兒孫士卒、以臂指運三軍、惟精忠之大臣、視種場為門戶、視共事為同舟、故養兵不如養將○養將不如慎選○勇士十人○得百人

先不能也暫采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于砂
磧斥鹵之外不逆亡不隱匿世嗣家雛如保恒産益
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城成矣而
讁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讁戍而非
以讁戍也讁戍無更殘太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
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讁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藉
往者必死而無還期此秦人之所以怨而亂而秦亡
也故晁錯為漢画尚幕徙而尤讁戍戀秦失也文景
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

也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晁錯之為漢謀也難而
今謀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々可粟々
可久也秦虛用其民而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
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虔劉之慘
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
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為塞數千里地不計土
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漢其結怨天
下二也夫古之為師也不得已也令下而哭鑿凶而
行軫未旋國君為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

休五領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
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還
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
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
秦長城毀矣匈奴開故河南矣韓信陵豨之叛戎馬
及于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淺之徙大族寔新
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
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國地甚遼邈水土又不服
習也閑邊土苦惡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

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即責其捍禦其難二也塞
田未墾塞廩未實徙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養
繼之以出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所入
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
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歸為樂土人多而苦
于無田者比々是也但有募集不必与冬夏衣廩食
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鄉也分口授田無不樂從者
矣　國初鹽利稍寬遠方商賈有携家居邊塞者以
利之所在也而况即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

為漢謀難。今為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發則習、諳、戍不可也。今年春乘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道。朞月引數旬于里。而已室家之棄、驟生理之蹙乏、形貌之竭、踏路。開心之懈沮。恐非所以畜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陣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

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然歲防矣。禾稼栖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喜餉、恃之以固府。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過之恥。禾稼蹂踐之費。無所于債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為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平而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成城非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如不雜、堡去城不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堡為序舍、俻器用。鑿井增灶、旬森列櫪、人有所栖、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以一校。則校為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為二番。馬卒邏徼。後此為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以干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遠哨于塗。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為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便之。未嘗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養。以半口北婦。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煖、且移額廩。既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而校

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絕者皆欲、而其甚趨者利也。朞月不數旬于里。有不願携室者乎。其婦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冬絮。後廩以為資。有田以為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為國家非財用之急。無盛兵之急。非無盛兵之急。無邊兵之急。非無邊兵之急。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搆斯馬尔。乏兵、清補馬尔。乏邊兵、清補邊兵馬已尔、乏執戟登俾結髮與匈奴戰者矣。則強之怨生、廢之守戍為始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

生怨不廢之以威守撥邊兵于中土援乘塞于邊兵一轉手間耳夫秦一役與謫戍並行而致亂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為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之人遠不出百里異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塞可乘城可久也而又在察其机要究其紀極焉試以乘塞机要容之塞下田畫鑿禾畫入轉輸可省也小壘莫依至大衆必歷時烽堠易明也外阻于高墉內限以重閉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虜帰鐵輔不震撼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

極究之瘡痍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弱則出塞可期剽略之路難則盜心漸沮艇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城塵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傷殺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拒下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復集而終莫能支然則不乘塞且縱之入而與之戰馳騁突剽于平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關迺特則宣大固在所

畧夫居庸倒馬紫荊京師之內戶宣大京師之外門又宣大之士結髮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徼彼外門尚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遏之于境上不若殲之于既疲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測敵人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稽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為患縱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槽超乘矣而能殲其疲乎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

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畫規制凡器械團丁壯民自為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接陴乎且使虜人入也野無與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掠則勢必久留堡不備兵亦勢必即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具器械諸旗鼓者馬兵耳步兵則撥臺之烽燧詰邏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以足想守堡

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遊擊。其已必矣，此五耕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寔而中虛。夫中外皆寔，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宣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悵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備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昔未乘塞之時，雖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耶。其莫又烏有矣。此六辨也。然[illegible]矣，寇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降既久，玩愒乃生，[illegible]校無敵國之勁，行伍鮮聞擊之志。忘戰一也。始馬廐役，尚皆單騎，猶有領差。

半成遊食。鮮寔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苟存，旬援三也。又況千里之城，悉從塞下之民。塞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護。而況版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待伺徐之資耶。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二、乘之四、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攀不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硨之衆闌穴闖。勇者勝矣。山攀之塞。遣矢雨墜。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硨之牛債家上歷者鷙矣。是二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應及。請移易防築者，不亦愆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降兵之無當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時，既非本地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遣。又其所部卷己數丁受降。出塞視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

當休其衆，蓄養銳氣，習試技巧耶。分降主將所轄傳書，以付軍吏、險僻者寄坦，衝者昧、有以貨賂損軍寔者矣。烽堠諸將宜各為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不寧、有以震驚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垣，欲兵之當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寔之不損、須正分兵之薄。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所云當移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

馭虜

今邊臣惴惴以不能勝戰為懼不能守為憂此邊事之大危者也奴酋挑衆日迫我內地兵力日弱志日大而我之邊備則日虛樓察奚者成堡奚者慎蔑奚者浚浚者潰癰焉而說者乃曰制虜審餌西虜使之陣奴是驅虎之絕于原而豢狼之馴于室幾何而不獨宋轍也愚生內食者也奚知兵乎但愚以為必可守而後能用戰必不浪戰而後能守戰之具曰將曰兵曰食而已當事者惆然憂邊無將無兵無食

愚謂邊非無將也夫將而皆吏有也今之大帥與副叅遊守非不尊也擁重兵宿重地大者提控數千里次亦數百里然見守者令轍屏氣縮足仰鼻息唯謹一有不當得執三尺議其後敵愾之氣寧復存乎將非無兵也夫兵而皆將有也彼其行伍之籍非不燦然臚列然而在公者半即有之亦以借師倫稗所占名不則營令耕養廣之田而已習軍橋射之從虛而役石超距之氣索何以支大敵也兵非無食也夫食而皆為虜有為當路者有也天下日輸以餉邊輦

而之虜而虜為府九邊之士自減以奉帥帥輦而之要津也而要津為府請邊之吏皆媚曆荷戈之士惧居民也重以邊功之中報多虛賞對之提衛不確迎其來而餽之而以為堵截尾其後而送之而以為血戰諸邊監司之心志不齊以急而彼不肯援朝廷遙制之掾論太苛欲勝而先虞其敗邊政如此而欲浪事戰是委虎口也輕議守是為揣青也為今計惟使兵有寔餉餉有寔兵專閫外之權明功罪之案又以其官就虜所從入之路嚴為之備乃可徐爲操其戰

以固其守耳不然安知延綏之失事非庚戌之兵端也

○建夷

夫建州者古女直也於宋最強于 本朝稱弱阿哈恭順于永樂董山被誅于成化闌道且襲破以邀功于撫且大賊其貴物似亦不畏是矣即萬曆二年王杲逞逆我師搗巢杲亦隨俘闕下則又馬矣後奴何遽敢輕中國也則中國之過也蓋奴稱之久以後北關卜塞而其勢遂大也既又殺南關[illegible]有南關及織毛憐海西諸夷而其勢又大也夫[illegible]我屬夷矣殺北關不聞取南關及諸夷又不聞[illegible]

貢皆不聞是助之強而導之逆也逆通年堅界得為狀北關未矣不惟是也自市易之議興邊備日弛又互市相與洩朱谷觀識熟圖其利者鮮不以我情告之即如撫順之變且有秉軒而往者他可知也今撫順已失遼民方歲歲在湯火中乃 皇上洩洩國中洩洩外臣亦復然又安必乎奴之不復逞[illegible]說者猶執前之見謂奇地小不能當中國一大縣奴雖強不能當中國大衆嘵嘵天下事亦何常之有越豈大于吳宛吳者久遂至沼吳秦豈強于六國知

是東南之民身任四五兵矣復繼之以債帥繼之以墨吏繼之以中官之橫行民焉不貧民貧而君不告匱乎君與民困而邊計獨饒乎故大司農束手告匱曰移曰借者幾年于茲矣夫 國家欲有緩用有式一事始有一事之費一歲止供一歲之需此事關之彼事彼事關又將移之何事日積而移之地窮此歲窮供之來歲來歲窮必將疲之何歲而借之日窮長此安之乎則蕩缘日增匀餉日重工役煩興誠恐耳目所知困多可異者官不能寔常

罰矣乃更為加罰造冊置屬不足靡財乎俊造非不多也又為加額益廣而費與之俱且仕籍不虛壅閑乎統將之將疲癃之卒不當汰而易之精銳乎游民奸僧誑惑聚歛珠玉錦繡不當撤而術佐軍興乎近兵未練又募之遠夫食糧中之兵不足而又食遠歛之兵與臨陣之食不足而又與在道之食費不貲借手而且鬻爵耶則賞不為德贖罪耶則法不為威成何体統成何風習此無論不足以比成周之世且依稀有宋中葉矣然則富商富強之術安知非今日根本之[illegible]

夷挾左右袒惟賧是視我可乘是風勵之以菁之物賞滅菁之人未有不用命者又聞紹參之利菁所獨專衆成功齒殺戮之慘施于鄰部無不願甘心焉以故菁深居萬山中每夜數徙况今新撫之衆猜疑蓋甚今封賞購之飛語間之將諸部下執之以為功者當不後于向日之獻王杲矣是謂以夷攻夷何謂久安之策蓋未互市則人不習戰故以一鎮人軍馬而不得一鎮人用也即合數鎮人軍馬而不得數鎮人用也向遂形未著不得言罷今既有其名不可風

示諸夷乎其未有動也姑與之少動遂滅之大犯則盡剿之而以啖虜之全饗士則我遂民無日不擒小馬操有事之心而且與有其戰之利至督撫將帥其能成功者明指一鎮予之毋令為傳舍蓋今天下事無不壞于傳舍者也即不敢云長子孫亦令終其身無他徙一如予李牧以鴈門予李廣以北平使可一創而滑數十年之安不然今日勤之明日去之勤之者苟且以完局又思善徙以郤肩轉眄而事不可知矣是謂以長勝制虜雖然總在一人之所慮之一人知懼則百司庶事莫敢不戒一人罔懼則百司庶事莫非苟且塗飾而一朝決裂寧獨菁哉今日諸虜方視菁以為動息而今日之倭又視虜以為動息遼陽碑九地倭與虜並隣又一靜俱靜一動俱動者也庶幾以其制虜者制倭乎大都天下之勢如奕棋然當其分子布勢綽有成算則連綿絡繹皆在吾目中不然而一隅稍隙飛射粗擊或為前驅或為後應無踰肩睫之所及與肩睫之所不及皆不可救又寧但倭而已乎可不畏哉

遼籌

萬惡生至今日，而決奴之必可滅，遼東西之鴻雁必可復集，而木葉長山之上，必可勒功而刻銘也，言將無當乎曰奚而無當，蓋我有三勝，已據其二，奴有三敗，寔備其三，何謂三敗，奴世受我乳糜，乃虔劉我民人，竊據我與地，一敗，　聖人既出，滿青叛賊相顧援兵而備阻兵安逸，不思勤順，二敗，近年有寧遠之捷，繼而有寧錦西捷風鶴之魂，漸以鎮定，而奴賊連年艱食，天不祐之，三敗，何謂三勝，　主聖一勝，僭逆已除，觀軍容盡撤，內寧，二勝，其三勝，則執事所云相賢將能，求無形之勝，以復此殘疆而已，奴有三敗，我先得二勝，故曰奴必可滅，鴻雁必可集，而長山木葉之間，必可勒功而著銘也，雖然，今日之恢復，無言易也，奴新舊寨四面斗絕，數十年來，忽喇忽忒千骨所以拉鷄諸衆，奴寔盡之，南北關兔皮兀剌諸地，奴寔兼之，今且據開原之險隘，飲金海之腴壤，生聚訓練，其志未嘗不欲一騁，我閉門虎菌既與爲陰陽，復多費金帛，結好東卜青英，倘復再逞，則必懲前攻城之銳，鼓行而西，直走關門，我山海一片地，既與敵人共，而喜峰古北諸口，無不可爲東馬蹂躪之地，嗟乎，甚危矣，且年來復遼五城者，非攫諸奴手而還之我，奴以遼河以西爲養鳥雀貯波濤之地，委以啖我，俾我築城指種，方有即次，使出師以援之，使我力竭而士罷，乃可以逞，彼且棄之爲虞芮之間田，而我遂從之爲豐岐之故，愚亦已過矣，夫山海不守，則　陵京無安枕，廣寧不復，則山海無堅壘，遼陽不復，則廣寧亦決無完壘，昔有通西域六詔以斷匈奴吐蕃右臂，今遼左之于　陵京，直胸腹之疾，非臂比之痛，而可悠悠七八年，徒借恢復二字爲塞上飾客子哉，然則何以籌其一勝者，生請及之，曰，願戰心戰氣戰和戰交，何以戰形勝，五戰而後至于兵，夫自　神祖之季，墨臣柳比，遼民丁男困催科，婦人苦織紝，人心既潰，而土地隨之，故哈赤初發難，每語人曰，吾救遼何用士馬，但須數十女子往諭之，彼窮民自來歸耳，唐李晟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陷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則亡遼者非送獮豬人

濟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而從來貪墨之吏也今　天子斷政謂宜加曠蕩
恩惠與中國以及邊氓俾知故土可戀故君可懷然
後鞬鼓從之是曰戰心當廣寧之敗初未有奴酋一
人一騎來窺之關奴東葉為人削木為劍揚旗曳塵
于數百里之外而經撫臣即青馬藍衣抱項空城三
日而奴人始至是邊之師武臣皆葉木之所敗也邊
之疆土皆葉木之所收也將士曰天生我足何用我
手經撫臣曰天子我舌何必我智士氣至與言之汗
背昔孫武子試兵三令五申不率者狗穰苴期日中
海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荘賈後至遂斬以狗令偏裨舊縮士卒逃亡而主者
不問士不見威何氣能厲李牧守代軍市租皆用饗
士魏尚守雲中出私養錢饗賓客馬燧討田悅約勝則
傾家貲賞之令之武吏皆嘗債于文吏而假侵魁償
之士不見德何氣能厲威之德之是曰戰氣注者一
官于邊輒及昏相值文與武不和經與撫不和中與
外不和當其不和或有幸邊之敗以快厥憤懣者是
故不紅旗督師則不亡張將軍不馬上推兵則不亡
劉桂將軍不入諜書不更局則[illegible]亡邊以東不入奸

人不經撫臆書相言則不亡邊以西古大臣上殿相
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相爭如仇者應無不私名
私利自為耳乃至兵難途度百聞不如一見而論者
捕風繫影輒短長之令人畏首尾而不敢自効趙充
國曰諸君皆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既頻請錢
五十四億以織東羌張奐謂羌不可盡使上聽其言
百八十戰之功不奏矣陸贄曰鋒鏑交于原野而决
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
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顧自今把旗方命快愎自
海時策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用之人慎關之勿令渡司關外而冠惠文者寧彈権
冠論鶩鴨猶勝掣疆吏之肘而敗其事也是謂戰和
趙充國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
擊勢不一也從羌與匈奴通先零罕开諸豪乃解仇
作約遂叛矣班勇令車師王手斬單于兄以結車師
匈奴之讐令我不能關諸虜於穴中令自相為難而
坐聽其結好往來則邊臣之計失矣夫犬見骨則群
起相牙能者岳武穆陽責諜者以構劉豫兀术若种
世衡龜東祭版以間野利天都則東西虜必相噬而

虜勢議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强弱之不同、而其為中國害、亦屢變矣、夫旬安惟既奔竄獻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爲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偏難繼、穯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之血戰、屢見、虜蓋寢强焉、及英皇旋軫、有將帥謀、宣大之長城始議、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内犯矣、而大節之部漸驕、大師之詐屢售、誠違肆侮、俺信敗謀、虜酋失和、張侈陷首、則

虜勢愈熾然馬、迄年以來、擄掠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虜寇畫請、每一入寇、動稱數十萬、揚塵亘塞、聲琺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强弱之不同也、然其初為寇也、有乘驛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散矣、過堡砦必戒備、遇大鄉落則疑畏不敢入、繼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掠、一变也、然尚未攻堡也、堡斯免矣、又其繼則分道直前、虎視我衆、殺數百萬、以羈全營、然千萬以衰零堡、又一变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遇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

而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輕軼營壘、步兵内集、内薄陴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又一变也。其始掠騎蓄、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劇窖、得粟必囊徙、今乃入秋採禾、既採黍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而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兵器、取釜甑、今乃接戰奪甲、得車契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

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蓄、今乃授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砲聲奔、見皺鋒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伺乏乃更進、今乃有門闔抗木牌、實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擲兵、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時大有变易也。又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廟。故

曰虜之為害屢迁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强俗之自宜有加為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机酬應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焉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款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禦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領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及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混于離交閒好之策虜之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

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拒我攻我而逐我絶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廟以搖動我而我勤燕然構賀蘭曾不一置諸口真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啚于始作者其功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迁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捕俄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口厚絶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

糾虜犯邊利比西成紫同畫錦于是餡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悦以從其言而遑其欲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嗚呼其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若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

遼事

建州一彈丸地耳，當　成祖招集諸夷，為衛三百二十有八，其大者泰寧、朶顏、福餘，宣力効勤。文皇以舊大寧舊遼陽賞之。此時河西地廣而人衆，遼夷不堪作奴，自七姓難作。　憲皇始分建州左衛，置右衛，使猛可鐵木兒子弟分領之。王杲不道，殲我驪吏，李成梁因他失為鄉導，遂梟王杲于藁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孫婿也。藉其反戈，而彼不一覺，成梁之算得矣。以杲之餘衆畀他失，使為建州左衛指揮，亦既酬其勞矣。豈夷性難馴，狼貪不滿，復時闌入塞，動有冦掠，成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而海西橫，毛憐助海西為虐，而速不亥跳梁于西，寧遠勢不能東西奔命，乃欲復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子奴兒哈赤、速兒哈赤同為係虜，給事寧遠伯家。奴乃佯謹其身以自媚，寧遠忽其易與，須以他失殘衆畀奴，且加為龍虎將軍，卯而翼之，庶幾以遏毛憐海西方張之焰，豈奴已藏禍心，因　中國豢貂之利，挾寧遠內助之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聘其詭譎，

混同諸部，曰戈獵，之而盡。則奴已坐大矣。及其伏女戎于猛骨，則毛憐併，而海西孤，因老女之釁，以攫海西，則孩虜之形已露，此時不能集十萬之師，一鼓殲之。尚養虎癰冠，而欲倖功于寧寨，則經吏之計誤也。計之不審，奴得其間，以洩之于寧寨。而寧寨傾心于奴矣。奴既合東西之勢，圖一孤注之海西，金帛不在奴掌股之中乎。三路之師不守而戰，遼瀋之役不戰而守，何其易于輿尸，而忽左次之戒耶。至如也先俺答，則非其倫矣。也先為脫脫王不掉之尾，初無意于中國，土木之役，非其所望，且一試不効，不復妄想矣。俺答控弦數十萬，羽獵為樂，亦無意于　中國，而捐全教之，小入小利，大入大利，　世宗神武英斷，一案怒而武備已肅，俺答亦一試不効，不復妄想矣。奴酋出入寧遠，定見　天朝之富樂，而覘其虛，飲句殘之隱恨，而無其藉，寧遠之卵翼，養其羽毛，樟肉而食。愚故以為也先俺答，非其倫也。漢人都長安，以涼州為肩背，固守涼州，關中四塞，獨東方一面以制中夏。故終漢世而金甌無缺。唐人都長安，以河湟為肩

背乃為河北掣其肘遂斷一臂以予吐番終唐之世河北不能復則四鎮吐番之撼其背也斯非得失大鑒戒耶我 國家建都于燕仰漕東南以天津為咽喉天津以旅順登萊為門戶寇據我門戶而復撼我之背矣薄伐之事未可易言也蓋今日之兵徵之不來招之不至來矣至矣望關門如牽羊就屠肆尚望其荷戈而立乎今日之將以削籍為封拜以血首為登壇即予之以通侯之印如牽牛就釁鍾尚望其謀定而戰乎夫已已之變也先入居庸而脫脫乘釁以入遼東庚戌之變俺答入古北口而吉囊乘机以擾山陝則往事之明驗也今幸卜素爭其家門不遑為我布賞耳款許其別自為 貢款併封為二王不惟可以制卜之死命兼亦可收素酋一臂之用二王併封 先朝順寧和寧自有故事當此左臂受敎之時而伏戎毒于肩背之間可乎即晉固延寧之虜亦宜厪綢繆之慮但當事所急在東方耳東方急則西陲健卒勢不得不抽不調用矜同舟之風波然而年例逃欠者不補抽調之額不募亦第云諸虜幸就

羈勒耳不知吉大二酋眈眈于賀蘭近關內地空虛而窮虜覬幕且住牧于寧夏近郊驅之條去倏來者漸增漸逼恐非帖耳俛首之意也賓妻艮歹垂涎其舊穴零星寇掠歲闌入塞墉而邊垣卑薄且崩頹為犬羊孔道築之隨築隨圮圮者歲鋸歲截恐非亡羊顧犬之思也青海之大酋則鵲伏之雛彼羽翼已成雖保其不飛颺而去永邵卜之諸子則鷹化之鳩彼風塵一起雖保其不搏擊而來延綏零星之寇抄已為既潰之癰尚恐甘固之養癰且有决贅疣之日智者見事于未然況其已然乎良以內地之精銳已委三韓而鞭長不及馬腹終不能以新餉補我舊逋軍無見糧士不風飽見在之軍且枵腹而荷戈又安能新募以補抽調之缺竊恐他日之西大未必不為今日之東奴當奴之未發難爪牙未張千萬人可以得志何至今日燎原不可嚮邇十八萬銳師一朝掃地哉須當事者為纓冠之救而更為徹土之謀計之于蚤也

戰守

遼左之役，十有餘年矣，老奴智深而勇沉，我攻無攻，守無守也。年來挺寧臣錦，稍捍半壁，然款可謀，三路未敗之前，不可謀兩河既沒之後；虜可用金甌無缺之日，不可用胡笳滿塞之秋。小奴力促而氣躁，我愈忘舊恥，必愈長新仇，勢不可漢餌，不可晉盟。今日計　廟算邊籌，決止一戰耳。奴恃騎，我以車格之；奴恃計，我以火擊之。奴恃其突入突出，我以其間道撅之；奴恃其倏來倏去，我以其隱伏裂之。而我必先築三岔左右，堅壘不拔之城堡。四州上下，專屯不改之田牧。夫然後蒙旂所指，長白可封狼，而混同可觀鯨；華鶴可呼丁，而黃龍可飲岳，速結遼局之勝着也。前日之誤，既病以殘弈為覆弈；今日之誤，尤恐以閒枰為亂枰。馭一十餘萬之軍，而蒞如眠羊；輸以二三百萬之餉，而湯如填海。甚且鉛刀可割乎？紙上之兵可戰乎？款段之馬可乘乎？轉輸之粟可飽乎？書生請纓而繫奴頸，豈真神于白[illegible]，亦曰敗轍可鑒耳。與以其寧錦恃守，不若直復遼陽為定守；與以其寧錦恃

戰，不若亟任遼陽為決戰。近揄關者，以遼人防遼，使如子弟護父兄；近岔河者，以西虜制虜，使如指臂擁頭面。東則伏先國之金城，而運則來孔明之流馬。鴨綠旅順，樓艦如雲；而韎鞨醫巫，偵探如雨。長則變其故塞，短則迫其代巢。抵以奇兵，鎮以正兵，誘以伏兵，銜以疾兵，全遼恢拓，在此一舉矣。雖然，有相必有將，從古未有不將相和調，而能收安攘之功者。我

皇上勵精求治，志在擴清，鼓舞之下，草澤必有響應者，然而內外不無掣肘，而舉動每成築舍，何哉？將相不調，故也。故誠欲議戰于今日，愚請以守之說進；而誠欲設守于今日，愚請以和之說進。　天子守在四夷，以東傾為急，則一日不可忘山海；宰執守在樽俎，以左掖為念，則一日不可忘京師；樞臣守在廟堂，以門庭為重，則一日不可忘薊鎮；督臣守在邊陲，以腹心為重，則一日不可忘陵寢。君臣惕勵，將相同心，所謂以守為戰，而戰則必克，且有不必戰者矣。和也者，師濟之盛，而干羽之格也。朝廷無吳越，而疆場有夷虜哉？中國無戈矛，而外墻有羽檄哉？

屯田

三代而上，量人授田，量地制賦，量入為出，以充用度。法至稍也，後世井田廢，邊備空，鼂錯始議募民耕塞下，而屯政肇興，及武帝時，敦煌鹽澤之間，皆設田卒，置校尉，不特充國之留田十二便宜，至今為可舉也。其他若任峻、棗祗屯許下，諸葛亮屯斜谷，司馬懿屯淮南，羊祜杜預屯襄陽，屯唐鄧，遺跡猶有存者。唐開軍府，總天下之屯，九百九十有二。宋太宗加意營田，而陳恕奏寢其事，雖淳化中稍一營衍，又為衆口所

沮，迄以不振。胡元募民耕種，分地立法，司農有鄉農師有秩，故緣邊甌脫，曾無不耕之土。蘇轍曰：百頃之閒田，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此古之蓋任衆士，若虞集、韓重華輩，咸有成畫可指，然無如我　明之法詳且善也。　高皇帝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故三分守城，七分屯種，畫地而耕，達之天下。初　命諸將屯于龍江等處，惟康茂才所屯充物，則下詔褒美，沐英條具利病，則嘉以盡心，宋訥獻守邊策，則下其法於諸將，吳信侵暴屯卒，則

懸其首於西市，而又慮邊地牖瘠，榛莽雖耕，為緣其輸粟之艱，旱澇不時，地利未盡，為寬其棶桑林柿栗之制，荷鍬者不緣南畝，典屯者不歷溝塍，為訂其五月報屯稼，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法密而意厚，故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也。文皇帝曰：吾以獵田家，見所食麤糲，務親嘗之，管屯官何不如？是故徵牛種于朝鮮，嚴考較，成殿，罰旌何福，以勵其餘。設樣田以課其最，增校察合戶，以總其綱，而又　嚴諭戶書夏原吉曰：在屯軍士不許擅

差，妨其農務，違者刑之，蓋屯田一鍾，當轉輸二十鍾，故雖以富有天下，度越萬古之主，而眷眷若是耳。乃屯至今日，憂憂矣。膏腴占為莊田，肥壤沒于債帥，則有兼并之害；夷虜出沒不常，惰卒耕耘無據，則有拋擾之害；主屯者優游城市，課卒者憑信簿書，則有業脞之害；課之太急，催之太苛，邊民至畔漢入胡，則有催科之害；經界糢糊，飛詭百出，其源至不可稽，則有冊籍增割之害；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令甲至不可淩，則有貽役假佃之害。況寬國計者，又往往遠慮一官。

秦越一世。誰督課有武弁分隸有郡縣。綱紀有監司巡視有爲指。大率皆漫無經長。把家餉妻子而已。昔河中鐵軍之食、郭子儀自耕一畝。于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今之屯墾者能如此身先士卒否。張全義爲河南修屯政。見田疇美者召田主勞以酒食。或賜以茶綵衣物。今之戎撫術者。能如此勞來鼓舞否。葉盛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繕之、今之建牙開府者、能如此實心任事否。孝宗時壯邊粮草缺、

命劉大夏往理其事。大夏既至召邊父老日夕講求。遂得要領。不兩月而公有餘積。今之司府庫者能如此虛心講求否。夫南陽之產猶可問也。飛詭之籍猶可清也。祖宗之制猶可復也。雖平疇彌漫。百不一流。斥鹵瀉涸百不一稻。然水因陸海。猶可耕也。誠能緣塞爲城。緣城爲埤。緣埤爲塹。有斥堠。城有旗槍。野有屯戍。一虎落也。一廛帶畦。一屯封百壘。中參之一。小九之一。而又鑿鄭渠以通糞穢。明烽火以戒邊塵。則溝洫之制因以爲阻。稼穡之暇習以爲兵。此固

後解羌虜之一奇手。

河漕

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者達於京也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蒲陝等十三州募米丁運之而又各置倉儲之轉相灌注以給京師運丁浮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舡浮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河漕之粟久浮以隨宜措置以時轉輸法至便也唐代宗時劉晏主漕事其時陸運斗米費錢十九晏令囊米而筏以舟減錢十五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舡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至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積貯為本故置轉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倉者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儲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竊以宋人都汴漕運比漢為便易乃前代所運之夫皆為民丁今則以軍運矣前代所運之粟皆屬通轉今則皆長運矣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江河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京師矣唐宋之漕卒有番休今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軸轤之衝激陰雨則慮漂溺淺澁則費推移留滯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留及其歸也席未暇煖而文移又催以充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若措行宋人轉船載鹽之法以少寬士卒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況其所賜當特一分而已哉

說及漕卒之苦足令見者酸鼻當事者其何以濟之

潯漕海運

國家定鼎幽燕歲需漕粟四百萬石而皆仰給江南由會通河而入 京師艘舳艫若山檣桅若雲焉惟是全斗呂梁之區馮夷恐人所恃以不揚波者非必有蒼水之符能鎖支祁而制其命也又非必有李冰之鄉能捍洪濤而殺其流也則聖天子之璧馬寔式靈之頃自故道弗順黃流潰決費大司農金錢無算時行河使者趾相望于蒙墻王口之間日夜策所以治河者而未有成算也無已則舍河就海乎而海運

者又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夫一復而令夥子無欵米珠無誤于計甚便然安知海運之果可復也異時者半天下之力脩色儀聚而卒無奈河何今遂能驅精衛而鞭陽侯哉倘謀之不滅斷之不果以無窮之費填巨浪以千萬之人餌魚龍則又不容就河矣此兩策者計將安出愚以為謂海運之難復是也而謂其終不可復非也蓋天下事必相其故審其勢因其机而後可以從事夫海運勝國嘗行之迺陳友定聞道入貢亦由海以進今 國家全盛之力十倍勝國一

時借蒭粟米之士百倍勝國之謀臣故楼之于故函海運可復也即如閩粵僻處海濱四方之以市易至者結檣並艤無敢釁之警豈其以聖天子威靈復一海運而虞熙毋為崇哉故酌之于勢而海運可復也叢丘文莊王中丞旋議旋寢如匪行邁謀與衆為殘耳今臣上有同舟之心廟堂無矛盾之議此兩言可決且豈異人任也故審之于机而海運可復也然今之治河者皆如鷃鵲救火也今之議河者皆如燕人爭年也其勢亦甚難已以利冒害則難以害掩利則

難我國言之而未之所言之皆當我國行之而未必所行之久長則又難見在于分處不予人已就之功計在于處鋒不結人未成之局則又難身在事中袖手而營三窟之謀身在事外貸口而從三至之杼則又難夫徂言河徂言海陳畫策而侈塵墨非計也忽言忽海言河恃而拗而守模稜尤非計也要為謀而堅為斷則在任事者矣

了寨城、堡丁伍

衣於之緩急，與秦漢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蓋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僅僅以宣腹背，猶恐後也。故今所急在城宣大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講。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明烽則矢石

偽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宣大計也。然有謂長城無益者何，曰非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壑也。一騎長驅，耕夫罷耕，其牛畜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息虜也。朝取數人馬，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馬，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缺，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募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含而那而碩微居此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捐，如逋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illegible]，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赴簿計，如探虎穴；轉商賈，如結重壘。洪蔚內地已，虜至境而烟烽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謀長城之無益者非也。然則長城足杜虜，終不能入塞乎。曰非也。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衆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衆之莫能化也，大舉之易于詡

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家，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寔；固京衛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雖然，城塞非難，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久之難也。夫集兵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從之有漸，斯塞城矣。而欲雜獻酷，揹妻子，集于亭障陴睨之間，不腹怨，不力疲，稱干奮戈，歛愾爭

勢者一馬可任隊將。隊將十人得千人數者一馬可任大將。試之以八觀。而御之以二法。任之極其忱。而賜之爵其獻。則功名之士必有出死力以報者矣。近如戚繼光余大猷者。而山海之長城。安銀堡之車戰可奏效也。今幕府中寧集無若屬者乎。故罷士不如養才。養才不如專局司馬之屬。以能經武者蒞馬效則任邊通賢司馬。以從樞院之代。又效則特擢馬以從擢暫之代。授之以代格之遷。期之以超常之業。壯拔耶之口。開廣益之門。則俊偉之士必有匪躬以自靖者矣。近如馬文昇楊一清輩。而中監占役可革也。今薦紳中寧遂無此人乎。有其人而大勢可以斡旋。要須在我掌握。何憂乎兵餉。又何憂乎戰歟耶。

註釋

債帥　唐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不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謂之債帥。

蒐才

每有光岳氣分。人材如面。結繩代降。載籍成林。宇宙間精靈之蘊。其勃發於人者。約有二種焉。正氣鍾完人。閒氣鍾畸士。抱全才者擬正局。何嘗乏補天浴日之奇。負異諸者尚偏鋒。忽饒具海立山飛之胆。蓋拔之不測如神龍。而此則足駕奔蹶。或致千里。正不當就皮毛物色者也。必欲獎軼材而黜萬士。誠應開奸稚躍冶之門。倘變出倉皇。機爭呼吸。則絕趁規步之輩。或不如高睨闊步之儒矣。況乎師濟既勉而驟謂野無遺賢。是忌才妬能之口也。每慨秦不師古。坑儒逐客。殺僇豪傑。自大風歌作。挾書禁除。猛士奇能始覺吐氣。其于人材也。漢有舉茂材異等及猛勇知兵法之詔。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之科。宋有請兩制大臣密求忠勇有謀及邊塞武臣隱求壯勇出群之議。其憐才之意何殷也。然求其羅豪傑以壯武功稱腥羶而後。文物聲雄響應。孰有如我

高皇帝時為盛。旂翔

成祖躬擐義師。焉好儒術。重以

到聖留心培養。雅意搜羅。網宜麟閣頻圖。先置載球。左史閒而報誦。韓起見而駭觀矣。迺邇來兵往東西。未見罷熊之主。惡席虛左右。常苦數備之無窮。將謂科目不足掄材耶。則文士中寧無定土未遂落之變。遷麓川乍浦之敘者耶。然有之。亦苐當蹤從指示之任耳。豈盡能上。馬。擊。賊。下。草。露布耶。豈盡能擒。纓。擊。強胡。賦詩。退。虜耶。試觀劇孟俠閒洛陽。條侯得之。儼若獲一敵國。朱克融名馳河北。劉總薦而不用。卒致禍結幽并。則拳勇秀出之流。俠飛抗狼之侶。寧可

以資格術耶。是以從來憂時之碩彥。與博洽之閒人。猛學而數陳。如富弼則請招京東狂謀。待以草澤遺邊之禮。模式則請擇河北沉鷙勇悍之夫為吏。秦觀則捐成才不易。而奇才於難得。鄭劉中則謂宜錄類海豬豪。以資捍守。王賢則欲廉奸民以爵祿。而收攬刺權。此乃招攜遺。纂劍客第一義也。奈何敵亟且之擒吳。竟婁疲於奔命。致俞侯之亡。虜終挫銳於平城也耶。若是者匪誦豪流俠客長價也。世有休容碩輔捉衛入號。將唐且為老吏。絃高與客。象仲連奉常侯

龐恭謀。朱家護軍。郭解充材官。莫不隨方器使。逝不令販繪吹簫。恨負材之不偶。題詩曳石。發結綢之太踈也。非好奇也。遂折其雄心而順就其死力。則雖羈如虎。貪如狼。狡如兔。困不縱手。磨距爭致馳騁斯焉苑強。得力之全。湯也。冒以俠心。奇而歸正也。不然。安男。子。洽。離。間之。餘。壁。使。暴。摘玉登壇。而偉丈夫懷袖裏之陰符。反授遺珠。沉海彼不然。為戴淵周處。則必為吳。吳張元北走胡。而南走越。亂豈淺。有多馬者遂嗟方

今邊事之壞亦甚矣。我不能取一由余。而反失一趙信。我不能殺天都點利。而反亡晉敵中行說。加之文墨吏奚刀筆操短長。雄深有殺然起而請纓投筆。如斬樓蘭屠郅支。焚庭蠡其人者。故為

今日奮武計。莫如

聖祖時於科貢外。取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意。另設一絕智異能之科。自非舞文扞罔之甚者。皆羅入士伍中一体敘用。果有翹然見奇者。始待以不次之擢。將見功名之途一開。則偉人杰士。畢思掀然振掌以赴

既帝之求何暇難紙吮毫作書而構職史且綠載之
事有主則片簡寸函悉經勞揮筆探共奏
太平之盛又何暇撰允制水把袖勞魚兢惹馬解歸
之雄興淩風飈起之想哉穩之以正人君子為
中朝之泰岱而鼓刀彈鋏亦若冊砂赤幟太乙餘糧
倚日觀之奇踪以六經諸史為正學之滄溟而小品
微言亦若文紕孕璆璵蚌含珠添奎章之光怵庶是
為
聖天子纂武經文少助臂力耳
熙箋識
煤奔江花藻淩謝草玉臺綺靡而多姿西崑淑說
而少騎若此雄踊離奇應培超衆百代

卷之十　經世堂

馬政

竊惟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于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向出於賦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皆寓兵于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于
官者如周禮校人之牧圉之廄與月令所載其養之
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
民之馬官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之馬而
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事與馬無不辦也漢
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
以自孳息故得若有馬而蕃牧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馬歸息之令亦兵與一切之
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
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
說即其遺意然又于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
又兼宋人保甲之法各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
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閒牧馬又日以耗且以今
太僕之養馬言之夫馬既係于官而民以為非民之
于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

卷之十一　經世堂

不弊。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者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于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術其末流。而不寬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然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

長。設官牧郎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于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後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者。 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意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微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

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意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乃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微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視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奸僞。而為利已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孳牝。上下交

征利以相欺而已。今之謀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微解。甚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伯不得無以伯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于一旦。 國家有事。而遂之馬可得以供徵內用乎。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間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然可徵也。而責馬官。

群長歛賢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予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開五市必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間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還達之產至矣牝草地而𠕋牧之息繁矣郵遼戶悉易牧而烏倮橋姚之富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

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

墾耕地也如使盡徵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群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則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闢故可畜蕃息今弊漸生民有編審之害有工役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往往計丁出錢每馬一匹費錢十金而後可免養馬之勞此折色之說所由起也

國家安得牧馬之用

馬政

昔開馬之資于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而不能領馬軍士之殘折者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關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是誇騖北矣一經軍領未一歲而斃再一歲而瘠三四歲而驚矣問之馬獨食糟而不得飽一歲厭一芻也況糜月餉又尅料民及至馬倒僅償內廄軍何憚而不征民之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摧此內地馬耗之由也沿邊之馬頗饒水草第所領料良未必盡充餧馬之用從軍俱墊

故戍之以趨征臨陣帶傷輒棄之以餌賊或上班馳涉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搶掠或被盜偷竊而馬虧失此邊地馬耗之由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蕃息乎矣必專倚胡馬也矧虜情狡猾其所市馬非齒齒未歲廢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奄奄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廄而倒死者相籍矣數萬之金錢曾未得匹馬之用徒借市名以羈縻耳軍士間有私易者

尚堪馳逐。然存零虜所獲不甚多。且中國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孳產。苟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于胡。示彼以弱我。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而罷勞。飢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先我騎操除令匱耗。明收寇致。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罷。惟在外修市款之規。內當攻禦之略。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撫之。毋狗虜欲。毋長虜驕。繫縻牢籠。惟我運用。庶虜不得寬我。而市必不知急。俗則亦可也。

舟車

夫步騎之用久矣。舟車何昉哉。吳子曰。車堅管轄。舟利櫓楫。是謂力機。言舟車要也。湯之時。奇肱之國。善為飛車。順風而翔。日馭千里。太公曰。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江絕海。是故夏有鉤車。周有浮艦。所自來矣。河山之間兵歲合。而皆以車。秦晉齊楚之諸侯是也。為春秋始者也。江淮之間。兵歲合而皆以舟。吳楚于越之諸侯是也。為春秋終者也。迨漢北驅虜。南規兩越。故大將軍驃騎將軍歲出塞。窮漢時矣

騎無前。遂絕漢。進止部署。惟輕捷是利。而楊僕路博德諸人下瀨樓船。分出零桂夜郎邛笮。險阨。擗斷是以車攻之。吉寇自漢亡。舟師之利。亦以漢盛。嗣是若馬隆之鹿角偏廂。轉鬭千里。王濬之蒙衝連舫。直抵江陵。西破鮮卑。南平孫皓。亦其著焉。乃唐搆西北。閱出車師。宋事日益南。而稀聞舟稅。其非權用舛乎。夫易地主車。車為主也。前茅後勁。十五相比。中原衡列。敵莫得而窺之。肇之役。韓厥從齊侯。鄢陵之役。郤至遇楚子。則中權之制失也。水泉舟撐。舟利涉也。大翼

遠餘餘振畢偽輕舸覘便不踰時而讓利焉魏武忌畧亂流焉超循貪野掠劉牢之方絕淝水符堅不掩上流則度地數之乘也陳濤之戰房琯以牛車翼而卒閒隊中容隊亦一法也偏伍相睽衛冑必入豈有控縱不調人畜内動而欵不乘之曹公以十萬衆去國遠闘水陸相比亦一法也舳艫銜尾勝敗為牽亦豈有獨野連柵三軍内羃而能久規欵乎則遇而用之不如舍之得也遇而舍之不如陽舍而陰用之之猶為得也晉人習車崇卒則殲何也曰形欵也戎輕

游時集　卷之十一　經世堂

貪勝見卒則疑疑則視亂太公曰旌旗亂人馬數動則擊之用車之奇者也吳人習水去舟則勝何也曰犯利也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退無逆顧則夫致死焉孫子曰知必死則勇無所之則固用舟之奇功也楊素道固之舍軍近塞引騎為方陣一鼓而破突厥王鎮惡因之從舫急泝矢士卒殊死戰一舉而克長安夫亦有所恃之豈意之而可手蓋古人所以利車者勝之具也而有用之以守李光弼之與史思明魏武之與柔然也且以戰且以守倏忽應變馬燧之與田

悦也古人所以利舟者捷之具也而有用之以持韓世忠之于黄天蕩陸秀夫之于瓊州海上是也時以護時以持李靖之于文士洪也令使軍相比也討其軍寔先軫居中申息若子介而從事晉楚亦惟天所援舟相比也合三萬衆公瑕在行龍驤之師蔽江而下主客則必有分矣至于水罌潛渡而魏豹擒是以舟之飛江擣六軍于安邑積草上泝而揚天破是又以車之拂地簸水塞于荆黄法備累移机用錯出故六轡調寔卒伍彌縫不必艅艎之見也萬舸軒繞島

游時集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嶼飛突不必輔矛之列也則法可審也中舟之士率以八百而攻車一乘卒七十五人十乘之卒合之一舟之積也平地車一乘當八十人一舟之卒散之十車之數也則用可權也戎軍制中遊徧綴旋櫂控行間則陸地之樓舡飛舸也逆風絕流渡江伏水出没凌亂則水上之遊遨伏卒也則權可乘也陳鍉弩半固舟捷而車遲壁壘持堅亦車整而舟亂二角一犄是為騎法結步為騎合騎為車畧車為舟不易器而易法不易法而易用法用交得權變獨御是謂神明

頃者騎彩入深、各乘所産而被海鯨、肆頗切震隣、則車舟之用亟、則亦嘗聞光武之塞上車、孝武之青齊樓舡、畧定朝鮮諸邪邑者耶。乃俞通海以小舟深入縣偽漢十萬衆彭蠡之曲、而子俊大猷雜用廣角武到之制大序虜騎于雲中、亦近事之師矣、夫醫閭莽漭千里。用車其宜。旅順衣帶一葦。惟舟是恃。乃與衛之閒日講。而不知奇木牛之運于兵車。帆檣之制日防。而不知寓戈船之奇于海舶。何國也。車與入、又與四廂、接地則驅行如鏟、而山阪丁上、指顧趨利、則礙

而不可遏也。有小發車馬、平旅外張、矢及四出、登高深遠、蹂躪深入、先後相從、次第繼發、夜壁則合成墩堡、無恐動之虞。風馳則行成步伐。有騰驤之捷。車之所以吉。騎之所以猥也。舟舶四車、三四輪擊水、則運行如馳。而句廩險疫、披瀆易危、則膠而不可往也。有小飛舟焉。播楫外翼、統究迅邁、懸泝激湍、動伏錯置、風汛不常、出沒累變、會哨則營伍星羅。有臂指之聯。爭奇則水陸分張。掉首尾之勢。敎之所以殄敵之所以長也。夫然而登於截海千舸雲發直搗胡穴則護

策之雄必驚。閩寧剡河、千里電擊橫逼判壘、則乘城之賊中亂。夫然而分步夾駟。权勁四布。西扶遼虜。辭烽以亂。北謀山樵。崇峒響應。東激屬國。旌鼓遥震。奮鋒寫擣。疾如兔脫。分合行止。如出九地。而行九天。故曰其寔欲舉其名欲諱。則今日舟車之議是也。

謀款

壯虜款貢、莊皇帝寔決策受之、而謀則自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為首功、虜恚而寇渾路、寇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紉許。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閧而起、鸞誅、復罷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事、以牘鎖蕆整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

濟時篆　卷之十一　經世堂

我叛人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于西陲、此市事之大畧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於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既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為備、且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急、乘釁蹈瑕、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和戎之謀、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鵝鳥、蹲蹲然、翁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流求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無一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加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為例、如奉驕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

濟時篆　卷之十一　經世堂

士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縻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掠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揚為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為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

而去。將以後厚求于我。虜之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抵牾談虜事、而未有所疑、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也。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緩虜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而後干櫓修。守備設。虜宜不敢築。即築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縱必忿。忿必冦。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極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唐高祖時、虜入鴈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謂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雖然用策已耳。而用人難。今天下武備昧。文罔密。遷調煩。責成寡。謀事者悉任事者少。當事者輕。畏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晝卽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之。精而已。蒋醫効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倪之耳。此于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即所稱三者能日用乎。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矣其食全祿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聞鉦角。目不
應旌節人而僞行者耳。目瞶聾啞家之衆而或
露用其下人不多悍我誰不中試、不如期者所司
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
合食祿者。斷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提握奸冒法。不應
兩耶。又懲救之典當寔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然者
錄否者黜、而得食其祿、又何殊焉。文吏一不勝任、
則就其戍而家食。荐賄者以枉法意文辭治之。束而
非受錢、猶莠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者者或受金錢、

[illegible]　卷之十一　經世堂

有左驗矣。或冒禮爲鬻澱溪、有奸狀矣。或豪猾而慢
快。辱驕林之戈矣。或上爵溫養反啓而詒詐矣。是四
者以爲誣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寔耶。不
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式飭之。微至則委
諸度閣十。何哉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人耳。何
飭也。彼其視上之皆過曾無毫髮損。而何以爲厲頑
頑詐援。寔畫辯眦默、世座家、而助術謀巷據之口寔。
有如薦一能改行而薪者亦誰從而明之。令甲曰
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類繫毋黜遷、而武臣遂輕犯法

犯者衆。諸臣以爲是將不勝其校効、而時縱法以從
事、文吏部以下、得遠間比、擬其制、自其官以下、若爲
令、其軍政以不任然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如四事
廉得寔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爲勞
邊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裡分。而勞者日棄命于
荒徼瘴蠻。或不免累然之腹。逸者不識行陣爲何物。
靡衣偷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同、而子
孫受享何懸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戍重鎮、誠做
其意而行之内地。材官簡其梟俊赴塞上。使習知地

[illegible]時[illegible]　卷之十一　經世堂

理阨塞。明號令部署、戰闘之事。無驕而惰媮其久暴
露行間者。以時番休。無使觖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
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慣習之乎。又教肄之術當
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今以不知兵
者而推轂之、何異驅市人而使之戰、即法有幼學壯
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群諸將家子、與所
謂民生武生者、特主官師。監以憲司。廣勵功令。布在
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罷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書。
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掄次而行賞罰爲。法不得比

試者按部使者歳程督而行賞罰焉搭鏃則竹箭利
鋭琢則圭璧潤安知無桎𣏌蠭蠆者出乎又武科之
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古有不停馬
不穿札而称名將者有手不知書而位大帥一劍蓋
朱克融錯足爲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閒亦無俗人
手宋蘇軾請於河北五路之民沉鷙勇悍者以試
吏而重其校之選其說固可采也甘延壽投石超距
絶于等倫超踰羽林亭樓以試弁爲期門擊劍開弩
殫尤長騎風角占候之技兵家亦何所不用哉若不
當各爲一科而甄叙之乎又屬取之体當優也何也
文吏以口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閫悍闒非
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其
右故所等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淺乘爲休寵重
臣受　璽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受敢得先責閫文
吏交相爲劾而体雖日褒大固日寖嘗辱而榜笞之
矣猝朝而係縲之甚用銅之銀鐺矣無論上官所召
之吏有事于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紓廣隅
誘凡讀之矣識大体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懲于

淵譏而溺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所激昂感慨一雪
百耳安用此握斷苛礼爲哉自今有以非礼事其上
上以非礼責望者禁而創之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
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救也雖然其其小者也世禄之
耗異甚于　宗藩嘉靖末爲之條例消共秩俸矣然
亦叢限其封爵而廣開其四民之業世官之濫莫甚
手錦衣嘉靖初嘗芟柞矣然多行于彤庭之壹而未
盡其裁計閒　宗社則亦有所不敢盡與梓達則
法有所不可用將遂已乎　明天子在上惟沛然
下　德音令在廷諸臣熟計其便而力行之

也。想債帥之遠致。則愛國奉公者阻。安得還其進而使貪饕者無於外之請。將欲稍爵賞如漢高。恐他日功高之難處。將欲各使相如宋祖。恐其將武事之不馭。將重其任以委之。又懲于滿鎮之跋扈。將於其权以任之。又有失于荀林父之與尸。然則如何而可。必也廣以狀之。如范希文欲于諸班中技羅智勇而試以武藐。如歐陽文忠欲于伍軍中。軟其技勇。而推為大將。如蘇子瞻請重武舉。而試以治軍可也。又必精以探之。如張益州所謂責久任以觀能效。如王岩叟所謂勿輕加進退而重謹之。如胡仲所謂信賞必罰而處之卷去可也。雖然有蕭何而後成韓信之功。有魏相而後用充國之議。李愬淮西之捷。裴度主之。狄青瀕南之勝。龐籍贊之。則任相又在于得相矣。古之善用兵者。有增竈以示其强虞詡有減竈以示其弱。孫臏强弱之機異也。有策營固壘以守其攻虞紙仁有塞井夷竈以攻其守。晉鄢陵之戰攻守之機異也。有代闕必六十萬王翦有擒虜必用三千。李靖用多用少勢不同也。有七縱七擒以示擇葛。有拔幟囊沙以破勍敵。日

奇用正勢相反也。有堅壁不動以阻敵氣吳漢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仁貴或持重或挑戰。相其機耳。有破先零必待于屯田趙充國有破諒車不俟于再來。世馮東或持久或示遠。隨其勢耳。古者戰國雖安。必常揮將。不以遠而道。不以勝而棄。不以詐而疑。不以罷而廢。故管仲之射鉤。孟明之三敗。吳起之竊旅。張儀之游蕩。與赦之珠睽。孫武之兀。令向起之世舊。韓信之儒怯。黥布之技隸。衛青人奴。夫病假手諸葛。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謝艾以忝軍摧石虜。鄧尚以文學扶漢室。李靖用于罷累。李勣收於降附。壁以形貌閣閱。計其間我壘墮龍出而敗侯景。大雷凜風而取元濟。時也。而危燕者。以往亡日起兵。何也。背水破趙。依山控虜。剗也。而滅商者。以背濟水向山陂。何也。王剪以六十萬伐楚。而郭令公以數十旗誓田純三十萬。孫臏以減灶見弱。而虞詡增灶示強。疑謂人謀者。又安憑也。故曰兵無常勝。水無常形。夫求將亦難言矣。必以世字明素讀父書者。何以亦

敝鮮明。不可畏之。不用。而使其精洩氣光也。八曰恤將領。將非養死士。不能主功。非蓄私財。不能養死士。宋祖於處將家。備在京者撫之甚厚。一郡權筦之利。悉與之。恣其貿易。免其征進。蓋此意也。今將領之時。筆載而出。刺載而入。欲有財以養士雖矣。九曰衆穀穇。高崇文屯長城。練士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具糧。一無所闕。劉闢圍練本州。暇必被甲枕戈而臥。曰。我以此登貴任。不可背本。十曰貴不役。六卿和而將俱大獄將而漢興。從征貴而堅募南之兵。梓侯將

而標滄海之險。苟成功而冒功。搶功而擄功。建血屠關者法陽。而食脆粟肥者取。即思號夜月。捷奏天庭。建康指而就誅。陰平綬而蒙戮。則有螢弧先登而反射馬首是瞻。而欲東者矣。十一曰教士卒。長大有力者。教以鏜狼筅。短小精悍者。教以刀办藤牌。心思細膩者。教以弩矢鳥銃。种世衡以良鏡為的。中即者背是也。十二曰示招徠。蘇軾守徐州。聞賊欲劫利國監。沂人程棐家富有膽。其黨岳坐配。棐欲為洗雪。軾意其可使。許為奏免。果獲妖賊。軾言徐沂人鷙勇。不收使

捕賊。即作戰請叙用。是也。穿封戌。冤獲楚囚。而伯犂上下其手。遂使子圍蒙功。王濬兵平吳國。而劉頌奉命校功。竟以王渾居右。然闔就其角逐而渾亦當數相持。今陷數斬首者。姓名不次上聞。而空持議論者。益榮身後。行伍者。不免饑寒。而憑城社以游談者。滿橐。白骨未收。死事之孤未他。而廝養奔走者。冠蓋賓名者。滑以榮恩。勞觀者。因而色動矣。奇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而儒者歸功于裴晉公〻之德。度精忠。謂其功在社稷。誰曰不然。而以

務元除為其功。也不論我。國家之用武臣。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戚之人。其閒往〻徇名而不責實。援發引重。奇日為勇旅。談說縱橫者。自為謀略。及委以重矣。賂以大數償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大徵也。昔唐謂置武舉。視進士科。遂浮囂囂服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詳定武舉。視制科。遂浮為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吳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

良可法也。

操兵之道。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於誰譁散野。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使之祇畏兢業而不至懈怠不振。為將而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有生道在乎其間。令人悉之而不至於死也。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兵之所恃者氣也。氣無常盈。勝則渙散。則雖能治氣則常勝矣。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雖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在乎明斷而已。

我朝鄱陽之戰。偽漢乘高順流。彼強我弱。法不曰強而避之乎。廖永忠等以六舟。徒出敵後。卒殲強敵。何也。兵之所戰者氣也。以小害之則敵疑。以士深入則死闘。我氣倍而敵氣奪。亦壁所以敢書軍也。然非永忠之勇。戰於蠡澤之害秦軍矣。諸全之圍。偽吳水陸並進。彼衆我寡。法不回少則避之乎。李文忠以孺師赴闘。敵衆太潰。卒保孤城。何也。先人所以奪人也。及其未定而折之。彼勇不及閉。智不及謀。闘與所以都秦軍也。然非文忠之提戟於睢陽之抗。令欲兵燕廓收兵乘勝。進薄燕京。中山弗救而直抵太原。出其不意也。然擣之不下。發於劉鄩之襲晉陽矣。明昇以精兵固守金牛。韻國弗攻。而直趨階文。趨其所不意也。然使其有備。我於吳兵之趨西北矣。北伐之師。席捲而至通州。乃郭英高壘自固。設伏誘之。以三千兵破虜萬衆。故曰攻人之國而非攻也。然使彼堅壁不出。則我于即墨之老燕師矣。滇南之役。進取曲靖。我師已疲。沐英仍兼程進兵。直逼其軍。云逐霧濟。故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然使彼發兵設伏。則我於邊左之盛唐兵矣。是其奇正判於毫釐。可易言乎。

將門將種。世亟稱之。周室晞召虎。平淮。皇父平徐。則康公南仲美而侍矣。嗣是條侯之精七國。曾平之降諸葛亮。懲牧功於雪夜。瑋璨無忝其內樂。雖其才智然我亦其家學素也。我朝沐黔國。郭定襄。陳寧陽諸人破安南。禦北虜。得閱卷。可謂肉食者皆鄙耶。蓋世賞延及。則無他心。發冒家學。則非嘗試。彼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較徒步革澤者。事軍功倍矣。

今繼人傑士、一廁是弓馬、輒曰此短後無領者也。雖衛胄白丸、藉有虜功、吏議一不當、三尺隨之、是絆驊騮之足、而望其追風逐電也。且委任乎吽、則或行舟於陸、而登駕於河、功罪靈緣、則或驚在於淵、而排羅於羅、薪櫃稍臨、則或索璧于市、而遺珠於淵、彼苑梓者皆卑可登、奴虜可任、二卯無矣、而頑可沮抑至此乎。丈夫功宗異域、為封侯耳、彼驃獨我馬閒力而拘諸原、而虎符鵲印不能貴、將之上命、勘覆動經數年往、後患文單辭詩乾其後、封蔭共行、往高金多而寢

論兵策　卷十二　六　經世堂

兕之士、不名一錢、志千所為、不頷而啖也。安之名將、若陳湯發溫宿、涉康居、誅郅支、頭懸藁街之邸、功至烈也、而囟僨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亦今之然語不主者耳。班超從於闐、鴇馬者、佩定遠之印、以箱俾五十餘國之君長、業至巨也、而家居勤苦、不耻勞辱、亦今之痛書鷹生耳。郭震尉通泉、旗齊部中口千餘、此當監司三尺所能容耶、而杖欽陵之口、服婆萬之心、進封代國、將相蕪資、即昔之任俠盜鑄者也。鄧艾不得作幹佐、第守嘗卑、此非有司竿牘所不齒者耶。而著濟河之命、度陰平之險、開廣漢渠、俊納降附、即昔之蔡猜無能者也。余玲落視無行、赦人亡命、此非一介齊廉所得反據者耶。而謂趙蔡於淮南、核與進於諸記乎、擎全蜀以還本朝、即昔之諸生無賴者也。綦側傑之士、淺陵無稱、則為淺山之草木、有所播於所發攷訣之龍蛇、類皆然也。夫繆虜高陵、湯之才宜處昭令內之相、元振見奇于武后、鄧艾拔識于司馬、徐玠淼才于一戚、胄駿骨而良馬至、揭怒蛙而勇士奉說、使將衣縷見化為駝駿、經我以作化為材

論兵策　卷十二　經世堂

容常具無事、固可運制其雄心、而剪諸其從羽、即或有事、亦不至因餉兵而噬臍矣。然皆以資敵、人語云、厝火積薪、有時焚棟、竹頭木屑、有時致用、宗珠於江洋、淘金於沙礫、是在預為計耳。昔韓公制羌勇於陝西、而蘇軾當然寧之際、亦謀以偶勇敵為害、誠為此也。蓋新木獨竿者、嬰尺寸之組、而隱心一捐百萬者、與鋪投之蹊、而卒業是羅材之舉、固即折奸之萌也乎。

今人概括臆曰、吾不得李牧充國飭邊。浮議視師仲

輪雖朱見之衆闇不見不出一輪而洞屬已盡矣不
習其神不得將也曳梁麗者駱藉相靡獨力舉之不
言不嬉不色變者也此其神勇矣不試其胆不得將也
將虎於隅之談改容穿林越嶺風甫而屹如不動手
格之有餘矣不盡其畧不得將行水囊砂再試即
獗失牛連鷄矜無成局變化之妙也存乎其人哉不
疎其節目不得將也尺璧有考焉異有蝕人人亦然
王可假張可擬二卯不可矣使貪使詐英雄屑濯非
文墨可及東矣不專其責成不浮將也應變緩急權

無預設中山之險不援息壤之盟無間而犂庭搗穴
之奇亦可寬然奏績矣以此擇將焉知無奇偉特出
者登壇而定亂乎
斷巖之後圍角嵎憑險韓襄毅不嘗被蒙茸斬荊棘
生擒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
歲月而還乎國原之鴻四阻石城而職吾師項襄毅
不嘗離其心腹至剖刀與誓遂生擒白馬將而火攻
青山洞乎西川之保寧江津諸盜橫行秦楚閒林司
冠與彭司馬不首尾轉戰數年終定亂畧浮尸蔽箐

[illegible][illegible]下深材密備皆腥紅巢漫乎島奴換市舶之奸
[illegible]關內地所破十餘城擄子女財物無算胡少保不
宗以計紿之斧首葉衛奴不得片飄歸乎俺荅以索
安孫爲名舉兵薄雲中王襄毅不嘗謀之於新鄭且
戰且好[illegible]得使老酋將首臨邛爲數十年利乎至
務王崇肅治罪蹙壁接竹邊塞起撫關祇關原烽堠
相譽閫出塞補虜斬識以千計使建酋李滿住上番
書乞留公勿去馬錫衞定滌西三衞之兇始以恩信
虜之不可制嚴陣設伏以創之請罪懼悸請命稱外

藩如故　以上將畧

兵畧　成周宿衞之制居有宮正宮伯之衞行有虎賁之
衞僕從之衞掌於司隸當是時虎賁綴衣無非吉士
侍衞僕從罔非正人執劉鉞而操戈矛者皆用冠冕
之士夫居虎門而詔王畿者乃率西夷之戍隸宮正
宮伯統於太宰虎賁掌於司馬司隸掌於司寇而掌
聽命於太宰馬漢之南軍衞尉至之景帝時衣從武
帝時東方朔皆以儒爲郎官後乃用宦者將禁兵唐
命宦官視軍容於外何況宮衞故南司日蹙北司日

重而橫不可制。宋大宗當危逼之秋，尚不欲親兵，因戰而抑宦。宦致不得宣徽使以死，後童貫出掌六師，宦官肆橫，然親兵反弱，宿衛日少矣。國朝錦衣十二衛皆以世卒，爪牙之任也。勳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府兵之制，始於兩魏，因于周隋，而大備於唐。唐氏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無常勞也。三時耕稼，一時講武，無常聚也。六家而賦一兵，不窮其力；六家而供一兵，不盡其財。宿衛者十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所以役民又甚嚴。置府六百有奇，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輕重之勢。兵靜於府，將歸於朝，而無權兵之重，所以杜禍亂之原。一兵之器甲衣糧，給於六家之民，國無費也。李泌所謂經畫得宜，杜牧所謂法術最長者也。

古者十六井為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于牛馬之外，別賦其粟，名曰丘賦。晉人已謗其蠆尾矣。魯成公時作丘甲，叁蓋兵也。晉之內兵，家五人、馬，長勾之戰。桓公自謂帶兵十萬，車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千乘，益兵以漸增也。其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蓋亡矣。漢制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侯國之兵屬之郡，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調之郡國，衛尉主之，以衛宮城也。北軍調之三輔，中尉主之，以護京城也。高帝時，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不敢發，蚤牙軍俱不出也。有事以羽檄召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罷。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其權太重，設於南軍增羽林期門之兵，以相制。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役始此。於是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適徙，伍待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壞。昭宣後，業軍蓋遣，而南北軍出矣。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終藉京師。至永初間，募入錢谷，得羽林虎賁緹騎營士，而京兵衰。居及邊戍，而邊兵益困。永建間，令郡舉五人教習戰法，又募為臨陣，為積射，為義從，大抵

非乃兵良法矣

秦之兵所以與秦亦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更卒給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戍邊者爲遞卒臨陳者爲戰卒長城之卒四十餘萬嶺表之卒五十萬驪山之卒發十萬阿房之卒發十萬原役勝廣起於卒劉項起於使殺守令者卒屠城者卒而秦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亦以弱漢南軍有東明南屯公車朔平朱雀玄武蒼龍北屯凡八司馬北軍有銳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中壘凡八校尉內兵

之盛可知蜀三河潁川有步卒隴西天水安平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弩手荊楚則有劍客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禦變內兵廢於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兵六百三十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是居重馭輕也農隙教閱則折衝掌其部度有事調發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胄自備裝糧自備無發兵之費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於府無握兵之重奈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歸折衝之將久而不還一變爲彍騎始於張說再變爲方鎮始於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彍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亡矣宋收藩鎮之權天下兵歸於樞密然有發兵之柄無握兵之重京師兵總于三衙然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柄宰不明於馭將兆而將驕於兵逆保甲造於熙寧而民擾義勇刺於治平而民怨亦甚不詳于制兵執而昧於制數康定之明元吳陸梁而兵廢于西崇宣之

季女眞犯京而兵蹶于北宋遂還矣

漢制民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六十五而免人迭爲卒一月一更爲卒更貲者受直代充爲踐更天下人皆直邊三日維丞相子亦在調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

光武之罷都試因西漢韓延壽試士僭擬以不道誅而翟義之討莽李通之助漢皆乘秋試日起兵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列營順帝置塢隱爲無救桓帝滅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矜而京兵愈弱至興兗豫之役

卒掌家林，李固京嘗爭之矣。陳竇欲誅宦官，北軍不聽而反助宦官，殺何進。後來亦藉外兵誅內寇，董卓以羌胡之義從入京師，而祚移矣。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有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進退一惟朝命。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官名也。景雲二年，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然猶未重其權也。至李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怯懦，請用胡人，京中彍騎長征，而募類皆市人，于是內勢日輕，而節

度之權愈重。安史之亂，李郭等節度討平，列為侯王，其勢日熾。子儀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代宗不從，懷恩養寇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因循授之，竟以兆禍。德宗欲一創之，不能，致有奉天之幸。憲宗能起積衰，盪平淮蔡，及于河朔之歸，余威尚在。穆宗溺於宴安，而蕭俛、段文昌遽請銷兵，至軍士落藉為盜，以助朱克融之亂，而衛懷成德合從方命者，又起。及梁晉爭衡，而唐祚移矣。

宋太祖懲累世藩鎮跋扈之狀，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兵分營於外者曰，就糧。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者還防要郡，須兵屯守，亦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子衛兵也。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征討。曰廂兵，諸州之鎮兵也。壯勇者都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在城戍更。然軍嚴閱數多給使而已。曰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游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京兵既多，供億日浩，太祖嘗欲遷都大冗兵，晉王諫止。　太宗時，契丹猶不可制，召募日廣，

兵饋日增，蓄米都大梁，然形勢特兵為險，招刺太多，將驕卒惰，徒耗國用。王安石為神宗請銷兵之術，教諸路保甲，至四十五萬，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民既有養正兵之費，又復自充保甲之兵，益復苦困。元祐罷而復行，徽宗時，保甲之數愈多，不能披甲荷戈。女直南牧，兵才萬余，莫有敢者。王業偏安江左，驕兵潰卒，聚為盜矣。

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西中矜為之，猶有用農為兵之意。唐李抱真守懷州，三丁籍一，蠲其徭役，給

以弓矢。官無廩餼。各精技射。名曰潭澹步兵。而勇敢為諸道最。李德裕守西川。率戶二丁取一。後則農急則散。名曰雄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患但謀降他若晉察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發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兵。皆兵之出於民。如號之州縣者。轉餉既易。無株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隴之思。心固與客兵異矣。乃令之土兵曰保甲。為守鄉也。有司編冊。僅充張簿耳。曰弓兵。為防盜也。追呼走鄉。騶從雜豚耳。曰機兵。為戍城也。守令閱視環中揄笑器。

為戲耳。

天下有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恐天下有變而已無全策。有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恐天下無變而已無殊功。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處。衛青李廣霍去病之功日高。而漢之海內荒耗。俘衆不足以補亡。降城不足以報賜。遠物不足以償飭。亦何功之有。危況謀秘器。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辯等說。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說。歷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使佐術。浮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為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可使道軍。巧思出入。能鍊金刻木為器械者。可使佐攻。材力驍健。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跡者。可使家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者。可使佐謀。

兵至今而猶微見矣。尺籍徒存。勾稽鮮效。占役借工之制仍沿。亡流移之策語。則其弱在耗。罷之組練之冗。儲胥寡耗。石之積。或半石予而欵毀焉。或衣易拾笑器。

肘而戈無刃。則其弱在戀。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知。鼓鐸鐃鐲之節。習者不必辨。即荷戈角抵。僅同兒戲。則其弱在嫺。內食為羣。未戰而期子敗。鶴列成行。見敵而莫為堅印。號稱挑選。語金刃鮮不色動者。則其弱在技。責以技石超距。若不勝縮朒。而至作奸扞罔。又不勝講幼本敗鮿。而割殘卒者有矣。無得獲而掩平民者有矣。則其弱在點。惟怯惵懦之狀。必不能奮于敵。伉厲橫行之氣。獨敢以施于國。軍冗少深脫巾而吟。軍政少急。權臂而仍。則其弱又在驕。

原缺第二四葉

古者民與軍合而為一後期門羽林良家子材官蹶張府兵彍騎即今之軍也與民為二矣民與兵又分為二國家有祖軍有召募乃兵之中有軍軍操練之兵又有守令揀禦之兵何多岐也今夫操練之兵猶以兵名守令侵奪之使壯儀伏者流過半矣至于守令揀禦之兵若馬快若健步若民壯若精兵若常兵則止以供迎送應幻捍自霸除一操外發不知甲兵為何物矣夫隸尺籍者日多則緣南畝者日少而不知所隸者非所用乎食於公者日以繁則耗于私者日以鉏而不知夫食我者非其衛我者乎

法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故越浮嶽而吳敗秦夫歲而漢興乃宋高以往亡克廣固後魏以甲子破慕容何法不曰苟便於人事不以忌諱為疑乎法曰以飽待飢者勝故漢據敖倉而勝楚孔明以糧盡引還乃羽持三日糧破鉅鹿王鎮惡棄兵糧克長安何法不曰死地示之不活乎歸師勿遏法也張繡之遏孟德段業之追呂弘宥用此敗若楚漢之鴻溝雖已解矣而一日縱敵不歸養虎為患乎項下之覺決所得擊其惰歸也能而示以不能法也然臏之射馬陵單於之圍白登皆用此法若韓信下趙能已見矣暴所長于燕能不從風靡乎左軍之計法所稱不戰而屈人兵也穰苴之斬莊賈魏絳之殺楊干君命有所不受也而懿之表請決戰豈以用兵而從中制執知彼知己而託君命以識衆心耳以岑彭之援舞陽宣王之代上廉謂聞拙速不聞巧之久也而亢國之圖上方署從以老師失捷計執懸權而動而藉屯田以伺隙六耳決有使數自至者故李牧縱畜以遂向奴楊芸毀室以誘突厥而馬邑之伏王恢卒以無功則不謀於用關之術也輕謀勿洩數且避之矣法有半濟可擊之者故淮陰囊沙以折龍且萬均中流以破建德而淝水之渡待堅卒以失利則不謀於屈合之法也失次而蔫數且乘之矣

有勳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惟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兵多利分不知分則有赤壁白帝之敗兵以利合不

能合則有固陵濁水之禍。故攻城得地而有不守者。惧勢分也。置副分部而時調撥者。惧勢合也。操縱由己。分合如意。則勝而不敗。雖敗不亡。

今操場之事。樞臣為政。旗鼓之間。登壇者主之。一上索布。而徵帛之費。波于諸臣。金吾之敘。濫於襟裾。則戰在胃功。籍冠爵報。而虎冠如故。喪師辱國。而鵲印代將。即有神策爵之。後有杜鼠護之。則牧在藪罪。

開武之禮、代相沿襲、太始成寧、有宣武堂之閱、武德有同宮之閱、貞觀有城西之閱、顯慶有渙水之閱、開

元有新置之閱、建隆有金明之閱、他如甘泉上苑長楊五柞校獵射熊。鳴笳疊鼓。不過供一時之逸興。後千古也。推心而已。

國朝設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衛、甚極盛矣、迄未或調外兵以衛內、則疲邊戍之騎、或調內兵以防邊、則失居重之體、宜倣寓兵于農之意、學撫三輔之民、選其丁壯、名繫于官、自耕於野、農隙則訓練之、以衛戶養一兵、民不知困、而兵不告痛、隱然成金湯之勢矣

漢建武中。罷都肄。省尉候。而兵始弱。永初延熹間。入錢得為羽林緹騎。而兵益弱。唐天寶中。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而兵始弱。長慶中。蕭俛段文昌奏請銷兵。而兵益弱。宋天禧中。人至嚴兵。而兵始弱。宣和中。豐亨豫大之說進。而兵益弱。漢之弱。嘗更置西園軍矣。置倩射義從矣。增營列搗遍天下矣。而弱日甚。唐之弱、嘗更置神策射生矣。已又更龍武神威矣。塞上往

往置神策行營矣。而弱日甚。宋之弱。嘗置義勇軍矣。已又更保捷浮毅矣。保甲行而隸籍者七百萬餘矣。而弱日甚。

今中都河南三東、歲有班操、名曰更卒、延綏寧夏、閒歲入衛、名曰縣戍、遼左有抽添軍、名曰役募、交廣有招集軍、名曰召募、然更卒徒勞于道路。而春押雜戲。縣戍日惠於身家。而逸群為疲。役募不招其餘夫。而招及家戶。召募多無賴子。而冗名卹府。亦何能衛我京師也。

天祖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是制，一也。統御既專，訓練易施，二也。人自為將，各愛士卒，三也。彼此相形，必爭先策勵，四也。分數畫一，行伍不亂，五也。彼此互援，犄勢相倚，六也。
國制以郡邑治編民，以衛所統軍伍，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以餉給之者為戰兵，簡土民之壯者，日廩而係之，曰民兵，蔡他方之禁者，後急用之，曰客兵。夫田為豪侵，則屯廢矣；兵為私役，則藉虛矣；游手無稅，則廩糜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為尤劇也。蠶食旅寇，患一患也。幸禍，患二。儲居為奸，患三。驕卒雖使，患四。夫家遠戍，徒望太辱，患五。眠食無賴，我視太輕，患六。思家易潰，侍徒易動，患七。

國家成平，添增一二萬兵，戶兵二部，皆有雜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帑之後，倉庫負窖，里巷蕭條，然史傳嘗言其將兵幾十萬，其處兵又幾十萬，兵多而餉不足，何也？南渡之後，巨寇蜂起，呼集悉少，以為兵，剿奪成邑以為餉。其中寇有草澤英雄在為。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韓世忠平繼青、李復賊黨，得兵餘萬，平廣西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亦得兵萬餘。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狹角、江淮賊李成、荊州賊馬進，得兵幾萬，降薪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虔，得數千，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他如二張、劉錡，皆稱兵，今盡得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盜之餉，即我餉也。乘與播選，京師不守，詔天下，小則閩縛，大則勤王。紆稚借資，寇賊縱橫，此輩善招諭之，則為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為敵用。久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絶道路。宗藉、岳嵩公未及與金人戰，先收盜賊，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勵其豪傑之壯心，攙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起兵，皆以勤王為名。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圖徠，無大危不可輕招勤王。圖緯繹而雜散，勤王來而雜去。宋南渡之後，廣之東，湖之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

少使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渙生其閒也、

選兵者或專取豐偉。或取力大。或取武藝。或取伶俐。不思苟無膽氣。豐偉不便疾趨。武藝或至倉皇。伶俐敎至規避。力大者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而膽氣之蘊蓄。必有精神遺露。而相法尤忌死亾之形。重福氣之相。以上選兵

景文武 將之名、起於戰國、相之名、起於秦、蓋古之制官、無所重也、故入而平土揔揆。出而誓師祖征。將可謂

禮樂之容相可建。高揚之勲垂春秋。藉以王子成父為司馬。晉以先軫將下軍。然桓以仲為政、文以犯為政、彼王子成父與先軫不過為二子者馳騁耳。以蕃齊之軍令寄於內政、未离于農、晉作三軍、寔亦寓于農、故二子皆以卿兼將、漢七國匈奴之難、亞夫衛青以將軍典樞機、唐安史之亂、子儀光弼以節度兼使相、宋有契丹西夏之擾、而狄青王德用以大帥名樞密矣、我高祖之初、中山大將也、而領中書、寧河東甌、揔戎也、而兼中丞、宋公德慶偏率也、而掌樞事、李公文

忠列侯也、而罷闕于、自後分文武兩途矣、然王清遠王威寧王新建于忠肅項襄毅楊文襄胡司馬皆以文臣寄兵權、精選出總則將貴為之署、威寧提師則保國為之佐、忠肅總樞、則孫鏜衛穎為之驅、文襄持制、則俳郄為之斋、司馬開府、則俞大猷為之使、是經略文臣、久厭將之鶻也、

夫文與武一道也、相與將一途也、不學當流者孔子。郄莱兵將亦孔子。亦鶻發者、闊以破斧缺斨者亦周公、文武之不可分也久矣、漢唐以來久未嘗分、不

必相不必將、而運籌於將相者、子房也、以相才具將心、而妙用其將相者、狄梁也、說為相、又為將、而蹈施于將相者、寇萊公也、郭汾陽也、相不受、將不受、而左右于將相者、李長源也、

文固不患其不重、第患無以成其重。文亦不患其不輕、故當有以挽其輕、令之天下何如哉、專闢之毅方推。廟堂之舌已戰、至捕風捉影、有不得一措手者、夫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但為居中之調度、毋為域外之旁掣、則虞中之美宜集也、大將之壇甫登、秦越之視

遼急。至隳守議戰。有紛紛自雄其說者。夫萬全之策。何人何我。但爲謀斷之相資。毋爲玄黃之戰。則和衷之美宜集也。尚方之劍一賜。含沙之射愈張。至勇塗哉。畏有莫得其端倪者。夫詔祿之典。有激有勸。但命定謀之事業。毋命虛縻之爵祿。則坦衷之美宜集也。若此者皆畢文臣之沉倸。以開武臣之英雄。而武成其重。亦化文臣之偏氣。以廣武臣之容納。而文卒不輕。以上文武畧

兵畧

食手糴之法。因革於漢隋以後者勿論。即我

太祖積穀倉制之法。甚簡約。可行。何至今不修也。此非法之弊也。夫吏之分案一方。即未必盡賜城之肝膽。所稱撫字勞而椎科拙者。然豈無赤心効國。與黎元爭一旦之命者。無奈文具多而寔意少。課藝多而責成少耳。何以言之。其人甫離呫嗶。一聞錢穀會計之箕。便如夏居之聽鐘鼓。若非操心齋。見事易者。無不吏胥提挈之矣。而況簿書是牽。逢迎是習。其困于上官如是。而上官復然。則間取引伶支吾是矣。安望以寔心裕國也。家督之治。門以內也。蓋藏以時。蓄積必備。知任之在己。無可他諉。而家衆之力作者。亦不敢護主人而塗飾于旦夕。今吏三年課最。暮越朝秦。衆吏之多寡。藏入之豐歉。第爲作舍之謀耳。局外之隙漏。前人任之。局中之弊端。後人當之。若是而期常平之朽積。義倉之陳腐。必不得之數也。

兵食之弊。總之曰冒。枚冒之弊。在於數之而已。數兵非繁汰之也。京營之冒在卒。邊營之冒在將。冒在卒者法在分隸諸營而數之。分則鈐轄各司。簿核若瞭。

厮養不得占籍疲老不得盡廩身回而名乙籍存而
人亡者不得詭法矣冒在將者法在合隸大將而戮
之合則擁衆齊也患力奏功劾銳不得匿爲私隸養
疲不得驅以乘郵肅隊以出肅隊以入而什伍盈虛
不得偽增而偽減矣最食非祭裁之也京餉之冒常
亂遂餉之冒常餙冒在盈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
法在覈其實而虛之賜具其數而險收其名者黠私
匿其力而公籍其資者退一切狙猾之奸統袴之冒
不得群而窟穴其中而竊者無所散也冒在縮者其
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覈其虛而罷之罷則饑寒
勞苦吝嚙照然蒼頭廬兒不得買閑而輸月錢壯丁
銳士不得擁旂而守空索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費
不得踞而漁獵其中而縮者無所聚長
無事則脫巾譁雜杖衆群逞常患兵之多有事則股
栗色變鉄闘左以代戰而卒不得劾一級之用又患
兵之少在民則懸檻供邊海內若拂常若食之增而
在軍則剝膚奪務擾空戈以待旦而卒未得享一飽
之樂又苦食之減誤兵足者無不議清勾請召募議

訓練矣千里衛戍如赴湯火烏合市人散如飄風春
秋訓練以鵝鸛爲具文即不用命能于鞭貫外一以
宮嫡法大創之手鉄之食者無不　議
興屯議開荒議中粟矣背亢沃衍之也侵于豪貴醜
脫也驅敕豫卒田其中雖能撲禊恭錄而溟升斗之
獲耶燕趙淮楚馮鹵水滌恭蒼無烟兆責有力者安
得屑土功而服鉄鑄手夫東南十鍾不當卷下半石
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阡陌爲墟頓安所得答
商賈不通鹺政內壅非徒病商而且病國
今按籍而數兵非汰也然兵愈多而逾苦于務持籌
而計食非簡也然食逾多而逾苦於餘養有兵之害
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兵非必於昔也
饑然實屯持戈矛而屬櫜鞬者非乏人也然而尺伍
空懸軍名偽列說市井以竄籍而罷疲糗糧半入統
綺之手掠精銳以自衛而鳴笳擊斗反驗羸弱之徒
等魚麗於兒戲望狼烟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
非少于昔也陸輓水輸艘艕藏而御舳艫者非乏食
也然輦載而出剩載而入乞公子之力于長安則玄

黄錯陳而挽戈寢甲者不完鶉结之衣藉曹兵之口於油幕則紊裝雜沓而塡山塹谷者不登二駟之事將愈肆其鯨吞士徒成其鵲走是食以多而益餒矣弱則食耗於浮靡是中虛也食匱則兵疲于楞腹是坐觸也以上兵餉畧

毛畝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若石田之無用豈土膏瘠與古殊哉蓋有五利焉特患水利不興而民無所蓄洩耳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爲膏腴利一

國家都燕北獨仰東南爲命綫急或未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尾碑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進者不啻屣矣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涉舉邊地而盡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閒井之界皆金湯也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遠募則餉費不給班戍則命寄而多逋亡閭閻徒困而伍虛自若田墾而人樂矣且取諸土著而自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利五昔史起漑漳于鄴鄭國浚涇于渠白公倍灌于谷口馬援設利于泌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何于今而獨曰不可且夫地曠水夷疏引易遍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邪趾龐頫東南之時不與也邊海青徐有海之饒無潮汐之患東南之勢不與也而議者不可吾不解也茅墾田之用至數

也計戶役之則民愁作捕金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息或不應計莫若遣使者按行郡縣計其水可濟田可墾者案畧而爲諸部乃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拜何爵能墾千畝者拜何爵又下令曰除大辟不赦外其他有罪當戍者能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又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田千畝者賞若何墾田萬畝者賞若何則墾田之用無憂不足而向所稱五利可坐收矣若況今天下之地如沮若蘆葦鄧艾之所營也荊襄唐

鄧利燕水陸羊祜杜預之所既也雲州代北迄于受降韓重華之所田也京東頻海之區荊益山澤之夾不食之地往往而有誠能立之經界編之籍伍量幾帑藏以助經始數年之後十而稅一比于編戶毋遽民業毋失土宜可水耕者鑿田置區南人受之可陸耕者分疆立界北人受之其隣于邊房者設立亭障間鑿溝塹爲烽燧以瞭望之小遊卒以巡哨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內省輸輓外壯備禦一法立而數利與何至以天下之富區區恃一東南而又絲絲焉置林山榷海之吏斷成脫巾揭竿之勢也

我國朝沿邊建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邊調中以塞邊積聚固難而輸將亦不易夫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方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兼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于常數之外以實邊儲于常用之余國家之利溥矣

燕地水淺土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宮莊子粒勳戚

賜田與夫屯地草場棊布綺錯多蚕食民田而巧避租稅者渡詭於莊場民牧之間則經界不可以不正富者好姦利而莫耕貧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闢墾者又朝拔榛莽暮憂蕭條請招募流移與以牛種五稔後登則農狎於野矣蘇秦曰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是樹藝又不可不慶也

兵不強則不勝不富則不強不屯則不富然必得歎乃可城得城乃可田得田乃可富而強不然禽視肉息既不可與赴深谿踏湯火以久聚之卒當合力之

虜。曾無嚴城堅壘之限。將耳休于鳴鏑。目熒于飛羽
瑕者或不可堅。而堅者或至于瑕。晉清田而生口可
撫吾堅壁而禾稼待蹂。甫田則虜來擾之。既田則虜
來蹂之。壯疲于執戟。務盡于力田。或資之餉。或借之
畜計非始出于數不可。
異時屯田於權宜。兵聚則偶耕。散則已。無侄久計。我
國家度所要害。則設軍衛。因度其閑曠所宜田。則鼓
屯甚善。異時塞下則強徙民以實為程。中徙者愁苦。
縣官嚴為令。犹中道亡。不能禁。我國家則募民所願

者自擇便。又賦終身不賦。或量賦於三年後。此其臨
人情甚善。異時納穀。要以除爵免罪。則以虛名為德
耳。我國家設為開中以粟易引。以引易鹽。而轉販江
淮間。此其廣招徠甚善。
天下所遣當流戍者不少也。家既貲之裝。官復饋之
廉。此為刑次死者耶。謂宜責之田塞下。冨民巨弁。罪
不及死者。當死疑不決者。此其力可以田。且得貸死
即田不苦也。謂宜責之田塞下。令武級可以例輸得
矣。乃遷而優用之。何也。謂宜先用之田塞下。田成而

以次擢馬。世官未得用者。用兩識廉者。彼故日夜希
用也。謂宜盡用之田塞下。田成而以次擢馬。是之謂
以兵人田兵田。以上屯田
營政　國家京營之政。近于周。踈于漢。而密于宋也。周
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僅七萬五千人耳。
今名為十二萬。尺籍半虛。其視周制。庶幾近之。漢宮
城門內為南軍。宮衛屯兵屬焉。京城門外為北軍。京
輔兵卒隸焉。皆主于衛尉中尉。以待徵發。今羽林緹
騎。日糜大官。征調不及。操習不至。交戰之士。半養疲

癃。諸營自南而北。自東而西。奔走道路。何裨緩急。故
曰踈也。宋家諸事皆聚。而京兵太甚。四廂萬勝徒有
其名。一有警聞。招募烏集。視今日之營相比而伍相
逖。向不應也。故猶曰密也。噫近者不足能。容者不足
恃。而陳者沒可虞也。
高皇之制。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名曰五軍。蓋百戰
之精兵也。文皇以胡騎三千、精雄。名曰三千。征交南
得飛鉞、火器。曰神機、景太三年。于謙擇三大營精銳
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操。以備警。是為團營。餘步騎

仍歸三大營曰老家以供役天順成化間再罷再置
且分為十二營每營萬人分而為三曰五軍神機三
千如永樂初制神機習火器五軍三千皆佚騎兵益
十二團營所以肄三營而非改其舊也毅皇帝集九
邊突騎數萬人於京師號威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
彬許太為副將軍而十二營如故嘉靖初散遣兵後
虜報歲急團營兵少乃僅選三萬騎應命號曰東西
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余皆老弱且為
中貴私役提督有三曰太監公侯尚書尚書或專

設戎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
庚戌虜人入寇兵敗死於是復罷十二團營為三大
營從永樂之舊咸寧侯仇鸞請調邊軍驍勇者數萬
人與京兵雜遂設總督戎政府名為轉弱為強寬種
編附腋輔臣嵩其奸鸞憂死益五府交為三營三營
皆為團營團營又變為戎政府也
文皇時三營數十萬景太僅得十二萬正德時僅三
萬尺籍如故冗食如故而選鋒無以異于老家至若
奴僕將弋而冒糧禿僧項帽而應點恐三萬人犹雜

倭虜其在祖訓北虜宜勤南夷宜撫蓋北虜為世仇
且晉宋時常猾我土地倭在海島其志惟在子女玉
帛
倭虜敉死善鬪雖略相當乃邊與海之防則大異虜
兵西北有高山峻嶺嚴城壁足為之限倭則沿海
自廣及遼一萬四千里而遙率皆平壖野圻無在而
不可登虜舉有期入有路可覘而知倭臨越海甸出
放波濤隨風飄忽頃刻千里而難為待虜之長技不
過弓馬我軍營聯絡可以遏其衝倭之火器利刃與

中國爭長而巨艦高檣倉卒難得其斷喋之術固難
與虜並矣
虜之情形不同虜朝滞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下夕
候月而朝蹂我於郊關之內如鳥獸焉飛翔奔突莫
得而制而倭則限隔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稽天鯨鯢
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為魚腹中物矣故夫虜
之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
去縱之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能久
留而倭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以與我角勝

而復振。散而復合。巢我室廬。食我禾黍。役屬我人民。我為客而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逐倭難而虜易也。乃今昔之倭虜又有不同者、昔之虜大酋為政。號令歸一。其勢合。今之虜。諸部為政。彼此雄長。其勢分。昔之虜。服食起居。尚與華殊。今之虜。服食起居。漸與華習。夫其勢分也。將人〻有求於我。〻何以應。其漸與華習也。將貪漢物愈甚。而要索愈多。救夫昔之款虜易。而今難也。昔之倭部落為政。志在劫掠。其獲小。今之倭酋長為節。志在虜[illegible]其獲大。昔之倭吳浙閩粵受之。燕齊不及也。南北衍分。猶有備有不備。今之倭南倚中山為巢。北營釜山為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不備。夫其寇大也。將必舉于一還。其無所不備也。將我之力愈分而奔命愈困。故夫今之禦倭難。而昔易也。

一酌選調以便統馭。蓋各虜之強弱狡猾既不相同。各鎮之險易平陂。亦復有異。昔人謂客兵不如土兵。坐謂客將亦不如土將。蓋客將雖武慣戰。然使去熟就生。毋論遠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諳。軍心向背未識。豈如本鎮將領。結髮從軍。形勢之險。其處可埋伏。其處可屯兵。驟正分奇。左右出入。靡不嫻然胸中。今後將領缺。即于本鎮諸將中。或論才品。或論薦次。或聽本部推升。或憑督府咨揭。度人地相宜。兵將相習。隨行家兵。素隆恩禮。親上死長。莫不順從。且調自本鎮。則繹路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於軍民兩便者也。

一議夷糧以示柔遠。蓋以夷攻夷。中國之利。賈誼亦言。長弓大箭。中國五不當一。故養五弱卒。不如養一胡騎。往自收款之後、各夷既不敢脫邊住牧。又不能交易營生。擣勦大創、飢寒投降者日衆。但夷糧有限、既不能恣議加增。而飛鳥依人。又無奈一猿口待哺。故降夷都無見糧、必待遞亡、軍頂補、有至一二月無缺出者、切恐飢虎或至出柙。窮猿不免思歸。謂宜於降夷丁。將缺額軍糧、通融挨次補之。如又不足。仍於額外為之酌處增添。務令不缺身口。不迫飢寒。然後可得其生力。昔李光弼為營州籍奴。渾瑊身出鐵勒支部。今不敢望若而人。但招攜懷遠。亦國家盛德也。

一重撫巢以服全勝。蓋會典內載、撫巢大

功。與血戰同。又聞兵避實而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廷可以收萬全。今我欵事不成。雖係虜不犯搶。但虜之來勢重。則蜂屯蟻聚。銳不易當。勢寡則雨去風來。速不可及。籍令堂堂正正。與之相持。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斬馘。皆不足以屈其力。懾其心也。竊計虜類犬羊。所愛者妻子。所惜者牲畜。所畏者冬春之搗巢。彼其乞哀叩關。而願欵市者。恐搗[illegible]津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我如堅壁清野。覲其[illegible]息。何[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使無全害。亦無全利。[illegible][illegible]矣

威奮銳。少待冬春。臥鼓銜枚。虜出則虜搗之。晝備夜搗。晴備雨搗。東備西搗。陸備水搗。彼若于兵至之無時。遁避之無地。不得不乞哀求欵。如謂搗巢不得與撻伐同功。則衛霍六出匈奴。何莫非搗巢手。一禁講虜以孤欵。蕃兵患益敵。謀貴伐交。故充國之策先零。以為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元昊跳梁。終不越關中一步者。以角廝囉等族。不附而擣其後也。今西北諸酋。皆小王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套而居者。吉囊也。東西兩哨。散牧宣大薊昌小西諸

鎮者。俺答也。切部寧夏。繞出賀蘭山後。此接大漢者。不邪漢吉也。是三軍者。平居則分部而領各鎮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來各鎮之虜。詰責之則曰彼犯順之虜。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恭順之虜。非彼部也。變幻如黎丘之鬼。迭出似肆楚之吳。如往年孤山入犯。大半與舊虜不同。及細訪之。明是各鎮虜人助逆。姎陸部之議。令不可不亟圖之也。一寬文法以責報效。蓋二邪無傷苟變。三敗不掩孟明。亢以回谿澠池。惟人自奮。而棄瑕錄瑜。是愛惜人才之盛心也。我　朝

敗軍失守之律。載在會典。不啻日星。誰敢饒三尺狗之。但百勝之將。自古為難。三宥之條。于今為重。如堵截之縮朒。宜懲也。當論彼已之衆寡。應援之遲留。宜蔑也。當論道路之遠近。出沒之縱橫。宜坐也。當論搶掠之多少。前鋒躍挫。當觀其再鼓。後效可期。少寬其前事。曹沫奮三北以成功。李廣差六級而自到。寬嚴得失之故。略可見矣。今我戰而勝。自當照例全敘。不幸有少失亡。亦須權事之大小。情之輕重。虜之多寡。時之久暫。如果守備不設。烽堠不明。監陣怯當矢石。

臨賊莫敢桿圉。自當如律究處。銳事非重大。猶有可原。宜仍令戴罪殺賊以圖后效。銳俟事定之日。提衡總論。如罪浮于功不妨并追既往之善。功掩其罪。自應薄賞自前之績。若功罪相當。則前案既已結明。淩功不宜抹殺。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則邊將對恩。自當捐軀以報矣。

說者謂奴之跋扈。在劉杜潰師之後。不知其跋扈跨…孫來。不在邊鎮失守之年。而在三十四年絕貢之日。亦不在絕貢之日。而龍殺伍骨李羅之時。自伍那既併北關亦折而吞于奴。輜重部落。精兵驍騎。日增日廣。況今逮剝我內地。孫攔我人民。招納我商人。竊結我譯使。凡為尉陀為中行氏者。皆我亡命無賴。且結連昂洪虎兔。恐喝朝鮮。令其東關廣寧。西塞山海。循長白而北。直闖燕薊。又不於舶艫千里。浮鴨綠。遡渤海。竟拉青參。吾不知國家將何策以禦之也。夫京師至遼。一路自古北口及山海關。一路自永平入薊州抵畿輔。古北口一帶。沿邊各有重兵分守。獨薊為漁陽大鎮。西障京。北障虜。東距海。南枕關。雖設官鎮之。

脫為一隙。失首人輕騎潛入。又誰可恃為緩急乎。當今薊遼形勢。虜情叵測。所恃以為安者款耳。雖然款可不變也。而不可不虞其變也。款不變。可以無戰。而不可不求我之可以戰也。自受款以來、則云以市賞為餌、以戰守為實、幸以其間寬我之力、以圖邊圍之守備、乃更三十年、而我之所謂戰守者安在。邊墻頹圮。曠弗飭矣。烽墩斥堠。不知燧墩烽火為何物矣。事中間諜。恃為耳目。今悉化為厮輿之卒矣。尺籍伍符故在也。核其伍無見兵。不給事將領。則驅而代債帥耕養廢之田耳。甲胄苦惡。器械朽鈍。棄已不堪。令武若惡朽鈍之物。併為烏有。甚則舉而鬻諸虜中也。簡閱數練。用塗耳目。金鼓旌旗。不識形名。進無精銳之士。雖為奮擊。退無駐札之營。安能轉鬬。至於大小將領。用者未必才。〻者未必用。精神技術。什九用於逢迎。什一用于封殖。其能以簡稽練習為事者。百不一也。因循之極。漸為廢弛。廢弛之極。流為單弱。單弱之極。化為追挨。怯懦。必然之勢耳。以故平時則朘削以中虜欲。有故則多方以避虜鋒。戎闌入邊。俟其飽

而去。則遠踢之。得其老弱一二級。遺罷數事。輒張以為功。上下相蒙也。邊事如此。安得不生戎心。所幸者虜尚貪我財物。亦諸大酋中。未有能以勢力役屬諸部者。脫有一桀虜生其閒。合小攻大。并款一向我之憂。豈徒款不足恃而已。夫虜之勢。固未至於此。為我計者。則宜綢繆固防。克詰張皇。就令虜之勢。一旦至於此。而吾可以無患。不然駭而圖之。豈有及也。

虜俗以脫帽為大辱。今每制詔下。必設香案脫帽。稽顙北望闕獻表賜宴。領賞罷市謝去。皆然。是前代所不能致者。今乃俛首從命。大烈也。亦大順也。北虜夷狄中。稱最盛。四夷視為向背。北虜稱臣。諸夷皆望風屏息。雖所用市賞。不無靡費。較之緣邊歲歲中虜。兵累粮餉甲之費。不啻懸矣。此大威也。亦大便也。今延寧甘固薊遼諸虜各各多事。而宣大獨晏然。謂非款之力哉。

近者虜入輒利。偶與法合耳。彼千里趨戰。遠矣。然絕澗踰坂。遂有其險。是奪我之近也。彼日夜奔馳。勞矣。然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救東則擊西。救

甲則擊乙。是奪我之逸也。彼不持粮芻。飢矣。然一入我地。即食我。有田園我軍。餉道轉絕。是奪我之飽也。然我之額垣壞辟。延敵而入。非所以待遠。戍卒候望。力孫勢絀。不得番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飢。

倭奴之來。不能數百。而我師氣奪者。亦利耳。然精鐵皆產於閩。獨不可淬勵之手航海之備。歲靡縣官金錢百千萬計。而蠹吏窟穴其中。且如一戰艦耳。有稽造者。有市估者。有增修者。有一火藥耳。有解驗者。有收貯者。有雜以泥沙者。貪吏乾沒以潤私橐。席吏因循以肥蠹隸。鐵消膠解。飾以青紅。水添灰壚。僅如爆竹。一遇敵則魚鳥潰耳。又安用之。海濤如山。令人自廢。惟生長水鄉之人。困海浪而家浮槎。狎天吳而親風酒。得其精強。時其訓練。獨不可壯戈船震蕩者之心乎。

倭蹂朝鮮謀者。以朝鮮破則鴨綠之險。與彼共之。乃遼兵禦之。然禦倭于遼左。與禦倭于吳異。彼其地。人牧希。蓄聚少。非若閩閫蓄藏之。可以剽而奪也。平原

廣漠極望無際。非若菁茅萑蒲之可以鳥竄而鼠伏也。釜山之運險。能致何時。客地無所掠。坐而待斃耳。非若江浙海澨。魚鮮禾稻之水採可茹也。故南利于攻。而北利于守。彼不得則國已收矣。我不失則我國以勝矣。

倭之入。有中國之人。為偽夷以導之。當于此辨之。持刀先驅者。夷也。一先一後。而工于自選者。偽夷也。見股槊斗粟。而負之趨者。夷也。其善捧金帛而其精者。偽夷也。其禿而類執者。夷也。其禿而髮隱々類僧者。

偽夷也。立而發號而控拜而伏者。夷也。坐而縛者。偽夷也。是偽夷為之主。而夷為之役也。故治偽夷為急務。

中國之技長在船。倭之技長在步。倭造船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用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漏而已。無風則不能轉。用力甚艱。最畏我廣舡福舡之衝擊。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舡。便於淺水戗風。虎舡便于哨探。二剿舡。便於衝濤混戰。朝鮮龜舡。布帆臥眠。惟憂風逆潮落。亦可行。

今海中波濤澎湃。馳望極目。亐艇操楫。動有傾覆。而倭之狀挃泥入也。誰諳之水道之迂迴。即我兵未能盡知。而倭偵得以乘訊而過。避實擊虛也。誰教之。大都海上奸民。不悍以身為向。而以我國家為國也。累逸計自奴前逆顏行以來。師之所至。勢如破竹。我國家曾不能率銳師以圖恢淺。乃容々世々。假西書為奇貨。而望其合力以攻奴。此中國之失計也。夫虜以利動者也。搜括加派。餉苦不足。安取不貲之賞。貴以

廢其心耶。虜欲未屬。而冀其拔堅執銳。為我代定矣。石乎。此必不得之數矣。況作順作逆。犬羊恒態。安知不陽以恭順為名。而陰懷分肉之心乎。又安知虎慮不生狐兔之悲。而搖入室之戈乎。則西虜何可恃也。即恃西虜以勝奴。而堂々天朝借資戎狄以成功。何以使九邊之虜畏威懷德乎。計莫若以封虜之名。懸待天下之豪杰。則推轂不以舉耻。授鉞必簡千城。而出奇制勝有人矣。以結虜之金帛。慕天下之驍健。則白徒不濫。戎行拳勇自相

壓厲。而折衝禦侮有賴矣。以爽鷹之飢縛易獵。輔之翦累則荷甲不憂。半餘庚廩積為京坻。悉驍不頓。而當備有資矣。然後逆情定計。循名核實。如分兵以薄小海。則堅守偷閑。固壘古地。出師蓟鎮以撓其勢。致伏關陽以擊其惰。而用奇兵於鎮江呂順之間。以牽其內顧。而戰無不克矣。如合兵以守廣寧。則增築資也。置戍寧遠。屯開耕以偵虛實。撫流移以倡忠義。而來勁旅於大凌。鎮武之間。以乘其瑕釁。而攻無不取矣

弭盜畧

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悍卒窮若無聊。亡命備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徒黨或困於饑寒。逼于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盜賊之大情耳。其間負緣曲折可矜可痛者不可勝數。夫以區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吏果于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恩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故古能吏。有使民羅舉以作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捕納于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匿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之治京兆也。有擇縣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窮窈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入界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悄遣發之兵。罷捕逐之令。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卭瑯也。

為今計者莫若重郡守之托聽於法外處置盜賊可以清矣

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擄掠里閭大則僭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可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隱如一敵國云唐從朱克融還盧龍遂失河南盜賊之間而有豪傑不可深慮哉然則銷弭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而已

盜不一矣如秦之勝廣漢武之群盜隋之王薄輩宋之方臘元之方國珍起於征役之窮若者也漢之張甬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起于妖術之窟衆者也唐之王巢宋之張元吳昊黃師密徐伯祥起於才能之遺落者也其治盜之能莫如龔遂之教化張敵之名墜貿琮之清約不煩刑而自定他如虞翊之三科李崇之樓鼓書徽之義营張詠之恩威皆是稱焉苟過于嚴則為漢之范昆而沈命法起過于寬則為宋之王繼恩而從鼓獎生蔑有濟矣若夫置州郡之兵遷捕盜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瘵民

四事則歐陽修之策也廣開遺逸之路則富弼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范祖禹所謂開衣食之原主教化之官先之以御僞示之以純朴而已

綜覲失路海波播颶而我民之無良者出入島嶼之關以為之鄉藻而熾其竟於是有瀕海之盜師旅頗興征發驛騷墨々吏乘機而剽層糜稍樂禍而美兵於是有內地之盜撫九借客礶俛亡命之徒以武犯禁於是有鄉里之盜欲使氛蠦清明羼容良善在於防微不在於救敗

今之糶流寇者惟有撫與勦兩說耳然是寇也始而掠貨掠財既而攻城攻地始而尚視我為在山之虎今則以我為傷弓之鳥今遷以撫往則彼有所挾々之不已是止驕子之啼也脫竟以勦往則彼必與我杭々之不已是迫困獸之開也雖然吾寧勦無撫

宋章俊鄉有言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禦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然土豪官軍不可維處蕃土豪韓練海道之險易又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當于沿海要處分寨

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挑敵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敵於唐岈之口。策之上也。今驅海上桀黠之徒。挑倭于外。而海口乃扼之以官軍。而於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遏之。則彼能飛渡而登陸乎。以上拜盜略

射　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賓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擇士。賓興以射而興賢。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於學。干戈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于教。是時詩人之盛。如糾糾武夫。公侯好仇。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文武之途。未有分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子選。成帝以知兵及蔡。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舉武猛謨謀。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戰陣。明靈帝詔之。是時得人之盛。如甘延壽咸仲外國。趙充國坐困西羌。李廣以良家進。馬隆以應募進。然未顯然以文武岐也。唐時始設武舉。開元則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則有明習孫吳之科。遂與文選判而為二。文選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于禮部。武舉則州縣以鄉飲禮送之於兵部。宋之時。復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偶士。以策命定其去取。以弓馬定其高下。文學則以文宣王為先師。而習五經。武學則以武成王為先師。而習七書。我國家武學皆祀宣尼。而正統間。又令武學生于七書外兼讀論孟大小學。則其所得。豈復如蘇老泉所謂弓馬麄材。富鄭公所謂庸妄窳劣者哉。

吾讀周禮及禮記。而知先王立射之意。匪輕也。其始也飭之以禮。其終也和之以樂。禮樂之事。非射弗明。世治則用之以習禮。世亂則用之以禦敵。文事武事。非射弗工。有司以中而貢士。王者以中而選士。舉之法。非射弗廉。射堂在徹壁中。的閣執燭。佐夫為士者。日遊息於黌宮泮水之間。弁髦六藝。漫不加省。射之一事。猶為介胄之末技。而羞稱之。即有稍尚武畧者。又斁于撫猴猱於中的。一旦有事。得無有聞金鼓之聲而掩耳。聞盜賊之發而胆落者。手夫力何常。皆求射于弓矢間。而不求之心。義心也者。以負神為弓。以直遂為矢。以中正為的。以強毅為鏃。以經綸參伍之慮為絃。以特立不撓之志為幹。以机之至小而莫能禦者為燕角。以通之至久而莫能間者為楚筋。以

統水陸以破蕭銑、王皋大治戰艦以討希烈、宋朝或以教舡池為溝武池、或習水戰於水心殿、江海要害、皆置水軍、習水戰、如曹彬敗南唐、燕進水陸、韓世忠拖兀朮、全以海艦、設可覩矣、然舟師之戰、如周瑜之乘風、盡燒北舡以破曹操、岳武穆之巨筏大塞諸港、以破楊么、是我能破敵也、如金兀朮用或人之策、謂海舟無風不可動、以大箭射之、宋軍焚溺死者甚衆、是敵亦能破我也、如是則亦未可輕試否、

戰舟 戚繼光曰小舟數往来者、謀議也、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揣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從鼓而不戰者、恨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大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彼也、攔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次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涯涘者、鄉道欲徐也、從纜而不呼者、急欲遁也、從纜及流、懸燈于途者、夜遊而繽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鼓而無韵者、僞響也、近岸連村而登劫者、怯也、不久困而清和投降者、詐也、

車制 漢夏侯嬰破李由、從擊章邯、咸以兵車趣攻戰、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浚稽山、伴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光武造樓櫓戰車、置壘上以拒匈奴、迨于三國、孔明多用車戰、晉馬隆依八陣作偏箱車以討鮮卑、平涼州、宋武帝以車戰得志於天下、唐有後魏車、哥舒翰以之收黃河九曲、馬燧以之威振北方、宋世有兵淋方陣車制、郭固有車戰法章論、有陣脚兵車、黃懷信有萬全車、李劉有車制、闗王大智有霆電擊車、魏勝有如意戰車、蓋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也、今日之邊、皆臨峻山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且我用車而敵不用車、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輸有所扼、馬有所制、而不得行、但用以費載、或用以禦虜之衝突、斯可耳、車戰乃有脚之城、無根之馬、古法也、用以整齊部伍、鎮定人心、莫良于此、若能以車戰火器、連施迭放、北

方制度。最為上策。若南方崎嶇多溝難用。然南方以車輪。利于狭道。平前畫虎豹獅象之類以驚馬、叁車戰可以載糧。可以載械。可以遮力。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扶轂、相當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以上舟車冡

訂正戚少保南塘射法

列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應周。

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為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射。必至於彀。射家要法。

禮記曰。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

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

凡矢搖而擺。皆因鏃不上指也。

凡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枚連弓兜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為便。其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

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也。此人人之病。記之。

凡場中射。須要葉葉恐不中。決不可有自放意。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鏃過。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凡中的之前。可恥必者。皆自從容閒暇中能必之。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射至五矢。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不可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則更無中理。

凡放騎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偃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懸衡。

凡步射箭法。曰。前者。殺人孫百步之外者也。射者必量其弓。量其力。無動容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故曰。莫患弓軟。莫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怪。但力勝其弓。必先持滿。射之先近而遠。此不易之法也。大端還要學扯滿射遠。及到。然後自近求準。

非如一人自未閑弓。便止射二三十步起也。如此一為所局。壘能遠耶。

凡射或對賊。對把粘定觀把子。或賊人。不許看把。稍目降則不及。跌而制於人。此眼法也。

射箭腿似撥。後腿似癰。隨箭改後。只在後腳左肩尖。

真對右腳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缺二句。此恐正中的之法也。

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於大。前存手壓加其

射其前手移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絶。二句射之玄機一根一絶正相應之妙一弊箸力使兩臂俱伸合則箭疾而加其尋常數等矣此我法也

凡射。順惡傍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乃身之病此射法也

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學射者有此病。射時。用小指稍一寸。用無名指小指共恰於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箇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矣。此狀形容不出。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撒。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敵。必能殺人至死。或患將切身。或爲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

凡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凡馬須要平日遣飼養時。調度蹤蹟。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逍不測。前兩脚從耳下齊出。後兩脚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

射法卷上

趙國公王琚教射經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垜。一膝橫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竪桉席。稍吐下猶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舉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頭指第二指節當瀾約弦。徐以送之。令衆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

平直然後撞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順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準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後，後則力難為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為滿，地平之中為盈滿，信矣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故曰鏃不止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于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為上，與睛中則乘，此為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

在弓左，左箭發則龐其猜最其肘，佩其脫，目以送之，手以軽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為也？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為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中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力射之。然其的必始柱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濮谷，或曳之，或轍之，使其的縱横前却，

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臑（音儒）腼，惡傷引。頸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為猛武，方騰頸前臨為封兒，欲闕出弓弰為懷中吐月，平箭闊為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稍也。

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疊大指頭，指當弦直竪，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疊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閒，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

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竪，即腕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把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

弩古有黄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illegible]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也。可不

雖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無立兵對無橫陳後以陣中張陣外射番火輪廻。張而後出。射而後入。則弩不絕。發無蕭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出奔水。守險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敵法令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揸宜手屈移襟左手（手承弩推上右）當心看張張有澗狭右髀右膊還後當心安箭高擧肘鼓遠橹弩頭。鼓近平身放。鼓在左右廻身放。鼓在高上弩脚放。放箭訖。喝殺。卻掣弝喝尾。覆弩還著地。

射法一十三卷　終

四 法

徐陣法始於黃帝諸葛孔明變為能演八行李靖
又變為六花變其奇落鉤連曲折相對首尾相救
與八陣門故八陣為陣法之[illegible]陳之制十二行其
以四為同以八為正亦取四[illegible]八星之義具方圓
曲虎別陣地形而變亦是李精五行陣法其除又
有七八爭取天文之象下八準取地理之象中八
陣取人前之象亦如太公三陣之味又有內八陣
外八陣之八陣後八陣旨雖取物象而已今其書
多不及者始其哉
千七書見列之子左

八陣 見問對

起於軒轅。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一并字內。分四道。外為八陣。中軍則大將握之。四面八

面皆取準焉。陳落鉤連。曲折相對。一名九軍陣。蘇氏所謂繁而曲。利於守者是也。

六花陣 見問對

起於李靖。外六軍。一曰前鋒。一曰後軍。一曰左虞候。一曰右虞候。一曰左廂軍。一曰右廂軍。環而圍之。象六出花。中軍為奇。外六軍為正。內分三道。其隅落鉤連。曲折相對。與八陣同。但八陳方陣也。六花陣圓陳也。

率然陳 見孫子及問對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敵速然相救。故名為率然陣。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昔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陳法也。益孔明以蜀地險狹。故變九軍為六軍。其究即八陣法耳。

魚麗陣 見問對

鄭莊公從子元之請。以中軍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十五乘為一偏。五人為一五。蓋先用車。而後以伍乘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

五行陳 見問對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其陳別方圓曲直銳是也。方金也。圓水也。曲木也。直土也。銳火也。因地形而變。故有五者之象。陳元靚十二將兵。亦有方陣。圓陣。蛇行陣。一字陳之類。亦是因地形而變者。其法蓋本於此。

天陳 見六韜

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也。

地陳 見六韜

丘陵水泉。取其前後左右之利也。

人陣見六韜

用車用馬用文用武也。

四武衛陣 見六韜

武衛者。選武勇之士爲四陣。衛數人之左右前後。以取勝也。用兵之要。當設臨陣。必置衛陣。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斜用兵之奇也。

鳥雲陣 見六韜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陰陽背備。變化無常、山澤之間宜用之。

附古陣變換之法

鳥雲陣。迭成五方行營陣。五方行營陣。變爲迭衛陣。迭衛陣。即變單衛陣。單衛陣。變大鴛鴦陣。鴛鴦陣。即變長蛇陣。長蛇陣。變混元陣。混元陣。變梅花陣。梅花陣。次變五行歸位陣。分散路歸信地。復成兩儀陣。

鳥雲陣

雲鳥本於八陣。八陣本於周易。乃陣法之祖也。離此則非制矣。師之初出。隊伍甫整。乃寘安閑中。寓以疾捷。安則不亂。有雲舒之象。捷則不泥。有鳥擊之象。兵

所謂處以說先。並取於此。至於左右馳張。遇變換。自有不言而喻者。

五方行陣

夫雲鳥盤旋。背於嚴整。五方屹立。有隱然虎豹蹲踞之勢。外明倚探內蓄英雄。奇正相生。寔根蒂於此所謂陽陰搏激而成雷。天地氤氳而降雨。以翕聚爲發散。理同然也。

疊沖陣

疊沖者五行之散布也。金木水火土。剛柔交錯而運

神氣。牌筅鎗銃。長短兵翼而張神威。紛紜雜遝中。一進一退。一作一息。并并有紀。節制于五行也。自三疊以至百千萬疊。亦復如是。何鋒不摧。何敵不克。故變疊沖。

四曜單衛陣

夫單衛者。以疊沖內分隊出奇而取勝也。蓋因大戰之後。數人或用遊兵誘我擾我。倘仍以全軍應之。是自勞也。故變四曜陣。以後隊出前隊之前。單衛應敵。前隊嚴整小動。或又發前右前左各一隊橫勦之。虛

兵不勞。而常勝之勢在我。

鴛鴦甲

夫仲突之久。兵氣易倦。即以鴛鴦甲固捍之。南塘戚少保謂此為束伍第一法。屢戰屢勝。嘗用乎此。狼筅鎗刀。各相牽制。互相救援。如手足之捍頭目。有不期然而然者。筅以救牌。長鎗救筅。輕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一開鼓聲。有進無退。制勝之妙備矣。

長蛇陣

夫平原曠野。萬馬衝馳。非一隊一伍之捍救所能及。率然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前後相顧。奇正相生。隨其所至。無不頓應。首尾盤合。而勇氣百倍矣。

混元陣

夫長蛇鎗遠。勢不能禦。周旋百折。必窮其力。如轉石於萬仭之上。決流於百丈之隄。摧岳撼山。曷可底止。此兵家全勝之機。有難語人者。

梅花陣

夫一氣混元。則五行復為分布理也。合合之中。有分

分者在。聚五為梅花。五五亦為梅花。雖百千萬億之五。亦是梅花。頓而轉換。不可測度。聚之以衆薄寡。散之以寡擊衆。若夫險阻山隘。草木稠密之處。更為決勝。岳武穆公無數之長技也。

陣法畧

大要臨陣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遣第二替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力不至困乏。

吳璘立疊陣法。每戰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發。次陣如此。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張齊翊錡嘗用更休之法破敵。璘此法。大畧相似。但俟其傷而更代之。稍不同耳。

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卒、以法五行、鳴一鼓、舉黑旗、則為曲陣、鳴二鼓、舉赤

旗、則為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此應鼓之法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廣縱各二十步、陣閒容陣、隊閒容隊、曲閒容曲、此行列之法也。行必魚貫、立必鴈行、四軍轉陣、以後為前、此教習之詳也。

古來陳法、法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延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須布圓陣。地方須布方陣。又如八陣之法、各軍皆有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分為一陣、有專於戰鬪者、有學于衝突者、又有緣徒之者、亦豈容繁論也。

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旋、人陣也。愚謂不然、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

立軍陣法、每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必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堅立不動。此數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須也。一人亦中一人、不居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最中一人執旗、旗大、以令其四、如前五人□□□□、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四面如其法以□二百□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將、擊出奇而法、兵一百二十五人整陣不動、左右相倚、而功可成矣。人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凡營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兩□□□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

三令五申。一令、觀數人之謀、視道路之便、使知生之地。二令、聽金鼓、視旌旗、以齊其耳目。三令、舉斧鉞以宣其刑賞。一申、賞罰以一其心。二申、視分合以一其途。三申、晝戰視旌旗。四申、夜戰聽鼓火。五申、聽令不恭、視之以斧鉞。

兵法所謂且戰凡部者以我軍列為二重戎前行拒
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
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遞
遞次則已退十餘里矣
凡領軍入賊境掠得糧糈以給軍食須于高原擇淨
地次之如日然剪芟大繳之令堅實乃置糈其中成
才為竹以蓋苦便

書法彀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書法自秦漢而後漸趨簡易篆隸之變始有真行頹
其體猶近古至羲獻父子一破前人落籬縱横變化
雖衆妙畢臻而渾朴之意寖微矣然閲五代唐宋以
来代有書家學者必〃右軍為不祧之祖何也盖緣
筆陣圖說及蘭亭官奴表禽等帖寔集前人之大成
開後世無限法門故也余髫年鋭意學書於青門得
石經一部愛其結構朴老伏而摹之數年茫然莫知
古人用筆之趣繼而稍取晉唐諸公金石之文覽焉似
[illegible]有蹊徑可尋而臂腕手指間弗能從[illegible]心[illegible]
則學者而不講夫法猶射者之日持弓挾矢而弗志
於彀安冀其能射也今年戊戌僑寓白下居　先〃
夫憂煢〃塊宮杜門讌處於悲愁無聊之中間一披
覽古今法書雖弗能遠而法則悉之因欲摭拾採輯
藏之家塾俾子弟輩童而習之不致蹈余二十年學
書不成之轍也然恨見聞寡陋集匯易適吾友東民
来自皖江出所蓄需鄭草廬書法三則示余曰此余
数十年廣搜博覽心摹手追而得之者也吾子所見
其有同然乎余受而卒讀躍然無曰是足以教天下
之學書者矣然一得之愚竊願附焉乃相與参酌攷
辨刪繁就簡經月而成冊夫古之教射者曰内志正
外體直學書者亦曰心正則筆正題之曰彀此物此
志也雖然此冊之所載者古人成法耳學者苟神而
明之則書雖藝也而可進乎道矣是所望於藝苑之
能者

驪山劉麒瞻題並書

引言

兩大洩藏六書啓秘上自朝廷下窮郊藪宏綱纖目咸藉乎書書也而可苟乎哉雖然藝也非道也游於是以悦吾性焉可也沉於是以喪吾志焉不可也或曰是成德者之云也而不可以造小子譬之射徒曰正爾志爲直尔體爲而弗彀之示安在其躍如也予曰其然乎爰摭拾古今軼說而次第之間從而論斷之以質諸吾友劉君天石天石曰志彀者射之宰也由是而貫蝨與射石飲羽與抑六穿楊於百步之外與吾與子皆不敢期而所期者仍吾子所云游而已矣不然而玩焉而造其極則六適終於藝也斯已矣戊戌中秋魯之裕題於劉君之玉局洞天

書法彀上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輯訂　男濬孟舫校字

執筆法

書法之妙。因乎筆法。未有筆無法。而書有法者。故執筆之法。學書者宜亟講也。

○執筆有虛懸直緊四訣。即古所謂雙鉤懸腕實指虛拳是也。蓋掌虛而後運掉輕靈。腕懸而後縱橫適意。管直則鋒正。指緊則力適也。

緊
虛
懸
直
八

○衛夫人筆陣圖曰。真一、行二、草三。謂真書執筆去筆尖一寸。行書去二寸。草書去三寸也。

○盧雋臨池訣。執筆有雙鉤單鉤二法。單鉤者。擫管於指骨之首節也。雙鉤者。擫管於指骨次節也。單則虛活。利小楷。而約筆難緊。入紙不勁。作大書必用雙鉤。使指間疑定。而懸腕縱送。筆力乃能透過紙背。

○運筆之法有三。曰肘。曰腕。曰指。小字可以用指。中字則宜用腕。大字非用肘不可。

○運腕之法亦有三。曰枕。曰提。曰懸。枕者。書時以左手枕於右腕之下也。提者。肘着案而腕不着也。懸者。肘腕皆憑虛而運也。

○盧肇曰。運筆之妙。不在於力。用力則筆死。故予所訂擘字訣。特不令指搊懸灑耳。若苦提空。轉棹為之不靈矣。善乎右軍之言曰。執知在手。手不知運。運知在腕。腕不知執。用筆之三昧也。夫世又有撥管法。撥五指於管梢。然止宜就地作大書。與書壁可也。而或以施之楷行謬矣。

撥鐙式

撥鐙之說。始於李後主。謂執筆指尖。使虎口虛活。如善御者之僅以足尖踏鐙也。或曰。非鐙也。燈也。謂執筆之勢。髣髴指尖持物。以挑撥鐙心者然也。

○擫者。大指提筆。如拽也。壓者。食指重按。與大指相持。此二指主用力者也。鉤者。中指約管內向。揭者。名指承筆於爪肉之交。而擔筆以上起也。抵者。名指揭筆。而中指節制之。若相拒然者。此二指主轉運者也。導送者。小指引名指往來左右。一縱一收。小指主之矣。

骨法

○衛夫人小初學先宜大書。不遽作小楷。從小楷入手者。以後作書。皆無骨力。蓋小楷之妙。筆筆要有意有力。一時豈能遽到。故宜先從徑寸以外之字。畫力送足。使筆筆皆有準繩。乃可以次收字。古人學書。先於點畫偏旁研究學熟。然後結字。故無苟簡之病。而骨韻自生。

○又曰。以力運者多骨。不以力者多肉。骨勝者曰癯鵠。肉勝者曰墨豬。夫骨非稜角峭厲之謂也。謂貫其力於畫中。斂其鋒於字裏。則大小縱橫無或懈矣。然要惟執筆直緊者能之。黃庭堅謂善書者之畫。映日觀之。其中隱有墨痕一縷。非是不可以言骨也。

○晉闇學書者。輒曰多寫。不知多寫僅能練熟。而字已不能古而勁也。又曰多臨摹。大多臨摹。亦僅得其間架結搆形體焉而已。於神骨弗之逮也。凡此皆後日工夫。而非入手機訣。董思白云。熟而無骨。如新婦嬌妝。雖百般嫵媚。全無瀟灑風度。故立骨為學書者進步初階也。

肉法

○字之肉。以生於毫與手耳。然亦生於水墨焉。水溶則肉散。水嗇則肉枯。墨濃則肉凝。墨淡則肉瘠。粗則肉滯。積則肉沉。故古法云。欲求體態之適均。先當喻糜之有則。然則磨墨亦須用意也。其訣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而貞復豈之曰。旋磨緩用。煙泛毫濡。墨磨墨融即止。少停一刻。俟烟淨水面。乃釀筆作書。自妙。

字如人焉。骨清而肉勻。未有不尊榮安富者。顏柳之書。雄悍有餘。而內寬外促。如人之豈其體而四肢短縮者。然不耐觀也。東坡則失之太肥。故有婢作夫人之誚。華亭平致佳。而骨肉弗整。無垂紳正笏氣象。遜筆細檢。僅於行書善牽縮而已。凡皆未精於肉法。故耳。古人許書。貴瘦硬有神。瘦硬者骨也。而有神則非癯瘠之所能冒矣。

筋法

○筋法有三。生也。渡也。留也。生者何。如一幅中。行行相生。一行中。字字相生。一字中。筆筆相生。使顧盼有情。氣脈流動。乃無死板懈散之病。渡者何。一畫方竟。即從

空際飛渡。以成二畫之勢。筆〻乃緊乃勁。所謂形現於未畫之先。神流於既畫之後也。留者何。筆機往矣。要必有以收之。筆鋒盡矣。要必有以延之。所以展不盡之情。蓄有餘之態也。米元章曰。有往皆收。無垂不縮。書家生筋之訣。無逾於此。

。大率生筋之法。必以中鋒為主。筆鋒中出。乃能由此起彼。若側鋒而起。則其勢不能暗廻飛渡。筆〻皆須起頭矣。注千波云。作字如一道長繩。蟠為點畫。一筆由左而右。則筆到右畫處畧〻一停頓。周廻到左。然後轉出他筆。由上而下。則筆到下畫處。又須廻向上。一去一來。皆有兩到。中邊始足。其無點畫處。亦宜如隱有繩索。轉折重疊。牽連其間。昔人論畫。謂山水木石。要皆以圓筆出之。神氣斯遠。書畫之理。一而已矣。

血法

字資於墨。墨資於水。墨者字之肉。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著紙即滲。妙在含水墨於副毫之內。蹲之則血潤。駐之則血華。提之則血行。搽之則血貫。搶法所以生血。過法所以養血。趿法所以足血也。是故疾行不失之枯。徐行不病其滯。古訣云。圓蹲直搶。偏蹲側搶。出鋒空搶。趿則搖筆以聚血。學書解此。神采煥然矣。血法不知。安能神采乎。

蹲搶之法。各有分數。不可不知也。蹲之用力約五分。駐約七分。提約三分。搽約九分。趿約七分。搶約二分。過約一分。拖約四分。擎約六分。

凡作字須使腕力用到筆尖工去。如善用鎗者。雙臂之力盡著鎗尖。不善者倚鎗桿著力。則笨矣。腕力達於筆尖。著紙自能淌行到畫。然後畧一暗提。筆鋒仍使回到起處。其字自有水色可觀。水色者血之謂也。

。漢章帝十四法

一 玉案法。首尾欲有情。中行徐用力。

宀 寶蓋法。一點從空來。左右相顧盼。

丿 撇法。起筆便須雄重。不得行過一二分。乃出力擎之也。腕力宜送到筆尖。自有犀象牙之狀。

搽法。三折筆臨去更思回。起筆輕然已暗游。下筆

㇏之先。尤收束自緊。若從本筆方用加。則筆勢太緩。且筆畫而力未盡。放之則長而不稱。强收又拘攣無致矣。

丨懸針法。起筆借勢洊洊用力。下行仍縮鋒暗上。要使尖鋒與次字起筆。緊相照應。

丨垂露法。亦宜借勢而起。藏鋒徐進。末乃微駐以凝神。

蹲 駐 挑 鋒向上曰趯。橫出

通 搶 趯 曰拖。即蟹爪法也。

㇂戈法。昔人謂之老松掛壁。蓋梢直即失之拙。過灣又失之柔也。

フ鉤法。

冂鐵城法。其體寧方。其用宜圓。起筆相生。轉筆相顧。

氵提法。

右法吾不知其果出於章帝否也。其說頗精。雖僞托焉。自足錄耳。

王右軍永字八法

顏真卿八法頌曰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鞠躬而若頫趯峻起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斜下以宜肥硺騰凌而迅進磔抑首以遲移

柳公權頌曰側不厭頫勒惟患平努一直則力敗趯須蹲而勢生策仰承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硺倉皇以疾掩磔蹴踖以開撐

歐陽率更摘書家八病

丶牛頭點　丿鼠尾擊　乙蜂脊　亅鶴膝　一枯木畫　一扁擔畫　乛芟角轉　丨竹節豎

八生法

生筆　筆以湖州者為佳選尖齊圓健者蘸墨書數十字即置筆牀用時以溫水滌去宿墨蓋新筆有膠且毫端油氣未清既經墨染復加洗滌自揮灑如意矣

生硯　凡硯不下墨者固是石質不佳亦緣用久不洗油氣與墨膠浮結硯面是以不受水不發墨也日日滌之即石之次者亦差堪用而佳者益增其佳矣

生墨　作書作畫皆不可用宿墨蓋墨宿則膠浮既滯筆又添滯也所謂宿者非特隔夕之謂夏月清晨所磨之墨近午即不堪用矣餘三時或以事停半日可也

生水　新汲之水磨墨旋用停於器者久則水之精散而塵亦翳之矣

生目　寢食之餘目精瑩徹毫芒之間辨晰入微作書自與古人合趣

生手　書憑腕力而或手疲之際勉強臨池必不能中規協矩也手閒力裕自有生趣

生景　天朗氣清窗明几淨筆精硯良胷次間先有一段活潑天機勃勃欲發作書自能時出新意

生神　胷無俗累神氣翛然則得手應心不期其妙而自妙非然未敢謂能超逸也

筆鋒

用筆有偏鋒正鋒搭鋒折鋒藏鋒廻鋒諸法鋒何以偏握管不直不緊斯偏耳偏則瘦必露骨肥必見肉不足觀矣惟握管緊直筆尖行于字畫之中既不輕

佻。亦不懈怠。山谷稱徐嶠臣書法。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當畫中。非執筆緊直。回鋒沉著。能如是乎。至若搭鋒。宜用於橫豎點撇。而搭法要如蜻蜓點水。一粘即起。乃妙。折鋒宜於轉策挑趯。匪折也。何以能外圓而內方。且鋒惟藏而後無俗態。亦惟回而後有餘妍。然回有虛實之別。橫豎與點剔用實回。撇捺與勾剔用虛回。此之不可不辨也。米南宮有言曰。筆鋒有法。雖欹斜倉卒。亦有生妍。不然。即着意端莊。終成死相。

晉人落筆。其鋒刺入紙中。行到盡處。愈提得起。苟非提起。亦決不能轉到第二筆去。蓋右邊氣力常使色貫乎左。故妙也。後人用筆。全與晉反。此書之所以不逮也夫。

大凡筆一落紙。其鋒自然向上。宜先作一頓。使鋒藏在中。而以副毫包之。則一畫兩邊俱潤矣。一筆既完。過至第二筆。則其鋒又向左矣。須於轉處提起。作暗圈。使鋒仍在中行。如一豎而鋒中矣。到末處勾趯時。又須將筆滿行欲頓。向左送去。以色全字之勢。不可竟直上挑。今學書者。作一橫畫。猶覺有力。至一豎畫則鋒不弱者。即間有一二用力者。亦是倚筆重按。而下非腕力徐行送下者。古稱豎為鐵柱。撇為斜豎。繹其名。可以得其意矣。

書弱紙用健筆。書強紙用柔筆。其鋒乃能滿志。

前人筆畫歌

下筆不離點。轉折貴圓靈。有垂還欲縮。勾趯忌庸平。左豎宜垂露。右直剔懸針。捺若金刀勢。擎如犀角形。橫行鋒務斂。縱出力須勻。毫髮無遺憾。何難步右軍。

下筆不離點五字最宜善會。蓋字以朝鋒入帋為上乘。熟於搭駐者。雖點猶剔也。不然。竟以側法為起筆。其俗尚可醫乎。

王僧虔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調適。書筆渾忘。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謂筆意贊曰。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後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直槊。勒

若横釘。閑張鳳翼。聳擢芝䇲。粗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衛夫人書法名式

名式甚俗。而亦録之者。為幼學兒童而習之。則因形得法。不待諄諄提命。而心會之矣。

、瓜子點。、蹲頭點。、杏仁點。、梅核點。一玉案畫。

一眠針畫。乀金刀捺。乀鳴啃捺。丿新月撇。丿蘭葉撇。

丿鐮刀撇。丿魚花撇。丿紫勾。丿慢勾。乚綽勾。乚龍尾。

乙浮鵞。丨玉柱。丨懸針。丨垂露。乛玉短。乛折釘。

鑿釘。氵散水。氵聚水。鐵鈴。氺菱米。心聯珠。乚懸鈎。

折撇。彡颱撇。灬三星點。丷牛角點。八其脚點。亻單人旁。

彳雙人旁。金金旁。木木旁。氵水旁。火火旁。土土旁。

耳耳旁。目目旁。言言旁。卩阜旁。阝邑旁。日日旁。

月月旁。月肉旁。石石旁。乁鳳翅。飞蝶翅。丿鳳嘴。爪鷄頭。

罒馬齒。宀寳蓋。刂剔刀。艹草頭。山山脚。雨雲頭。巛戲蝶。

口鐵城。糹繞絲。爻雙乂。厶衮頭。勹急頭。勿風柳。歹飛柳。

冫氷旁。女女旁。王玉旁。竹竹頭。

書法數中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輯訂　男澄仲轡校字

間架結構法

營室於基。：廣狹而棟梁之尺寸同之。書之間架猶是也。棟梁具而戶牖之疎密稱之。書之結構猶是也。臨池而不留絹素。以定行酌行閒以結字鮮有不為者。昔人有言曰、分間布白。小大勻停。成竹在胸。自在而行。善夫。

前賢論間架。以有中畫之字爲式。論結構。以無中畫之字為式。今因之。

間架全體式

崇　齋

崇齋二字分體式

山 中竪鐵柱式。
屵 寶盖式。
岂 玉案式。
宇 緊勾式。
崇 杏仁式。
崇 梅核式。

丶 側法如屋之有脊也。
一 玉案法如屋之梁也。
了 緊勾如屋之中柱也。
刀 緻掠二法如左揮梁。
乚 啄磔緊勾三法如右揮梁。
丿 綽勾如左柱。
亅 垂露如右柱。
目 鐵城法如屋之有中門也。
八丶 其脚點若門之有枕然也。

結構全體式

慶　咢

慶咢二字分體式

丶 側駐過。
一 玉案也。勒也。
广 懸戈式。
庐 折釘。
庐 寶盖。
庐 古仁。
廑 眠戈式。
廑 三星點。
廖 犀角撇掠也。
慶 金刀捺磔也。
目 鐵城。
目 鐵柱。
吅 折釘。
咢 緻法鑿釘法趯法。

張敬玄曰。作字宜意在筆前。大字須過。小字宜振。勿太平匀。有如布算。勿徒牽縮。有若鈎連。左旁小者。齊其上。右邊小者。齊其下。字畫疎者不宜輕。字畫密者不宜重。行間不宜過密。然亦不可太疎。形勿使長。長類死蛇挂樹。體勿使短。短有鼈匾蝦蟇。勿以手熟而疾行。勿以字生而強湊。

張懷瓘間架十法

偃仰向背。 陰陽照應。
鱗羽參差。 真草嚴辨。
映帶整斜。 遲澁飛動。
先後渾脫。 尺寸規矩。
隨方變化。 脫胎古體。

間架摘體

自因 左竪宜短。右竪宜長。

食倉 古法人字。皆不作波。

亦馬 點複者。宜偃仰向背。以求變。

三冊 畫重者宜鱗羽參差。以化板。

上下 直畫宜短。點皆近上。

風鳳 金剪刀法。尺寸皆按規矩。

是足 卜字必宜中正。左撇橫掠而暗作牽縮以成波。

嗚呼 口字皆宜近上。類此者仿之。

和扣 口字近下。餘仿此。

心 初點宜內向眺。戈斜平。而勾處宜生中點。中點須善取高勢。而第三點期與初點相顧。所謂陰陽照應者此類是也。

柔 上下努法宜正對。

十 橫長直短。

者 土字中竪與日字左竪正對。

七 橫畫斜勒。次掌宜轉而復回。

井 字體平矣。須展其一畫。

東 字畫重矣。須蹙其一畫。

畫 九畫之字。勻則板。縱則散。宜善會映帶斜整遲澁飛動之意。

左 橫畫宜短。其撇宜斜直而長。

右 撇宜從上作搭鋒。而究轉以生長橫畫。

大 橫畫微短。就勢上生。擎首臥而直下。過橫乃宛轉作掠。又就勢空行及下口字。作波。而波首微露於橫畫之上。試取樂毅論中大字細玩之自見。

善書者。一點一畫有三轉。一波一拂有三折。一擎一

豎有三變。凡一點必與畫應。兩點則兩相應。三點則一起一帶一應。四點則一起二帶三聯四應。餘畫依此類推。

孫過庭云。結構之法。隨地布形。長短廣狹。疎密勻停。或斜或正。如立如行。或下長而上短。或肩聳而足伸。或一字三疊。或二字平衡。或以大而包小。或以少而附多。或補空而增點。或減繁以生波。此讓彼迎。手徐意疾。瘦不嫌孫。肥還忌密。體之並者勿豐。形之單者戒瘠。勢善取而姿橫。神惟清而品逸。苟非結構之有方。豈易臨池而滿志。

結搆摘體

宇宙定寧。天覆者凡畫皆冒於其下。

至聖孟蓋。地載者有畫皆托於其上。

勑部幼即。讓左者左昂右低。

讀煉議績。讓右者右伸左縮。

喜吾妻安。橫增者中畫宜長。

甲平干午。直卓者中豎宜正。

葡萄蜀葛。勹挐法其身不宜曲短。

句勻匀勿。勾斂法其勢不可直長。

雖碩顧體。兩平者左右宜均。

御謝樹術。三合者中間務正。

鑾響需留。二段者上下平分中。微加饒減。

章意素累。三聯者頭尾伸縮間。仍要勻停。

此七也乜。斜勒者不宜平。平則失勢。

三云去丕。平勒者不宜倚。倚則無儀。

丈尺史又。縱捺之字。必要攢頭收尾。

武成戓幾。縱戈之法。最忌力弱身彎。

恩息必志。橫戈不厭曲。

勉旭魁拋。伸勾貴抱持。

天父外文。承上之乂。正中為貴。

鷄鳩輝頫。屈勾之勢。退縮斯宜。

鳥馬焉爲。馬齒法其掌勾之鋒。宜注射四點之半。

師明既野。上平之字。宜齊首。

朝故辰後。下平之字。宜齊足。

燮談茶黍。重捺者須有伸有縮。

禁戔森懋。疊趯者當戓駐戓挑。

雲普皆齊。上占地步者聽其上寬。

衆表萬禹。下占地步者任其下濶。

施騰讓靖。右占者右不妨於獨畫。

敬獻斂劉。左占者左無嫌於偏大。

弼辨衍仰。左右占者中宜遜。

蕃筆衝鄉。中間占者中獨雄。

鸞鶯驚譽。上下占者中小。

冠冕寇宅。俯仰勾挑者俯勾縮而仰挑伸。

風鳳飛氣。縱腕宜曲勁而嫌鶴膝。

先見元毛。橫腕貴圓雋而忌蜂腰。

庭居尹底。縱撥惡鼠尾。

友及反皮。聯掌忌排牙。

参修須形。三撇法以下掌首項上撥之腹。

洪治流海。下點提鋒宜與上點駐筆相應。

馨聲繫繫。錯綜者貴迎讓穿插而惡紛紜。

繼纖纏𦆽。紆密者宜布置安排而嫌擠雜。

車申中巾。應懸針者而垂露焉則無韻。

卓犖單畢。當垂露者而懸針焉則無力。

易乃母力。體雖宜斜而字心必正。

正主本王。形本自正而骨力必堅。

自目耳貝。字本瘦者其形勿短。

白工曰四。身本矮者用筆宜肥。

會合金命。蓋下之法撇捺宜均。

琴吝各谷。趁下之勢左右相稱。

土止山公。雖宜肥而勿腫。

了寸卜才。雖宜瘦而勿癯。

上下千小。疎者豐之。

贏齋龜鼉。密者匀之。

晶磊轟森。堆疊者消納之。

爨鬱靈糜。積累者清晰之。

口四田由。下畫宜微長以承右豎之末。

遠遑還逮。之遶中字宜於上畧大而下小。

莫矣矢契。畫長撇短者右不宜用捺。

作仰仲行。左豎不嫌短右豎不嫌長。

臣巨於佳。左豎不嫌長右豎不嫌短。

官空宥宰。寶蓋之勾宛如鳥之視胷乃妙。

鷓赫闢鬻。排筐尔之畫必如工之鏤物乃佳。

以上六十二類結構之法庶乎備矣。

趙孟頫曰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虞世南云筆緩無筋。筆急無肉。管側則鈍而肉多。管輕則枯而骨露。不急不緩。不側不輕。自然中矩。

蔡希綜云書法品格貴古。氣骨貴清。折加鐵屈。起若鴻驚。鮮花比秀。垂紳擬容。一點未安。不啻美人而眇目。一畫失所。何殊壯士之折肱。

索靖云大字之結搆尚適。小字之結搆尚遒。

書勢由左而右。故往往起筆弱。而收筆強。古人學書。先作間圖。左上右下。逐絲挨擠。使腕力均平周到。不倚筆鋒為行止也。唐宋以後書。自一筆過至二筆。不復由左。方暗轉而徑趨右畫。故左方精氣不貫。且筆勢右行。字身亦難端正矣。何以謂之楷書耶。前人謂作書如排八陣。戈矛森列。雖箭鏃不能入焉。乃為結搆之圖。

書法之妙。筆筆皆如從高空而下。則無論字之小大密疎長短徐疾。而腕力皆平矣。腕力能平。則左右多寡斯無畸輕畸重之病。如造屋者之成磊石為山而不病其高。鑿地為池而不嫌其窪。則間架之道得矣。間架稱而結構亦即安詳矣。

作書與文一理。總期遒緊為上。凡下一筆。若不預有第二筆者。以下迎機承接。而成一字。由一字以至通幅。字字皆然。則滿紙靈機。豈不令人奪目。

書莫難于送滿。送滿不無圭角。然往往送時似滿。而書就觀之。仍屬未到。此力滿之未易言也。惟熟則滿矣。熟亦可無圭角之露矣。蔡中郎曰藏頭貟筆。令毫鋒常在點畫中行。如此則滿矣。東坡云字外出力中藏稜。元董內直云左欲去吻。右欲去肩。如此則圭角可免矣。

書法彀下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輯訂　男瀚叔濤校字

臨摹變化法

學書者既嫺於執筆矣復諳於間架結構矣如是而臨摹之功勿可已也蓋臨而後得古人之筆意摹而後得古人之位置二者一之弗精則無以節制其手而書之為藝猶未云能也迨能矣而更神明乎規矩之中變化於規矩之外上下古今縱橫莫測則技也進於道矣右軍云乎哉

臨摹古帖貴識其長短而去取之二晉書至二王盡善矣餘不必其可宗也然要各有蕭散流逸之致供人玩索齊梁以至隋唐則皆寬裕有餘英俊不足智永世南較為近古歐書骨勝褚書韻勝苟能兼之斯絕技矣李北海氣豪風勁書家之雄顏柳雖曰魯衛而筋骨自是絕倫旭素書風馳雨驟險怪出群陸徐則恭儉而流於拘過嚴則綢繆而病於窘宋之四家各成其性之所近蘇肥而韻米輕以顛黃之執筆獨強蔡之舉止放皆朱子學曹瞞古趣自喜至天水而惟工於媚人矣元鮮於父子娟娟雅秀學力則未逮焉有明一代丰格殊高惜多逞志自雄之習董思白神致清圓視文祝邢徐不啻仙凡之別而妖妍太甚不足重焉降若陳黃曹米指不勝屈矣王孟津筋骨頗健而怒目努顴縉紳之度不爾也

瞿非態曰學隸書形不宜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合漢法

體格云漢隸遺踪方勁古拙燕尾蠶頭蜂腰鶴膝截鐵斬丁水滴冰裂亦帶穠纖春花秋月

古文存者石鼓殘刻而已李斯泰山嶧山二碑與稽山頌德碑尚完許慎所說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為篆法正體若唐初碧落碑詭法變古不堪臨摹李陽冰工小篆而其傳者處州文廟記黃帝祠宇城皇廟記李氏三墳記庶子泉銘此篆之可宗者也八分書如蔡邕石經老子銘魏梁鵠受禪鍾繇上尊號表堂邑令費君銘淳于長夏承碑華山廟碑此八分之可宗者也楷書可學者鍾繇力命克捷宣示三帖右軍樂毅論東方朔讚黃庭經誓墓文霜寒帖大令洛神賦他如曹

娥碑。羊叔子遺教經。乃六朝人書。失其姓名者也。瘞鶴銘。或以為右軍書。或以為陶弘景書。不可考矣。智永千文。虞世南孔子廟碑多寶塔碑記。歐陽詢九成宮化度寺虞恭公等碑。柳公權陀羅金剛經。于敬宗先王碑。李北海嶽麓碑。若宋以後諸名家楷法。非不足觀。然學之則日趨于時。惟以游目資其新意爲可也。

行書可學者。鍾太常丙舍。吳人贏頓。雪寒長風。右軍蘭亭聖教極寒毒熱。官奴快雪來禽奉橘。大令歲終地黃魏軍授衣阿姨鸞羣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吳興黃門山陰月內尊體諸帖。謝安八月五日帖。李邕沙羅寺法華寺雲麾將軍諸帖。張從申矛靜先生碑。若宋以後諸名家帖。汗牛充棟。隨其意之所近學焉。是在能自得師者。

學草書宜從張伯英皇象帖。始以其體勢平正易入也。由是以參觀晉唐名帖。下逮元明。集其大成。要惟始條理之不偏而已。

董思白論草書。以風神為主。夫風神可易言耶。姜白石謂一須人品高。二須師範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然後疎處露風神。密處見老氣。

書稱鍾王。而鍾從秦漢篆隸脫胎。故堅凝沉厚。不失古度。然而真多行少。未若右軍之備體也。蓋書法莫難於草。其為書也。縱筆所如。氣勢奔放。而實一絲不容越矩。以顏平原之博大沉雄。而猶不免於出入。況其下焉者乎。

董思白銅龍館帖。乃其一生所臨。淳化帖中諸名家法書。視彼戲鴻堂帖。爲謹嚴矣。

停雲館帖。看去若不逮快雪堂者。然而古今之判隆然矣。時下車氏螢照堂帖。高出前人學書者。不可不覽觀也。

真書神靜。行書神動。靜而挾飛舞之勢。動而餘淵穆之容。真行乃入三昧。

古人懸空書扇。雖小楷而肘不着案。故圓勁無懈。亦不拘攣也。試取黃庭堂善本諦玩之。其法極為謹飭。而究以行草之神。流貫其中。作真書而胷無曠焉飄舉之致。徒云端莊。不足寶也。

篆法有轉無折隸法有折無轉八分兼之
工部嘗稱八分小篆則八分猶篆體也孔安國以隸
法寫籀謂之古隸鄭樵以隸法作真書而曰篆巧隸
拙篆通隸僻今學書者能會篆隸意真行中則不必
規規李北海而自肖之矣

晉人書點畫敧斜總以求中鋒也所以其
書須盼盻流逸神采奕奕欲生

字分雅俗固由人品所致亦由下筆時停
思斂氣赴之斯雅也今人專在筆機流利處鳴其得意
焉如何能令不俗

真書不佳而遽學草者終身不能真其所
謂草亦無律之師而已矣

事忙不及作草書旨哉言乎游雲渴驥怒
猊驚蛟夫豈倉卒所能為者試觀昔人贊草書曰龍
跳天門虎卧鳳闕又曰春蛇入草暮歸雁蘆又曰輕烟
澹古松山開萬仞峰又曰古木繞枯藤霜筠抱勁節

能於此會心焉草書之能事過半矣

張伯英學書臨池而水盡黑鍾繇學書抱
犢山巾木石皆餘墨痕右軍學至五十一歲而書始
成智永樓居四十年所退筆頭盈五大簏趙孟頫學
右軍法衣襟咸破於指畫然則書雖藝也學之可或
茍乎哉

書之為言舒也如也言欲書者必先舒暢其神氣而
後書如吾意也語曰字雖有象妙出無形又曰由象
識心狥象表意象不可着心不可離右軍曰心不忘
手手不忘書心機活潑筆機自流柳公權曰心正則
筆正程子曰非是要好即此是學書之不可茍也如
是夫

馬圖而卦畫龜書而疇叙鳥跡而字興夫
圖書與跡中初何有卦疇文字哉心領而神會然也
學書無會心恐於此終屬望洋

張長史見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而
書法大進黃魯直觀蕩槳撥棹而得其勢懷素覽夏
雲隨風而悟草書之變雷簡夫聞江瀑聲而筆法流
宕文與可見蛇鬬而草書頓能飛動趙子昂觀水中
馬雞逐墻得勾八之法由是觀之心得曷可少乎哉

學書之初。但求平正。平正不失。乃追險絕。險絕既通。仍歸平正。平正之極。自然變化。至於變化。則人書俱老矣。

書者心畫也。心不清則手目曠官。書非心畫。是以敗筆多而神杀索。惟心有主。官不忘動。動斯能如吾意所欲出。

作書時。須言不出口。氣不盈息。神清意和。書無不適。

曹萍萬曰。真書以點畫成形。以轉折見性。草書以轉折成形。以點畫見性。

許宸錫曰。草書下筆。前緩後急。畫取疎簡。而要以圓活為上。間有敗筆。切勿增脩。字有點者。宜從空際飛落。若石墜高峰。斯為得勢。

吳定庵曰。古人作草。其牽縮亦偶然耳。唐以前多獨草。間或二字連屬。後世乃鉤引至數十字。令人一見生厭。

李陽冰曰。學書者之得力。不徒在書也。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日月星辰。得昭回經緯之度。雲霞草木。得卷舒秀茁之態。衣冠文物。得周旋俯仰之容。眉目口耳。得喜怒哀樂之狀。虫魚禽獸。得屈伸飛走之趣。齒牙骨角。得宾排分合之方。雷電風濤。得驚馳澎湃之勢。

馬非栻曰。晉唐書家。咸有祖述。卒乃變其體以成家。故凡守門戶而不能自立者。皆庸才也。

董思白曰。往予以樂毅論書為法。人作榜署書。懸看每不見佳。因悟小楷必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

王顯文曰。作書以筋骨成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寰。而意超雲表。更宜時時有攫拏虎豹之神。隱隱有播屈蛟螭之志。

白雲先生書訣曰。陽氣明則風華至。陰氣激則悕怒生。力不匀則亂。勢不借則死。筆峻而後神逸。志滿而後機圓。廻迎非近。背接非遠。或細下以如針。忽奮飛而若鳥。於此得心。神乎技矣。

態脩吉曰。制字該乎六書。不完其義。而徒繪其形。雖工弗貴也。古人作書。其長短肥瘦多寡大小。皆本其自然之體勢而莊容正志以為之。初非刻意求工也。

而工之至焉。今則否矣。夫人而欲工於是。則六書之義。尚其究之於未書之先乎。主敬之學。尚其操之于臨書之際乎。

書學臆說序

書家之說不一。究之不過二端。曰筆法章法是也。筆法者何。橫豎波拂點鉤戈綿是也。章法者何。長短偏正疎密大小位寘安頓是也。雖然。天高地下。嶽峙川流。又何庸位置安頓也哉。古人謂東字不能使其短。西字不能使其長。朋字不能使其正。黨字不能使其偏。亦其自為位寘安頓而已矣。故必知筆法而後知字之精彩出。知章法而後字之位寘宜。二者不可偏廢。亦猶天高地下。位寘自有其冝耳。而上下位寘之中。使無星辰之麗乎天。嶽瀆之載乎地。而天地之精粹又何以著哉。是說也。予嘗受之於師。傳之於友。放之於傳記稗說百家之書。證之以碑名舊刻之文。凡二十年。然後偶有所得。一朝興而嘆曰。道貴自然。真不余欺也。然道著於文。文著於字。而字之橫豎波拂鉤點戈綿位宜安插。又所以著其萬物之象。則一著乎道之自然而已矣。於是取所謂八法與章法。體究而揣摩之。括為三十二字。以成字母。而諸法皆寓乎中。久欲問世而不敢。今於東郡之南歸也。書而進之東郡以字學名家者也。此外必更有所得。而要之亦不離乎自然而已矣。

八法

八法相傳。始自右軍。松雪而後。稍推古法。豈失其傳耶。今雜說所載。尚有八法教人之義。但取象設喻。仿彿依稀。令學者無下手處。今取而註之。詞不猒俚。直下了然。於初學不為無助云爾。

一 畫音 又曰勒。通稱曰橫。橫忌按此筆。宜急不宜緩。筆初着紙審定。然後一縱則便住。乃有一種自然之圭角。凡提筆貴緊方有力。

〡 豎音 又曰努。通稱曰直。宜緩不宜急。收筆稍提。則如懸針矣。起忌釘頭。結忌過銳。然中最忌側筆。

丿 拂音 俗曰撇。宜緩不宜急。與豎同義也。

㇏ 波音 俗曰捺。下筆宜緩。收筆微昂。乃有勢。然忌縱筆大拂。非藏鋒之謂矣。

丶 點音 又曰側。結處宜提。乃有姿。而生動。俗謂點如瓜子陋矣。

乚 鉤音 又曰趯。舊傳乛。今改此。取其勢差難而有頓挫

也。按此筆折處宜輕。臨鈎少佇。則神全而勢足。然忌過猛。凡筆至轉折處。皆宜少佇。又不獨此也。

㇂戈音下宜正。至橫之下。乃偏。右筆宜少卧。腕動而指不動。斯得之矣。

乛畔音忌按此筆點宜向內。橫宜平。折處亦少佇。則勢到而不拖。如ㄱ乚乚乚之類倣此。

字母

字母凡三十有二。斷四字為句。便於記誦。字形長短疏密不一。取其可以為例者。又中多運筆之法。故曰字母。筆艸臚列。以俟高明。

子 起筆少折。了字斷處鋒宜對。而跡不欲連。中畫少捺寧失於上。不可失於下。

及 先丿次乛次乀又中捺宜微收。而側左以防雷同之病。友反等字倣此。

少 中豎宜短。左點過而欲直。右點縱而欲橫。捺宜舒而忌促。

也 筆法具載八法。然此等字首。皆忌過長。

毋 先𠃋次乛次丶次一。體斜而橫削。正形圓而勢欲張。先筆於此字最為留意。

必 先乀次乚次丶次丶。其要在鈎曲而鈎縮。

安 宀宜小。橫宜長。女欲折而柔。丿欲曲而鈍。又欲透出橫之上。始為得之。

易 ㇆欲圓而勢足。勿宜異勢忌排牙而不欲長。以處中為法。

永 點宜活。橫宜短。最忌波捺失於下。

出 先丨次凵上欲闊而下欲斂。或有反之者。亦一法也。此字家重圭角。

鄂 口宜闊上斂下。了宜半折而不欲圓熟。古法也。

門 先丨次乛次丨次乛次亅次二。豎宜疾而頂方有勢。左差小而短。忌相等也。林竹之類倣此。

遠 袁忌闊。辶忌過。結宜昂而微縱。與椽小異。

肅 先聿次丬次一次丨次丿中宜勻而潔。小類篆籀。

家 點雖正而微左。乃中之義也。了宜徐丿丿而曲。彡忌排牙。右旁眾忌失於下。

經 糸下宜削。巛宜直而謹。坙旁書家無定體。故不

論。

風 先𠘨次虫丿忌佻。𠘨書婉而暢。虫之工宜空。結宜削。點宜迴向而有情。

飛 先飞次丨次丿次飞上飞宜削。下飞宜暢。避雷同也。

氣 米宜拘謹而勿逼。於气一體無不善矣。

國 方不露骨。圓不擁腫。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是為得之。

非 先刂次三其要在第三畫穿入中心。形斯固。

無 先𠂉次𠕁次灬三畫漸長而中勁。四直內正外斜。四點仰而應之。

惡 先一次亞次丶次工次心亞平正而有肩。心空在疏虛中義也。

虐 先𠂉次丿次虍次二次乚運筆與舊差別。取得勢身。

龜 先⺈次一次丨次乚次ョ次彐字畫雖多。而體勢平正。所貴能緊密而已。

齊 先亠次二次川此字最難。余嘗窺古人之用意。

凡三處點不離橫。一法也。用了不用了。二法也。下二畫徐徐而過。取其平正。三法也。

馬 先丨次彐次丨次灬鉤欲勢到而力完。點宜上不可下。

鼠 先臼次⺊次八次氵臼宜上寬下削。爪忌雷同。氵忌潦草。

垂 先𠂉次丗丗宜平而忌銳。垂平之斷微此二旁小宜微斜。

有 先丿次一次月運筆與右同。丿宜暢。月上宜微空。

成 先丿次一次戈其要在中フ。宜少短于厂。

書 數畫長短不倫。曰宜拘謹而收上。

守官漫錄五卷

〔明〕劉萬春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劉氏澹然居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守官漫錄序

丁未戊余自閩督学使奉
書備兵淮南署在海陵則聞海
陵有文學劉君思垂暨其子
孝廉延之以德行世其家虛
懷穎拔者久之宣余濟学安

定書涉
子禮而
觀摩所
參明
進上
向名承

轂下同徒君將奉使南省寺
一編過余曰此萬春守官漫
錄也余受而讀之篇分內外
而終不出勸戒廉儀三百篇
美刺之意焉夫人邪正之途
初念甚堅轉念亦甚易惑獨

見獨行惟是善之一路永堅
歧轉如出水清蓮淤泥不染
無所為而為善者上也或相
觀相型出迷途而登之彼岸
如傾耕在前芳軌引後有所
為而不為不善者次也上者

為聖人為君子鑒戒固可不
用而亦未嘗不用次者為善
人為有恆非借明鏡之力則
不能自照非資延蹟之功則
不能自箴矣噫此三百篇之
所為作而延之內外篇之所
為錄也其維持世道之心亦甚盛
矣然余與延之講脩身為本之
學方不見是圖不聞亦式日尋
向無聲無臭上帰宗而是錄也
又為將闡此方便法門以待夫
人之不可語上者學果有二

乎哉孟氏曰夫道一而已矣圖
史箴誡大聖人所不廢焉危
微幾康交相儆勉此正堯舜
禹執中要訣曰春秋盡性之書
蓋直就其一褒一貶者言也不能
孔子刪詩止存思無邪一言足矣三
百篇何為者然則延之是錄也寧
直守過進於己公世德於人已耶
即謂尊聞行知為脩身為本之
實錄可也

萬曆己未夏孟月吉旦

古臺焦尚文題

吳郡薛明益書

湯錄小引

學士家一雜帖括非高譚名理即鏤刻風雲總之為鶩耳於身心世道何裨焉友人劉延之英敏蚤慧夙稱才子制舉業膾炙人口推為堅城唾手而取上第顧猶循循赤子之衷也需次都下手丹鉛不置悉取古今書悉讀目摘其精粹及所行事可為勸戒者彙集成

帙一日扁舟過滄浪出以示不佞不佞莊誦終篇慨然歎其存心之虛而救世之實也世人終身為二豪所驅憧〻悃〻轉入轉歧不有覺者猛引之繩牘〻何適偏於膠擾時取一則潛味之不啻出荊蓁而登康莊其淌志稱快何如也海陵心齋王先生之學為姚江領閱延之橋梓淵源所自更得正印故在紛華中其靈根炯炯如是而持以康濟天下綽然有餘彼說鈴枝葉之詞以視延之所錄劍首之吷而已玩是錄者應知延之之品之器寧獨洛陽紙貴哉

昜山友弟魏應嘉題

長洲馮夢桂書

守官漫錄小引

竊聞之自來達官貴卿文人墨士莫不立德立言立功以繪宇宙而藻山川此皆聖賢豪傑得之天根者多故其垂世者遠也海陵

忠孚劉公以妙齡甲天下士

天子簡為計部名臣奉

差過里門檢厥所集示余余矍然曰嘻卓夫子之藝吾覆也余甫下車即聆夫子面命聞誠心第公道提而覺之如以寶筏渡迷津泰邑難治余雖不敏庶斯達矣今捧讀諸篇言言噴玉字字走珠真名臣名言垂世不朽者昔尼父刪六經而憲萬世公之立言亦允為萬世憲矣而立德立功重光社稷者庸可量乎且其家學淵源作述並美公即最賢善繼夫

子之道則忠孝先生乃祖乃孫是父是子又其無憂之盛景也而所爲立德立功立言者不以世世傳乎余辱通家誼愧不能文僣爲小引云

古黄韋宗孔題

海陵後學李嘉賓書

劉延之守官湯錄序

人想王荆産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政爾不得韵中推袊送抱耳客居邗江丸子地邑邑悽寂高譚蕤羲靡所與展每如戴晉吹劍首元亮拊無弦琴而已專愚旣泛牒去之東秦唯海陵一衣帶水延之招車蹔頓里中然盈盈脉脉無若梁月何而道勝之風履往寔歸者故可樂詠也忽雲墜一葉似我恒山寶符

蓋鄒魯之旨迦維之論亟治而液之離堅合異總制清裹檢鏡所歸人倫以表余讀之逌然延之文心道心旁薄激盼仁義之言藹如犲方延之掇上第乘七香車看花紫陌其國門縣書不踁而走雞林矣意其翩連而起冉冉五欲甕中渡假而化延延之技精閑闕手一編而伊吾猶粥粥處子也探道好淵玄觀書御章句自匪可以扣撰風流標

益名教則言不妄作闇室猛炬苦海長年要皆其脩悟體證發抒所自有匪地為是唄藝餔酒譚釀而已然延之還入畫省蔚為時棟方憑五衍而拯逝川闢八正而庇交喪叔孫三立便欲雙肘厭紐寧詎綖上鸞蘢虖异日允昌嘗出示解酲小言霏霏碎金的皪今共延之把臂笑容闕下粉米一代令婉兒品藻竟當誰欲五花簟但蒹葭烟水亦思

伊人一方者乎若以摩尼珠照我濁水源即悽寧也奚以感

年弟五茸黃廷鵠題

吳郡陳元素書

守官湯錄敘

甄甫錢希言蘭栖氏譔并書

著書蓋難言哉非其立志之難而逢時難也士方帷燈夜讀則斤斤帖括而不能著書既解褐為州縣勞人則碌碌簿領而不能著書及其功成拂

衣投閒田里則又契疏鞅掌思為栟聊遠條計而不能著書其可以不廢官守而從事緝柳編蒲之技獨有為郎時耳夫郎署蕭閒不涉津要其情適無壅案螢窗之苦其務簡寡簿書功令之煩其年力盛不至向風欲僵

背風欲仆之遲暮故得以退食餘閒
剸攻研摩纂削而他以所紛雜之不
者雖其人有著書之志而不遑著書
之時少窶妨業壯虞曠官老虞侵家
秉非不可為則不得為非不得為則
不及為時乎可輕棄哉故曰非立志
之之難而逢時難也海陵劉延之使君
風期高亮故是百尺樓中一流人始
通籍為司農郎農曹視他尚書郎稱
劇而中外所切責滋重使君持計往
往務裁篤不務紛更緩急次第之間
胸中若有成算即老吏無以難焉及
其驅馳王事不憚賢勞一問都官權
陌之舊而還南方征調畢供水衡錢
賴以不乏乃君起自淮南少而嗜古
入含香署中益喜折節讀書其所藏
典索丘墳短家雜說亦既山充海積
飽沙而飫探之矣已而豁然曰吾聞
荀慈明嘗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
謂之漢語今其書不傳是大可恨事
夫讀而弗著猶弗讀也著而寡閱勸
懲猶弗著也臣書癡獻嘲則木災貽
咲耳吾將以讀者意逆作者旨輯成
一家之言以醒薄俗雖蹈古人風流

罪過之譏而於世道人心不無維繫庶幾乎觀過知仁哉於是取古經史子稗中所記吉祥善事及嘉言懿行吉凶影響之說集而成書不分甲乙但編內外成敗具列美刺並陳其人自帝王聖賢以逮英雄仙釋無不載其事自天人王霸以極鴻纖幽顯無不採其書自聖篇靈文以該廟謨野乘無不收其世自周秦漢晉以訖唐宋元明無不論隨見輒紀隨紀輒寫因命其書之名曰守官漫錄爲卷僅五爲條已數百餘自使君此書出而

京輦江淮流傳幾徧上邇公卿大夫下至販商僮牧莫不家購戶誦詠歌讚揚思爲忠貞孝義善良長者小人畏王彥方知君子畏左丘明恥足以代春秋之筆高月旦之稱矣雖然余疑漫錄當是戊己以前初官郎署時事使君資適逢世之始也而今豈其時哉狡夷黠虜爭跳梁東方用師登華表而呼庚癸者聲相和也大農仰屋竊歎日夕講尋利端曹郎中有才識如劉先生者且相與賢重引而共籌所以尺寸富國果爾則使君當蒙

憤上書言夷虜利便條對軍興大計以佐 縣官危急奠綏醫巫閭邊疆非復如前日緩急次第而圖之時也即欲偃蹇長有著書之樂其可得乎今夫一斛之水必藏蛟龍十步之澤必生芳草海陵魚鹽之國孤城懸島

鹵中而產有奇逸博聞如延之其人非蛟龍與芳草哉君既急、國家亦當為 國家所急勒旂擊楫共濟在此行矣即是錄豈足盡君第就而論之聊答其問序之意藉手訴揚子以寫闊聲相思

劉延之守官湯錄序

延之以湛深茂粹之姿生平無它好唯好讀書既釋褐為郎晝省則益取遠近紀載嘉言懿實足資切人者手筆錄之積久千卷曰吾博也乎哉吾以効吾官

也吾學未知屆而官可有暇不替吾學不曠吾官也既為二三名公序之又以屬之吳門舊硯席友蔣生蔣生躍然而興曰有是哉延之之於官也今之所謂官者大都大冒若箕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冗

則筐篋簿書間則長吟清嘯樹
名養交計祿望遷而已復有如慶
子之砍々下惟采獲不休者哉又甑
有理事雙研遊引旁訊鑿々不爽
如是者哉延之々爲此錄也則其意
固甚深也蓋嘗勸學仕々學々況
自尼聖發之而至今日仕之學更重
矣蓋士自燦髮咕々覺偉一仕
者無非制舉執而已此即生花噴
霧可用之實事否況世道江河人心
如鶩蒿目者方一求其實而文則
尚虛求其順而文則尚逆貴其通

樸而文則日佻巧棄其恬靜而文
則益縱橫若以臨文之心施之治獄
如韓公子所謂吾嘉亦反有必不相
爲者古之學而仕嘻其殆非此學也
則夫蒐菁敗之林而尋經濟之實
不虛退食之委蛇而可展有位之精
共者非仕之學安務乎乃求仕者
方沈於習東於時而不得學而既
仕者又豢於優游絲於聲利而不
肯學則延之々用心可尚也今考其
書首載盛德切名則不朽之大也而
即切之以分定與示儉示忍示養

生為至言行之師貧畢具政事之法
戒森列而且果報必書見聞隨紀
凡鉅可經萬幾而細可紓單赤顯
可維百行而幽可慎叨切者不可
眉指掌至醜陋人非鬼責斷〻乎
惟影響乃至經延之醒世切而自
律必不寬也言〻為職煩劉秉樞
軸或專斷一方或宣猷萬里今日
之錄非異日之政乎則延之不聞今
日之官即并不曠他日之官而謂延
之守官以有茲錄也可謂延之即以
茲錄守官也可延〻為自此遠矣

豈與當世之視所為官者等乎
哉
萬曆庚申七月秋日長洲友
弟蔣秉銓頓首謹并書

守官漫録序

余閲丙辰房稿識海陵劉忠孚先生丁巳春温陵凌九張師初校士先生復從試牘中識余譬諸草木兩人則臭味也已何尊公以明經選授邑廣文木鐸乍振羣蒙咸起余雖郡子弟得侍教門下私艾是韋一日出示余乃先生待銓暇晷所輯守官漫録也士當釋褐時恍已爲容入門自媚不則流連詩酒放達爲豪先生獨下幃京邸寓覽群籍手批口吟校讐是亟其意有超焉者矣集中所載惟先言往行及施於政事有關行已大端猶懼覆轍莫懲流沫難鑒篇次内外義具勸戒而旁逮時務有關經濟實録者彙以成書夫先生家學源長温文天縱如渾金良璧奚事攻砭乃讓讓退抑不憚矜勵其意更有超焉者矣初豈城壐鄉熊公講學海上先生以諸生受知道情契合馨於蘭茝已癸丑上公車不售遂宦迹毘

陵教授諸徒大為後進領袖先
生之意殆繼往開來千秋自命
與談勲業文章直斂首一吷耳
余落魄傭經餬口無榮走長千
轢遺放逐學淺名微不聞里閈
乃神奥交乎壓翼俱廢越數百

里徵導糠粃先生所以識余與
余所以識先生者臭味當自有
在非僅〻制舉義也郎君韶年
英妙才藻清華倜儻風流締納
名勝真為先生玉樹時從王父
讀書渡江歸省聊附數言質之

先生余將藉青雲聲施不朽矣

延陵晚教弟莊有儀謹識

長洲通家晚學蔣宇潔書

守官湧錄自序

刻守官湧錄者何錄盛往以志惠迪也錄陰隲以志餘慶也錄分定以志義命也錄儉以示共也錄恐以求濟也錄養生以貴爲生也錄至行以明倖也錄政事以達用也錄冥果業根以見無涯可包也錄常聞習見以見無微可忽也雖然此湧錄也余素

吾泝瀅法味居恒拈椎月旦逐事請姑仰止景行者輒瓣香其人不啻畏壘不則如魍魎在側遠之唯恐不至也區區蠡測徒愧望洋杳無津筏未知何者爲要入手處至如此道河漢何哉一日憶紫陽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體察收拾爲要覺向來太支離

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未
切耳吾師乎吾師乎戊午需
次長安二三同志安相過從
私以衡量引古爲證書不厭
借觀事不厭再官文不厭標
比較拈二則善者内之惡者
外之常者内之変者外之種
史者内之貝箕者外之常而
不離乎惡者内亦外之変而
有善於善者外亦内之間

嘗按昧然自循驗從前之
一二一動此後之千酬萬應
能錯理而不淆於是非否能
屯以而不搖於喜怒否能操
度而不介於攸吝否能精
神而不竅於智巧否未也嗜
好愈蠲而能銷損否器識
愈浮而能益鍊否利祿能
隄防而不苟且否吏治能
振刷而不惰窳否如此宿

與權卷蒞茲簽予嘗從
璽卿然先生游醉先生論脩
身有存之學概茲慕之今離先
生數年以而概乎未有得也
予亦愧吾錄也已會余奉
使南省手一編質先生謬相
命以照以脩之旨相合曰子昔
若泥濫今業漸就體察收拾
矣余應之曰小子將藉以證
性善收放以已而追歸則益

取向之揚搉者嚴加陶淑冊
鉛屢易彙而成帙不知當衣
之要換也而星紀已魹矣
錄成凡幾卷遂授之梓人以
問同志以識歲月焉如曰彈
射古今以博稱炫之名則予小
子何敢

劉萬春延之甫題

守官漫録總目

廣陵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輯

門人王 化大美甫校

守官漫録總目終

守官漫錄卷之一目錄

內編

門人晉陵徐孺教叔遠 澄江徐應星星卿

金沙周 銓簡臣 周 鍾介臣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仝校

守官漫錄卷之一目錄終

守官漫錄卷之一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內編盛德之事 計十八條

吳郡功曹陳遺性至孝其母家居好食鐺底焦飯遺於官舍恒裝一囊貯錄焦飯於其中欲歸以奉母值五斗米賊孫恩來寇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所貯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挾之以從軍戰於滬瀆軍潰或逃入山澤輒餓死獨遺以焦飯得活

德化縣令鍾離權將以女嫁隣邑許令之子買一女爲媵女至背屏而泣詰之荅曰某父昔令于此不幸與母俱亡其方五歲育于吏室十年明公買媵吏以某應命耳追思吾父不覺涕零權詢吏果然誡家人易其衣食如已所生以書抵許令告緩婚期將撤嫁女之貲先嫁此女許曰古人耻獨爲君子請以前令之女便歸吾兒別擇壻以嫁君女權欣然從之君子曰權則義矣許令尤樂善焉

唐時劉弘敬好施不望報道逢善相者曰君二年間大期將至弘敬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嫁買女奴名蘭蓀者丰姿不類賤輩詰之爲名家女遂焚券收爲甥以家財先其女嫁之是夜夢紫衣象笏者拜曰予蘭蓀父也謝公嫁我女無以報今告天帝爲君請壽許延壽二紀富及三代後弘敬果享年八十子孫繼富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忽病華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三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爲托女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二女立爲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延綿子孫貴顯

羅城使程彥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献皆有姿色時公方醉惕然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爲顯官

曹侍中彬字國華靈壽人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彬討蜀初成都右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宅帑無十日之蓄及升武帳止衣弋綈坐素木胡床而已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美麗劵成張忽泫然琦問故張曰妾本借職郎郭守義之妻也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

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郤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二十金助汝夫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公定策兩朝歷官州郡戎帥活飢民數百萬西賊巢臘朝廷倚以爲重乃其汪度尤務包荒久在中書每見文

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迨仁慈衍慶子孫並顯其自成德移帥中山也沙河暴漲忽有神龍偃絕上流俟公既濟則波濤如山矣居民咸駭之

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飢無粟以賑公請發長平封樁粟麥郡官堅持之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則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且勿預吾當自坐它如麥冊義田施德於鄉於族悉承文正公志而益閎之故范氏之後最昌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之偶夜行聞有老婦哭者而哀公問其故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移去所以泣也問其居何在正五百緡所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受原直而自陽羨還毘陵勿徙宅矣公文章節義炳耀史冊及其爲政所至有惠愛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滙浸城下公不避塗潦率吏卒大姓共操畚鍤築東南長堤城得無壞知杭州歲旱

民疫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度僧牒三百以救飢者又作饘粥藥劑分坊以治病百姓咸尸祝之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舊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及民居附近者悉賴以不毀

張孝基爲同郡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偶有過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見富人子乞丐於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食幸甚旣而有餘復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巳幸得管庫尤幸也遂使管庫其子謹愿無復故態孝基念彼實父子我可利其財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人莫不稱歎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騶御聯翩如守土大臣狀竊覘專車者孝基也相與

前揖問所以致此之由曰卽還財事也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齎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傷有人不相識者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葢所遇石傷人乃仙也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晉時隱廬山下爲人治病不取錢愈者令栽杏杏成林子熟時作一倉令買杏者隨器大小易以穀若置穀少取杏多虎輒吼逐之所得穀悉賑貧者永嘉中仙去

眞州人許叔微篤志經史尤精于醫建炎初大疫叔微親行里巷爲之診視所活甚衆夢神人曰上帝以汝陰功錫汝以官因留語云藥市收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後叔微第六人登第升爲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二人間其

神如此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不愈其妻兪氏召澄診脈乃引澄於密室語曰妾以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苟以此相汚不惟使澄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兪氏慙感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男女奉上帝勅賜汝一官

錢五萬貫未幾東宮得疾詔訪澄一剗遂安贍宮贍錢悉如其數

宋時郭淑和蘭溪富室平生樂善好施喜談風水一堪輿家密告曰爾祖墳旁有一眞穴當亟圖之明日挈其土民而來以二十金買其地因往定穴夜夢紫袍象簡者曰下吾塚也三百餘年矣或前或後只讓我丈餘汝家原可取富貴淑和併其地而不用反爲之築垣植樹囑墳丁同祖塚守之子孫自是大顯

吉州城內徐宅遣婢送金釵於城外親戚家婢挿於頭中途墜地不知拾城卒李某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江近勢將投溺李卒呵而問故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適令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痛打至死不如先投水死卒舉還之婢大感謝後此婢適梅林渡村民見卒承公文將渡水力挽到家貰酒爲款聞渡所喧譟出視之舟覆皆溺獨卒得免此故陰德之報昭然可見當其舉釵還婢安知有救溺之報乎

嘉善縣平政牌坊陸蕡齋先生諱邦祖某實主其役備極堅固人曰柰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役累人也後蕡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牌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爲善之報不可測故若此

吳人項姓者貿絲于汴時萬曆巳丑大祲民貧不能活賣其婦得四金相別而哭項聞而哀之將巳鬻絲之直返買婦者金貧民夫婦復完及

其歸也欲附船渡黃河適遺器物在邸登岸取之船不及待而先發須臾颶風大作巳覆矣項既免於阨汴商畢賀乃遣從僕挾其貲先還僕病于途纔抵家而絕項復見夢于神亟行欲追及之亦以是日抵家凡所挾之貲並不散焉

大司徒馬森之父封君某年四十而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夫婦珂保若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處失手跌下傷左額而死封君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者婦驚痛撞封君倒地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也婢歸母家言其故並感泣日夕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

曾祭公亮初以布衣遊京師有旁舍生與家人

悲泣詰之荅云私用官錢四十萬以女鬻商而償之故泣別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棄若女爲溝中瘠矣我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曰甚幸然已付商鬻劵納直四十萬安可追耶公曰我償其直商曷敢留劵也約後三日事畢將女俟我於水門之外生如期往公發舟已三日矣女遂嫁士族舉家焚香祝公公位至宰相

鄭州牙校時某陽羨人也年六十四妻四十尚未有子當部綱入蜀妻遺之金若干勸令置妾妾至甚端麗叩其所從來曰父終雅州椽因貧柩不能歸故鬻妾以歸葬也時憫之送還其母不責原聘且便道護其喪還比至鄭州之明年妻有娠將產夢偉丈夫衣金紫導者九人皆披敗衲徑趨而入獨金紫者留堂中既旦生子邦美而堂後之犬生九子故邦美小字十狗後舉進士官吏部尚書世傳馮商還妾而子京昌其後此再覯云

劉留臺貧時至漳泉市中浴拾遺金一囊焉浴竟託疾而宿其旦有一商慟哭來者自言經營八載積金八十五片以囊盛之昨浴而遺於此行三十里始覺今不能活矣劉欣然擲還商分其半爲謝不受或笑劉拙於治生荅曰吾賦分合貧耳敢掩人物爲已有乎且商辛勤積之我坐享之不祥未幾劉登第累官西京留臺

劉莊襄公璲有大父曰仲輔自少仁恕不踐蟲蟻與贈夫人初婚之夕家尚貧有一偷兒入室

公驚視之乃所識也公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因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其後夫人偕老問偷兒何人公曰已許不言矣何見問及公殁有一族子製衰服頭觸柩哭極哀人疑其爲偷兒而有善行葢媿而哭也公與夫人旣以孫貴累封誥後盈甲第不絕

浮梁戴公珊家食時課業水次之小樓夜聞二鬼共語云明日有婦投水吾得代矣及旦伺之果有蓬首少婦向水而泣將自溺公下樓呼問之訴曰兒里中某甲妻也某甲飲博罄我嫁貲今貧逼我爲娼兒本良家子誓不肯從寧溺死無貽父母羞公止之曰汝計左矣死者不可更生因令閽人留內茶湯頃之狂夫喘而呼其妻公正語責之曰汝何逼妻至此卽貧不聊生我有銀一笏資汝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嘆曰三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爲都御史進尚書致仕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也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兎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於道陰客有唱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客徙而覆之瞑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賈也行價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于外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柳下起之

遂起掘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客不能强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旻稍就塾師學慧爽超羣兒一日與羣兒遨於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于塾師曰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得留行矣師曰孺子戲耳何足慮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晨往視焉則旻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嚴冢宰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主者令亟記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生弱冠登甲辰第

會稽陶氏簪纓相繼爲望族其始著曰陶諧嘉靖初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者也諧四世祖曰仕成者當正統時以富民供大璫阮其其後阮倉卒被命入意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十金托之成持金歸投井中居數年阮竟死成出井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金也盍取諸成固謝會歲飢悉散以賑鄉人以是稱陶長者後數十年卒有莊敏至今彌熾彌昌人以爲皆成所種云

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飢而人贈之者文中歷敘古先濟飢之人子孫皆躋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

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流血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曾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

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飢菜色可掬因徹巳之米煑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于福建始于沙縣蔓及延

平等處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討禽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委都司張斷事搜殺西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悉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揷旗門首戒軍兵毋妄殺全活萬人張混殺甚多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同時又有江西人王某亦爲推官委查鄧籍原情中攺免死數千人夜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與謝子皆中狀元後果聯科及第

景泰初年南昌王得仁任汀州推官値鄧茂七之亂山谷響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帥欲濫殺脇從以爲功得仁力辨其枉遇係累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今入祀典名曰忠愛得仁生子一夔有俊才赴試之初謁鐵柱宮卜兆見靈湫中水忽湧起如一字爲第一名之兆天順庚辰廷試讀卷官定祁順卷第一司禮監與內閣言恐傳臚時音與御名相似乃置祁二甲而進一夔居首

陳僖敏公鎰之父孟玉素行愿慤嘗出行登廁見鐺底飯一片遺在廁旁拾取滌淨因食之其不欲暴殄每事皆然乃夢梓潼神告之曰翁好善不厭我將降生以大而門我在胥門線香橋民家樓上可迎歸也旣覺訪至其家繪梓潼神像於樓因乞以歸尋生僖敏以都御史建鉞西土著有勳績累贈父如其官

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功密疏

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塤應坤及應埈皆顯官埈有文學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滸有一鄰人貧

甚負其子孟玄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塋立契絕賣從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爾欲賣房與墳吾當另酬汝値前銀送汝吾不追也鄰人亦感其高誼及埈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埈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埈呼其子取前契還其鄰人且爲築其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屋傍無恙以後登科第者甚衆皆埈子孫埈號漸山

徽州唐新菴狀元皋家貧力學旣饘于官以貧故每歲臘輒往學宮預支領饘從郡城往返凡四十里許聞途中有夫婦哭而甚哀者詰之則云爲毋錢家所追鬻妻以償公愴然感之討所負適與支饘合遂盡解以贖其婦伉儷獲全比歸歲且除無以爲炊公行吟橋上賴故人典藥屢給焉竟以癸酉登鄉薦明年舉進士第一人公生平篤行微時與友人某偕謁潯陽守守故公年家好也解珮贈之幾百緡一日某爲言其毋老子單公吁嗟嘆曰君貧倍我何不併持去

爲婚養計遂空橐抵家戒從者勿言其事相傳皋之四世祖拙菴公而下皆世有隱德云

馮琢菴侍郎之父爲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

孫屢川尚書之祖爲人淳厚公直生平無一毫機械是曰是非曰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貳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旣

不可使用亦不可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爲副使孫即屢翁尚書

南陽李文達公之祖李翁故商也載棉花一大編抵湖湘發販有臨江客三人醵金三百兩易得之貯邸舍中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大慟曰本蝎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後至唁哭曰公等勿憂也貨之售不售僅一問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安恐爲公禍乎即以三百金與之而

自垂橐歸三人深德翁徧禱神祠時翁尚在途而家之親屬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生文達公中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天順癸未吉安羅一峰倫赴試春闈逆旅主人遺寶鐶於盥器其僕匿之行數舍以告倫大驚曰彼失實鐶必生譬釁亟反之僕曰試期已迫倫畢試而後反不聽卻行數舍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逐欲捐生矣返其鐶感謝不已旣而入場被火頼謝大部出之於厄倫有詩寄大部云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眞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忠赴京寓一暗室中方掃除忽梁上墜一軸模糊莫辨細拂去其塵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欵書報狀元三字倫懷之揭榜二人皆第倫則狀元也

羅一峰討借舟次姑蘇夢范文正來謁謂之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范曰某年某

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羅昔年曾拒一奔女于其樓中念此事人無知者此夢當不妄及赴試果奪標焉嗟嗟夢寐即白晝之爲暗室即康衢之見此君子所以貴愼獨也

溫州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其鄰人累貲甲一邑而無嗣與周交密因謀於妻有求種之意妻初難之旣而久不孕强從夫言富隣遂爲具筵夜召某酒半佯入內令妻出陪委曲申欵因屏婢而告曰我夫以君子多男使賤妾冒耻求

種幸勿辭它日得男所積皆君子有也其愕然遽起而門已閉不得出遂以手指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夜漏將盡終不留聍妻彷徨失意叱婢啟門放客與夫共悔恨之正統乙卯某子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即旋也而彩幡之上皆寫欲傳種子術二語莫測其故明年丙辰旋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幡上之語其曰此老夫二十年前以手指書空者竟不泄隣事

太倉陸參政容少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留都逆旅人有冶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因自吟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借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遂移別寓公以是科領薦年甫二十四

楊希仲未第時在成都某氏賓館有小婦絕艷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第一人

林茂先宋時信州人才高過人已與鄉舉家極貧閉戶讀書隣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年登第三子皆登第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

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婦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箒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內編功名分定 計七條

王顥事唐文皇有子儁之舊方帝微時戲之云王顥王顥老不作繭既登大寶顥以間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獨不及顥因諭之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也顥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玄齡勸帝曰陛下龍潛舊寵何不試與之遂授三品賜以金帶紫袍是夕卒

魏徵爲僕射寢於外閤有叅隨二典簾外閑評

一人曰我等官職悉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微聞之遂作一書付言由老翁者送至銓部但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也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送之銓部問其名明日引注補一近職而徵賜書之人則被放焉徵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益嘆由天之說不我欺也

李儁連舉進士不第貞元二年故人國子祭酒包佶通於主司將援成之舊例放榜前一日以各名呈執政其日五皷儁往候佶俟里門闢而入焉有一鄒役小囊笠帽坐於賣餻者之側儁買餻食因分啖之此客甚喜附儁耳語云某冥吏也今賚進士送堂榜君欲看否儁看之未獲巳名嚮客哀請客曰君之成名在十年外祿位甚盛若預求之當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厄止獲一郡耳儁曰足矣客又請陰錢三萬貫以賂牘吏必來日午時納之因以筆授儁使易榜中同姓者自注其名榜首有太子少師李夷簡儁欲易之客曰此人祿重不可動也其下有李温名

乃去温字注儁字客遽卷而行儁既候佶佶至春官第探之春官曰某迫大權事不得遂柰何佶怒以言侵之春官乃出堂榜揩一姓李者名而注儁名一如其所自注云明日儁中榜酬應倥偬忘客之約不覺巳過午時遇客於路泣而示以背曰巳爲君受杖矣加賂五萬緡尚可免追勘也儁依數而焚之仕終岳州刺史屢及於譴此事與所載諸葛一鳴畧同功名之不可速化如此

某紛匠夜夢神語之曰明日有一五品大夫借汝作襴衫可往也匠明日郤諸召者何于家少選楊恬號丹泉者方入泮召作衫匠往即陳其夢不數年楊舉進士且有才華殊不以夢爲意選爲某州知州入爲工副郎陞僉憲薦剡且疊上不日少參唾手得矣偶慢一貴公貴公入任吏部諷知州仍入爲刑副至正郎竟卒終身不脫五品官祿俱前定神特以其顛倒不脫五品示靈異耳人亦何必以升沉置胸中也

歸安仰思忠精堪輿家術閩故方伯何公先爲湖州太守其壻六合尹林克正知思忠乃延之入閩爲方伯公擇葬地而其姻某氏亦欲葬父因送過其家連日探幽涉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人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先爲何官其宦業何如曰先爲某縣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內警遂托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葬何所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地致死人命官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思忠每道此嘆異人之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

慈谿有葉掾王掾同謁選於吏部葉掾授山西太原府倉官王掾則聞父喪不及選復與偕歸

而葉至衛河疾作死王與葉之子謀曰汝父死矣人無知者我僞作汝父持牒赴任所得貲貨分而有之不亦愈乎葉子喜遂同抵任既三載滿秩得白金七百有竒均分如約王自以爲計得也服闋謁選適得前太原倉官因曾僞任不敢再往遂棄牒而歸鄉里知者莫不訝之

寧波庠士李循模將貢之時有王錄者居其前用計擠之越次而貢王樸實人不較也循模既就銓選夤緣嚴相國之門漸至親暱託求順天

司訓銓曹許之揚揚自得選榜未發忽縱步入
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見
其舉止呵之郎罵曰吾不數日當坐于此鼠輩
敢無狀耶於是群譁不已頗聞之文選改爲廣
西僻處循模鈌望一任而没明年王録應貢恰
選順天府學訓導云

内編錢財分定 計九條

隋末一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抵官庫因穴而
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見一金甲神人持戈

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尉遲公錢也書
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頭
鍛煉生乃前拜之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困尉
遲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足下他
日富貴若能哀憫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
錢付某五百貫月日署名書生攜去公與徒大
笑爲妄也書生至庫見神人令繫於梁上取錢
止五百後敬德佐神堯立功勅賜錢一庫開庫
欠五百貫欲罪主者乃於梁上得前帖遂求書
生具陳其事厚遣之

盧懷愼爲相清謹不營貲産既貴妻子不免饑
寒常臥敝簀單席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
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説同相貨賂山積
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是夜公果復生左
右以崔之言告懷愼曰冥司有三十爐日與張
説鼓鑄横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絶近有頑福者
日得市金亦冥司所畀也

蘇東坡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大

甕白銀仍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
宇後數年舉進士令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
數留後爲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
則與俸禄相同也

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毋在無以卒歲夫婦對泣
次日因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因此稍活
後登相位例賜銀百錠既受而鈌其一將次日
詰守藏吏夜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先
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獲年月日盖拾銀之時

也

郡守鄧繼曾嘗爲給事中四川資縣人也有一親戚官御史訓之以廉自言廵按雲南之日丙夜獨坐有緋衣人突前曰某爲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坐下視之果有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及復命時同年某託以保舉一官強納二百金歸而夜禱前事其神復至獲金八百兩問

何以減二百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旬爲君泄此以見定分有數法不得而私也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大駔鄺氏初家貧甚偶獲錢一千詣市門以鬻蔬爲事海賈見其巧給俾操舟海上久之分毋錢與之俾商林邑扶南閒而中析其利又久之犀象玳瑁香藥金翠珠貝之屬充牣左右又久之富遂與海賈齊被花帽文繡衣置麗姬十人日夕擫管彈絲以爲樂又久之遂盡挈貨寶東歸將泊岸先登問家有無一夜颶風作舟盡覆無遺者鄺視纏腰者僅一千錢獨存鄺號痛欲絕或往譬之曰汝向以千錢行今以千錢返無所失矣又何以痛爲汝以寶貨爲可恒有物哉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毋鄭氏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軍中遂安先是家貧子幼寡母自爲師教子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毋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公餘慶矜其

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何敢取命掩而築之其毋之明如此

浙人鄒定四穿一土窖得伏鏹甚多頓爾侈靡美其輪奐落成之日偶一工匠與其子戲墜地而死訟於官官知其有藏也挾而索之殆盡訟乃獲解其堂宇新構者已爲它人有矣蘇公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鄒定四之謂也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倖得乎哉蓋若有冥司主

之而不可强者余所聞說兩事皆以盜財匿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少司空汪澄吾臬山東時覲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往二賈一黠一愚黠者于海上紿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撇其尸大洋中以爲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返流仍置尸于沙土爲土人所收黠賈歸埋所攫金于牀下紿愚賈家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徃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素蠢不曉戶外一事忽爲厲所憑口喃喃稱余某賈也爲黠賈某毒殺攫余金置牀下稱冤稱苦聲傳閭里閭不能掩愚賈之家來廉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鞫之具告如初令取原金而金宛然在遣沿江探尸而尸亦宛然在是婦直須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蘇如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奇哉異哉又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廉與同縣某善貸其家廿金屢索而孝廉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子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爲某縉紳先生婿恨其以牛抵父爲誣也訟之官官取犢親驗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亦無能柰其父子何不得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呪訟乃已夫廿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卽負之

何至冥司以犢相償海內負人金擄人財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纍纍無筭冥司安得爾牛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悉酬之也余並録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鬼之怒毋甘獸畜之賤可也

內編作法於儉 計十一條

韓晉公滉有一閤吏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且以公次日應食糕糜橘湯爲驗又言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於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故曰人無夭壽祿盡則亡

元時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後一授鄂州敎授一授黃州敎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爲治後事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

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云公生於微寒未得享用故活我生富貴享用過當故死

東坡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鄭亨仲亦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耳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蚤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闕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蘇長公曰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温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獘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唐肅宗爲太子上使割羊臑以餅飾刃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公之侈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咎牛奇章耶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向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若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没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
過當一遇處困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石虎食
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爲心使蚧裂方食及爲
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
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
氣及其亂離飢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
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
擇精好動以爲觸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
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一種膏粱子弟

一離襁褓必擇甘麗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
而疾病亦自不少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
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
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
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
食黃門置筯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
識見優劣於此可見
孫子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三萬
蔡京嗜鶉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
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
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亦可戒也

作法於儉第二 計十七條

說苑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人不安室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亾

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慙而止唐嗣曹王皋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廚馬燊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

柰何使其子孫鬻乎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池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宮地熙寧初法當拆賣栫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積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旣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郎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乃知無財可辦不費難得之物亦使他日易於勑斷不作愛想也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甲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羨餘也

郭從義之鎮河陽也治第於洛中極其弘敞亭軒池館綿亘數百餘步周設碾磑廐庫之屬靡不備具第成凡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於洛都暮抵其第秉燭四覽尚未及徧竟以朝會

有期復星而出旣朝病於歸途已不起矣家人不能居獻之於朝遂以賜涪王王旣徙房陵因爲門館

裴晉公于東都立第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廻環極都城之勝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綠野堂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其間後宋張文定之歸洛也得晉公午橋莊居亦日與親舊觴咏焉不知爾時花木臺館猶

是晉公故物否名公勝地意當時必且鄭重之卽鬼神亦有呵護者故歷唐迄宋風景依然然此後寥寥不可問矣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鍾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亾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令公聞之愓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趙韓王宅園謀畫恠于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扃鑰爲常歲時惟厮養擁畚負鍤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云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卽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蚕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

勘破此關況今世哉

李文靖公不肯治第謂其弟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第洛陽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

謀治第樹圃顧何特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我遊者豈必有諸巳而後爲樂也

黄山谷曰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盖障市聲喧𧩙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耶

韓持國許昌私第凉堂深七丈毎盛夏猶以爲不可居常顈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凉乎曰凉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覩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畢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凉矣

宋郭進造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屋者進死未幾果爲資政殿學士陳彦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毎置産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噫如二公者既知子之不肖而恐以薄德遺之可愧也巳

宋乾道五年福建長溪大火有陳使君者火將逼其居鄉黨相率請避陳曰我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灾必不及我乃堅執不移但焚

香于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造天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煨燼也惟陳一區獨存

寧波張方伯某頗行賄賂致有豐槖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冦瑜夒人云陸文九今日盖房司冦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乃召文九至時甫八齡後方伯之子破産竟歸第宅於文九其價十不逮一也

朱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

短闕而非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餒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帳咸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㝎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圊仰視其舍卑狹俯闚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圊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撲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圊之未美也不覺閱歲尚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趍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怳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圊是務

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躅蟲網琴瑟塵棲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悒悒而死

內編忍克有濟 計八條

王守和爲光祿卿未嘗與人爭嘗於几案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書爲之明皇知其姓字不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

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

國朝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然殊無相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李某者星家爲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盍慎諸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步過外氏纔隔城闉數廛耳忽有肩柴者從城闉突入急刺過而柴傒鉤李某鮮白衣亘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齕齕之巳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柰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令逢異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其人喝甚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李某遂免于搆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能忍與不能忍也

楊宗橋清江敖英同年進士任新鄉縣質峭直與人氣不能下時監臨者惡其不遜又同列間搆之危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橋告以

故古山曰譬如對局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橋然謝之因告改教職古山桂文襄蒡之兄也學行卓然爲鄉邦所尊文襄號見山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牛弘有駕車牛弟醉射殺之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第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無所怪問既不嗔弟亦不斥婦不驚不議令人意消如此

內編養生得失 計二十六條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强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先生語録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劉元城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南遷時其母必欲與俱百般懇罷官不許元城自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遂擧意絕之自是殆未嘗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慾是眞絕慾心不動故公澹然公曰安世自絕慾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

有膏粱子受業胡安定先生門少有羸疾先生命讀素問一過其人懼然不敢恣疾漸瘳故知治病先治心保攝于無形非湯液針砭所能比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心無妄則藥可勿試矣

漢郭玉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者必盡心力而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卽瘥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

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于病哉此所以不愈也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

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噫旨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蘇長公曰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

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也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得滿此期根本立矣

記蘇長公書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爲冬直爲春蒙爲夏酋爲秋冥復爲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孔

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兩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裏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僕觀書少不見耶以理推之此兩者其液皆鹹非水而何僕以爲不得此理則內丹不成此又未易以筆墨究也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土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爲主而以朱砂神麯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羣書而善窮物理當爲

僕思之是否一報其書

蘇長公曰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研銘也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難忍處須忍難捨處須捨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捨得一分便有一分安樂習之久久工夫漸熟自然觸處有益日間有暇隨意靜坐一二時調和氣息放下身心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遊情襍念盡情拋捨潔潔淨淨常要完寂然不動之體纔覺昏憒卽奮迅振發不容一毫懶散就昏憒處猛

自提撕修惺惺法以勝之惺不離寂寂不離惺離惺而寂是謂頑空離寂而惺是謂狂慧但論對治之法散亂時須以寂治之昏沉時須以惺治之然其惺也单提一念匪二匪三惺也而未嘗不寂其寂也惟滅妄心不滅照心寂也而未始不惺大抵人生世間只有忙閒二境閒時吾不隨他閒以吾之惺而寂者主之忙時吾不隨他忙以吾之寂而惺者應之忙閒之境既合則晝夜之故可通晝夜之故通而死生順逆無不

一矣

楊廉夫慕籛鏗詞殷有賢大夫黃髮眉兩白男女欲不絕飯食穀不辟四十九室家五十二嗣息豈足山澤癯𪂹漱煉精魄廣成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壽域君不見孔子竊比我老彭老彭之壽稱以德詞末雖含諷意其實嘆譽之故廉夫暮年致身黃老嬖竹枝柳枝桃花諸婢卒未壽考盖御女採取之術猥媟淫縱之行殺他人以欺天養自巳而損彼有道德者不為縱以此得壽亦天地間偷生之賊也朱子感興詩有曰我欲徙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大賢之言固自殊衆也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誘人為善即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巳自是貪生棨障無益於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為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況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況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中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亾身而不顧者何也

人而無子天之僇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嬖幸既衆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專求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為而為虞翻為子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益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夭閼也然而不盡然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子多缺盖邪沴之氣所感也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太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題

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卧之時小太平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道家云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入生氣從夜半至日中爲生氣自日中至夜半爲死氣初學行氣要在鼻中引氣而閉之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氣出之及引氣皆不欲令自耳聞其

氣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着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度漸習漸增其心數久久可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又内傳習閉氣而吞之曰胎息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中也
養生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三四歲童女美麗端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内澄如硃砂色用烏梅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酖毒厚味戕其内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況服此藥者又不爲延年袪病之計而藉爲

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專市紅鉛丸廬州故太守某者時多内寵問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丸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即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

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壽人何苦爲所愚而恬不知戒哉盖皆富貴之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哀也

金石無論即兎絲杜仲一切益陽之劑久服皆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醫家謂之混元毬取

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兆九九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胝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況聞胞衣爲人所食者子多不育故産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夭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況未必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汚納穢之地也

漢成帝爲趙昭儀作少嬪館寵之專席帝病怯弱得謹卹膠每一圓幸一夕昭儀醉進七圓帝夜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精流不禁死唐憲宗服柳泌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

者皆不軌徇利之徒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曰和劑以求延年猶曰不可況伐眞氣以助强陽烏得不斃者乎

人之溺於嗜慾於智者猶有不免韓昌黎嘗勸人莫置侍姬莫餌煖藥而晚年孌絳桃柳枝服金石卒以自斃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者耶抑亦明知其然而情有不能禁耶

大丹乃上僊神化之事非常人所可及鍾離雲房明戒人以勿爲今人每爲方士誑誘破家蕩

産亦可謂無識矣何也世之金銀皆地閒財然尚有分限不可多得況神丹乎今以一庸常小人非有開國之勲農隷之勞輒欲煉丹點化使土礫沙石成金致富不貲天豈肯從之耶古人甚禍無故之獲蓋有掩地中之藏而不取者若此神物縱使得之豈能安享傳聞古今人有得藥而失官喪命或爲雷火所焚者蓋人罰不及而天罰隨之也修行之士宜痛戒此妄念以免天罰

淮海護軍李全皐既罷遭亂道梗未獲西歸僦居開元寺偶有小校引一道人云善鑪火之事全皐留與語道人初猶秘惜既累日益洽乃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用黄金二十餘兩煉爲丹母日給水銀藥物俟足火候而換之九轉點化全皐入其言出金帶一圍以付道人藥物既備按日守火初發視之黄金爛然更一轉煉道人忽遁去丹母已烏有矣乃責小校償其金之半

國朝有中貴劉瑯者歷鎮陝西河南取財貨無數乃又欲煉丹廣致黄白就私宅建玉皇閣延方士講爐火一方士狡甚每事託于神言索瑯貨物不貲瑯有玉絛環一枚價百鎰方士乃紿令獻玉皇而卒自取之或爲詩嘲瑯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原不繫絛環大冶金鼎封閉一室既旬月方計火候以漸點化而道人已挈諸物遁矣門扃如故不知何從而出瑯懊恨不已亦可爲事

戒也

廣西僉臬沈公應魁字仲文常熟縣人擢嘉靖庚戌進士僉臬有文名工書翰晩年結廬於虞山葛洪丹井之上好燒水銀爲黄金平生貲業費于炭値爲方士所誑惑欝欝不遂其志卒以貧死

守官漫録卷之一終

守官漫録卷之二目録

門人晉陵莊　遲馭之　唐振古耀先
金沙王元瀌鼎如　溆水李士遜晉傒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全校

守官漫録卷之二目録終

守官漫録卷之二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内編言行之師計二百十八條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

疏廣

疏廣既乞骸骨歸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

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顧覲之

顧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櫥委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綽懊悵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命弟子作定命論

劉更生二條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反覆以和氣乖氣治亂爲說不但理到而且可爲後世格言謹節其數語書于座右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有云昔者共工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

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又云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至宋歐陽永叔遂以此數語之意變化作朋黨論可謂青於藍者古今雖盛稱其辭然不知其出於更生也因揭之以示同志

劉寬

劉寛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羮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寛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羮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狄仁傑呂蒙正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爲過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指而薄之者蒙正亦不欲知其姓名恐知之則終身不忘以二公之心游世即世路險巇皆成夷境矣

量最難得呂蒙正素稱雅量聞朝士訕已同列欲問其人呂公止之曰聞之則終身不忘以此觀之其能容人亦是强制中來

楊顒

楊顒爲漢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以作家譬之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鷄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行期棨無曠自可高枕一旦盡欲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故丙吉不問道屍而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亮謝之

雲長公

史稱雲長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此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召釁恃己凌物終於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的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識宋朝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

冷泉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陶侃張詠

陶侃爲荊州刺史甞出遊見一人持未熟稻一把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笞之張詠爲崇陽令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知其買於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而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患溥矣

栁子厚

栁子厚爲栁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侔則没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免而歸者千人

李德裕

李德裕爲蜀時蜀人多鬻女爲人婢德裕爲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年及期則令還其父母

朱晦菴

朱晦菴先生熹所居之鄉毎歳春夏之交豪戸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强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甞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提舉浙東時歳大飢先生乞推行之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毎出皆乘单車屏徒從一切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歴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釆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大抵措畫悉如江右時而用心尤苦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焉

顔眞卿

國家尊名節奬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禄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顔眞卿

明皇務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奬恬退者乃所以厲名節

王沂公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王沂公之門並不得見恐有人陰沮者乃叩向文蕑公托以從容自其事一日方議知制誥沂公曰可惜張師德文蕑曰何謂也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文

蕑因以師德意白之沂公曰某處安得有譖人但師德後進待我似淺第緩之聊以儆薄俗耳師德聞之深自愧屈

古人善諷諫

古人善諷諫唐太宗築臺以望長孫后引魏徵登之徵佯不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太宗遂爲毀臺此出太宗英明之主猶不足異肅宗視李輔國𠜎遷上皇於西内不能制又畏張后遷上皇一年猶不敢朝山人李唐見上抱㓜女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對曰太上皇思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爲泫然泣下始徃一朝乃知犯顔敢爭不若諷諫婉而切入主之深雖非英明之君聽之亦有所感而改也

劄子議事

古之宰相坐而論道遇事可否皆面折廷諍無啟劄章疏漢唐盛時猶有行者宋太祖時王溥輩以亡國之臣愧畏太祖始以劄子議事而宰

相坐論之禮遂革然則古今遇相之禮壞于宋也凡治世君臣常得接見故每論事可行即行可止即止近習不得以干之亂世君臣常不相接止以章奏論事行止皆不由君相近習干之也爲人君者不常與賢士大夫相接而欲求治不可得也

言路二條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

則可若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國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王縉在高宗朝爲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雖在言路知無不言毎謂人才寔難多事之際宜爲朝

廷愛惜以故不專擊排摘人瑕細惟安危利害大計所關與夫啟沃君心者則不憚苦諍焉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有言事者不稱旨輒降札云王縉論事可思

鞠詠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識事甚悉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范理

范理天台人楊文定公溥在内閣其子自石首入京因述所過州縣迎送餽遺之勤獨理頗不爲禮文定因而知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後尋薦陞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

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我及公卒理乃祭而哭之以報知己理仕終吏部侍郎夫宰相以得士爲功士以守己爲正文定之待理與理之自待可謂兩盡之矣

昭烈帝戒子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古今善人少惡人多然初忽其小而爲惡不爲善者多矣天下皆坐此獘

諸葛武侯戒子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裴晉公訓子

唐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中間有成功能致身于萬乘之相者則天也宋黄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

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有才器者便當名世矣此語似祖裴公

賈文元公戒子

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陸放翁家訓

陸放翁家訓曰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讀書不能上進即教訓童蒙以給衣食使書種不絕亦爲好子孫若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亦是美事切不可迫於飲食爲市井小人事

韓魏公

人舉止不鎮重未有得功名者韓魏公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欲官故舊子弟再三訪問更無他能惟召之燕見其終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及試以事入署亦如之然後知輕浮者必非福器

曹璨

曹璨爲節度使宅庫積錢數千緡其母謂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有此積聚可見汝遠不及父若今人貲產勝先世便謂能拓先業無隤家聲矣此又與於不肖之甚者也侍中即曹彬

朱門子孫

王子猷税地種竹笑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笏而拱青

雲龍翔鳳舞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藜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籍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孫皆此類也吾願以竹望之庶有進長蓋花日減竹歲增竹于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示兒語

凡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僮僕器用事事要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然後志驕意得稍不及人便自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

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僮僕器用不如人他卻學問强似人存心制行强似人功業文章强似人較量起來那個該媿耻

呂滎公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敎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

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文中子二條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此言已好薛文清公曰待左右嚴而惠又較周密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自漢儒以來無此議論宋范仲淹之仕庶幾近之

黃山谷四條

嘗在一友家見山谷與其從弟一書不但詞翰可寶其尊祖敬宗愛兄睦族之意藹然可以垂戒乃知古人用心無一肯苟以今所刊不載故録之靖民判官弟夏熱想同新婦兒女安勝去年人來得手書甚慰遠情但未知新除在甚處計亦且近鄉里耳諸兒漸長不可不加意敎訓人家生計厚薄自繫時命但不可令斷讀書種子耳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

廬舍否五哥才力本不在人後但應舉困頓遂潦倒如此耳嘗思兄弟問稍從容者便當助其耳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祖以來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幸試深念之相望數千里憑書惘然千萬珍重四月十七日兄廷堅書報靖民判官弟

黃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名種也人從無名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細思就令煩惱從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風因決不可計較爲之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途亦竊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

到此地位

黃山谷與人書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黃魯直好作豔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井施於此乎魯直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秀曰李伯時但一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豔語實蕩天下心罪報何止入

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是後絕不作艷詞

范文正

范文正公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劃爲四塊蚤晩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煖而啗如此者三年

張九成

張九成初年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爲送者卻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靜明濁昏

莊子曰水靜則明濁則渾水靜猶明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此言極有味

學貴爲己

家語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此言當書紳謂學不爲人也

定慧散亂

歐陽修居洛時遊嵩山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美公休于殿陛傍有老僧閱經自若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慧

飢食困眠

武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

學道三條

一道者云人欲求道須於功名上鬧一鬧方心死此是眞實語蓋劣根人多雄心難耗不得不向此語中轉身若上知人撒手繁華一了百當政不煩爾

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

君選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卽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于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劉元城二條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

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張無垢二條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兩得必其胸中氣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氣局者正謂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巳甚害前輩嘗言凡事

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盖欲彼此兩得也

胡文定三條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又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助矣

胡文定與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意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倪文節

倪文節公曰頃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放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圃驚童兒翻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是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事不可盡四條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詩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說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凡事不盡處意味偏長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蕋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

智者能知之是故危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容而懷危之懼則慶有餘矣

變化氣質三條

呂東萊先生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涣然氷釋朱夫子言學如伯恭方是變化氣質其嘆服之至如此

變化氣質亦以轉移造化葢人身與天地一氣耳夏商運衰鍾及于桀紂若桀紂能自變其桿

戾何由促亡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

當官三條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殊絶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聴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以進一與之欵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黄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此類能審絶之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程明道 以下俱語録

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茀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或問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

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
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
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
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
嘆曰此是顧不及家兄處又一日明道兄弟同
赴一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蓋宋朝
不禁官妓故也顧見妓即拂衣起去獨明道與
飲同他客盡懽而罷次蚤明道赴伊川齋頭語

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
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
齋中本無妓心中卻還有妓伊川聞之不覺愧
服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
團和氣

程伊川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
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有一人
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
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
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
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
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

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
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
非辟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陸象山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必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云人氣禀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

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江泰之問象山先生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朱晦菴

平心和氣郤是吾人學問根本
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常要惺惺地乂之成熟可道從心所欲不踰矩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也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郤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惟心麄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麄一息不存卽爲麄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裡郤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與箇是不同
問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某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郤至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

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
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
且學伊川横渠

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
濟便是天地了也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
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答周純仁曰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
裏冷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

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
前日内外之患矣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
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
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恠也

楊慈湖

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已不能爲而止
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
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
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
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
美毁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
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
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
日讀論語孔子哭顔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
思無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
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
陸先生聞扇訟之是非忽覺某心乃如此清
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喪旣久畧
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知方
悟孔子哭顔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
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
此其極乃眞變化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梏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逆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薛敬軒

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

事愈有力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貼體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闇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

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慾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陳白沙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好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

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今日與克恭别未知再會之期若不發端言之使克恭終身事業只是以名節結果孤負了好美質蹉過了好時節如此則是某之罪也歸去遼陽杜門後可取大學西銘熟讀求古人爲學次第規模實下手工夫去做黃卷中自有師友惟及時爲禱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麤有

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暘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蔀屋之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之岡引眄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皦如晝日仰見羣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明所處之地不同所寓隨以變況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此理千涉至大無内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物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徃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

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滚作一片都無分别無盡藏故也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滞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着意理會

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別生乖戾非細事也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二先生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

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自學者須是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証之藥也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先生與莊定山同舟有附載士人素滑稽肆談袵席褻昵事故以困二公定山怒不能忍至厲聲色白沙當彼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彼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夫動故怒不動故不怒怒則聞不怒則不聞聞與不聞其力之相去奚啻千里

王陽明

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

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着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曰思慮亦强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念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顛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走如何不忙

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

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

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刼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

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特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巳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

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學言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躬愱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

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是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陽明先生在刑曹見獄吏以囚食豢豕惻然詰之吏曰此相沿例堂卿所知也先生因悉屠豕分給諸囚後有客稱及之先生曰少年不學今聞之尚有餘慙問何故曰悪一時意見揭揭然

爲此置堂卿何地即此便是不仁觀先生此言則仁者所以達其慈祥之心必有一段渾融無跡之妙用而不徒以沾沾意氣博一時小惠之名矣

王心齋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指傷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當自別

或言爲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盛德乎盖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可也

問能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以爲不足與校云耳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

明師也得深省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不面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先生倡道海上郡諸椽史以事至相率詣之乞言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

有里中兒問先生曰吾獨不能遠色柰何先生敎之曰日近日親日遠日疎此二條語錄不載

今觀先生接引世俗何其易簡痛快如此

心齋當陽明論學時與晦菴頗牴牾世方非詆而心齋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益異歐陽南野諸人在都下者力促之歸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衢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嘆改過之勇自是日依侍陽明益歛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皆指顧俱足令人意消

羅近溪

羅近溪先生過臨清忽遘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勌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

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

念潛消血脉循軌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愼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者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忿怒塡胸將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愼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思慮起滅不寧柰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盖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邪思竊發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兢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忽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問吾儕日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然有頃一友率爾言終不然此小僕也能戒謹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畧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柰何他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是不知如何會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解曰汝輩只曉得說而不曉得知有兩様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便渾然爲一而純然無間方

是慮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卽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爲難制則人情大抵然矣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横惟善推車者其輪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爲碍

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也況所云念頭之雜忿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功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一時則此心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

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提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灘瀨也

昔有衲子持鉢來旴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咎出家人只這等近溪聆已大會於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

云只這等是卽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卽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册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着風動搖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

呂叔簡

靜之一字十二時離不了一刻纔離便亂了門盡日開闔樞常靜妍媸盡日往來鏡常靜人盡日應酬心常靜惟靜也故能張主得動若逐動而去應事定不分曉便是睡時此念不靜作個

夢也胡亂

天地間眞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眞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眞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躁心浮氣淺中狹量此八字進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靜靜則凝重靜中境自是寬濶

或問世之人每患多言者何也曰言心聲心君

火也火主動常熖熖而不息晝夜無靜時非言則思則夢如騰雲走水之龍不可捉摸何以制之曰主靜靜屬陰屬水醫所謂壯水之主以鎭陽光是也何以主靜曰且學瞑目定息兀然端坐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嘆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顚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尚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個自強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

靜了千酬萬應都在道理上事事不錯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點檢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畧回不若愚者之詳也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中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揣而後投針穴穴中病此是眞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沉靜沉靜了發

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有德之容深沉凝重內充然有餘外闇然無迹若面目都是精神即不出諸口而漏洩已多矣畢竟是養得浮淺譬之無量人一杯酒便達于面目

養量就要在家裏養父子兄弟夫妻僕隸之間有許多難處事彼豈能一一盡道只得委曲感化或含忍寧耐無動厭躁決裂心亦不必要六分曉纔分曉便是糊塗

氣盛便不見涵養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其實本體間定冉冉口鼻中不足以呼吸

四時常帶着些春氣五行常帶着些土氣八風常帶着些中氣五常常帶着些仁氣然則慈祥豈弟者萬善之主乎有一善而無慈祥豈弟之心便不成一個善

氷見烈火吾知其易易也然而以熾炭鑠堅氷必舒徐而後盡盡爲寒水又必待紓徐而後温而後熱夫學豈有速化之理哉是故善學者無躁心有事勿忘從容以俟之而已

禁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禁更事則再刻如前謂之崇禁大事則大刻謂之大禁多事則多刻謂之廣禁士農工商所禁不同謂之常禁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禁古人未有一生無所禁者未有一日不修禁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禁之不修而

曠日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于禽獸者無禁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藉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禍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心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個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

心尚未死也

正直者必不忠厚忠厚者必不正直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今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為愚也

做人要做箇萬全至于名利地步休要十分占盡常要分與大家就帶些缺綻不妨何者天下無人己俱遂之事我得人必失我利人必害我榮人必辱我有美名人必有愧色是以君子貪德而讓名辭完而處缺使人我一般不嶢嶢露頭角立標臬而胸中自有無限之樂孔子謙已常自附于尋常人此中極有意趣

方嚴是處人太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温厚字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個礙物即使持正好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容不得入江淮河漢容不得直流至海則浩浩恢恢不知江淮幾時入河漢何處來兼收而並容之矣閒雜懊惱無端詬誶倘來橫逆加之衆人不受加之賢人不受加之聖人則了不見其辭色自有道以處之故聖人者疾垢之海也

中孚妙之至也格天動物不在形迹言語事為之末苟無誠以孚之諸皆糟粕耳徒勤無益於義鳥抱卵曰孚從爪從子血氣潛入而子隨母化豈在聲色豈事造作學者悟此自不怨天尤人

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底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底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

士鮮衣美食浮談怪說玩日愒時而以農工爲村鄙女傳粉簪花冶容學態袖手樂遊而以勤儉爲羞辱官盛從豊供繁文縟節奔逐世態而以教養爲迂腐世道可爲傷心矣

聖王之道以簡爲先其繁者其簡之所不能者也故惟簡可以清心惟簡可以率人惟簡可以責人已之過惟簡可以培壽命之原惟簡可以養天下之財惟簡可以不耗天地之氣

余作令日有四自簿凡公文到日牌票繳日堂

稿定日令各房科自定幾日完銷立自限簿善良里分攢差不完令自定完期不差人下鄉以擾之立自催簿詞訟不差人拘令原告執原詞與中証中証將原告之詞與被告被告領原告中証投文立自拘簿除的決徒罪以上及真盜收監倉外餘俱放回寧家發落前三日掛牌於壁示之聽審立自保簿徃徃吏民輸心聽從其鷙驁者不及百一然後行吾之法雖嚴而彼亦不怨矣

言行共三十八條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甘雨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獨

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

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克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克飢禦寒之具也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前輩常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癖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一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恐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昔人以爲格言誠格

言也今有人夜夢之市而攫金之市而攫金則夢耳而足以知其心之未忘攫金矣躬蹈廉讓而心未忘攫金是其於道也不浸於肌膚不止於五藏義襲而已矣是以君子弗貴也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都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入廟思敬臨喪思哀敬與哀人心之所自致也聖人不能使之聖人制爲衰麻黼黻之飾服衰麻其有宴笑自適者鮮矣暏黼黻其有遨嬉肆

意者寡矣故夫末之末也乃所以維本之本也

贊堯成功兼言文章者何也無文章功不高也廷杖嫚罵可以肅官然失廉讓之教鬻爵列肆可以生財然有苟且之累推此而言則文章經國非虛言也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

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涉世應物有以横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解而已所謂荆棘者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於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君子有三自反

周顒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於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

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人莫接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病至然後知無病之快事來然後知無事之樂故禦病不如却病完事不如省事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書曰惠廸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

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眞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

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誑語者

費鵞湖

大學士鵞湖費公初與關中某公同年同在館局因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公不悅絕不見於言笫自踈薄耳公悔日至門請罪某公終不出

不知誰氏以其事聞於費封翁封翁大恚封識一竹板寄公令自朴於京邸公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次某公始出相抱而哭公曰罪在我君何爲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某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遂相驩如平生

倪尚書

史良佐爲御史巡南京西城而其所居即在東城毎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郤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出入里中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民等竊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尚書謂文毅也

薛西原

薛西原公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居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以非義干者即婉言郤之

人亦無慫慂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縱使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恥多矣己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盟之于心不可忘也

不用妖服

黎文僖淳性耿介寡與人合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不認失禍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忽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紿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趍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聲尚得爲士人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雙泉公念菴先生父也

失釧不言

廬陵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資惟持金釧數隻棲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玩客有

墜其一釧於袖中者思永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永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置田睦族

唐子上先生汝棟天性孝友一日子孫畢集謂曰世遠則人繁人繁則情渙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財而翁微天幸見三世人因渙思萃其在今日歟以幾十金置田偫蒸嘗微矣今檢吾笥餘若干緡悉以佐之汝曹無忽其卒也宗人行服倍年云

聞詈擂鼓

陳蘭臺先生記其王父秋江翁聞詈擂鼓之事有鄉人故嘗小嫌者一日被酒登門辱罵子弟僕從俱不能堪而翁恬然不校其人詈益甚叫號聲徹閭里不得巳命童子擊鼓以亂之詈者久自散去或有譏爲太懦者第笑曰夫夫方醉是可與校耶尋十日後詈者臥病死竟不及於禍鄉黨以是服翁德量過人遠甚至今談含忍

者必稱之

覺是齋記 陳蘭臺先生日涉園録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是故可以仕亦可卷而懷之孔子稱爲君子若陶淵明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伯玉之知非淵明之覺是是與非不兩立知與覺非二途可以觀學之要矣余方躭淵明之石隱希伯玉之寡過以志于學而自考焉於所居後築室而榜曰覺是蓋不敢附伯玉之卷懷而竊有志於省

身克已以希所謂知非之學亦不能辟淵明之歸來而竊自考於啟迷入悟以求登於覺是之途取以名齋其意盖有在矣夫必覺是也而後可以知非必知非也而後可以寡過見伯玉於羨牆庶幾得孔子之門而入而知當時之所稱許不虛也與

守義不渝

余友魏示周之王父古梁先生慷慨有才節博物洽聞嘗著吞蝗論多名言爲世所傳誦年踰

三紀一斂配偶永不再絃春風桃李之朝秋雨梧桐之夕濃妻畀景堅持一念者踰四十年三水文少白公廉其狀嘆曰壯能守義老而不渝不媿丈夫矣爲人素剛正不阿濟以忠厚鄉里事有難決者公片言立剖無陰陽高下人服其公諸有爭訟曲直胥決于公不至縣廷各得其平而去至終身不敢爲非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魏公所短人比之王彥方云余嘗過易山薦紳先生多有稱說之者

眞西山先生諭州縣官僚以下錄文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荅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盖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

汚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巧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盖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氷蘗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

捕使人無穿窬攻刼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掊尅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于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巳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也故曰巳所不欲勿施

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尅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巳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有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盖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

禍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寃抑不平之歎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

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謹恪爲俗此前世衰獘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蒱愽廢事者則取而投之于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

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倘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也涖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王心齋先生明哲保身論上贈別瑤湖公北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

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為氣禀物欲之偏氣禀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

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

於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觴臨别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瑆溯子相别而告之以此者非瑆溯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瑆溯子告之於天下後世之相别者也是爲别言

文昌帝君敬字紙文畧

士之隷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顯大門戸未幾果生曾狀元及第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彼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裹褥或以泥脆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如平生苦學鷄窓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呂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後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一身顯官旣能顧惜陰報豈無若見

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可不畏哉

吳處厚論相

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覔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

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騎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譁亂十六也不譚閨閫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念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恕人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念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

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空青先生論陽宅

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墻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優僕六也每閨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蚕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閫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禀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閨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

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謀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三十六也

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

外編言行之資

好殺之戒

陳平嘗自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李子孫果無達者

崔顥

崔顥有文無行娶妻擇美不愜卽棄之初李北海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首獻王家少婦詩云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最少復倚婿爲郞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鬭百草度日不成妝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杜肅

嗣聖中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肉上表奏之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宋子京二條

宋子京好客會賓於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子野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喫虀煑飯時否學士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處同喫虀飯是爲甚底子野聞而病之

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時晏元獻當國愛其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親密若此遇中秋啟晏召京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子京當草詞頭頗極詆醜至有廣營室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尚在觀者駭之

吴鼒臣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吴鼒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

鼒臣求聞達於朝廷鼒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鼒臣妻取別鼒臣妻懇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鼒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我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譏聖賢可戒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爲儒老奴無意一日夜分忽聞外閣有着展聲須臾而進自云鄭玄責之日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其忿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年遇癘疾而卒此誠荒唐可笑然近世有作文字或著論辨毀聖詈賢而不知懼者觀此亦可少戒矣

好議人可戒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馬援戒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以阮籍之放而叔夜稱之曰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誰謂其在禮法之外哉故曰痛

飲似埋照寓詞類托諷正逊之詩酒以避世機耳

古人口孽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及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蠹粉黃魯直好作豔語詩詞盛傳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犁祭報然則妄言綺語愉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逃幽明之罰矣

祝生口孽

祝期生爲人猥薄好彰人短有體貌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疾毀之愚者輕侮之智者評品之貧者薄之富者謗之官則訐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口瘡每作必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復刺之竟至舌枯而死故馬援戒子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其垂訓切矣

守官漫録卷之二終

守官漫録卷之三目録

門人晉陵唐錫玄圭甫　蔣龍徵雲從
古歙葉鳳儀瑞卿　葉鳳岐羽文
從子劉懋賞功懋　子劉懋賢愚公甫
仝校

守官漫録卷之三目録終

守官漫録卷之三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甫著

内編政事芳規計二十六條

于公

漢于公東海剡人也爲縣獄史郡決曹所決獄平凡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婦柰何後姑自經死姑

女告吏謂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重法驗治孝婦自誣服已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所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某至卜筮苦旱之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葢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盛吉

漢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毎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

子皆仕州郡

袁安

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爲逆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追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首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累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

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安後官至司徒子京爲侍中敞爲司空孫彭爲光祿勳湯爲太尉封安國亭侯盱爲光祿勳曾孫成爲左中郎將逢爲司空隗爲太傅玄孫基爲太僕忠爲沛相累世榮盛

史弼

漢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

鈎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前孝廉魏邵同郡人行賄於覽得減死終於彭城相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郭躬

漢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爲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犯法免後三

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恕乃條上諸獄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爲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中子晊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修家業辟太尉府歷遷尚書令封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崔仁師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其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所坐大辟止魁惡十餘人其宅悉原而縱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囚願雪者衆彼已坐辟者誰肯讓死倘就決之日一旦爭辨而事中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伸爲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四命固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

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王質

宋王質字子野祐之孫也通判蘇州與知州黄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乃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奉不少屈嘗以病告居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僨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不娶者民言貧無貲以辦婚具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有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飢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王旦

王文正公旦登第歷官州縣入禁近遂至大拜從眞宗封泰山祀汾陰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

懼何賀焉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送交口稱榮公曰但覺反仄耳故其行事貞恪可質鬼神初知臨江獄闕一疑囚思而不寐五皷忽得其生理上堂平反則吏卒半皆起驚呼相向云空中喧報公出也

錢若水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録叅鞫之其録叅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

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録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鼎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

汝女今至還識否曰安有不識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急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不可曰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置録參何地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三年爲樞密後歸京師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贈戸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録爲太常奉禮郎

韓琦

宋韓魏公琦判大名府會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盖絶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狀及吏叅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

廳行擬遣二佐倅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前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請假娶妻纔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仁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後世亦將貴顯無極矣公嘗夢以手捧天者再後果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子孫蕃衍

充滿要途

歐陽觀

宋歐陽觀廬陵人脩之父也有學行常爲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文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脩纔三歲回顧

乳者方抱之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旣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脩果登第列官于朝爲龍圖閣直學士入副樞密遂參政事朝廷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

歐陽脩

宋歐陽脩字永叔初以學問文章爲天下所宗張芸叟始遊京師見脩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脩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

叟起謝曰先生所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脩于江廟中廟神皆起拱立且曰歐陽公平生一念之善及人甚多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謚文忠

陳洎

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后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柰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

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陳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丞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後洎疉卒告曰陰司以公爲政公忠巳注公當貴顯及與公賢子孫我受公之恩故來相告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聞人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劍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抃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元豊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子屼杭州於潛令屼尚書考功員外郎

周敦頤

宋周敦頤爲分寧縣主簿有獄乆不決者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眞儒見道分明枉道求合事雖小不爲矧殺人以媚人乎鄙夫患得患失不耻媚人殺人尚忍爲之將何所不至心知其不可先意逢迎或雷同附和與畏避而不言依違持兩端其求媚一也寵辱不入其心故理直氣平即酷悍猶可覺悟蓋至誠無不動者若逆料其不見聽自謂言之無益曰酷悍由彼非我殺也吾誰欺欺天乎

范純仁

宋范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坐屠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此何不

責保在外使之輸納也通判州事者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周必大

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繫逮寺吏當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至大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爲門戶計旣失官猷前壻殊爲不禮復私訐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旣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一日擕小册自外至借觀則朝廷鹵簿圖也悉録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試前一夕夢冥曹掠一撿胎鬼至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居相位貌陋如此柰何卽遣左右摩必大頦爲種帝王鬚覺時猶隱隱痛深自秘之妻孥不以告也及在相府有相者將其鬚曰美哉帝王鬚必大驚嘆

張洪

宋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益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諸盜錢吏吾以聞之於朝洪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賞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二人巳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也少聰敏嗜學嘉定元年中進士第爲袁州司理叅軍郡守以倉廪虛爲倉吏所侵因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守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有所干於倉吏不獲故以此中倉吏之罪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之數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巳豐於昔由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

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究而得雨載諸方册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脩事乎甫爲閲原案于獄遂減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征稅三日果大雨民大悅端平間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直秘閣致仕卒七十七没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子榕樫倶賜同進士出身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并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辯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鄭承議

鄭承議宋人也爲越之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于朝詔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草如故亭戶以

兵格捍之致殺傷者四人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與草吾馬不可牧矣於是潛以釀金賄縣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吾民之負冤何案即不得書我名吏惶懼而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盡夕換前案只以元情論斷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八人者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子有孫富貴不絕後長子預漕薦次子登第家日富

盛於昔時

張慶

張慶汴京人也爲右軍巡院吏慶司獄常以矜愼自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莫之顧毋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因有無辜者輒爲之解釋嘗爲奸言教獄因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體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抛出

穢汚乃復得甦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卒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爲世族

葉知遠

宋葉知遠知嵐谷縣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妄入人罪誣以刼掠虐勢炎炎罪且及千家知遠覺其情力爲明辨并其子申於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兢禱於神爲知遠祈福夢城隍云知遠

壽限當終今爲申奏上帝令延壽一紀一年内
妻妾生二子後皆榮顯

馬默

宋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知登州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外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後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與三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張文規

宋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拒不去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刼告于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强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嘔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死而復甦乃自言方病在床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與俱徃至一大官府見殿上垂簾簾内所問乃吳邈事也文規一一以實對主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須卿至結正貴審實耳遥見吳邈荷刑枷於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吏抱主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年七十八矣夔州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司以公在英州嘗推司法斷

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衛仲達

宋衛仲達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他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遣三人曰渠已是合生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難遣還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更捧牙牌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

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横前兩首皆有盤吏舉簿寘東盤盤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柰何少年亦慘沮有憮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至西盤盤亦壓地而東盤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眞犯然巳殄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未從何益於事曰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

尚書

楊簡

宋楊簡字敬仲浙之慈谿人乾道五年登乙科授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燗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法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適

鞫徃事置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劄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學者稱爲慈湖先生以爲有濂溪家法

外編政事覆轍 計三十七條

商鞅

秦商鞅事孝公變秦之法畝步過六尺者有隱稅之罪棄糞灰於道者被惰農之刑一日臨渭論決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之者後太子虔之徒告鞅欲謀反發吏捕鞅亡走至關下欲舍於客舍舍人不知其是鞅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噍類

王温舒

漢王温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決囚報至流血十餘里爲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者視之如奴竆治姦猾大抵盡靡爛獄中所論逮無一得出者自河內至長安舒之奏待不過二三日得可其事所論囚決報大者族小者死家盡沒入償贓相連千餘姓會春舒猶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數歲人有上變告温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族死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嚴延年

漢嚴延年少學法律後爲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巧爲獄文善史胥書所欲誅殺羅織其獄奏卽成于手中冬月傳屬縣所當決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毋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毋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且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

趙廣漢

前漢趙廣漢素稱良吏無非之者宋程太昌泰之獨以廣漢比商鞅其言曰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銗筩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啟怨讐務使其民不爲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讐特未相兵耳倘徵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

梁統

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

忽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爾孫皆被刑法死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後統子松竦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族

陶繼之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刼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盜詞連及樂伎盖刼發之夜此伎與同伴方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死罪欵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賔客

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于郡門外此伎辯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甘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夭矯頭反着背四日死

崔法瑗張和思

北齊直子融爲井陘關檢租使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叅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故抑爲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北齊張和思斷獄無問輕重貴賤皆枷鎖杻械備極楚毒人號生羅刹其妻四五孕臨産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卒坐法誅

路巖

唐路巖得幸用事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者必剔取喉骨驗其已死後巖有罪坐免徙賜死剔取喉骨竟以自及也天道好還如此

來俊臣

唐來俊臣雍人也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悳舉世無比神龍中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

制獄少不當意者必牽絡附會以成其獄前後坐族誅者千餘家道路側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相爲腹心以重獄羅織衣冠無問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内置制獄但入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皆竟其生不得出也俊臣與其黨十餘輩撰繕密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他人事狀由緒令其黨誣告之或投匭箴以聞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突地吼遭其枷者輪

轉於地斯須悶亂惟有據地號呼而已又有枷號鉤尾榆使人不得喘息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時圈中下楔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訊刑之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長咸怨之競剮其肉斯須而盡遂夷三族

元楷

唐羽林將軍元楷以誣罔告客得官子彥瑋復告劉誠之破其家超侍御史機穽毒螫父子習以爲常彥瑋忽夢一老叟叱其名曰吾卽而祖也而與父楷欺天罔人因之以爲利不思禍報甚烈且殄滅吾祀矣大罵而去先天二年七月楷父子坐大逆無少長皆棄市

桑維翰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書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誥袍笏至魚降階拜受桑又謂魚曰朱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

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羌岵秀才今在何處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鄙薄君子不念舊事子復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輕信特令僕求之岵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位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語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羌岵謀叛罪當處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牛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贇向爲衛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爲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贇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軍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供辦官悉軍中所徵取薄酬其物直一時富人苦之峴遂得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追逮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慞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倡首及審

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李龜禎

宋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昔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惕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吾爲刑官清愼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清愼畏懼士人之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脩潔務苛切以樹威或避忌形跡數陷富族取不受請託之譽雖灼知冤狀且日冒嫌疑何利于我而爲彼冤者任之甚者故加榜掠亟促具獄以示無染蓋惟顧忌念重至此觀李龜禎事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愼畏懼而少哀矜惻怛之心乎彼酷以濟貪者罪復何容誅也

祖翊

宋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爲祖翊枉殺死寃無歸柰何時曰祖公明習

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狀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刑一成而不變則死者不得復生故重獄不厭疑駁慮枉濫也如情理本輕妄生意見自炫淵魚之察彼下吏承望風旨移易遷就何求不得哉祖翊一疑移獄遂枉人於死冤有所自咎將誰歸夫翊明習法律且爾矧自用其私智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殺非已

意而殺因於疑不得以獄成下吏爲解别有意于殺屢駁屢堅必求多乎人始爲快也能無陰譴哉

明鎬

宋明參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馳至嶽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酣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廷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

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枷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騎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所覩具述所以明日是則當然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一郎官乃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來相視郎官曰比謂參政暫請服藥假不意實抱疾耳明曰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飧目饑眩乎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便闇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無頭鬼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井陵奉朝廷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彥博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林景度

宋王浚明爲司農少卿嘗以平旦出訪林景度給事值其尚在省中林之妻浚明姪女也垂淚而訴之曰林氏滅矣驚問之對曰天向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勑林機論事害民特

令滅門驚怖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浚明不知何事姑慰安之因留食俟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内旱災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機以米數太多蜀道不易得當審實斟酌而後與故封還勑黄上論宰相西川往返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以半與之可也只此一事耳浚明輩慶而去未幾林以病丐歸到福州捐館有三子繼踵而亡

王部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故交親戚多依韶求仕乃分屬於諸將或殺降羌老幼予以首級爲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勑委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安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曰今

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柰債主不相放邪韶怏然不説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宴集萊楪内蘿蔔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撮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宷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爲韶用兵多殺之報

趙士驪

宋政和初宗室鄆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蚤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戸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嘗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凌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鄆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安石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于京京以爲奇貨即捕張氏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特駁其事曰婦人綿

弱尚無故殺人之法安得有大逆之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於凌遲法行刑之日鄆王倏然不謂罪遽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暗中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自作鬼語曰我本不欲以刑校無柰二法吏不肯耳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于極典來

訴於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爲上章對曰身爲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于長沙子攸儵伏誅

宋昪

宋宋昪政和初爲京西轉運專脩西内宮殿語同列曰大工速成則醲賞可立得凡宮室廣直十六里殿宇皆以丹漆趣辦需牛骨和灰倉卒

不給城外有五代時數千人冢幹宮韓容獻計發掘焚骨應用宋然之成州刺史郭璉等皆無異辭運判孫覞獨以爲不可引疾罷去役成宋以功除顯謨閣學士召爲殿中監而卒韓容繼死不一年昪妻子盡死有朝士亦以是役有功得遷晚年發疽于臀中有骨不可坐醫以藥取之如是落三十六骨乃死宣和中孫覞病死至泰山府獄吏勒入令供狀孫曰我何罪殿上厲聲曰發洛陽冢以幸賞乃汝也安得辭孫請與一時人對見荷鐵枷一人立廡下有卒持鐵錫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施釘血流被體引前乃宋昪也孫歷舉當時引疾去官狀昪屈伏孫得更生

鄭良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當路倖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所部内有巨室蓄一磆磂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肯售適爲一番舶囘易使曾訥

者所得良遣人求買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隨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被逮之繇佚躲而出遂至紛敵良部以渲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擊登聞鼓訟冤詔遣臨察御史陳述爲廣漕運使以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中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憒恍惚如見曾誼

心林停卽承伏罪錮押徃英州聽勑勑未下而艮死其屍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亦爲人所訟制下鞫勘得情詔述除名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艮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艮告曰爾何故箠我覆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二棺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呑噬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羅汝楫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以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順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徃祠禱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于死

李元禮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强盜六人在宋法捕盜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密縛一平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寃死之民立于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車呂

宋胡待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知帥頗與當時權相相忤乃捏陰事誣告之遂下制獄鞫焉呂媚順時相意逮捕事內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寃之乃死于獄中郡民相與備賻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鐃鈸之聲甚喧使人問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卽有吏持謁帖至曰胡待制祗候胡乘軒隨之以入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爲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言訖俱不見一府爲之震恐未幾呂果卒

楊詢

宋楊開爲丹陽令楊詢爲之客開性暴横果於

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盛美而已開一日盛怒於劇暑中枤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成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不仁之事豈必身自爲之不可哉見人慘刻爲委曲救正苟可全物命于困迫中皆陰德也楊開每事必問蓋猶有虛心焉詢肯盡言勸導未必無救明知其非不敢忤意反至贊嘆盛美劇暑枤

人立斃者相繼猶連稱其快此其心之狠戾苟務媚人何事不可爲一念逆天神褫其魄成令之惡與授人挺刃而教令殺人無異吁豈惟居官任事者當知警歟

王知事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詣官王以婦拘囚窘辱百計取求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後慮事後有詞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驚懼歸報被摑處隨手患癰不三日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亦不見知事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司回文便去對證遂祝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

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

徐從政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司遴檢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死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來不

相識而相待若此及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抵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其原充官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郎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天折若是

侯鑑

侯鑑爲江夏宰與勝緣寺老僧居約爲方外之

交毎乘暇訪之必爲具以待若預知者比復至延待殊闕鑑怪而問之居約曰使君毎臨辱先有本院伽藍託夢以報獨此番不報耳鑑大驚不論其故居約祝之伽藍復見夢曰侯鑑合作宰相我受統攝是以常報近受胡氏六十金之賄枉斷一事天曹削其相籍但得至監司而已與我無復統攝何報之有

魏釗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嘗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邏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欵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别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蹤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

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纔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云

狄某

溧陽狄某尹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告縣使人箚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滚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憤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一小團魚

掛于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圓魚狀以手按之手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圓魚疽相繼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

黄景雲

海上史鑄爲郡庫藏吏時丁倭亂出入多所乾没無慮數萬金憲司廉其事慶逮之然數通賄于豪右不及於患黄景雲文偉中江西省元舉進士令海上聞而怒之知其故賦長也思所以

甘心者毎逮賦長必追正身至則稍寬刑責年餘人爭赴其追無避者及捕史史乃隨符至至則數其罪立杖百棍斃杖下黄退食後寢目見史立左右側呼隸人逐之隸人曰史已斃何逐也頃之升堂復見史立左右逐神思恍惚侵尋病弱而終人以爲史鑄之報侵没官銀史之死宜也而雖死爲鬼卒能侻天子之命吏焉何哉史既服捕宜簿書其惡如律擬死而後刑與海上之人共棄之史當服萬死何能爲祟也

山東憲司

自樂編記山東省有一吏忘其名素狠戾剛强不屈偶以微眚逢憲司怒杖方三四下就毋罵詈憲司命增杖愈增愈罵杖數十竟死午餘憲司索湯濯足此公平昔甚罕濯足毎濯足必有奇禍是日濯足未竟忽眼目見前吏又怒罵之隨吐涎左右扶上床身未安而死録此足爲酒怒以逞者之鑑

獄案七條

浙蘭谿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耆宅之側開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具于岸邊樹下莫知所自鄰人不敢隱聞之里正先是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逐語不遜祝毆之道人佯死祝倉皇欲告官追於夜未果告道人知不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有隙遂稱祝嘗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塘内以白縣縣宰信以爲然逮之下獄凡證佐胥吏言其寃者宰悉疑受賕愈加縲

治笞掠無虛日視素富室且儒懦未嘗受官刑不勝慘酷自誣服其母慮不免迎枯骨之寃歸家焚香致禱日夕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其盜縣獄已具將上之郡前所謂行丐者在楚鄂岳間欲過湘南涉衡岳夢人告曰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一道流相過沽市酒共飲間問其從何來有何新聞曰吾從婺州來到蘭谿聞市人藉藉說視氏寃枉因具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乃強後來

者與俱東兼程抵婺自詣縣縣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他邑獲盜自言本屠者嘗賂買某客牛客督償直甚急計未能償潛害客乘夜投尸於視氏塘中視於是始得釋　按獄于富室官多引嫌率深入以示公詞所連及據實以證者卽疑受賕倍加楚掠又指導證者而誘之必合已意乃止慘毒之下幸須臾免死雖反逆大辟無不自誣服彼證之者誰能以性命嘗試而明人之枉乎視氏事向非眞盜自言所害客有塘主名卽行丐者詣官詎信之縣宰執先入之見鍛鍊成獄幸未決而視氏之寃白脫令視氏子已伏法而他縣盜始得移文責實縣宰何辭置對乎鞫訊者不念輕忽民命之不可也難以在上矣

袁州萍鄉民張姓者娶嶺南周氏女爲妻周歸寧張遣其弟往候迎之至嶺中妻倦少息弟先抱孩以歸久而妻不至張與其弟同至息處無有也復至周宅亦不見周同壻復登嶺尋訪則

婦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姦之不從殺之以滅口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遂解頭與刃卽將弟處死踰年張之隣人遇婦於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所炊隣告以故婦泣曰寃哉彼時坐嶺上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鞵與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納致籠中推其屍于林內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到此矣未幾髯客歸二隣人紐之聞官卽承伏無詞申刑

部取旨羇客處死以原欵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隣人給以原告捕兇身之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迫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按是獄之寃成于都官取他人首申解而都官則迫于所司之促督也周堅執其弟急圖泄憤所司以得人首畢其事咸不復研審驗視此何刑也草率遡爾邪

張允蹈爲信州永豐令嘗以微賦治夏稅籍命

主籍吏拘鄉胥應治籍者二十輩于縣舍吏察録過嚴自曉徹暮不少息一胥夜走如廁小吏籠燈隨之胥使小吏先還既而久弗至吏以爲逃云迫且白于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素紙涕泣呼問之曰夫爲鄉胥累日不還家今蚤有人報浮橋柱上挂衣巾履襪及繫書一紙云爲押録吏苦督不容展轉生不如死已投江中急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亟集津丁里保撈尸弗得念其事可疑緩不即治胥妻訴于臺

臺符移督之甚峻歷三月久客從長沙來見逃胥在彼主吏捐家貲雇徤步者持檄往捕之遂擒以歸胥坐逋逃受杖而吏之寃釋張後復宰他邑一鄉胥亦爲拘係越牆挂衣於河梁而赴水妻來訟張怒責之曰猾胥玩侮人所在如此吾固知之矣立捷其妻明日三十里外里正言灘邊有死尸張矍然遣視之則胥果死張毎爲賓客話此事以爲斷獄聽訟不可執一端云

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其直未定

强秤之客語侵生怒毆其背仆于戸限以死生大窘急禱祈拯救良久復蘇飲以酒仍具食謝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無主名舟子因從客買其絹併巧貨薑籃客既去即運篙撐尸至其居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人過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有父毋妻子在鄉里浼我呼骨肉告官求直其寃留絹與籃爲

證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報王生震
怖盡室泣告賂以錢二百于舟子若不得已者
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於深林中翌日徙居不知
何往矣王生家有黠僕聞其故數數于求主人
與者倦矣而求者未厭其僕竟詣縣訴生下獄
不勝拷掠以病死明年舊客又至訪其家以爲
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邂逅仆絕繼而甦醒無他
郤使我家主死于非命今尚來爲鬼作祟邪客
引袖怪歎曰我去歲幾死賴君家救活蒙賜絹

賣與渡子徑歸矣今方齎少土儀以報大德何
謂我死爲鬼乎王生之子哀慟留客止泪而執
故僕訴冤於官索捕舟子得于天台窟壑中遂
皆斃于獄　按舟子之計狡矣黠僕要挾主人
無厭竟誣主於死皆罪不容誅王生不幸死於
拷掠則鞫獄者責也舊客知爲湖州人胡不移
文呼血屬至驗之見客死者舟子也初運篙撐
屍至其居巳相與瘞尸深林中乃不聞召舟子
問狀第據悍僕單詞施㮷毒焉遂以成獄可乎

士初仕未習法令輕忽民命罔留心庶獄苟且
具文如寃如王生者盖不少矣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工長分領之一工
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
嫌醵酒肉强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
素深與所私者謀戕良人有日矣適以其醉於
讐而返也相與殺之倉卒瘞屍無所室有土塌
其中空乃啟塌磚剖屍爲四五始容焉復封磚
如故明日婦往工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爲

汝殺之訟之官以長素仇也逮至拷掠不勝毒
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
詰工長藏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子
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
不得期七日又不得再期五日又期三日仵作
已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曰如此
笞無巳時矣因謀別殺人以應命暮坐水傍一
翁騎驢渡橋擠翁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屍
已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

曰是矣取夫招寬壕上脫笄珥具棺殮之獄遂
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徧覓翁不得俄遇一
人負驢皮于道中宛然其家所畜奪而披視皮
未燥執愬于邑亦以鞫訊憯酷自誣㓨翁驢而
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瘐死獄中歲餘前工長奏下竟
斬衆工哀歎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聚交鈔百
錠置衢路榜曰有得某死狀者酬以是物初婦
每修佛則丐者羣至求供飯一偷兒常從其家

丐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既熟知婦家門
戶乃闖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鐘時忽見有醉者
踉蹌入婦室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
出聲醉者聽婦微誶罵於燭下曰綠汝殺吾夫
體骸異處此土塌下二歲餘矣尚不知腐盡否
今乃虐我乎嘆息欷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
發入木局中號於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
我錢因俾衆工遥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求
丐挑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

土塌扳磚作欲擊鬬狀則屍見矣衆工奔入劫
縛婦送官婦吐其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
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係擠騎驢翁墮水仵
作姦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長工死官吏皆
廢終身官以瘐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
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　按工之死當坐婦與
所私二人耳乃牵連殺四五人乎怨語而遭支
解逖笞而伏刃仵作殺而工長誅負皮而死桎
梏赴盜而獲賻皆窈冥轇轕不可知者悲夫辯

刑要覽疑獄集並載其事其端始于初鞫者輕
率而不知慎也快意于一切而草菅視其民惡
怪乎獄之不得其平也吁可不戒哉
嘉興祝公某爲吳江令有異政時有居民東西
二鄰皆少年且相善其東鄰夜娶婦朝出行賈
既去西鄰徑詣行窺見房扉尚開卽奔入之僞
爲東鄰語言擁其婦而語曰天尚未明我眷戀
卿不忍別耳復就寢婦不辨其夫也欣然交合
任其輕薄頃之漸曉匆匆別去起視奩中簪珥

之屬蕩盡矣婦泣語其姑慚恚縊死毋家陳狀
于官誣其舅姑殺婦舅姑亦出論訴使人通息
耗於于趣棄買遞歸既歸遂併執揹到官視反
覆鞫訊略無情實還衙與夫人共憂之時會天
大旱請雨城隍之神夫人敎視詣廟焚香默禱
此事祈神于夢中開示疑獄其夜視遂宿神廟
中夢神降而告曰明日路上有祈雨小兒可自
問之既覺未審云何蚤起拜神畢行至市中果
遇群兒執旗伐鼓引龍神而來視命吏捕逐群

兒群兒迸走適遺一小黃旗於地遂令收取還
衙以示夫人夫人曰奸婦者是黃旗無疑矣視
便託以他事過東隣境中謂嗇夫亭長有民丁
戶口冊可送一本至既賚冊至按之委有王騏
名字乃傳令其日點役合境民丁宜集縣門以
候騏亦未知緣繇與諸人旅於庭下諸人皆應
聲而去最後始詰王騏訊其居止與訴隣止隔
一壁於是慚懼失色具服其辜所盜之物咸在
視令梏往其家檢出贓物乃置於法繫之獄中

數年後又有山陰某乙是富家子弟娶婦入門
其兄某甲戲以相賭謂乙今夜能不進新人房
即輸金一餅乙曰易耳竟不果入與甲同寢于
外舍其夜忽有男子入婦房與偶明日婦聞兄
弟相賭之言大驚逆知爲他人所狎慚恚自經
毋家訐訟繫甲于獄榜掠備至不吐其實時爲
山陰令者趙公某吳江人也推按積時終不能
理閉閤謝事求禱于神盼蠁之間忽聞屋梁木
作爆聲仰視已裂尋思久之即從獄所召甲訊

曰爾家有姓梁人乎曰家監掌典是姓梁人也
趙遽命逮至拷掠承服盖其夜潛于窓間聽知
主人戲賭乃冒入婦房遂其奸謀耳趙因賓之
重典二事後先不同適相懸合

守官漫錄卷之三 終

守官漫録卷之四目録

外編

門人廣陵繆從繩正卿　葛嘉生成甫
張應徵闇甫　謝炳先朗生
彭啟新鼎甫　弟劉際春明遇
婿陳允昌子明　何大仕達甫甫
仝校

守官漫録卷之四目録終

守官漫録卷之四

澹然居士劉萬春延之父著

外編因果業報 計四十三條

誦金剛經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遇党項㑹縛入西番易馬番將穴其肩骨貫以皮索給馬數百蹄飼之經歲餘馬息十倍得近牙帳前賛普亦愛其解事常令執纛久之念母悲泣賛普潛縱之歸晝伏夜走既數日棘刺傷足踣於積中忽風吹紙

數幅窸窣過其前取以裹足得達豐州母悲且喜曰自失爾後日誦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佑因共展金剛經斷亾數幅不知其由及烽子解其足裹處得經幅焉

禮觀音像

唐時山西人安定。其母好善。因採桑拾得一銅觀音像供養禮拜極誠一日安定在軍中衝倒在野一人執刀要殺一人奮挺要打安定恍惚見觀音趕退二人得脫後回家見母母告以昨

晩夢爾跌倒在地兩人挺刄相尋忽得觀音救脫悉如安定臨危時所見云

前世爲尼

盧娟兒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韶秀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異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蜀僧知三生事公試語之僧曰此女前世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墮落於此公未信取法華經示婢婢初未肎一覽成誦易以它經則不能也

天赦孝婦

宋時鹽官縣顧德謙妻張氏夢有以宿世事責之曰明日當死雷斧下覺而流淚悲噎姑問之不敢對明日暴風天昏張氏自分必死因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恭驚怖何乃易服出居屋外桑下立以候死俄雷電大作空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因你一念起孝天復赦汝汝歸當益爲善故張氏得全

天誅不孝

邑慱士陳策官於邵武值督學道行部所屬各員俱候憲司前正夏晝暝有暴雷擊二指揮於衆官列坐之外一人死自足右踁以達股劈碎無完膚一人死而復蘇遂成癇疾訪其故則死者乘醉毆母癇者亦失孝於父但隱飾不外露故受天律耳此弘治末年事

張生何賊

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暮至伊闕縣界雨後微月解鞍而憩樹間見一夜叉挾從奴兩足裂之

又攫食其馬張狼狽走夜叉自後逐之經一里不得村舍乃匿於大塚穴中頃之覺塚上有人語推一死屍下積至數四又聞其上分散財物有一人唱曰某色物與某甲某衣某錢與某乙且有不平而爭者張知是劫盜熟念所唱姓名然怖畏不敢出不覺已黎明矣捕盜者循其血滴至冢取屍并繫張詰鞫之張白其狀與所唱賊姓名縣尉牛僧孺悉捕獲焉張由是釋放而從奴及馬向前所憩樹間並無恙蓋神物假手

於恣性以伺賊也

訟師宿業

文光讃父自少至老無歳無獄訟事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鬭合爭訟故今反受其報耳光讃懇求救免師敎以紙糊竹篾爲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爲作懺悔自來鬭合爭訟未有不中其身者而昧者恬然爲之姑記此二端以爲訟師之戒

訟師惡報

宋永福縣薛敷工於刀筆每代人訐訟能以悖理之事巧餙爲理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因此賺財家有中人産矣嘗請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於天帝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逆旬月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敷挾巧筆欲過江以糊口中流桅折擊敷而墮於江餘人共舟者俱無恙

天誅刀筆

漁石記浪窮書手張齊旨刀筆熟知境内田賦戸口其術能使連阡陌者空其囊無立錐之家籍輒盈焉境苦其毒不敢言朝言而夕賦至矣奉尤工剥民之術境長吏至召問之剌剌與語旣執手以歡終乃顧指惟命日敎長吏竊取民長吏有其三七歸奉逖按唐公廉其狀驅武豪縛之械至途厚賂縛者不許乃計逸去縛者追及之力弗能制時野無雲虩然雷震于東奉斃于西腹若刲五臟若刳人厭弗收狗彘棄焉嗚呼惡果不可爲也哉奉以匹夫而擅毒于境人

愳焉吏制焉將謂終身無刑也卒乃吏縛其軀天顯其誅獸不食其餘嗚呼惡者愳矣

沉香觀音

江陰楊居士先於水次得沉香觀音像建刹供奉因名觀音寺自宋末以來歲歲設兩度齋邑人畢會正德改元知縣王其北地人召胥隷不至知其爲會去也大怒親往寺中取沉香像積薪而焚之於庭香滿一城并取金佛贓貯庫焉道俗叩頭乞免者以千數既不得免則誦佛嗟

悼而已及王令入覲中途忽患心痛召戒律僧懺悔其焚像事僧曰是不可爲已大士普照十方幻軀猶舍豈爲一像心生嗔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前之報知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遍體灼爛腸胃潰出還至觀音寺之河下而亾

假天帝

有二商遊天壇圜丘一曰我戲作天帝爾作人主拜我其一從之二人同出作天帝者竟不能行曰有金甲神執我作人主者强挽之出既歸扶臥帳中見帳中皆皴不能臥索火視之火忽騰起其人與牀帳頃刻爲灰而屋如故萬曆某

年九月事也金抑泉封君對陳季象說

儲祥知宮

豐稷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熟視之蓋京師上清儲祥宮主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巳非人茲竊有所禱明日將託身爲犬寶在尚書宅願戒家人善覩我豐公驚曰公平生有道行何爲至此對曰某初脩道戒本無隱惡奈一事

獲罪於天何豐問其故慘容而言某以朝廷方黜蘇氏學因建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愛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旦而犬生十子其一手足黑而身黃疑爲黃冠云

吻生贅肉

玉堂閒話載一宴人子上吻生一贅肉如展兩手下覆其口每有飲食則揭贅肉以就焉艱楚不堪狀亦奇醜或問其所因乃曰少年無賴寄

籍軍伍嘗於佛寺安下偶與同伴刲一羊分得少肉匆有一佛像上吻大開似可容受因寄羊肉於其中不數日遂嬰是疾

尼化豬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菴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于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豬明蚤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巳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

水飲亦細過。而獲豬報。況甚于此者。可畏哉。黃腂者肉腥腂。世傳皆人所爲。盖人肉腥腂故也。

朱武原先生說

買取寺材

唐武宗斥毀佛寺鳳翔護軍王義逸計以半貲買取柱礎良材改造屋宅遂至壯麗甲於岐下居未數月一軍吏泣以告曰某纔假寐忽有紫衣人招入朱門酷似將軍之第絲竹綺羅四列賓客獨無將軍坐處紫衣人指階下一徑路曰

留入此可見主人遂披荊棘至矮屋下見將軍臥於牀手足縶縛一人持火爇髮因垂涕曰我易買僧寺材料受此譴也幸歸語家人撤居第還佛門某觸煙焰而寤義逸怒叱之尋患腦疽不治矣

占寺報應

陳琴溪祭酒信堪輿說欲占虞山維摩寺爲墳懸厚價誘僧僧堅不可忽一日令家僮數百移其寺于平岡數十丈老僧率徒方顯等至京師揭奏同邑楊午川時爲部屬與陳厚聞其事語所親巡城御史某杖繫老僧至死而逼顯立賣券歸陳顯等歸途中復死一人人以爲陳氏所毒顯竟與老僧甥陳某再至京師奏聞其事事下巡按御史屬府按治府撻顯陳俱四十擬遣解院呼二人俱傷重不能前御史廉知其寃狀亦撻陳僕四十二人罪得末減寺斷還僧陳作一聯貼寺門曰善人作事天知道和尚欺心佛有靈不逾年陳竟遍體發腫塊潰爛流血叫號

不止日見老僧登其牀陳呼曰師太外邊請坐旦夕如是又見老僧持杖擊之求哀不得遂死其夫人不久亦死其病狀略相似顯之徒無淨寄住虎丘賣茶爲活頗能言其事

佃寺復還

鄞縣周夢秀號剡山祖佃一寺基築室居之聞空中言曰且讓他三十年後生夢秀篤實信佛必欲以產還寺業已聚族族人皆不可竟奪還之大受挫辱遂至破家一身無餘者人以爲夢

秀必寺僧轉世而逆數至始佃時正三十年亦異矣自來占三寶地者無不履奇禍而昧者復相踵不已如周君其貧辱以補父祖之過亦賢矣哉

葉耀蛇

林顯杭州諸生其父家富租戶葉耀負其租訟之錢塘令顯以情謁之葉受笞三十至家死乙酉六月初三日也次年五月顯從外歸至中門有大蛇墮其頭上忽不見大驚汗夜夢一蛇蟠

據枕邊作人語曰子識我乎我葉耀也子殺我當償我命蚤對父言之爲作佛事疾愈重顯知不起乃召父母妻子與訣曰葉耀且下樓去我業爲諸生爾輩不必縛我我即隨行遂死亦六月初三日也顯姨夫趙慶叔常往視顯疾顯謂之曰我平日不信因果幽冥事色色俱有人生在世光陰幾何愼勿造業蓋顯父但欲索租無意笞葉葉見官時語不遜顯以語風令遂得重笞以死其不見釋宜哉

徐桂妾

夔人徐桂寓鄂州娶孀婦田氏奩橐千金給言無妻娶之歸桂妻素妬佯爲柔態與居密取斷腸草漬酒中飲田氏以死田死十有七年爲寶祐甲寅而桂復娶一妾寵之妻妬如初有青城山道士年近百歲偶至桂家指曰寃家打合一處矣人不曉其故居未幾妾密以斷腸草漬酒中勸桂妻飲桂不察亦飲之皆死妾與二婢因焚其居齎千金裝逃焉道士乃言此妾即田氏

後身也年正十七

文五峰

五峰文伯仁工詩畫文待詔徵明從子也一日詣吳縣訴一逃僕少憩署前民家夢二青衣逮之意吾邑令所使殊憒憒須臾至一公府殿宇弘敞似非人間始懼上有王者呵曰訟汝者衆柰何文訴平生乃學究無罪王者笑曰惣之矣即令一人若所謂冥司判官者以一青丸摩其項寒沁徹心恍然悟前身爲正統間管長陵宮

者冬鑿一池得蟄蛇百餘殺之俄而有蛇百餘攢螫焉王者曰爾等毋草草姑退蛇忽不見王者又顧一判官曰此人欲償如許命卽百生不能柰何柰何且一人多生豈無一善試覓之判官因出數帙書檢之良久曰有之矣此人于永樂中曾隨吳其畫鷄鳴山廊畫得羅漢二尊又寫金剛經一部王者曰可矣因囑文曰汝冥數尚未盡亟歸多寫佛經可滅前罪文乃走出見亡室立門外呼之文與亡室素不協因亡久頗

亦眷眷室曰汝知我何人耶文曰予室耳曰未也試思之文因憶其室卽同管陵官者室曰吾與汝管陵時素不協故爲夫婦亦多反目事今旣往可俱忘之矣文寤記其事嘗以語人文平生不信佛至是乃寫經念佛寒暑不輟云

陸儼山

陸儼山先生自辰卧至晚不醒其弟候見不得渡黃浦歸矣已而先生寤呼其子某曰事甚奇言之涉怪不言事若實有者初至一司見某同年問曰兄巳死柰何在此云此非陽間陰府也弟居此掌善惡簿先生曰可得見乎曰此亦秘事不當相示以年兄故當出示也檢至先生姓名生平事具在紀錄獨三事自謂無之同年云兄心上曾轉念不沈思曰有之同年曰心上旣轉便當紀錄何論行不行哉次及其弟有三大事最惡旣出見其弟鈎掛其背懸于廊下大呼兄救我遂趣問汝叔生平果有如此三事不無令汝嬸聞也旣至見其嬸問叔何在云自城中

歸大發熱卧牀上嬸同入房辭之令出私問其叔叔大驚起云此三事汝嬸尚不知汝父何由知也遂歸報先生先生曰汝叔當不起矣後果以疽發背死

周相

周某鄞人官南贑都御史指揮某者解官銀六千兩至周匿之勿予庫牧指揮一家十七口坐累死周臨終見指揮率家口奪門入咋舌死鄞人俱悉其事

虞生婬報

虞生亦鄞人少年美丰姿而善淫所淫婦女不下五六十一夕忽夢爲城隍所追討其所淫數撻之至數十既醒兩腿俱青紫遂潰病歲餘死二事可以垂戒故録之

甲戌狀元

陸賁齋先生第二子某年十六七甚有才隨先生居京師對門一處女甚美某與其師丘某屢窺之心動師曰都城隍最感應汝試往禱此緣

或當成就遂如言禱之某夜與先生同寢忽驚呼啼泣不止曰夢與師俱爲都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命查其名位須臾見使持簿至檢之陸某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令貧賤終身丘某抽腸某且言且哭而直書房童子敲門報丘先生病絞腸紗死矣絞腸紗俗語急腹痛也後某竟清狂貧賤如神言方被譴時爲庚戌前孫栢潭先生尚未生也記之以爲好色瀆神者之戒

婬人削祿

唐時李登年十八卽魁鄉薦自後連發三薦不第問之葉靖法師師上表叩天門遇判司主科第者詳語之曰李登初生帝賜以玉印十九登第五十三作左相緣得舉後挑一隣女怒其父沮格措以它事繫之獄又侵其兄李豊屋基至形於訟又在長安邸中淫美婦鄭氏而陷其夫白元之罪每事展退十年降一名甲迨其中歲

宜知過矣竟不悛改今已漸老帝命所司削去其仕籍安望第乎登愧恨前事竟以淪廢

婬人化虎

唐御史李儼奉使嶺表路出荊南忽遇一虎自山曲躍入草藂中作人語曰幾傷故人儼駭然曰云何似同年李微聲曰是微也叙昔交情甚悉儼問何以爲虎曰自登第後謁友於荊楚將求遷資逆旅病熱開戶外呼我名者卽發狂走山谷不覺兩手挐地而歩左右股有斑毛次日

渴飲于溪鑑我形晝虎矣號慟求還迷不知路
遂因久餓攫人而食之并食羽華諸肉此心乍
醉乍醒見故人朱旃皂囊呵導而來能無自悲
乎儼授以馬虎不肯食授以筐中熟羊數片曰
煐君去而食之且我妻子必凍餓向搏一婦人
有銀握臂我御至溪曲有小木斜生救之願君
記取以遺我家嗟乎我此念益諄矣因作詩曰
當時聲跡兩相高忽入殊形悔罔逃此際溪山
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爲之潸然問平生

亦有遺恨乎曰嘗於南陽郊外私一孀婦其家
覺之潛謀加害我醉而晝皷其家此足恨耳因
囑使回之日勿復過此恐誤相害遂露形躍去
踣石大吼以懼之

孀婦虎妖

龍潭村有客晚行借宿于孀婦家婦拒之祈請
甚哀乃許外庭權宿草堆之上迨中夜一虎來
以爪叩門婦誤以其人求濟也叱曰暮夜窮途
好意相留何不良若此虎乃止俄而復叩數聲
婦曰勿放肆明日我姑歸決不但已虎又止俄
又復叩數聲婦意頗動因笑曰郎畢竟有情我
耶虎連叩不已婦起開門因突入攫之而去寄
宿者大驚怖奔告村中及旦共依血跡追至山
麓婦餘半體耳或曰此虎爲妖也然婦無外心
則門不開門不開則虎不得攫可監哉

婬僧惡報

經行寺中鄰講僧行蘊燕游梵宇見佛前化生
手執蓮花姿顏妖冶戲語行童曰世間有此美

貌者吾以爲婦其夕歸院有款扉者稱蓮花娘
子來行蘊初以僧誡辭之强開門出見妙姿蓮
花攜一婢前拜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嘗得親奉
大員正智不謂今晨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
謫爲人當奉巾鉢行蘊惘然蓮花即顧婢曰露
仙可備帷幄也有頃供帳悉具極其華盛行蘊
心喜之第以僧寺恐難久住蓮花笑曰終不以
累師耳因與綢繆扃戶滅燭行童方潛伺之忽
聞行蘊叫苦獰猛嚼骨有二胡音者罵曰賊禿

奴安得空門作此妄想若我果貌美者豈不誘
爲夫婦耶行童呼寺衆壞垣捄之惟見行趨肢
肉委地有二鬼物騰踔而出鋸牙權髮與畫壁
之羅刹正相類而畫間多血痕矣

顯神之報

南安王元積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
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
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巳丑其郡
大旱仁和江鐸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暴

之旣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江至
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顯
神之報也

朱總練遇壯繆侯

數年前李上饒之戚朱大任爲鎭江總練病熱
而死家人移置于榻四肢巳冷獨心下如蒸環
守之三日乃蘇語其婦云冥司將其徧觀地獄
種種諸變相及善惡報應之事無不歷矣忽遇
金甲神人入門見捄主者怒始解索簿籍按之

却云此人數尚未盡誤爲怨家牽引姓名乃遽
及耳可速放還神人遂推其仆地而瘖冥中所
見神人儼然關壯繆侯也葢朱平日奉事甚恪
嘗設像于家焉先是其婦夜夢關神語云吾嘗
往捄汝夫李明府生平不信泥犁之事朱至具
說如此李爲悚然

徐文敏誤入酆都

正德初年間吳縣人徐文敏公縉爲翰林院編
修 冊封琉球國還遇海颶大作樓船飄泊一

磯嘴上人煙斷絕道路蕪沓不知何地凡經七
晝夜矣文敏久在船悶甚頗思閒行遂命一小
吏相隨登岸行百餘步遥望見孤峰秀出其下
隱隱有城闕宮殿之狀文敏欲窮其跡猛力前
驅入一谷口約行二里許覺路漸低俄及大石
牌坊下榜有金書三字曰酆都界文敏震驚心
訝其非世間遽轉身趨出忽遇青衣女子提筐
於小徑中來文敏潛覘行止乃是二十年前亾
婢榴花也驚問郎君何得至此文敏曰吾巳登

進士官翰林因奉冊封差南還舟遇大風飄泊于此七日偶來遺悶不虞誤入冥中汝今住此何所爲耶視其狀貌依然爲女奴時未嘗老也榴花向前告曰妾嫁此中一判官爲妻日來餽食何期幸遇郎君已而判官適抱公案出怒其妻曰汝與何人交語曰此妾舊主人徐公也御王命渡海失風至此安得不與敘舊判官便向前拱揖問姓名知是徐縉文敏請檢祿命如何判官曰相公後至天官侍郎不及入閣無勞問

簿也文敏曰某既來此可得一見閻天子問冥中事乎判官曰可請修十刺以通姓名某敬爲之將命矣時倉卒無備判官遂出素紙十番教文敏親書官銜姓名如人間叅謁禮將引而入榴花數目文敏而誡之曰茶至郎君即傳遞左右愼無妄嘗文敏唯唯凡經橋梁亭館數處乃至大殿甲士守衛甚嚴刺既通有冥吏二人開西院門出迎引文敏自西階而上十天子止九人披袞垂旒次第降于東階又如人間賓主禮

東西列坐文敏坐東向西九天子坐西向東茶至文敏傳遞去訖便問常見人間塑十殿王今何以缺一殿王也曰奉天帝勅每日更番一殿察人間善惡往來南贍部洲大明國中故不在耳問陽世尚貪利喜奔競阿附成風黃金爲政不知地下亦如是否乎曰冥中若同陽世何以握生死之權哉至如以金塗錫以絲作絹亦是餓鬼所須正直明神不藉此矣曰僧道功德爲有益否曰無益也惟拜梁皇寶懺爲最勝亡者

一閱懺言便超度去矣曰此行可一觀地獄乎曰可觀未免驚恐文敏再三彊之乃引至一狴狴前皆用青石甃成上爲雉堞之形其高插天呼獄卒以兩手拽開石門中有炎火飛山烈焰赫然光屬數丈文敏大怖而走急使閉門天子曰此無間獄也言訖遂回至院謝辭而出判官仍送之抵界上尋路登舟明日遣騶人往跡其處周覽四隅無非榛棘城闕宮殿都無有矣文敏還朝話其事于賓僚無不奇歎後果爲吏部

侍郎予告歸吳不勤修善疽發於腰而卒是時吳郡守往京口遇官舫南下訊之答云奉勅腰斬徐侍郎也

王御史毀寺

蘇城東齊門內大弘寺宋延祐中賜額卽古慶壽寺也與王御史憲臣第宅鄰近御史號情丘壑與李長沙文待詔諸公友善而平生不信內典因拆毀此寺以廣園圃命惡少挽仆佛菩薩天王諸像于地用刀刮其面金左右彊諫不從

須史之間梵軸縱橫僧徒奔竄薛碑剥落蓮社荒涼其後不數月御史身發風癩癢不可忍手持刀自刮其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舉體綻裂腥血淋漓旬日而死所考之園名拙政喬木千章皆寺中故物也爲吳下之甲焉死後其子不能守竟鬻于衣冠家矣

江尚書毀寺

新安城南有披雲峰峰下有太平十寺應夢羅漢唐僧貫休所畫其像至今尚存嘉靖初有婺源汪尚書鋐因占風水將造墓其上于是拆而毀焉剥像焚經千年之香火一朝蕩然矣旬月之間尚書中惡疾皮肉消盡而死妻子皆相繼亾家業殆盡墓遂無成

舒御史毀寺

蘇州城東積古有萬壽寺先朝所建每歲習儀祝聖必于斯寺嘉靖年間一日有二三廣文偕惡少子衿入寺中僧徒迎候稍遲御之適閩人舒汀爲御史按臨蘇州此公專崇理學不事梵

王遂聽澤宮之議立時拆毀改爲長洲縣新學先期令下責令養濟院要繩綵萬條不曉何用旣具夜半召集役夫軍士數千人一齊到寺卸瓦摧梁焚經仆像僧徒三百衆並逐于外繞寺號泣惟三世佛牽拽之不動乃是當時其地有合抱銀杏三章匠工卽就地削其枝葉裝塑成佛樹根猶在土中盤亘千餘年矣御史計無所何命左右齊手刮其金金盡乃止後御史得惡攵之疾楚極號叫骨肉爛盡而死廣文惡少家

戶並相續淪亾

徐文長冤報

山陰徐渭字文長爲縣諸生試屢雋　世廟時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聞其名招致幕府典書記寵禮特甚渭嘗出游杭州某寺爲僧徒所不禮陰銜之夜宿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藏之于袖來晨入幕出以呈于少保詭曰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察登執其寺僧二三輩斬之轅門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小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内歡笑作聲隔窗斜覩則見一少年僧年可二十餘風儀俊美擁其婦于鄉相抱而坐渭惶遽走入徧室周旋忽然不見後旬日渭復自外歸小婦晝臥于牀忽見前少年僧與之共枕渭不勝憤怒聲如吼虎挺前擒捉寂無所有悉索挺刃不得便引鐵燈檠刺婦頂門深入而絕遂坐法繫獄中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數年事亦解渭閒居發悟往日譖殺寺僧受此冤報又傷其婦之死也賦述夢詩二章云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憐羈雌嗤惡侶兩意茲茲墜曉烟門外烏啼淚如雨跣而濯宛如昨羅鞋四鉤閒不着棠棃花下踏黃泥行蹤不到棲鴛閣自是絕不復娶矣

沉僧攫金

焦典史失其名常州江陰人也縣小吏出身後任楚中某縣尋以能名遷他府知事行離縣三四程偶逗舟江上邂逅一南僧自蜀江來求附載舟人不許僧因吐情告典史曰貧僧槖中有募化金六百兩將往補陀山設道場爲觀世音建幢樹剎公幸附我而南此功德載其半矣典史曰此好事無不可者遂與偕行行復三四日典史忽萌毒念一夕顛風大作竟推此僧于江中胠其篋果六百金在焉悉入私帑匿隱其事自謂鬼神莫知曉起見此僧從水而出直來案前索命撫其背曰君不特攫我金且害我命我命已矣是金乃十方所施必終不爲君有從此

與君形影相依不能捨矣自是無晝不見形無夕不感夢夢卽驚寤目旣瞑又夢如初凌晨起坐其僧已先在側且云吾獲訴于上帝帝大怒將命戮汝父子其聲甚厲典史心中憂懼不知所出遂得大病寢輿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其下延請僧道追薦寃魂而薦亾疏中又不敢直書其故惟有叩頭流血默禱悔過而已逡巡抵家病日益劇願將此金廣作佛事誓不留分毫槖中諸凡禳謝無所不營而此僧爲人而至常大

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百金往南海去也或來自屋上或走出壁間爾後常見其據牀而坐負屏而立不恒厥處已而左右皆見驚而散走僉曰和尚來也百計哀祈僧終不聽時典史歸且一年有半矣裝中金亦垂盡精神沮喪惶怖轉不自支忽一日亾僧持刺直來詣門相訪閽入中堂閽者拒云主人病劇不能對客矣僧叱云吾非尋常客也必欲見汝主人試告之典史方負床呻吟妻孥環聚而泣已覩僧形見

前復聞僧通姓名于外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吾必無路活矣不如速死遂投牀下奪刀欲自殺家人急抱止之如此者三取繩縛其手足倉卒之際不覺僧至前矣僧謂典史曰某乃人也非鬼也君勿疑速屏去妻子當告之故衆相率出避僧曰去年遊魂于風浪中分必死忽見觀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燈熒熒然引入蘆漪幸遇漁舟得相拯脫萬死一生免于魚腹某六百金雖爲君有且復募化已足其數矣將之補陀

償此夙願于觀世音前過江陰知君病所繇來故須一見爲君釋杯蛇之疑耳典史曰雖然金已盡卽四壁所有不滿數鎰何以償吾師負終當俟之來生矣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君何出此言舉家列拜欲製方袍帽履相遺固却不受僅享其飯一餐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而去自爾之後鬼形遂絕典史疑終不釋語言倒錯如失心人少日而殂矣典史止有一子爲秀才學藝已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白日走

江干跳怒浪中以死絡繹徃捄尋失其屍僧歸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此萬厯申酉年間事噫自古寃鬼爲厲者亦多此則未嘗死而菩薩神通幻出奇鬼形狀以嬲之至死一何役獪也

刀筆惡報

萬厯中留都金吾右衛白衛尉者不載其名歷世濟惡衛尉生而頴異巧習刀筆後成武進士爲營將而刀筆益善人以爲天道無徵一日忽患牙牀腫痛其楚毒不可忍痛數日齒遂動揺

不牢漸將脫落衛尉命家人以次取下毎取一齒出一大蚏蝨鱗甲猙獰可畏久之齒蕩然矣僅存齦齶猶能自嚼其舌舌爛至盡而死議者以爲切齒之怨衆口所詛報當如是爾

廉察濫獄

浙西廉察使東齊劉庚青州壽光縣人登隆慶戊辰第爲人剛執不阿萬厯乙巳年間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家奴在外販鹽值衛廵官格鬬廵官死長君太學實不與聞有司坐罪家長論抵下獄輿議頗稱枉濫是時廉察爲政畧不哀矜太常一夕夢其先祖手執一紙文書來告曰冡孫之獄劉侯所成吾得理于上帝矣壽當不食而死也太常寤而異之適外傳廉察有病迎醫醫出而語人曰膏肓之豎在焉胗其脉是祟脉不可爲也廉察病中彷彿常見一老公氊巾白衣長可七八寸從屋而下行至案前每當食時輒跳至胸上坐而據之食以此不下咽日羸羸瘦後月餘不起杭城人多知其事

定慧寺寃鬼相逢

萬厯年間有姑蘇城東少年某乙嘗從其伯父入京伯父死流落不能歸因得疾沉痼忽遇新安賈人某甲憐而拯之力爲營辦醫藥少日遂瘥乙便相隨不去甲以其人斂給可使傾心相託簿籍管鑰出入其手行販至于涿州乙忽萌惡念將甲謀害擠之急流中擁其貲千金還蘇縣爲富人莫知所自也其年封門内定慧寺中元作蘭盆法事津濟幽魂傳有西裏高行法師

至寺僧延請登座放食遠近緇白觀者數千人有徃來少年之門者侈爲勝事挈同徃觀乙心雖疑忌初不欲行已自度世間必無眞鬼竟與之偕纔入寺門已見新安賈人先在矣乙遂發狂大呌作賈人語曰我何處不尋汝到汝却在此今番放不去也急走僧厨攘刀自屠其腹抽出肝腸臓腑擎于掌以示衆人無不怖走遂僵于地而絕其夜賈人之子復夢其父來說報冤事明日直詣少年家檢其簿籍管鑰宛然如故

貲財封記尚存隣里推驗無差子遂據有其業乃知天道好還如斯冤報速而慘矣

安慶人殺小兒報

安慶府某縣中有某甲蚤死而貲產甚饒遺孤方在襁褓毋發保惜非常其叔亾賴輒思謀害時尽財聲頗驚視聽一日跪告其嫂曰吾今悔悟改事嫂矣兒所遺亦猶吾子也當竭其力撫字之願嫂無他疑發謝曰叔有此心妾夫爲不亾矣自是深相接待各無異志孤年且六歲矣一日叔于側近河頭造船携其姪同徃小兒拾得零星木屑還家戲盖小房如是者再四同出同入略無防範一夕去而不返急取火徃覓斧劈其腦仆于途矣明日訟于府府下其事于理理不能决値上巳祭丁理將赴文廟起呼家人具食燈燭之下忽有一小兒跪于案前稱冤流血被面理問曰是某氏兒耶應曰然曰是汝叔謀害乎應曰叔也理點首諾之其日祭畢即召叔對簿具服其辜旬餘後蚤起獨坐又見此小

兒來謝視其面已無血矣閩人王某見爲府理刑親談

賣油人殺小兒報

蘇州盤門外某甲賣油爲業此人常肩油擔徃來城中一大家見四五歲小兒頭戴金珠帽兜領下鏁銀項絣臂垂紫磨跳脫身衣文葆翠纓計可直數十金便萌惡意常袖果核與食出入戲誘如是經時家人亦不防範之一夕賣油人忽見兒獨在門抱之而去潛于僻處褫剥衣飾

殆盡竟絕其吭藏屍眢井中父母失兒尋覓無路晝夜悲啼賣油人行刦得計幾年之間家亦驟富妻生一子死與大家所生無別亦至四五歲時夏月天暑賣油人移枕簟當風而臥兒拔其髻中銀簪戲刺當胸賣油人方眠熟大鼾不知也睡中誤謂青蠅所集舉手一拍簪貫心矣即便絕不復活兒遂長成擅其貲業

竊囊冤報

東臺場富人曹西園失其名少年無賴以攜筐

賭博爲業貧無立錐一日途中投宿食店與徽賈家之小郎某乙同寢處乙枕白鏹一囊曹知其是貿鹽母金也蚤起乘乙熟睡以衣裹抵其枕而去比乙睡覺檢囊中物已失曹所在矣徬徨畏罪不敢歸見主人自經死曹遂發囊金得二百兩出母錢射煑海之利驟然巨富嬌妻美宅恣意自娛未幾室將産曹忽見小郎踉蹌入戶跡之不見則室已免身生一子矣曹既愛兒嬰年多疾所費無算及長成不肖尤烈樗蒲一擲動散百千他用類是父貲蕩盡而淫恣不檢頗著醜聲竟爲債家所逼自經以死計其年亦與小郎齒相若曹遂絕嗣此余聞之父師里中無不知者嗚呼惡果可爲也哉

欺負僧道

江南玄妙觀某道士慳嗇蓄有財先是一縉紳之父賺借其若干緡初無意必償也一日道士病且死亟召其翁至欲理負金至則已不能言但以手仰指屋意在其翁憲天理也翁遽應曰

汝欲以此屋還我金耶及道士死遂拆屋而歸其徒不能奪無何翁之子登進士選入銓部人揶揄世間無天道矣不數年父子相繼死銓部公竟無嗣噫良弱可欺方寸不可昧余初意不欲書此忽見一少年白占僧屋僧無所控齋恨欲死因録之以見天道尚可畏云

外編殺生之報計三十一條

張易之與弟昌宗昌儀變倖傾朝競爲豪侈製大鐵籠周列熾炭斗豕鵝鶩之屬縱置於其中又以銅盆貯五味汁諸物渴極便飲表裏皆熟毛落巳盡肉赤烘烘方死號活爛法又取鐵橛釘地繫犬四足縱諸鷹鷂活攫其肉食肉巳畢犬尚號叫易之思食馬腸羨昌儀即以所乘馬破取其腸良久方死其後易之等被誅百姓臠割股肉抉取心肺煎煮食之殆盡

趙監廟寄居建昌素有羸疾或教之曰服鹿血可愈趙買鹿三四頭日取其一以銀管揷入肉間俟血滿而服之鹿受諸痛隨有斃者趙果膚華充盈亦既效矣晩得異瘡癢甚必以竹絲穿入之方得蹔停如是滿歲卒

合肥富人劉某好食鷄每日宰鷄必先刖其雙足置木櫃中俟血瀝盡乃烹之以爲去腥氣後生髩瘍既愈矣乃有小鷄足在瘍瘢中每巾櫛一動之瘍即流血苦痛難忍竟以是終

江右有富民好食團魚每欲烹治則引其首出以竹夾頭而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忽不見乃在屋後園籬之叢中首夾而不能出巳死矣

細民胡姓者以捕鱉爲生他日鷄巽卵出皆得鱉不踰時其人死又湖山張氏有善張繩掩取獐麂狐兎之屬者一觸繩趕趕罣足悲鳴以斃其人只一子方壯齡梯樹取果偶壓樹枝足壓折如獐麂罣足狀

平江府劉吉以殺禽畜爲生設肆於市橋置鑊沸湯人欲用鵝鴨之屬必詣吉烹之烹一禽畜率得數錢毎日計烹數十所得甚多或勸之營別業不屑意也有子年七歲在旁遊戲忽若有人提入湯鑊中兩股蒸爛死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illegible]斗之囊其中包裹若繭栗行動即有聲恒乞於市自言故村婦也皆與娣姒分養蠶恨巳損耗不及其姒因竊姒一囊焚之旋成此瘤以衣覆之氣悶難忍必

裸露然後可而其重如石焉

光孝宮道士韋道隆好食鱔魚趙招討之軍行過其宮道衆皆避獨道隆欲候煑鱔食之而行乃爲衆軍所掠需索財帛既無以應便取煑鱔沸湯灌其口而死

周豫學士嘗煑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建炎中謝大卿亮出使夏國夜泊漢江之濱散

步月下見岸上蟻子千數爭入水中視之巳化爲蝦如是纍纍不絕跡其來處乃出自小冢之穴詢之居者云向有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煠蝦爲業死旬日矣此其瘞處也盖蝦變爲蟻聚食其遺骸旋入於水復蝦本形耳

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顧欄檻間多有蟻子緣繞修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患得疥癬頭面尤甚問醫者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矣

右衛果毅陸孝政性躁急多所賊害衛府先有蜜蜂一龕夏月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之特便爾恚怒以湯就樹沃之死無孑遺明年夏孝政晝寢口呿而蜂螫其舌須臾腫脹喉不能嚥死矣

廣州四會縣令何澤性暴横日事飲啖尤喜鳧雛之屬鄉胥里正皆使供納常飼養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兒憐愛備至會庖人烹雙鷄嬰湯待沸似有鬼物撮其兒入鑊中見者大駭

亟援出之巳與雙鷄俱爛矣

韓金羽林衛軍士也平日負氣力彈射飛鳥以爲生計暑月閒暇於神廟門限上坐以乘凉因自取射鳥箭鏃刮耳中之垢適被狂風吹轉廟門其箭洞貫兩耳血流如注號呌而絕

長安城西有店家婦誕兒且彌月矣欲封羊會親族羊數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其家〻澤然不信遂殺之就釜烹煑諸在厨者各料理葱蒜餅食止餘産婦抱兒看之不意釜忽自破湯火衝

矣直射其母子俱斃焉

冀州農家多出鳧鷺之屬因以諸卵啖兒兒且數歲又自竊取煨食莫知數矣忽一淩晨父聞叩門呼兒聲令兒啟視兒遽隨一人至田畔見一城堞冊素整麗兒怪問何時有此其人呵之勿言驅入北門兒纔入即門閉矣城中空無人惟有灰火布地深纔沒踝兒痛呼叫望南門而趨垂至門又復閉東西趨望皆然竟不能自出也其時耕者桒者遥見之咸謂農家兒在田畔

狂戲耳歸語其父呼之城灰頓滅視兒膝以下紅爛如炙足脛俱枯終其身不能復此因造寔業故觸處見獄云

趙慶叔母好食小牲晚歲得脾疾夢至陰司與鵝鴨無數俱就縛次第殺已且當見及乃號呼乞命主者曰汝專好食生命今殺汝亦畏疼否乃發誓不食生命而甦半歲遂絕小牲而疾亦少愈後遇庸醫復勸食鴨食鴨十餘日不起矣慶叔因此遂斷小牲

也燒鵝者脇下忽生水窠一帶癢甚搔破水流不止臟腑潰出而死葢屠鵝必破其脇此其報也

捕魚舊用網十年間某者創造竹簾則絕流而漁無一免者矣簾成而一家數口俱以疫死

吳中某給事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頭一日京邸拜其同鄉家有馴犬忽驚嚙其衣某怒甚徐謂主人曰汝盍豢而飲我不覺食之過飽夜歸篝燈少坐索茶飲之而茶盂犬嗥怒擲其盂而

片片皆有犬嗥油燈一炷所見無非犬者是夕竟死

蘇州南禪寺禿師雲嶧上人者酒肉沙門不習經典廣求滋味無慙愧心平生嗜鱔魚每食鱔或生剥或沸羮或斷其頭日辦烹殺萬曆戊午火焚滄浪亭後僧廬禿師衣鉢亦在焚中因入內搬徙囊篋烟迷不能出人見其昂首牆上蜿蜒偃轉與釜中鱔魚無異咸以為殺生之顯報焉

有某甲養睟一房盜者乘夜囊之而去未及賣跡之甲伺于門外盜者計無所出置甑上蒸而熱之瘞入土中其明年以是月之日舉家忽患癡風相枕籍死莫有為收葬者釋典中有沃蜂之報繇此觀之定不妄矣

外編殺牛之報 計九條

唐翟楫五十無子室內繪大士像祈禱甚虔婦方娠夢白衣女子以盤槃一兒甚韶秀欲抱取之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已而生男不育虔禱如初或曰子嗜牛肉所以不得抱子也楫悟舉家誓不食牛遂踰年而舉子

雲南安寧州張碧塘素母臨娩時其父見所善趙道人入其室而生趙道人者故昆明屠兒一日縛母牛將屠之淬刃于水濱石因置焉而母牛之犢覗其側竊啣刃納石罅中若不忍母牛

之屠者屠而索刃不得旁見者告之故不信以為詐已吾日所節解無筭犢何知乃能竊吾刃因復置刃石上而身隱以伺之見犢復竊刃如初迺大驚悔恨平生所為遂棄其屠而與牛俱上華山華亭菴日叩頭佛前懺甚力久之額顙肉隆隆起如瘤山下去溪橋取水約三四里許道人以桶架牛背徐拽至橋邊居民認為趙道人牛爭為汲水置桶牛復拽之而上供庵衆如

是二十年餘而道人故往來張長者家碧塘旣生額有痕隆隆起如圓珠登第歷官至都御史

宋時劉肇夫婦屠牛且嗜食一夕有童子敲門送簡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横死者盡是食牛人讀畢忽不見夫婦不悟屠嗜如昨居年許肇夢到冥府王者怒曰汝傷牛命甚多勸化不轉此夜又以長釘釘其頭痛極而醒次蚤氣絶妻騎牛入市易棺不覺臀髀與牛皮相連牢不可脫數日乃死

滁州來安某屠牛爲生每令其子覷已用刀之法欲世其業一日從屠肆歸酣寢於牀子持牛刀而入劃然斷其首里人共執之詰以何忍殺父因泣曰我合萬死但我初見是牛不是父父嘗教我殺牛牛眠姑試刀法耳

何大經父鸞世爲屠牛業生一子常作牛鳴以竹自鞭食草及鷄毛不嗜五穀其家常縛之十八歲而没大經因此改業

龍泉葉參將家一牛賣屠者牽過花橋花橋上有十四亭亭旁成市或曰此牛有孕柰何殺之牛即墮淚狂走市人辟易牛竟入縣門跪署印某丞前淚出不止牽之不動丞命吏胥醵銀贖付主家養湯文學易説

乙酉歲京師有一牛狂奔至某大僚朝房跪下出淚其蹄甲已去知爲就屠而逸者曰爾欲免死可隨我行隨至途中下車拜客又至廳事跪下乃隨至家遂捐貲贖之朱其角付某寺給養

海鹽王四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已

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主俱斃

江陰長溪馮氏子臘月念五日宰牛是日天大寒先割牛舌作羹以下沸酒十餘椀不覺醉極將刀割牛誤舉刀口向上自屠死見者共嘆榮報之不爽云

守官漫録卷之四終

守官漫録卷之五目録

外編

門人廣陵王 化大美

子劉懋賢愚公甫

仝校

守官漫録卷之五目録終

外編見聞隨筆 計四十五條

小兒衣不可夜露

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杜注云譆譆是也嵩鳥名姑獲云是產婦死所變故名乳母鳥玄中記云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能收人魂魄胸前有兩乳好取人小兒養之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爲誌小兒衣不欲夜露者此也故又名鬼鳥荆楚歲時記云一名鉤星衣毛爲鳥脫毛爲女周禮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即此鳥也

朔旦號怒

玉燭寶典云月之朔旦士女皆當湔裳斟酌於水湄以爲度厄況嗔怒爲刼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嗔火一起善念安在於是日而號怒則營魄散佚未易收也

古之良醫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黄

著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鲙不快服前常見小鏡趙卿詐以會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産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爽瘲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黄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嗣伯治老姥之針疽賈耽視老人之蝨瘕徐之

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黄門腹中較龍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櫃熊治盜

唐寧王嘗獵于鄠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甚固王命發視之乃肟一麗姝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生熊因納櫃中乃扃留草間時明皇方蒐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膊有聲遲明寂然店戸人怪之啟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夫二僧自謂得麗姝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爲熊也明皇自謂得

莫氏剏得太眞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爲胡也明皇能笑二僧後之人又笑明皇噫後之色荒者其無令相笑無已也

忌諱之惑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時日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惑惑可笑

有如此者

戚將軍能處變

戚將軍繼光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

而後棄官爵而遯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縢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遹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郎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張蘿峰不認門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往往有拜舉主爲門生者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遥庭矣近代惟霍南海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

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海剛峰

顓佐爲都御史疾惡如讐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副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

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郤邈送之禁既嚴麋既俱絕不得已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故曰仲尼不爲已甚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

徐杲

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嘗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著

鷲峰寺佛像

長安之城西有鷲峰寺寺有栴檀佛像像高七尺許兩眼上注似有所想作歡喜狀相傳以爲此釋迦之真法身自周顯王時飛來震旦迄今二千四百餘年矣雖佛宇屢灰而金容如故世謂爲奇事予曰此安足奇也吾聞佛歷千劫而不古直將旦暮元會豈問歲年哉又其神通遍滿過去未來恒河世界則區區丈身所謂皮囊臭腐偶遺之影耳惟是禪門深閉乘幽控寂一

二守僧真率自然忽聞木魚與磬聲間發恍同天籟斯則城市中一佛國矣爲之作禮而退

陸象山贊

趙東山贊陸象山曰儒者曰其法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只此四句二十六字包括宋儒紛紜諸論不但前人所未發亦可解朱陸二氏門人之爭真妙于文者也

古人重師道

孔子庚子日生故臧榮緒用庚子日拜五經朱文公九月十五日生胡安國求吳草廬明經書院記亦於九月十五日舍菜作書故書自言以明效榮緒之意古人尊師重道如此

古人重詞命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虢未與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剿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荅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詞決策預

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重手書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勑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勑令自書勑狀勿拘眞行者而誥勑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顏平原郴誠懇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雨水先驚蟄

古今二十四氣亦有不同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今歷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

理論之先天之生物皆始於水故水於五行第
一一數奇屬陽故曰天一生水今曆立春後郎
繼以雨水者春屬木木生于水也以卦氣論之
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驚蟄者萬物出
乎震爲雷卦氣二月爲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
蟄則今曆以雨水先驚蟄近是云

朔易二義

元鮑魯齋荅方虛谷論北方朔易二字之義乃
發先儒所未發足補窮理格物未備之奧義蓋

虛谷謂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止是一義未嘗分
朔易爲二魯齋荅曰愚謂以地理方所言之則
指曰北方曰朔方足矣以包涵義理爲言則不
容不變文以名之曰朔易也故堯典三方皆曰
東西南而獨於此不言北而言朔易一不同也
三方皆言乎秩而獨此一方言乎在二不同也
蔡九峰解朔之一字謂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
月之晦而有朔既明其有二義矣又解易之一
字謂冬月歲事已畢除舊布新所當易之事亦
明其有二義也以至月令所言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程子亦曰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其分朔
易二字爲二義尤明白玄有罔有冥釋者謂乾
貞一德而罔冥二焉謂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正
與朔易相爲對待者也此正固兩義龜蛇兩物
人身兩腎皆有得于北方朔易之象焉不可誣
也因是推之坎北方卦也亦有兩義焉其在先
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
坤六二之耦於是成坎之象兩合爲一一又分

兩奇耦耦奇生生化化變爲十百千萬之不齊
者皆不能逃乎坎精之兩矣淵乎微哉

鷄鳴五更

鷄鳴于五更者易說卦巽爲鷄爲風五更時日
將至巽位故鷄感動其氣而鳴也本草云鷄動
風凡體有風氣人不可食食之病即發信巽爲
鷄爲風之言不誣矣

月行速于日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

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聖人置閏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尚餘十二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歲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為歲而必置閏何也

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為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況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獘之術也

曆久必差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而傳以為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為前月後十五日為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

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考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況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

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廻萬餘里無與中國即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未敢信也

觀象臺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

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眞形南面有　御製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一尺云中爲紫微殿殿傷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天體不足西北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敧而不足西北也

不書北至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

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日食不預占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曾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令人主率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耶預占日食不知起於何時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

日月薄蝕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則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傳稱魯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為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胡敵衆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為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為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痾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疢者矣乃其壽命修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為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爲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啟人主不信之端無怪乎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之說也

五月五日子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緯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執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日生能免乎

中秋天色同

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蘇東坡曰故人史生為余言常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嘗鬪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又詠月詩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遇怪不言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蹷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令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水中戒瀝血

唐開元中燉煌李鷸遊洞庭蚓血沙上爲鼉所舐遂化爲鷸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鷸反被鼉禁制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其鼉鷸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焚香辟邪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爇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旣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一爐至夜中壁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吉無患乃知傳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病者盡起徐審得鷹觜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當不誣也

李祭酒時勉

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戸之婦也夫婦德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旣不費財而可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事忤旨爲金瓜槌折其脇幾殆召醫視之曰傷雖重可爲也但須眞血竭夫人即取畀之遂得甦時論以爲還金之報也血竭一名騏驎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三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以血竭名也

潛確居類書卷之五

服餌之效

偓佺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葉不飢不寒不知年歲彭籛常食桂芝八百

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服朮身輕欻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

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木之實餌之不轂皆足補助血氣培養壽命但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鉤吻烏喙足以殺人人所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豈得無益與其服草木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返速斃乎

解毒之物

黿脂可以燃鐵駝糞能殺壁蝨爪兩蒂莫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荸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菉豆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麪毒蘿蔔解之中瘈狗毒班猫解之中菌蕈毒地漿解之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人參枸杞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一樹根師大喜搆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飢甚聞所烹者香美遂食之三日啖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昇矣

敗龜板傷人

王節齋中丞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可三年猶及生子遂歸三年生子而卒王素工醫龜板良藥乃治法一乖取禍如此可不慎哉

莫尊於水

萬形不毀皆恃水德今夫山石之不裂也地膚之不坼也木不槁落金不憔悴五穀含穎垂實不竭以育民人人之精魄榮衛凝固渥洽無有外彊中乾疢疾生焉萬物羽者姁伏毛者孕育筋骨和勁而膚澤鮮好凡若此者皆水德之滋也故淮南子曰有象之屬莫尊於水且夫形得水而滋也猶之氣得天而化也是故凡有形莫非水凡無形莫非天

樹介之異

京師戊午冬凝霜封樹者不一而足考諸前史唐寧王憲疾時寒甚凝霜封樹憲嘆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凌樹稼達官怕吾其死乎憲果薨或以爲春秋雨木氷卽此亦名樹介言象介胄也次年果有遼左三路之敗於時宿將俱戰歿偏裨以下死者凡八萬餘人其應最慘云

求道格言

唐侯道華性好文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僊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

讀書藏書

讀古人書如勘法吏案拘成案者不清寃倖之途唯在自勘其實而已讀書亦然勿據于張之案以爲無寃勘而後知其無寃也勿據孔孟之籍以爲盡理勘而後知其盡理也

秦淮海云少年讀書一見輒誦然恃此自放把卷無几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發憤自悔而聰明衰耗每閱一事掩卷茫然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此數語可爲少年忘學者戒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已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洵所忽畧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書籍在唐以前寫本多而模印少學者習見傳録之艱也故其誦讀亦精詳宋以後刊鏤多而寫本少學者習見得書之易也故其誦讀因滅裂在今日則一時剞劂之濫極矣工於刻而畧于校侈于藏而怠于閱毋惑乎坊間多亥豕之書而架上祗供蠹魚之飽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釘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冰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可入笥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藏茶炒茶法

藏茶法實茶大甕底置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黄以其氣不外泄也或云當倒放有盖缸内缸冝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冝見日見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冝熱處新茶不冝驟用過黄梅其味始足炒法鍋令極淨茶要少火要猛以手拌炒令軟淨取出攤匾中畧用手揉之揉去焦梗冷定復炒極燥而止不得便入瓶置淨處不可近濕一二日再入鍋炒令極燥攤冷先以甕用湯煮過烘燥燒栗炭透紅投甕中覆之令黑去炭及灰入茶少分投入冷炭又入茶將滿實宿箬葉封固厚用紙包以燥淨無氣味磚石壓之置透風處不得傷牆壁及泥地如欲頻取冝用小瓶

置葉懷中

仰山脞録記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

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盖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

令捕請託

東漢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美陽令請托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獄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最高帝賜[illegible]按漢法之嚴令能捕請托者下獄今之請托者林總令敢揶揄之乎即入獄未必便有最高之辭免刑即有矣詎能上達天子古今之不同如此

見聞隨筆第二詩話五十二首

陳陶劍浦人隱西山下操行高潔累辟不起嚴譔守郡日欲試之遣小妾蓮花往視陶竟夕不納妾獻詩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陽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白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俱中科名樂天作詩曰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劉虛白與裴晉公昔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

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
麻衣待至公

杜牧之弱冠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年城南遊覽至文殊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訝嘆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牛僧孺赴舉之秋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王奇字漢謀宋時人家貧補縣小吏令題鴈詩一聯於壁片片銜蘆背曉霜盡隨鴛鷺立寒塘奇密續成之曰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遥天字一行令大歎賞使游學都下與宗得其詩召見立賜及第時稱天子門生

朱文公桐廬舟行見山寺詩曰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繞屋除行色匆匆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篨其感嘆願慕之情溢於言外豈當播遷奔走之時故欲迴脫塵累耶人言多不近情恐亦不知先生也

楊文貞公曰鄕先輩劉伯川氏世居沙村在邑南山水深邃處平居不與俗人接於崇儒禮士則汲汲恐有所未盡然善觀人且喜奬掖後進予年十四五時與孟潔往拜之伯川以故人子待之甚厚是日雪霽酒酣率予二人循溪行詠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鷄窗

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予即一時景趣對曰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清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耳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予笑曰雖寒士當耐久又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其勉之後伯川卒孟潔果登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而卒文貞卒致位宰相皆如所言云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內閣文穆

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逕入舟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峰則返櫂至君入舟處君獨歸廣不過君竟去君訪廣亦然但泝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訪用此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第二第三句文穆續第四第五文貞又續第六第七文穆終結句及覺而志第六至第七二句文貞悲愴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灑對夫容鷺渚漁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黃鶴過江東已復嘆曰空餘後死亦何樂哉即思具舟過訪之約則又皆夢中語也前輩交友存歿之情於此可見

于忠肅公爲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蘇菇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

被閭閻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今之清風兩袖者蓋無幾也又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炷香檢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合二詩觀之庶幾一介不輕取予者矣

張蘿峰內閣年五十尚在公車其時武宗盤遊而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鷹山張乃作詩投之曰海內衣冠集鷹山草茅無路得躋攀山中獨犄

豺貙道天上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巵且莫破愁顏江湖廊廟原相係莫道漁樵盡日閒兩院見詩日張爲狂生幾坐以事張乃走赴公車至錫山謁座主邵二泉邵試一對月白風清鶴唳一聲山寂寂張即對云雲行雨施龍飛萬里海蒞蒞邵大器之遂登第未久拜相盖此公氣魄已從詩對見之

江西耳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欵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嘆此者弟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可謂諷而切矣

王陽明先生大有詩才然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其詠傀儡一詩有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稱子自應相詫詫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學楚狂如此詠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錢鶴灘先生里居一日聞江都某妓名遂造江都訊之已屬鹽賈矣因同逆旅館人謁大賈賈人重其才名遂留飲焉酒間呼主人某跋涉此間特欲識妓某耳近聞歸卿幸賜一見主人出妓傳花把酒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妓因出白綾請留新句遂題一絕云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而去

唐伯虎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有言志詩云不種桑麻不養蠶日高猶自枕書眠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揷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簑衣影

陸世明舉於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爲商令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

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
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謝之　一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垂地日
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裝假髻亦
峩然花鈿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眞僞瑣窓
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其旨蓋喩塲屋
掄才爲下第作也甚有古意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
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
一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
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絶似
悟後人語
一全眞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圪苦參不
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
點心讀之似不火食人語
釋覺圓工詩與儲靜夫先生倡和相傳其題彌
勒佛一絶云無古無今雪滿頭大千沙界一囊
收自從唱破無生曲直到於今笑未休
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鷄羽毛好不如家鷄
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蔴績蔴做
衫與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
要自古雅暢快有三百篇之風
世人畫張果像皆倒騎蹇驢不解所以蜀中一
耆儒贊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
驢凡事回頭看味回頭看三字令人有省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云玉骨氷肌

絶俗流着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
認桃花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
人題云篷裡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
回欲脫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此二絶者韻
脚自然亦甚可喜
鄉前輩林子仁先生曾仕選郎以清白吏著先
生與心齋同時倡道海上不以詩名然有道之
言不必與風雅爭雄也今檢得律詩二首詠蚤
朝云長安月色馬頭明遲聽鷄聲滿帝城禁樹

含輝天漸曉銀河垂影露初晴鳳樓烏語喧歌
吹象魏龍旂雜珮聲翠幄重光瞻拜近肯將舊
學負平生夜宿古杭云古杭今夜宿扁舟欹枕
寮余聽水流心共碧天和月靜身依清世與雲
浮棹歌兩岸聞吳語海國何人恣越游月滿蓬
窗宵欲半幾回魂夢到皇州愛君憂國之意溢
於言表
前輩夌眞卿先生　世廟時官御史建言被杖
已　穆廟登極起廢中丞未幾黑頭棄綬治園

西偏吟咏甚富題舊業堂云投珮歸來不記年
草堂猶自檢殘編閒看白日西飛景靜結青山
老去緣門宇錯疑楊子宅撫琴空對伯牙絃午
窗寂寂無人語一榻松風夢葛天題長春塢疊
石攢峯翠巘開四時春色勝蓬萊秦松滴露蒼
龍起楚竹干霄紫鳳來夌跨舞從羣卉出敷榮
不待一陽回蕭疎歲晚頻攜手雪裏應知我是
梅題湛碧亭百尺長虹俯畫橋綠波偃臥雨龍
高虛亭湛湛涵孤影芳沚冷冷鑑一毛月上似
看秦嶺雪風來不作廣陵濤凭闌盡日清如洗
水氣翻鱗濕短袍又於家篋中得先生手跡數
首一悼劉臺道長曾焚寶鴨讀彈章指點平津
筆有霜一旦忠魂赴湘水十年孤憤哭滄浪圖
扉未雪生前恨幽戶空懸歿後光縱使遺靈還
故里青螺松月總蒼茫一自笑爲問清狂嗜酒
無一盃纔覆已糊塗山中百甕留供客海上羣
才借伴吾古道論交忘少長俗情希世看榮枯
空園試履行吟徧花自紛飛鳥自呼一秋日同

友人田間晚歸途中二首返棹迴流夕有聲乘
潮十里小舠輕鴻橫遠漢孤雲沒星帶殘河一
水明清世門人安野隱浮生老計辦春耕同心
共結沙鷗伴百歲懸知不渝盟又寂歷空原落
葉聲凉風披拂鬢毛輕冥冥樹色昏鴉定隱隱
人喧岸火明西海豈應鳴鳳至南陽不是臥龍
耕鍾山久絕區中想誰勒移文笑背盟過里中
登仙橋晚題仙眞輕舉信耶非父老都傳此地
飛青壁不留回日路白雲猶似去時衣蛻蜓楚

水龍長臥帳望緱山鶴未歸題柱豈關懷駟馬少囧揺筆駐斜暉詠里中羅浮山浮山泛海自蓬萊撮土名蘚亦異哉岸草有靈波不沒渚花無惡鳥頻來空潭月出魚龍卧舊里風生虎豹哀一葉年年秋水上滄浪幾曲棹歌回諸詩俱風流倜儻私淑高風於今猶可想見

沈鳳岡先生亦 世廟時人由庶常授給事中歷官鄖陽巡撫入爲大理卿位終左司馬其卿大理時會虜犯都城大掠畿外 世廟入相嵩

言下大司馬于理手勅趣具爰書詞長不克就至遣中使切責之大司馬遂棄市其得保首領者幸也嘗讀其搗衣篇一首九月邊氣寒長風起山阜良人遠征戍歲月亦云久蟋蟀鳴壁間玉衡運樞斗感此欲授衣刀尺勤素手清砧敲明月流光照踈牖椓椓聲滿城瀼瀼露盈肘狐裘知蒙戎葛屨今糾糾萬里情更深愁懃復何有蘭堂夜瀟條金屏暗雲㪍愁看翡翠衾鴛鴦戲春藕掩淚傷朱顔心旌逐飄栁豈敢怨別離王事方有砦烈士行不來此意君知不讀此詩不減子夜吳歌及秋閨怨又聞邊關有警七言古一首朔方八月秋草肥胡兒突兀彰邊威千群萬落不可數惟見萬里紅塵飛羽檄星馳報主將細栁營開列軍伎寶刀初試黃金裝鐵騎驚看新虎帳翻身上馬意氣豪坐論却敵如秋毫臨戎對壘不敢動徒云守備誇旌旄令嚴成久軍士苦反使胡驕猛如虎圍軍謾唱凱還歌論功列宴陳仙舞東南膏血輸備邊豈知一飯

羅萬錢國家養兵意何在却令此輩欺皇天如今長城不可倚犬羊之欲真無巳芳草緑遍湟中田空使英雄涕如水廊廟惟懸西北憂相臣日夜生邊愁古來擇將爲上策轉移民力歸田疇說債帥怯戰畏虜倖賞冒功虛費金錢寔虓邊備大有關係不獨其詩之工也先大父與沈凌兩先生最善所藏往來手札甚多偶閱其京邸郵書名刺尺牘皆自書而名刺字跡不甚大絕與今之兩銜門名刺不類今昔事不同如此

余嘗陟郡城之蜀岡有徐定菴先生詩跡拂蘚讀之沉深宏麗俱是絕調題大明寺云樹窖煙深紫翠堆南朝遺搆有樓臺岡連巴國雲千里話入茶經水一杯月夜笙歌携客聽雨天圖畫隔江開揚州兩度春風後跨隺何年是再來平山堂云太守風流去不回小堂空枕翠微隈山拖王氣雲邊出江擁潮聲海上來草樹似猶迎画戟文章今巳落蒼苔遊人若解浮生意盡折巖花付酒杯迷樓云青嶂丹梯竹苑幽霧窓雲

棟古迷樓香銷帳殿花蒐盡怨入池塘水詞休四海追遊吾老大兩年風物此淹留烟霄直北三千里常倚闌干望　帝州廣陵寄伯兄二首南樓風雨憶分襟一客蕪城歲月深海上形蹤憐獨往天邊書問屢相尋棠花荊樹千年意塞雁原鴒兩地心但得暮齡齊白首豈須浮世有黃金　又　烟花淮海舊稱雄可柰愁中更病中白社有緣陪夜月朱簾無夢捲春風斷碑殘壘歐公字廢沼荒臺煬帝宮多少輿亾今古意一尊那得與君同又夢揚州一首憶在大明山上寺烟霄樓閣暮堪凭飦過香積鐘初動琴借蕭團月半升九日自斟黃菊酒一燈常對白頭僧江南江北今千里夜夜春風夢廣陵讀其詩想見其靈襟逸韵初不知爲何許人也後余登第出給諫徐雅池夫子之門乃胥先生其大父先生起家賢書弱冠貿籍甚名而非其好僅一再對公車卽謝去託名問醫浮游燕趙吳會荊楚間凡十年所至爲聲歌原本性情發揮道德逌然

穆然其旅食廣陵棲大明寺者二年至去後形於夢寐此其託致深遠矣勝地有緣得歐陽公與先生而聲價增重文采風流掩暎千古豈偶然哉邌志廣陵者多耳食不知有先生也余故表而出之先生諱敷詔别號定菴閩中人

蘇州近竹老人袁洪志三十年前夢游武夷山題詩石壁云地僻紅塵遠人閒白晝長鳥啼春雨霽花落野泉香近竹老人題凡二十五字其後隨弟觀察使洪愈之官福建還經武夷山登

絕項見石壁上委有此二十五字宛然手跡是夢中飛神所題者老人自異既歸一疾不起矣

外編東事瑣言 計十條

異材

國家猝有夷狄之難天之所以開豪傑也有豪傑而不能識識而不用此敵國之資也昔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吳昊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倜儻有縱橫材嘗游塞上歷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雪詩曰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曰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

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間巳走西夏與曩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黃巢舉進士不中第嘗賦菊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朝廷宰相不能收拾之遂聚衆為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此可見學校所以養士科舉所以取人而豪傑放佚之士非二者所能牢籠在君相羅之於法度之外可也何況遼國孔棘草澤英雄瞋目生心者何限不亟為之

網羅徒令抑鬱無聊坎壈不得意彼一段跋扈飛揚之氣豈能槁項黃馘終老死牖下也桓溫伐秦入關王猛被褐謁見捫虱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而溫猶曰吾使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徐謂猛曰江東無卿比也資以車馬欲與之俱還猶豫不決遂爲苻堅所用卒與燕連衡合兵拒溫以致枋頭之敗威名頓挫然則豪傑固不易識也

用間

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馭軍嚴明賞罰立決善用間有告一卒叛入夏州者瑋方與客奕遽怒曰吾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夏人聞之即斬叛者首投境上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告舜卿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盗者并以鎖至舜卿曰我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盗還之虜大慚沮盗竟以是得罪吕東萊云天下之事皆賊詐惟兵貴詐如二公皆善用詐者古今之以詐而戰勝攻取者多矣昔者宋人及楚人戰于泓楚師未濟宋司馬請擊之公不可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宋師遂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成安君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漢軍遂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斬成安君泜水上則詐與不詐之致異也

謹守

用兵以持重爲貴盖知彼知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琦力于戰仲淹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巳琦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將命至慶州約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于度外乎洙不能强而還琦遂舉

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王師陷没大將任福死之琦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𩲡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𩲡魄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故善將者當以仲淹爲第一兵力既集可徐議戰兵力未集只可議守勿遽易言犂庭驅烏合之衆楊腹之兵而乘危徼幸付之一擲也

將才

今人語將才動曰韓白夫亂世將兵一切用奇韓白是也若乃太平邊將貴在事事可久古惟趙充國王忠嗣輩足以當之彼皆苦心爲國長筭不偷幸以邀功名不苟且以遺邊隙其忠盛其才老故足尚也

國家數年前誠得一人於遼陽未雨綢繆不狎款而撤其偹奴酋雖黠不至踰撫順而南牧馬矣就使將如韓白何嘗不拔自行伍而充國自良家出忠嗣養自禁中惟其才而後用之今則舍行伍而重科目循薦剡而拾浮詞望之若圖麟繪閣儘美聽聞按之如塵飯土羮無裨實用偶舉今世撫按一二薦語如氣貫白虹射飛赤羽信能貫虹没羽乎鬚髯戟竪肝膽金堅信有美髯鐵肝乎胸蟠黃石氣軼青萍信有六韜百鍊乎縈弱弓開向月太阿劍轉逆星信能掛桑倚天乎壯若虎頭都護技同猿臂將軍信如鷹門定遠乎他如談兵勇冠三軍擐甲名高八陣

驍姿昂霄聳壑駿猷掣電追風又如壯氣鷹揚銳才犀利撫士春生玉帳提軍霜射金戈沉機鷙伏壯氣龍標一軍刁斗不驚千里金城在望等語如此套頭一紙可盡太平無事固不妨抽黃對白耶供點綴耳方今邊圉孔棘有識者亟爲

國家需大將置之危邊用之異日亦必問其將畧若何廉勇若何智謀若何騎射若何如淮陰登壇數語已足覘其多多益善而第令執薦剡

之帖括與收韓白君而人爲萬里長城爲三軍司命不亦如按圖而索駿乎哉夫泥塗未必無豪傑世豈無魏弱翁之知營平李供奉之知汾陽宗忠簡之知武穆者顧識别何如耳使行伍可以拔將帥則豪敢自喜者將不耻爲兵而兵力强且上之人亦不容奴視而虐使之矣而兵力寛

援兵

唐德宗時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

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遂趣京城作亂先是陸贄有言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今日援遼之役何以異此有援兵必有援兵之擾莫如謹其約束使市井秋毫無犯必有援兵之費莫如虞其庚癸使資糧扉屨不缺必有援兵之害莫如養其精鋭使投石超距不譁而後

國家藉指臂之力備緩急之用也不然而三者萬有一危吾懇人情洶洶不虞其外援之縮朒而虞其内訌之騷離也不虞其倒戈之勢難折衝于萬里而虞其脫巾之呼先兆變于肘腋也噫危矣

屯田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淮北之地如齊晋燕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卽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漢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迨唐而漕運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斗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

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飢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畊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盖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畊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

汰而自精矣且有田則有塍有澮沮洳泥濘亦可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然而屯田久議復而無效何也且耕且戰兼事也久廢頓餧驟功也處兼事成驟功有名臣如趙營平諸葛武鄉輩自饒爲之今請毋太執法而稍參以人情試行田野其有廬落整溝防固桑棗茂者必民田也其有廬落敝溝防弛桑棗不殖者必官田軍田也彼以爲非已有而强有力得以一旦奪之也故官屋必漏官馬必瘠自

然之情也今宜與軍士約能墾田若干畝不荒頓者三五年外與定著世世爲已業與民田等彼必勸於長利而力作矣或曰邊地屢遭兵凶人民稀少田地拋荒處處可耕土壤膏沃在在可惜清查招墾之令非不屢下然咸謂達虜擾攘耕耘爲艱軍民困窮墾荒無力不知衛邊固難耕種而腹裏之地尚可力耕民間固難墾種而官司之力尚可招墾況足兵莫先足食足食莫要屯田古人坐困外夷牽制强敵因田致穀

養兵蓄銳以收全勛全在于此倘盡取土地之蒿萊者大修屯政三年可以足食十年可以富强姑舉水利今北方齊晋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嬾不講於水利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薅草而灌水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數倍誠於所在致南人以爲農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決渠爲雨舉鍤成雲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

矣

田賦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即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于何取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僱募也然亦異矣未

幾至於武皇遂至榷酤筭緡海內虛耗今天下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它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下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頃者遼左索軍興益急乃按籍數畝而派之民間正使海內縮食節衣父老子弟不愛閭左之涓埃即已佐

朝廷之巨萬徐侯三韓底定振旅減賦而後欣然相告曰民其有瘳乎莫余毒也已第恐當事者灑千行之淚而窮民且賣二月之絲主計者摧百折之心而有司或歛千家之怨以待振旅而旅未可振以待減賦而賦不可減則夫寓撫字于催科扇清凉于炎火非賢者吾誰望哉

鬻爵

入粟拜爵非古也漢初詔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蓋其愼也文帝用鼂錯言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

爵得至大庶長觀其言貴粟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及孝景時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之至武帝益窮兵黷武縣官不足以奉戰士遂賣武功爵募民入羊爲郎蓋至是而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朝廷之上同于列肆矣東漢之季開西邸鬻官崔烈

卿守也而入錢五百萬位爲司徒其子鈞告烈
曰論者嫌其銅臭漢治雜覇固不足道也
國朝中葉業開納粟納馬之令以濟軍需而度
支水衡告匱無虛日開納亦無虛日固不論貲
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譎戍之丁男小貴貂璫
之蝨賊曾不識丁挾貲都市朝輸白鏹夕得美
官但增羨金遽先除目朝廷儻慱其九牛之一
毛而總其十羊之九牧貲郎暫損其太倉之一
粒而償以陸海之濫觴居里則晝錦游敖納交

守令服官則昬夜行掇徒手攫金甚又使子弟
以爲卿䙡朝廷爲龍斷而恬然不知有羞耻事
也求其如長卿之文藻卜式之高義累千百不
得一人焉余嘗怪武帝收鬻爵之利而未嘗不
獲得人之效至今讀凌雲子虛者不知其爲入
貲武騎也聞上林布僑者不知其以朴忠牧隱
也噫奇矣然則何道之從曰卜式有言天子誅
匈奴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況爵者上之所擅百予級而不窮
財者民之所斵再加賦而益竭今欲取有餘之
供以損貧民之賦當悉如鼂錯言何謂漢爵不
足勸哉但恐賤其價以招之而富豪匿財不以
佐
國家之急夫且以市井之心待朝廷而以徵賤
之術射官爵如漢武故事則國家緩急不足賴
矣

弭亂

昔人有曰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

也我竭天下之兵以遏虜又竭天下之財以供
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晋
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亾命習射騎陸博
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煑海夜出而晨歸者不
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冨貴者不可紀
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
人可立受事于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
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斷
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

鈐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邇來遼氛不靖

朝廷竭天下全力以禦之徵兵索餉所在驛騷海内且蠢蠢然動矣以天下全力而困一遼猶可言也以一遼而困天下全力不可言也以天下全力困一遼而天下無事猶可言也以一遼困天下全力而遼多事天下多事中國多事四夷多事不可言也有識者幸無笑婁之不恤其緯一至此哉柰何越俎而妄談也

節財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毎一繕造必内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内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錙置辦者皆京師大璫積猾内結近侍外通曹胥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迫迫則捐十之三以賂内使而以十之一供應番緣爲奸苛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淵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守官漫録卷之五終

守官漫録跋

自昔文章之士迠迠譚著述夫著述葢難言之矣方士子操觚習博士業東於功令漁獵則詘今訓詁則廢古儻鋭意兼之即斂者不給矣虞卿著書之業我固知其未暇也迨着進賢冠復沉迷簿領間即欲浸淫於墳索

與夫百家衆流精力之不繼行將廢然返耳不則求田問舍不啻鄴侯之自汗而聊烈之謂許汜者甚矣著述之難其人也不佞於

先生辱在葭莩時時過從揚扢今古

先生以經世大業自肩而以文章道義進不佞當其爲諸生蚤已窺二酉究五車迄今守官別無他嗜好滌研泚筆遂成漫録凡五卷夫以君家更生之鴻寳淸之之畧莊而探驪獲珠庚若禹錫以故採摭羣言種種金石尤非雕蟲輩能擬其萬一者會先生以糠秕之導見屬爲識其大凡於末簡見先生今日之守官無改於昔而

今之所纂記者正昔所用以相規者也于一切俗情何有至上關朝常國典下切身心性命不佞方在佔畢胡能越樽爼代也

門下眷姪壻王　化大美謹跋

五雜組十六卷

〔明〕謝肇淛撰

明刻本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文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

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非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

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

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綰璽印或為冕纓或象執繫或詠干旄（同上）或毛連網或偕玄纏入貢或玄朱繩綦縕辨等威或文二撫鎮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

于上下。以為榮飾。在杭產東海。多文為富。故雜而條之組也。昔劉向七略叙諸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農之外。有雜家。按其

書云出于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而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惡在

黜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自序傳陰陽儒墨名法道）殊失

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並列藝文為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

孰与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不敢秘諸帳中，亟授剞劂，與天下共寶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

本寧父

陳留謝肇淛著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爲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爲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氏謂之玄牝太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即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三十三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即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况聖人舉天以敵奥竈此即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

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爲偶然則孛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人妖物眚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

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僧一行王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況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脾而天明之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

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況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效互出己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爲幽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昉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消而陸燋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塡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故曰百六之會一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

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二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値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卽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即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恒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鬬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毗請雨文曰雲石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楼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黴濕之黴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即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卧起者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夕之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壻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符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上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爲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欃槍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亮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逐内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能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垠、九垓、九閡、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九族，序官爲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安能一一强爲之名耶。

蠡海録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灾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載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子嗣。閨女聞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灾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灾、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灾而反福、遇瑞而遘凶者。又有灾祥同，而事應夐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傅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灾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灾而懼，此理之常，

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可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灾變，恬然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録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

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
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
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
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

冲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
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
哭聲、晝夜不絕、與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
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
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
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

尾、黄色、大如枕、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
一鵝、
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
髭鬚蔚然、
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盡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
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三月、日傍又有
一日、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鬭、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
器、墜兗鄆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
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雊、又十二年九
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
長十餘丈、聲如群鴨飛、明若火炬、須臾墜地、有
大聲如壞屋者三、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三出背上、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猫所嚙、數
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

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觜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鬬血出數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湯殺鳥雀、

開元七年五月日下復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一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晝出大如日與日相摩盪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蚓又有二星鬬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阮體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寄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二月大雄雨降紅雪既化盡血也

端平三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者數日、

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與日相射、

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亘古未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陰未艾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

歲也指以為天之變不亦矯誣乎蝕而必復天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駭驚伐鼓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見戲乎傳稱魯衰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為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闒胡啓釁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為天譴之厚於魯衰乎是為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

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痾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疢者矣乃其壽命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為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傅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啓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段之見解也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曾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占日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

使日食不預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今則時刻杪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既蝕

而後往一拜而退栝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矣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

否來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湎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踞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傅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即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南夷不見

而此欲見文將何詞以解耶至於當食不食與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烏月中之兎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爲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元命苞淮南鴻烈解及張衡靈憲語耳然屈原天問已有畢羿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爲德而辱於三足之烏夫史記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兒童里俗之談

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載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烏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兎又有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結璘又有廣寒宮殿瓊樓金闕及八萬三千脩月户何月中之淆雜而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宋儒辯之已自腐爛而以爲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東坡鑒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蟾兎墓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兎之爲俗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此

周昭王時九月並出貫紫微之府無何而王濟江溺死令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九月也

相傳永樂中　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猶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　上謝之又去翊日雷震謹身殿　上大懼括內外金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

而二鶴銜之以去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適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復命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尚詐王太尉錢十萬貫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相傳眞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豈誠有宮哉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北方差少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國初山東新城王氏方飯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旣霽於塵坌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欻然飄墮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皆天女之後也

月犯少微戴逵以爲憂而謝敷死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熒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旣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干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窺之故云不覆

晉郗愉少有淸標乘月臥庭中織女降之與諧

伉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少年美晳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祟得干之就其所想以相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一行於渾天寺中掩獲羣豕而北斗不見 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閽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霾雷電有物若

豕蹲錦衣堂上者七焉遂得赦戍金齒是其驗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惟誕然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爲七僧西市飲酒一行特北斗化爲豕入渾天寺中西川韋伉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醉夫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逖馬燧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豈既殞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斲盡而復出則星可知矣

孫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爲石不過尺寸計耳豈應遠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順慶府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餘兩豈有三十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譔之詞聖人不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鴈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

地、土、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孛、三曰羅睺、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考蠡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爲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爲之說耶、

上官綝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爲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韋皐在

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虹飲其釜、願輦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羹、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字皆從虫、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丹鉛錄作鱟、鱟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指爲虹霓乎、燕齊人呼爲醬、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爲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玒、則閩音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

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韶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値之、則不幸矣、一云乖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

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崇再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舁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寗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雍莊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驥言其母一日雷遶戶外念東室漏趍

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醬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之物觸之輙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輙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眞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者彼寗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

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歉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相樹每歲初春雷

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燋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illegible]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甚月中豈眞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内雨棗安陽殿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上而下故通謂之雨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眞有門哉然嘗有人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北齊高洋皆獨見天開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則又異矣俗云見天開不以語人拜之大吉又有時裂十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熹爲平輿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至亦旱之數聖帝明王不能卻也而以身殉之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二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之每遇旱節千方祈禱精誠僃竭杳無其應也

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爲魃率衆發掘其家人極力拒敵常有叢毆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間眞可笑也

南安王尢禎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西門豹舌三月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

大旱仁和江令鏘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暴之既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渾至泮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瀆神之報也

元徽之詩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爲過雲雨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毎盛夏狂雨雲自西而興者其雨甘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與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後山又云世兎皆雌惟月中兎雄故兎望月而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兎闇室中終歲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又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秘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眞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敗將之衂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則天狗亦惡能爲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戊子二月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夜燃火炙蠣房啜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寸童兒爭聚爲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倉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峨眉山夏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學紀聞云瓊為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

雖是然終是宋人議論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意與耳瓊瑤琚玫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比況之詞寧堪一一着相耶至於白鷳失素白鷳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作霓又謂之霄雪疏霄即消蓋誤以霄為霄也失之愈遠矣霄亦音屑從雨從肖非從霄也楊用脩辨之甚明
雹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雹不寒霰難晴而雹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則雹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不必冬也然雹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雹有大如桃李者如雞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雹大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

見一雹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木冰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而成冰人折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之稼俗言木稼達官怕唐末徽宋元豐中皆有此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見之時江陵不奔喪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

拆屋拔海搖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骨中榮衛卒然而發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皆成烏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間方不至毀壞即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

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二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爲春夏秋冬大則爲（邵康節書云）元會運世如斯而已

常言謂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遊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見塵埃衮衮奔忙雖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漆園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矣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

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雀風（御覽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風六月止俗號黃雀長風時海魚變為黃雀因為名也）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即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

西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
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馬颶者簸也颶
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
強爲之解耳（按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時三日雞犬爲之不鳴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
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
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瓶
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

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
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
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
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
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
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

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較雨一
二應驗其它災祥即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
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
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
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
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火災亦
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鬬皆爲

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犀見皆爲風徵則
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蜓蠅蟻之屬皆能
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颼颸也（[illegible]）舶趠也（[illegible]）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
孟婆也（[illegible]）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
霡霂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
飆亦曰扶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言大鵬摶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
搖羊角而上而以摶扶作連綿字誤矣即杜少

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氣在頂來日必雨故

亦有鼓山戴帽之諺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五雜組卷之一　終

五雜組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著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陸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欹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

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

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巳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朝之義猶旦也又謂

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葦酌椒栢服桃湯食膠餳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欝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改而歲首必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豳風

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眞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燕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蓏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卽遮街諠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有司禁之綵棚鼇山漸漸減少而宅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蒲田人蒲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鏹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

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窮九謂是日天氣常窮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餔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户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窮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宅云辟蟲蟻又以灰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蟲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請

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爲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另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爲天正節八日爲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攜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鄰者鄰家大富因

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爲此戲此說說也大凡月盡爲窮月新爲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卽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

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針線者亦以此也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之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絙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絙踣地久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況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毁冠裂裳不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内僕司車與諸軍容

使爲繩橛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惟有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爲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爲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愚而以爲龍星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而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宣豈可必謂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令人謹愼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眞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楡杏而齊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

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泪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舃履相錯日暮墦間主客無不頹然醉矣夫墓祭已非古而況以焄蒿悽愴之地爲讙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綏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耶　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皆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巳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

上巳當作上已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無巳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已恐即是巳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苨葶藶之屬非一草也薺苨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間

小蟲爲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蜂䗪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掛搭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侯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挂桀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陁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昌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鬭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塗其耳鼻云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途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緯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卽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日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階前鳴促織冬至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眞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穫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人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

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即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既偪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嚚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瘧痢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禾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貗婁楊子曰不膢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膢則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汚衊不亦可恠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凭肩誓心願世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瓜菓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壻亦代送至蕭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磬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餛飩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

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出目連因母陷餓鬼獄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乎弗思甚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唐然耳閩廣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

之望觀濤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後之望俱有之或言其五采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撝謙爲余言少時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眞人間所未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也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雀入大水爲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百爲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爲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

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爲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獨言有者殞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

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以秋令屬金金以黃爲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餻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餻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所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爲純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

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駸駸萌櫱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卽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也

道經以正月望爲上元七月望爲中元十月望爲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爲五府猶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於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爲天官秋爲地官冬爲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三而遺其二乎至於火之功用亢鉅古人四時鑽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始罷之（容齋隨筆曰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

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即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諸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　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不知繡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針綫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効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爲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爲臘晉以丑日爲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爲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謂臘爲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爲王侯臘 [illegible]

臘之次日爲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爲小歲然盧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

太平廣記盧項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儺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之護童侲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卽民間亦無此戲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

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閩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酉陽雜俎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太蚤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冉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棄市蓋田蚡必欲煞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今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圜扉而已浩蕩之恩視之往代爲獨厚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

日生雙耳斷風絕雨　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　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　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　一箇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　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　春丙暘暘無水撒秧夏丙暘暘乾死

稻孃秋丙賜賜乾穀入倉冬丙賜賜無雪無霜　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秋巳卯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　雨落五更日曬水坼天下太平夜雨多晴　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亂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　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　前月廿

六七後月看消息　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掛銀瓶　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梅裏雷低田破水埋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水乾坼　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晴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　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　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　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　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僖文公元年閏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筭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惑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

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
三月而後生稊九月而後黄落以氣候攷之每
踰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況近來日
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步故天授時國之
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風
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
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蠶月

四月以後始知當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類見傳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對季（哀十二年）
孫謂火尚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
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
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謬而不攷之聖
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
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
何以爲孔子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
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常餘十二日也計五歲
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年再閏也
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
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
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
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
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
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
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
黄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
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況巧
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

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
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
也至顔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
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槩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
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
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

方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踈駮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以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沖之唐則劉孝孫傅仁均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刱於建武

行於永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　國朝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秒此卽聖人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晷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及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三才周萬物窮術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

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義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卽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僅得其槩耳又況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朓朒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一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斂晷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詎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

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　御製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云中為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差三十度又　成祖北征出塞三千餘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即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竝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未敢信也

本推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

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於是有關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所章剱昌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虎兎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曆日所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盖知當時之作此原非為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卜筮而已治亂吉凶考之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而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妻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鮮冰衡錢萬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亡日出行涖任矣而諸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灾殺大禍歲殺歲刑金神將軍諸友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絕氣長短星空亡赤口天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土亡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土瘟天狗大敗寅亢官符死炁飛廉受死火星河魁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盖一歲之中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伏難二星之躔度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獰獷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亂敗之相仍哉

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而已而于長尚以爲未必然況今日天羅地網之謬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二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臨蓐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爲寶以困爲伐耳

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謬矣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破陰陽之忌矣雞猪魚蒜逢着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也蓋向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說爲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求其徵應而不得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凡上下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歷代國史相沿爲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故災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其說愈剌謬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災異宜爲災祥志而不宜爲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淸波雜志謂佛法以此三月爲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火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謂之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

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

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

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仇讎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钁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蕭丘有寒燄洱海有陰火又江寧縣寺有晉時

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

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氣之先後論也其

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滅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陰陽之義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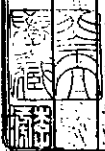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也蓋本於六十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之說古人作律原與曆相通也至姓氏之納音則近誣矣姓者非受之於天地也非秉陰陽之氣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為氏或分封而賜姓或避難而改易或無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別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郎范氏之宗而東者為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呂牛馬之暗易而翩源鴻漸之無祖乎五行納音安所適從至於談祿命者推其所安之宮談相術者觀其所稟之形遷就苟合猶之可也帝王曆數自有天命而必强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勝蓋自鄒衍劉向發端已不勝紛鑿矣後之學者未能窺天地之藩籬識陰陽之形似而但隨聲傅和亦何益之有哉

稱日者晝夜以百刻而每時止於八刻則是九十六刻也今銅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時十刻則是百二十刻也其於百刻之數俱不合矣不知每時之加初初正初二刻雜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實四刻之晷所分也計其度數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說余少時見之一書今亦不復記也

西僧利瑪竇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輙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

時多不盡至於選擇吉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憑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況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知與作及推祿命者十九不得其眞也余於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絕安能定其爲何時余固不信祿命者付之而已

俗謂得吉日不如得吉時如巳午未等時固可見矣而曆所謂日出日入時者乃以出海入地論非揆詹際時也余嘗登泰山觀日出矣不至半山而猶昏黑也在黃山入夜飯罷出門仰視天都峰頂日色照耀如火中蓮花此皆九月事正曆所載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參差乃爾蓋信世之憒憒耳

五雜組卷之二終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爲分野之說最爲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遡開闢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爲四交之中當二儀之

正四夷炎涼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况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棄安南實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一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堦非有百雉九重之制袗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爲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

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郟鄏始爲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爲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亦不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

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鄭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即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吐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灞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以强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爲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使當時從宗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爲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爲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

惓以爲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亡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歎天塹之不可越苻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楊俱難等奔喙不暇

其後若盧循乘虛直擣蔣山居民荷擔而立盍
杲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寄奴
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就卒奄至雞山據北
郊壇剋朴以肩何急也霸先從容談笑俘四十
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
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勞逸頓殊一
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
承二百餘載莫強於秦苻堅莫盛於魏道武而
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 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
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
矣一旦還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
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虜之勢強於西
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
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
戎虜之命 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
測哉

我 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
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為根本之地而
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
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
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
形勝已不相若矣而況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
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 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
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
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 燕王之英武雄略

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
與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 國
家有也故 太祖之封 燕王與 文皇之定
都於燕其遠見皆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
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
海扼其左紫荊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
天造地設以待我 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
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縣遠自燕而南直

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為肩吳楚為腹閩廣為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眞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摹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　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為最盛今禁中梳粧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其有兩都故　王師一至即時北遁而山後十

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為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荊襄為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為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無大異且以邊塲戎馬之地一旦變為冠裳禮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為北岳即今眞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即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遥祭之實非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嶽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為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

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為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為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即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為北岳羅浮為南岳鍾山為東岳點蒼為西岳衡霍為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鬬而不勤本業今因

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
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士人則游手
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
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
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
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錯騶儈之出沒
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
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
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
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宽柔而卑其
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
靡食而偷生其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
天地之勁力雄尊而嚴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
寡其財确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沉厚
而慧撓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
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繇憚耳
今　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
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
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
絕如綫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
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群雄奸命
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
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

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讖
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尚引曹州黃
河之水以濟運道　國朝因河屢決泛濫爲害
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
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綫遇
旱輒涸既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閘又分而
爲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
極力挑濬設閘啓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
雨則枯爲陸矣

運河之間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挑濬之費閘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倅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二道而至正十二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間一舉行以濟運河

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即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斗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

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遲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蓋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塍有澮沮洳泥濘亦可

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已也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嬾耳水田自犁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耨草而車戽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蓰余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無雨故也一策若行十數年閒民見利而力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閘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而其末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　陵寢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由主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今日則上護　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

其淺而泄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淹沒而生謗怨水本東而強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蠭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遊藩司空時有云既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若漢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二年一夜聞風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趨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

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一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郎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按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也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

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減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二十州縣正官於河堧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濱新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

致南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況監司督趨急惟欲速成豈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漢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星宿海盖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北繞亂山中過靈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岸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三吳甌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羅滇洱之界盖

其西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當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耳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淝也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滑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際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資也左蠡焦奎良沱瀾滄也皆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

江名者尚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匯也四瀆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尚有存者徒駭在滄州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鉤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

蓋後世新河傅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山今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瑯琊而後遣徐市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爲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西有小阜則范冉宅也二人生同里閈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階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鏤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公所藏燕石當即此耶

三國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　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鍾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

爲地覺無縣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鐘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 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鐘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内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

建業之似閩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二也四面諸山環拱會城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户閩中以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人一身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也沈之富甲於江南 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 太祖屢欲殺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迺東有賽公橋

云沈造數橋自以爲能詡其子婦婦恚自出己財爲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耳 [illegible]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黄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飭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即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亦有以敵此者也

京序之留都此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鍾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宮職方從北水部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閒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官者謂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爲竟陵郡即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相近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菽韶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而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窗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窗隙而塔影未必入即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　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舞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

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粧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為廛肆此亦必然之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奕世承平

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近來一二為政者都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槩欲拆毀使齊整截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儇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人皆以為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為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閭閻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析真所謂彌天之網竟野之罘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皙即窮巷下儒無不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峰巒

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之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物也靈壁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少林自言過靈壁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壁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價

有値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爲几殊不俗也

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許然多止一二面而其背皆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貲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絶高者五六尺

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温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窗宅峰巒𡽀硊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峰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蹟也楚陳王叔宦金陵舁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

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爽人哉况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遇道旁石有姿態者即覓人舁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垧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割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壁一石而命五百卒舁至臨安鄭

璠得象江六幅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榮陽勞
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怪艮嶽石綱終貽北狩也
以此爲孫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翫諸石氣
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耳
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烟靄凝浮一種賞心非
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西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
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

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
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
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
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
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
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卽風雨唐詩石燕拂雲
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
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
因以筆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卽
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眞能飛
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能爲
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爲陽精
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
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

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
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
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
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
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列
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不能有盡符
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癭重水之人多尰與躄甘水

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痤苦水之人多尫與傴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人多戇險水之人多癭苦水之人多痞甘水之人多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癭惟自磐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井泉皆苦其地多鹻飲之久則患痞惟不食麵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一草一木卽析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毛

之地也每所過曰𪊨土花矗起如白鹽者無數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卽飲井泉無不生痞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閩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鑒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卽輿儓下賤無有蠢濁肥黑者豈非山水之故耶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冷爲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爲七陸竟陵之品泉則以康王谷爲第一次之濂水慧山蘭溪以至於雪水凡二十而揚子中冷屈居第七矣此果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爲二子之論但據生

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絕域者不與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人卽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癃蓋其氣味與五臟

不相習也弃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癭井水亦有絕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泠錫山等泉人所共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

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喝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賞鑑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煉炭之法也北方每雲雨時取棐几滑淨者於空中盛倒入甕中亦與南方雨水氣味無別也

人生飯麤糲衣氈毦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即不失正味矣氷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即生孑孑飲之有河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尋泉脉隙處潛通即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

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椀許吸盡復出閩雪峰有應潮泉亦僅如盌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脉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喝從山背而下

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
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
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内外溫泉共十五
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
狗泉蓋謚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梅翁注論語謂
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梅翁未至魯豈不習閩
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琉黃礜石
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琉黃
氣甚者薰人不可邇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
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琉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
余未之見然李賀詩有華清宮中礜石湯之句
其爲礜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秋曾與
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
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
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琉黃氣相傳朱砂在
其下一日有樵子早過之見泉水亦如血砂片

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怖歸以語人翌日鄰里
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
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
也
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
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泠蒲
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怪水之投
水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
始爲南泠豈真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
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輒死
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
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
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
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海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
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
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
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

也至於蝌蛸蚶蠣之屬積殼厨下暗中皆生光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

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雨之候雲氣渟鬱如眞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臥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眞山眞水隨意所擇築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卽善繪

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錦川雖不可無但可粧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粧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峰甚至猥聯惡額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勔童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園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花木池臺之盛而其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

胡氏二園者皆據高以北邛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尚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後人爭効之然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眞園而僞爲之其敝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舁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疏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偪側之地又含野意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鬬麗勿

大巧費莫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
率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
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
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
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即此數語勝
槩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剏造皆極天然之
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鬬鉅麗已也
紈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

傳也而搢紳俗吏極意修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
憎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
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瀉壤沙
塞僻域空藏白鏹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
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
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
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槩甲於天下司馬溫公
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
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
況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
一池之誚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
並列而無慙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
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峰巒
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埶土爲池疊蠣房爲山
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峰森列相
向而書聯額櫂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盂山

如筆架水環其中蝦蛳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
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
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
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
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
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廬在松檜藤葛之中
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
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

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鑑必曰天光雲影濠濮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鈎塢日涉市隱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閩最多江右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隱坪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峰巒皆木頭纍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竒而賞之爲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柰何答曰此土

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呂與崔徵仲孝廉登張欽之戊巳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戊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楚有丙穴漢有戊巳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戌新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乃呼庚癸者時徵仲下第貧乏大笑而已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訟臺皇廢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有謻臺景王作也謻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然盡自土堦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已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之壘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爲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怪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凄凉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樂在宏麗者也東昏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

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紜無已山石皆塗堊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

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永鑒也

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擲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絶人自改換墻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即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多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即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勘破此關況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周其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者廁也廁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

不復作廁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廁如晉景公如廁陷而卒漢武帝如廁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廁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廁之便乎

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

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卑
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
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恠唐郭汾陽將校官至
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
捧湯持帨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
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香
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蠅
蛆縱横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閤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閤夾室也以板爲之亦
樓觀之通名也内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
蓋古人制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
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淩烟等名或以藏書或
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
閤者門旁小户也漢公孫弘開東閤以延賢人
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别於官
屬即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
太守閉閤思過即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

唐正衙日喚仗入閤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
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閤
傍門爲之閤義自昭然漢三公黄閤注不敢洞
開朱門以别於人主故黄其閤今　國家設文
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黄
閤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閤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閤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
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内也今人閨閣槩作
閨閣至以　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

不覺其非黄閣云子美詩已誤用之矣今若
稱閣[illegible]下爲閤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
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爲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
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
藩省多揭紫薇爲堂名而恭知署額多稱薇省
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槩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
巠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建鼓唐制中

書兩府謂之三省 宋惟有中書省 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省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槩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 勅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馹多通用而不知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

者步遞也既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言驛鋪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以馹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縣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弄即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衖今京師訛爲衚衕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荊公詩卧占寬閒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量田尚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二畝爲雙皇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

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窓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晉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賤隸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蔡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室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冬夜嘗聞賣乾柴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

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廉頗墓亦然是鬼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瘧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

馬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滿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日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間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巡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内市多是内人竊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邐極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凡天下瑰奇鉅麗之輻輳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紈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眞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故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謝肇淛著

地部二

蜀江油有左擔道為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纔五尺也西域傳烏秅國其西則有縣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迴馭時乎

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絕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已丑夏下第適天欲雨瞑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絕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險尚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慟哭不足為奇也

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芊谷為第一險仰倚絕壁下臨無際既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為水簾所噴崎嶇苔滑就其傍睨之膽已落矣余與諸友奴僕六七人僅一小奴過之然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仙掌峰余少時登之殊不為意蓋欂幹甚偉險處又有鐵絙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既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強努之末埶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恒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難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朽之虞也閩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公子體脂骨弱者耳許掾得此自當無苦也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岸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illegible]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芊谷亦然歸家病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屆竝未失足壬子秋過呂亭驛一板橋去地二丈餘中道而折四輿人

及余皆殖地其不爲蘆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知人不覆於山而覆於垤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既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荆州黄牛峽下有沓波灘宋寇萊公謫巴東舟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裸體者爲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黄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袄投之神即披袄再拜冉冉而去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窅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敢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黄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蝦蟇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峽水通也

荆州濟江西岸有地脈隨水漲落常不沒其狀若肺馬故名駱賓王吸金丹於地肺即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瘞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瘞之雨即止後人有發之者輒致淫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

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威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爲廬山亦曰匡山也

黄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汴有老圃紀姓者一鉏庭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靑銅海也此與舌耕硯田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迴三千里蕓林洞天亦三千里之類今計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眞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殆不可曉

莊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拔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

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尚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結甚固適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所發也其泉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

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揚州也揚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唐皆屬揚州或者曲江之濤卽指西陵之潮耳況廣陵之江一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餘舊有

廟王均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驎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偶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此與王烈嵇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寳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

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鐘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没瘞廬陵西壍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詞錄畢而鐘自碎

張唐英謂姚璹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

脩引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髫時讀史即知有此用脩乃以為新聞耶

濟南有二奇焉趵突泉從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華不注山亦從地中突起旁無丘陵縣邑遙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石縱橫如人工所堆壘皆奇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皆緣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沙以自固久之沙為風雨摧剝漸盡窟穴競開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隕至田中者譬之米中雜子米盡則壓矣葉福唐相君為南宗伯時游此致偪石墜滾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虀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泰始皇泰山立無字碑解者紛紜不定或以為

碑函或以為鎮石或以為欲刻而未成或以為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為表望者近是蓋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上有芝蓋下有趺坐儼然成其非未刻之石也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字此

疑即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樹其巔爲祠祀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詫以爲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爲羣岳之宗也又岱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所祠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傳會爲碧霞元君之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嶽也而今之祠泰山者爲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宅

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竝用酆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偷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況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即村婦山甿皆持齋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

即有疾病及顛蹶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爲開齋宰殺狼藉醉舞喧呶孌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既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駢闐輻輳不減泰山然多閩浙江右嶺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岱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二祠　國家歲藉其香錢常數萬緡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便而亦藉神之貺矣然官吏餼廪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爲不經所當入之本州以爲往來廚傳之費免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偶藥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當亦然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橐中物耳其軒轎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實無奇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既多不得自如一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與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衆但欲速了險巇之道恐舁夫之辭語竒絕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導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困無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攜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勸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攜孱伴毋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

此遊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卽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閩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內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

千載不絕豈非有幸不幸耶

山莫高於峨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峨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以語人未必信也

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閩中水簾數處皆無聲甚嚴峻固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就水簾奇於瀑布吾閩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峰

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疋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

峨眉雖六月必具單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峰相對如蛾眉然故名蛾字當從虫不當從山也

峨眉之巔四望無與頡頏者惟正東有一點青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況九江地下郎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水閘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一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也萬曆己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

出高一丈許門閫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峰下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一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杼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鬭者春秋書穀洛鬭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衡田數百頃田中水

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夭矯如虹聲若雷霆穿牆毀樓而出二水鬬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鬬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潰涌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鬬此亦古今所有不足異也按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爲河伯之名幷識於此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以爲舟犯怒濤下鬬淡瀨時也

海中波浪入所稀見即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夜裂箍斷雖水居善沒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倒而牀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瀇漭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海者難爲水詎不信然

浙之寧紹溫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竇人以次入其中瞑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三日後長年以舊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一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三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加暹羅彼此互市若

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而榷釆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繻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既責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鬬風此輩海外諸國既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見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爲疎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永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遺徐鉉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即是此意

海水之外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眞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崖淺浦見其有消長耳大海之體固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歸泄之所人生而有氣息即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

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腦減各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粤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聞數千人砍樹拽木之聲及明遠視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宮也

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闕有之亦當鮫宮貝闕必不藉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蓋跨海爲之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計橋長三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郡臺江大橋亦百餘丈跨大江而度三十九門江濤泂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址大抵閩人工於此伎亦不煩神力耳

江南無閘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溷圊南人有無牆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樓行於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窖藏於地中、

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頗以當蓋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上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坌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其中若大廈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漸以北則不恒見說者謂瀕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王太史維楨實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解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死數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隨流而下衝橋橋崩盡葬魚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晴明而水暴至斯須沒階又須臾之入中堂矣余家人

集園中小臺避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柰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壻鄭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鄭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臺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尚熒熒者亦有兒女尚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

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即碎不復可用當時吾郡縉紳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貲葬無主之屍凡以千計而一二巨室大驅反拾浮木無數以葢別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没室廬土人謂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必挾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烏石山下瞰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蟒長數百尺或蹲山麓或蟠官署屋瓦之上雙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蟒不復見云先是院中丞士鵾以退倭全城廟食山巔輿論未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洪水漂流片瓦隻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

吳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禾苗浸者盡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嵩嵐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迸落過客不幸有盡室葬魚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棲止其上一日大水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

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安劉養浩爲州守後在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其何年也

水柔於火而水之患憯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撲滅而水無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東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閩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無烟兵戈之慘無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隄防而障或可溝澮而通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

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居輻湊夜作不休二則宮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無賴利於劫掠故民寧爲煨燼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牆雙壁以泥苫茅即火發而不燃燃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即興泉諸郡多用磚甃火患自稀矣

周煇清波雜志謂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從田從衣謂之衣食足爲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盍內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按福字傍從示不從衣）

吳越之田苦於賦稅之困累齊晉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凋耗獨有嶺南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瘴蠱爲患真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跼蹐荊楚慓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尚稱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娛老菟裘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今以時效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

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賈可倍蓰宦多捆載

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迴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峰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絕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爲伴伍養蜂蒸楮可以爲生鵝鴨雞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恐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廣山之丞相園次之但地稍瘠又無人烟耳

楚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馬之場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卑溼而儇不可居矣

國家自採權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嶺南與滇中耳然五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絕徼山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爲梗過客輜重時遭鈔掠不但商旅稀少郎仕宦者亦時時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 高皇帝既定昆明

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絕苗蠻梗道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滇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爲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嗇薄糜鹽虀欣然一飽矣惟娶妾宿妓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鮮車怒馬不避監司前騶監司捕之立捐數萬金不十年間蕭然矣至其菲衣惡食纖嗇委瑣四方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機而不浮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

苛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鷙而不貪晉陋而實洛淺而愿粵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不能強也今之宦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卽蠻夷可化況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囊槖計耳江右雖貧瘠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地誠不可耐然居官豈便凍餓得死勤課農桑

招撫流移即不毛之地誅吏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巳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乏地也而奸胥大驵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挈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政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擇地者固無益也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爲氷者五嶺炎暑

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曬晾即黴濕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瘧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濕塵之汚物素衣爲緇濕之中人彊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詰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故因以名也近時譙陽子亦類此

（火井鹽井）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又有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廣異聞（閩中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燈置火爐洞赤但余未之見耳）

閩中郡北蓮花峯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

臙脂山相傳閩越王女棄脂水處也環閩諸山無紅色者故詫爲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之山無不丹者遠望之如霞馬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眞子瞻所謂傍看成嶺側成峯者他山正不及也

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書生樸樕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

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極脆弱建酋時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羈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備廢弛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近來哱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內變未卽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卽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戚將軍築薊鎮邊牆不傷一人朞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齒外出可以下瞰謂之瓦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傷爲也

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酋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戎北韃爲腹背之患彼尚有內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

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內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拓跋壽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銑欲復河套卒爲嚴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

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釁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羊祜所謂平吳之後尚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旦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塲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

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駔儈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尫病殘疾不堪騎乘者直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戶尤多敗國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戶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稍或稍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爲江南有不宜馬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爲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鏹不足甚利也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旦緩急必有執其咎

者

唐李蠙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運米至京脚錢斗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既而都下米果大貴卒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

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二主客盛亦略相當然盛
未幾而禍敗即隨之矣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
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　國朝嘉隆之時戶共
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
八萬三千而孰莫不與焉視隋唐宋盛時固已
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甌尚無缺也
抱杞人之憂者能無戒於衣袽乎
戶口生息甚難而凋耗甚易蓋治日常少而亂

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
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即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
況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
一日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
裂戰爭者三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即蠡
蠓蚊蚋寧能當此慘劫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
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復之赤眉董卓之亂
黔首寧有種耶至於典午失權胡羯肆烈南北
分朝兵連禍結又二百餘年春燕巢於林木亦
可哀也唐自貞觀至開元休養生息漸稱繁庶
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
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
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
講隙而燕雲不復淮北中失偏安忍恥僅撫遺
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
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
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
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

劉項是一劫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
黃巢石晉是一劫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
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　太祖皇帝之功謂
之劈開混沌別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
商周漢唐並論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
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
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爲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
然虜寇頻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

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鈔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即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劉六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蕭乾養之亂廣藍廷瑞之亂鄢鄧茂七之亂閩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滇楊應龍之亂蜀哱拜之亂寧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灾疫則無歲無之矣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即遐陬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磽确之地上農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入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磽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各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吾竊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右荊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畜田貪官勢族有畛隰遍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奪之黄雲遍野玉粒盈腰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

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産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
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澆惡之風而閩中
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
輙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
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産後
來所足之價及過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
生之時鬻田於先大夫至余當户猶索盡不休
此眞可笑事也

閩田兩收北人詫以爲異至嶺南則三收矣斗
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袷
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户不夜閉此眞極樂
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
必腐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無二十年之
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
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鹵瀉不
可耕種徒存田地之名每見貧阜村莊問其
家動曰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
租也余嘗謂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
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
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
未經兵火故也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
婆娘爲三絶云延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
洮鞏昌苦寒之極其士人亦與戎狄無別耳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

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
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
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
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
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眞有上古結繩之
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荆公所
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行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
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曩霄兵

連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來如倭酋關白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左之禍尚未艾也故邊民之逆而入虜它不足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以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駔驓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

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尚有一二不逞幸災樂禍勾引之至内地者敗則倭受其僇勝則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及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得一人隻馬生歸其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槖耳故近來販海之禁甚嚴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觀之則倭之情形畧可識矣

禦倭易於禦虜十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乏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鬬力耳若得智勇之將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即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大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其鳥析鼠散不可蹤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

落況今日之孱兵庸帥哉戚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火熕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藉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富膄於交阯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眞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强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　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其千八百國即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荅剌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朶顏三衛等受　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

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

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　文皇之三犂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卧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祿血竭鴉鶻石之類其眞僞好惡皆不可辨識而　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着即破碎矣夫方物不貢所以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沒於外供億則廚役尅減於内狼子野心且有詐語詐語不已且有挺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蠆有毒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藍二國最大而最遠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

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　國朝西蕃天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琍瑪竇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

逃揚之類耳琍瑪竇常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
之教而加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
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
則墮地獄永無懺度永無輪迴亦不須面壁苦
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
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
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
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
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

已後竟卒於京師其徒曰龐迪我

天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
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尚義不爲
淫盜其間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
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浮者曲
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
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石輕實則
人輕毒則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
無恙蓋終不免夷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
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
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
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
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
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
敢穫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
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
王宮中視供億廚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

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
神降其聲嗚嗚如蚊焉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
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爲記甚繁予爲略
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
金鼇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
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礁牛頭聖堂兩門尤
爲險阻而五嶼羊嶼黃珠茶盤兩山皆四
面巉削總莫繫泊飄泊空洋夜半颶發船各漁

散詰日於靈門山聚合出含黎岡門因潮浮至霍
竿山復依南田過夜觸非山船多被損收回五
爪山脩艙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數倏
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
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鱉出白馬礁過大漠
坑依險而泊由浪擂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
山傍有金鑑島從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
爪湖移往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
有大海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瘧疾及下

八山浪崗馬磧李塔羅翠皆砂石亂列其水有
綠有黑有淡有辛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鰕魚
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
出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侯
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
山再入西洋界則謂之落際船凡撇入卜無一
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魏莪宛
如裝砌許山聯脉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澉浦延
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
了諸滧岐分錯雜室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
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方沙
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暨
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
轉而西行有三槿大横深洲非子四日張方大
樓瀝水姜系掘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
漁窪三寨[illegible]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爛因
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界可泊至射洋湖之雲
梯關宿馬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泓泓瀰渺極

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鶯山之灣問其程則餘
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
混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眞島此皆從來人跡
不到之鄉但見靈鰍老黿三五噴沫相逐大者
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纓長目虎口就磯舒伏
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
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
因陟雲臺山古王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
作雲東南孔風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

不知疾行幾千里𤄃瀉呀呷風雖少平餘波尤湧東方既白进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天一色並無纖翳可以停舟野宿洋飄如浮萍無定泊裁堂山至稻灌搭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穡縫壞船過衆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至莒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灑漫海面愈險僅有巨高島棘篙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

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犁入漁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聿南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昭島見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噴灑宛似一掛珠簾石檻礁欄出數百丈盤錯密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嶒岏秀拔凌接雲際策杖一泓豁雅脩潔昔王陽真人者棲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

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丹井碧泉崢嶸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心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苛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迴日落攜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乃昔楊舍人之墓每每作崇覆雨翻雲秋則逵去掠人田禾森夏於此妖劫過船掀舵放舟越

二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陰雲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脈綿亘暗藏水底密邇成山衛徑幾百里皆雄崖劍峰山至海濤衝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衛出此險道洩洩官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島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遺人在焉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郎頑鈍磁砆浮水不沉轉入寧海州外洋盤旋落于崗之東若清泉寨可山

所又其行房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擣挑島
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
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儼而人馬
縱橫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
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
產金砂少選抵遂荼閣矣追思海波洶險幾不
免者數數而茲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漾于黿
鼉之窟蛟龍之藪崒嵂之峰左衽之國或因萍
流而迴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殞逝再得與

人間事豈非徼天倖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
計程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
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
海抵登萊計二千四百里若夫環轉倒流於波
漾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
從祖太司農公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
雷電雨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
鬚捲海水入雲頭角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
中倉皇無計唯長年曰此來朝璽書耳令扶使
者起親書免朝示之應時而退　天子威靈百
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為
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
側一巨魚狎復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
其大專車未及下筯而風濤大作柁裂桅折自
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
金香爐百餘兩皆中祀天之用亦為中國取去
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冊封

為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為之一空甚
至屠婦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貨物往而
高責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歛戢
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
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為壑而飽
驅儈之欲哉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
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
黃乾亨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

十四人耳蓋亦貨物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
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閩廣中及海岸广石皆有其祠而販海不逞之徒往來恒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朴陋耳至於賦役之

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眞俗淳而不詐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辦仕宦者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無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榷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盛時其繁文多而實用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況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

韃靼之獰獷而敬信佛法愛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王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

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單于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我　朝四夷表章皆須有定式不敢踰越其間有悖嫚之語者不受也

五雜組卷之五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一

唐太宗曰士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紈綺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

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袵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為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為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為吁嗟郎劉德願以哭貴媚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丁鄉嚴興之哭大和士開母程伯獻為紹正之哭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欝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八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皐陶色如削瓜閎夭面無見膚傅說身如植鰭伊尹面無須麋故知

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趙嫗乳長數尺馮寶妻冼氏亦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勛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載弘治末隨州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綹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

舜重瞳子盖偶然爾未必便為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

蕭友救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
哉
風俗通云楚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
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自可人廣眉不
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
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
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
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
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

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皤然舉體皆白毛無
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
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
人以鬚髮早白爲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
之年三十餘鬚鬢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
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即白今
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
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大淵甯皆數尺
國朝酉寧張敬脩鬚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
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危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慳又曰耳門不容
麥壽可逾百夫既富而慳矣雖百歲何爲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
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
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
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佳余見眞州

一沙彌自項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
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涿居裕答之亦
云露涿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爲涿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
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
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
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
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
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欽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沉畔友雞旦奴二百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 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遇雪山

遇異人致然、 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歷中林太守春澤公、夫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己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壻亦七十餘歲、又二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永樂中、陡一盜魁年一百二十五歲、尤為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摧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固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踈、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貴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

服松梅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餹然後和烏梅地黃為丸、服之大便常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冰水不去口、終不泄渴、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為監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 國朝

慶城王有子百人今二者足以媲美要亦王侯之家固宜爾爾士庶僕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萇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寓之母闞儇者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狠所不爲而人爲之乎

揚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

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侔卿相其人必非尋常鬼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惓惓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予趨舍動合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作纖嗇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徇權怙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寳之流適豺狼蛇蝎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猗頓之外卓王孫家僮千人袁廣漢藏鏹巨萬樊重嘗擬封君折像貲逾二億麋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况之輩又不論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及如氏苴氏刀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貲皆至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逵之於晉王元寳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昊元稹動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天下金帛半爲金遼括盡矣　國初金陵沈富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　太祖軍資

多取足焉後以事謫戍滕子孫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何如揶揄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雲所謂圈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天之僇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嬖幸既衆

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務求美婦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虞劉爲于娶婦遂求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夭閼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宋張耆子亦四十二弋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姬妾窓閤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御率無不成孕

顏之推賦云巍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入多負氣江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黄頸處險而癭晉地多棗故嗜者齒黄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癭雖由山溪之水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者輙患至江南千峰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瘤亦如癭狀但有面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貪雲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人即舁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絶跡不敢省視矣一云不食豬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輙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

家取紫河車爲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血肉腥穢以爲至寶不亦可怪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爲佳相傳胞衣爲人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嫗如防盜然而嫗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媪不足責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産四男者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

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妻李
公嵩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漢
靈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
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
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
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滁州婦人產子如指
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
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

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一種石女一云實
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搢紳夫人
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置妾
媵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者以語人云與男
子殊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般若經載博叉半擇迦是也

晉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
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性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淫佛經載人
身受淫有七處前後穀及口與兩手兩足彎也
今西北軍士有以足彎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
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
恠

孖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爲兄以其居上
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
矣然據引殷王祖甲許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
昌時文長蒨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爲兄則
知後生爲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共胞兼背

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
復產者即祖甲以卯日生囂巳日生良亦隔二
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一月十一生一子
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沈工部銘內子
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
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潁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
者七余聞之相人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
生

滑時豳陽人侄咨耕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

崇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

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即一切名根緊念盡與剗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役其智重有甚於子與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求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少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

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貿貿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亦化往往有之唐周朴為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董摶霄為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萇弘血化為碧亦是類耳相傳靖廡壞及永剎城婦人血痕至今猶存　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

陸龜明冑日飛霜書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之道家有換胎之法
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為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
它人軀殼耳此事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
或涉恠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
最異者唐時冢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
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
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
恐未必實矣

人化為虎者牛哀封邵李徵蘭庭雍之妹也化
為黿者黃氏母宣騫母也化為狼者太原王含母
也化為夜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為蛾者盧莊
王宮人也化為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鄧氏之化
鼈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黠猾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宿土山寺中
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遍齅
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
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
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故若曰行
變鬼人也
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
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
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早實符秦名
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
者並駭以為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館衣冠
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
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髭

首作僧坐竹籠中昇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
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十丁程史載姚蔚兄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
尺 國朝正統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
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
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接本徐自內出望之
如金剛神焉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目
中所見長人此為之最其次三尺者蓋常見之

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即踞地共擲，錢盡，繼以襦褲，不數日，倮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蓋無恒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稿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

窖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老子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三歲，即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略不顯。夏育、太史噭叱咤駭三軍，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目眥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矣，業雖不遂，未失為千古英雄也。漢李、關、張稱

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韋、許褚、馬超、曹彰等，非不並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蚝、鄧羌、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具。宋仝文彥博通，徒鬪氣力而不聞韜鈐，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問哉？鄧[illegible]銅筋鐵肋不立

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原
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
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即如關張吾不能
無遺憾焉況其它乎
張㲀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詭於[illegible]後仕苻
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宦者以
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兗廟蹋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
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

徒有力蓋亦趫捷絕倫者其守臺城拒侯景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
舉之宋令文攝碓觜書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
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樂博通之鬭
槊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
平先搏戰三交奪其蛇矛懸頭淵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驍勇冠三軍而與晉嘗苛一戰
而頸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佽飛菑丘訢許遜周處鄧遐趙昱所許
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彥虎尾以繞
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
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吉明三一日而殺
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
也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蹋壁五
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柴紹之弟著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

援錢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繩走竿多
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趫捷輕儇有不可以人理論
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腳及明時坊偷兒著皂靴
緣上六尺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
趕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
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即至怒
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雖百
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

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搢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玉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耶不然亦不容野叉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恐打工手之人不離於此汪節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亘古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肉殆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歙取裝里惡少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譟而擊之至於鐵尺檛其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遇獵犬皆妥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日暝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持一虎生挾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焉斯亦卞莊周處之儔與此萬曆初人也

小說載 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徒謁之吳知微服應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椀大者掖之砉然碎爲數片盜心

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毋遇力作時取巨組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博通宴客遇暝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肴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轅門三匝者爲合式時浙營中有十數人又其甚者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挈之殊有餘力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易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馬今人小廝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與甫亦足以雄里閈矣但用之戰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僧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

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己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遂應首選然通後卒不以勳業顯何也十八般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檛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記所載若花敬定裴元之後猶下馬盥手聞浣紗女無頭之言乃仆賈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遭方臘亂斬首尚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

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楮非不絕人倫侔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鎖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

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葭琯渾儀遞相祖述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匱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琍

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　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常爲内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

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著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

其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卜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傅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眞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坐未温而麵具侯恠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者也自

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鐺報時桄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欹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暦法尤極精辨而丧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頃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眞定木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維而上已而卻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戸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　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戸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尤奇

算術自皇甫眞曹元理趙達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毋懷文傳載晉陽舘有一蠕蠕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剝而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算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文高一着矣隋諸葛頴宋邵堯夫其次也　國朝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

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斛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遷然皆胡戲也列子所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得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拔冥通要眇鬼物猶或憚之況常人乎甄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匕解厄若運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以意取效豈必觀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耆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鱠不

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瘈瘲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嗣伯治老嫗之針疸賈耽視老人之蝨瘕徐之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

以無命門脈而知為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脈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廝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嘻旨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效而張寶藏以乳煎蓽撥飲之立差韓晟失其左髀鍼不出者二十年劉贇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鍼而動履如初朱彥脩治女子瘵疾皆愈唯頰丹不滅葛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刳破腹背斷截腸

胃抽割積聚湔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為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怪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蝨瘕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死剖腹得鼈者白馬溺淋之悉化為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

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若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炙豬肉一大臠銜而勿嚥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遂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

者爲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爲衛承務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煮藥飲之吐痰斗餘膠固不可觧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幺麽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徐藏頸繫神藏鼻中何異（酉陽雜俎永貞中東市王布女年十四鼻孔各垂息肉觸之痛入心髓治之不差一日有梵僧乞食吹藥鼻中摘之而去復有一少年騎白馬扣門述其事下界日天帝）

有皮膚中生蟲如蟹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雄黃雷丸爲末摻豬肉上熱炙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觧之有遍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蓬莪术爲末酒服之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忍者熱譫也大黃朴硝爲末水服之此等奇疾

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淞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鉤竟無能治之者

宋秘書丞張鍔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記載無目表弟亦然可謂異疾矣

閩殺清異錄載盩厔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
發於齦齶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
來聲云小都郎回活王棄也呵殿以次入口中
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
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
出遊郊外郎似車馬騾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
至晡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
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一

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
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怪病多痰醫
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山
東室人產後虛悸每合眼即有氣一股從下部
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
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
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
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
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卧一僧言
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
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
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
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遣飛騎迎
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
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
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
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炙爲先藥餌次之今之灸
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
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
一意切脉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
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仗
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脉亦已疎矣況藥性未
必遍諳但據本草之陳言脉候未必細別徒習
弦濇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愼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三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

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即別其吉凶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衆攫奪齊每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醫未有及之者即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探取其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醲厚煎煿滋味者至於燒臍煉砂兎血稀豆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況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夭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兒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即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之守禁忌節起居保護謹飲食即凶亦有變為吉者如其不然是以速其斃耳至於藥之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為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徙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術性者必得術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為艮下艮為山山出雲占為有雨吳遵世以坤為地土制水占為無雨而卒無雨卜二牛先起得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魏紹以火將然煙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咎百不爽一令江湖方外尚有傳捻骨相者如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文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奇子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相休祐笏以爲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爲謹密乃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顙甘侯

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博識者自當辨之未爲神也

李筌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患二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布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珝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僞命而哀求李晟以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汚卒脫於死前知者當如此矣

余妻父鄭宗知遂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響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問道人道人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然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入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

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朱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學或布衣或掾史貲郎丹青地師辨析無豪釐差謬人亦疑其有宅術者余問扣之曰此無它

但閱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㬊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人謂必為方伯及魏剋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志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如智緣為王荊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滇州江進之廷尉言有易忠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為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能為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以心脉為君肝脉為臣君臣相應者為貴脉其言視易尤為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莆有

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安車致之其辨人貴賤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閤及婢僕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往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戇直貴賤禍福皆直言之故時為人毆辱隱深山中惜其絕技終泯泯不傳也

五雜組卷之五 終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立十得四五聲價顧燁然矣大約子平為定體五星為變用譬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醫之所能測哉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能靈而今之瞽師村究緊能推生尅衰旺之數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二家耳蓋其取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世人喜諛覬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見此二家有名傾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先塋意之不得則强為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枘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凉山贊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蘇偶閒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運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為用離則為敵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遙頭者其

術家曹皆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渺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
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　太祖高皇帝已定天
下募有與已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
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
籠取其稅以自給　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
司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閒氣固自難
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
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

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負販
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
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
日時毫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子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甚後
乃相繼舉三子即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
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末康
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內召然虞授御史聲勢

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爵爵以
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
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
所忌既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
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二士人亦若此蓋
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
易或因惡而促壽或以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
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鄒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

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鄒以片紙書
數字內袖中既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
關雎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來卜者
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
是名益噪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
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癸卯有鎔大成者
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
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

攝之有人若尪瘠無力大成爲呵一氣即攝一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必須尪瘠如敘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在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受之必不死也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而失其玄妙若鄙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四明袁文榮公嘗問一白棊子託人問子汪曰白者北也棊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

子也但此棊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頂刻花者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即生芽舒葉又食頃生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許插入口復抽出又有仰卧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兒穿梯以升直至其顛觀者毛髮灑淅至於舞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巧者有犬戲猴戲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開令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輟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閤而知爲程長之死李郃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鬬破李南望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諳其極至晉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檀其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擅其室五

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
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
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
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
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
最捷蓋五行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
山無人之中朝夕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一念萌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聶隱孃精精空

空之流皆此等輩耳　國初有冷謙字啓敬導
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卽跳入瓶中
擊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
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鍾髮磬握土
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劍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
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
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
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壽異於此諸
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甚言信矣但
紅線隱孃及崔愼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
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
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
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
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
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
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

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
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
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
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
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
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鬼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

年忽往來人間言未曾死則妄矣近葛原嶺又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戾太子也

覩墅志載法術若毛十八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呼兒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為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即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有李智者甚與毛十八公相類也

木工於竪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慢歷見諸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毘患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則邪無從生

夷獠中有採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瘙癢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為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採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籍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扃鑰甚固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

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爲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一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過天使而求金占先儀而假氣伐龍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隋梁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涉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頓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

及閑州僧與衛校推禍福推而扣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卽以爲謀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秘但有駒墮三足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强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鼮鼠也劉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華之識海鳧龍肉也諸葛恪之識傒囊也陸敬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卷蓋也斛斯徵之識錞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獻秉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瘕也段成式之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宛氣也傅弘業之識虎蜼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贊寧之識蚌淚書也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答令壺齟也楊脩之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識者不可以强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銘據鞍縪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冰解近於神矣東平呂生辨石壁道語斯爲次之其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爲黃絹之重儓而去姓得衣之敘委時百一之解不過離合之輩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

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眞俱下也但目捷耳

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三二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寫染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一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為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讀百韻詩一遍即誦又能從末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

陸澄所以有書廚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楊翁偉李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則真以為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其腸又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積年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厠神而獲聞蟻言又奇矣

元時有必蘭納識里者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眾無不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辯又甚於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為市井凡庸之人課無不奇中至為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恠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驗彼務為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生者善為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

之法至於占觧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亦懶且以爲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爲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蓍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卜則六壬備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大横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其占亦多奇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懌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無何獻歲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何旬日而外艱之計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樗里始然漢時尚不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牢不可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犁爲平田者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易覩人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拨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俗子孫本支人各爲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

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況爲其術者各任己見甲以爲善乙以爲惡囂然聚訟迄無定評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閭門百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或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爲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眞龍耳龍眞穴眞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背沙水而後以己强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眞而穴未眞者氣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斬龍法譬之人方達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後犂爲畝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山開田爲陂圍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塑爲之縱使亂眞亦復何益況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進栻於書無所不讀聰頴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

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甚孤丁不然幾斬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俗士皆能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所謂有稗聖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

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信兵法之上乘韜鈐之秘軌也棊經十三篇語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積薪滑能之技不知云何即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纏累所謂張置疏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既而交戰終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彼所得而我受制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

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大官丞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士一時雲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俱不勝王泊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大北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與

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對戰之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列溉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資强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即數年後十猶可覆七八也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頑悟謂學二年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

邯鄲淳藝經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與今無異矣

象棋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即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蓋者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棋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棄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唐玄怪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

天馬斜飛輜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骰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宮爲勝亦有任

人打子布滿他宮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樗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茕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

犢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餘人並黑犢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又曹景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與犢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犢塞以今骰子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它雜色則犢塞耳今之樗蒲矣竊云起自宋朱河除紅譜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立不作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秋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譎術乃更勝負

投壺視諸戲最爲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貫草置障石崇妓隔屏風薛眘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

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二十餘種惟習之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大夫多習此戲

藏鉤似今猜枚如酉陽雜俎所載則衆人共藏一鉤而一人求之此即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梁冀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其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吳門袁君著有拇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

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棊之戲世不傳矣即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品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全不似也弘農楊牢六歲咏彈棊局云魁形下方天頂窊二十四寸窓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

有彈子之戲其法似圍棊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必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即彈棊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云何今里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詬尤可笑也卒啓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者八爲雜牌三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

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演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棊爲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三道先至者勝此古塞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爲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曰貫曰十曰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

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三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捉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褻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即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即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即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采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塹一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一司農佁肥人也慫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秋壑製儒棋有仁義禮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噦不堪戲者戲也若露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郃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格即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偏金葉子格金龍戲格捉臥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書頭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珝鮑靚麻襦單道開董泓王嘉郭麐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裨治化如圖澄之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

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潛之言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適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脩行不遂爲禁鬱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

患法種無嗣使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礙者尚在道安佛圖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鯢躍後作鯆䱐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不駭恐此與李謩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弔或同日共時咸共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此亦曇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兀术之復來

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讖存焉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奇衺之所托

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
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復禱而一郡之
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
至楊媪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
而世猶信之不已何哉
漢文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
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
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
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

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
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
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
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
有疾病即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
醪相望於道鍾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
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

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
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
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
門香烟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
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
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
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
卒無恙也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

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
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
往害人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
有一種畬人皆能之其治祟亦有小驗畬人相
傳盤瓠種也有荀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
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呪術能
拘山神取大木箍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穽其
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穽饜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

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眞符呪非幻術也葯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遊僧中有然眉然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眞有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僞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蝨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齧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即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鳥落射之神者也

后羿之繳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佞者也蹲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昏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廣射之猥者也

吾於德平葛尚寶家見二胡雛發弩射飛弦無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吳門彭輿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步之內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鋧略與此同惜不用之疆場而但為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今舞法不傳矣嘯咏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輿儓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

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若數部鼓吹林谷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况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遂無其人恨吾未之見也

五雜組卷之六終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三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褚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三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

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鶩之歎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强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盡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强也卽使可强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眞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

金得之最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絶交論眞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黄庭經紙是硏光下筆皆偏鋒結構踈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眞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蔵其短也如

洛神賦直是取態而墓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踈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即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踈中有密自不敢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眞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踈脫亦且神氣索莫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顰然拔山伸鐵非一意踈放者也至宋黄米二家始墮惡道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剎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扢蘊

奥悉中綮窾雖掊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溯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乖之論險絶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藴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眞永草庾翼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模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

懷素而已二子之名無聞也豈非幸不幸哉

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誚叉手並腳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風釆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巙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

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二家遠甚而時帶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鮮于困學錢翼之巙巙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撐手狂腳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顰託於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哂之謂從門入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與屠緯真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

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為然

古無真正楷書即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 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時有俗筆卻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

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牘一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眞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模倣而氣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儓豐道生寔淳化之優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蠖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即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踈脫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手神華實相配筋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永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眞或贗皆不可知即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

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微而眞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以禿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

秦功書上蔡太鉏圖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
百年間惟李陽氷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
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
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
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
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户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
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絶響矣
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藪

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疎矣唐陳惟玉李陽
氷以篆顯者也嗣兹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
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
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屨常滿非重貲不可得震
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
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
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

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語縱逸
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
亨悅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亦必
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
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
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
新安詹泮宋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

仁善漢隸嘗爲余題積芳亭扁酷得中郎遺法
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
今　國家誥勑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
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
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
宮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
度嚴整遒之一時聲稱籍甚然亦時俗之所賞
胥史之摸範耳自後官一殿中書者皆習姜體
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

今中書字體謂之省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遒逸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眞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草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至帝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

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米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眞正楷法而風韻遒逸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眞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眞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焞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倣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焞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焞余謂非焞罪也焞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鐫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　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礱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焞動遭排擊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鐫己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

章亦云紙欲硏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永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于瞻晦翁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

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
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
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
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㦯式
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
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即楷書亦偏也何嘗
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
其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

必非紆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
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
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
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
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
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
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
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旣
咏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撲作何結煞體勢法
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
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使勿求酷似且須洗濯本
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
加以潤色即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
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
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
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
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予臆言畫竹之意惜人

未有悟者
凡眞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
遂并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眞淳化
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
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
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眞僞不無混淆
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
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
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

米蔡佐之稍與蓋力若前極意削析去饒鼎之
十三人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彤管挾名
出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盌之閟勒之貞珉以布
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儓不知
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
久漸致亂真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
黃庭爲然矣　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苶不振僅足

充棗腑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
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
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
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
耳食多而真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鐫之李陽冰書自篆
自刻故知鐫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
人作碑必挾善鐫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
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

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
不得妙工亦來面目十無一存矣況欲得其神
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填
上石而自鐫之毫釐不失筆意閩莆中有曾生
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
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
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
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關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
劉瓌之南齊有蕭宣頴北魏有崔浩北齊有魏
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紳隨
高正臣呂向梁昇卿房豫諸人或由真蹟稀少
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
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
馬承禎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
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
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淪人亡業

顯或憑附增價身訓棻衰焉乎自古已然何況
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彌勒頌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
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彤管此
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
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
勑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
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

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勑令自書謝
狀勿拘真行者而誥勑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
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寳良亦不虛至宋
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
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
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
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
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
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
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
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
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
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
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
雞聲價重於一時而耻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
來雖尚平淡淸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

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
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
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
寫生鬪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
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
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

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
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
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
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
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
然松雪間出獨妍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
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
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
過為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
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二尺有五時猶
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
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詫以為極細
若在今猶為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
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為方伯作神荼鬱
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為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
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
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
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
求仇實父互倣為長卷而寖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
龍眠山庄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
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

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
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
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為之閣筆固知名手自
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
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
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
絹素為辨非知書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即命為曹韓韋見牛即

命為韓滉戴嵩甚可笑令人見鷹隼鸂鶒即命
為宣和見馬即命為子昂見模糊雲樹即命為
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
夏杲之竹叢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窓和
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
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
者如吳小山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

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荊浩近
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眞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
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
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
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
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illegible]
莫延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仲方舍人[illegible]
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為董源郭熙則難為
大癡較多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illegible]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
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存
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意下筆
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
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
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
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
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

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墮一當屬此生
矣

今人畫以意趣為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
鳥翎毛則輙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
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
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輙問甚麽故事談者往往
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

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
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
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輩
皆畫神佛變相星羅眞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
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它如懿宗射
兎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
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鎖諫葛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耶

江南顧閎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
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婬媟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屛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朏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鬭雞
斫膾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絶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龍至宋明帝
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

澍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
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
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
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
何以傳授而致精絶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
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
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絶筆元宋及
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黃筌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畫江南之古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艮嶽所蓄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而几案閒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靄之何尊師專畫貓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没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粧穠豔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閈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二家可謂切中世人之病其為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

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紈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櫥簏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弟輩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

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贋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　天府蟫蠹澌盡求辭人間二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駔貴賤懋遷纔有贏息即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榻笥凝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紈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潢面目損失奸偽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

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貲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即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眞本也以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豳風圖王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

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纖嗇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怪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欒城等皆非善書者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了

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逈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絶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 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絶蓋由富貴者溺文翰爲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

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畫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隨意翻閱間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皴裂壁上大幅尤費且力藏則有蠹鐔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古帖米於二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鬪牛之豎尾也子路之木劒二疎之芒屩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宣廟嘆其工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漁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垂釣者然以艶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

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絶倒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所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彝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廻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眞蓋時尚畫人物故也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去杳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爲今畫者以寫眞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眞令人奇駭但不過俗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筆稍不俗其寫眞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筆今黃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

己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屛風不應太怒欲辱之及入覲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卽日拂衣歸二事皆相類宜乎閻立本有廝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眞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

化之秘少陵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
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
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
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于墨則可耳必
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上畫次之基損聞心畫爲人
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
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
竟無成皆同褫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
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
好蓄鵝于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看鬬牛米元
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
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碍至
於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紈也甚矣

口有同嗜蓋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
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漬鱁鮧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芹宇紹先嗜羊肝顧翺母嗜食雕胡
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
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
甲　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
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
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顗之輩未有逾
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
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

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
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
上不動聲色者郎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
若學士蔡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
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
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
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校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
百杯輿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
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蹡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

浙中迎鄉榜亦然㳂司馬每飲大小尊罍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㳂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卽席便大吸者竊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何論飯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置一大桶屛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如啖猪首一枚搨胡餅高至一筯者往往見之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嬲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鱠至數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摶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謐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詧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擇日時遣滕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鼓弩挾彈如防敵然値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

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傚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强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撫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内十大鏹棺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用命祈醫速瘳不顧二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荀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五雜組卷之七終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克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妻退位至議曹啓氏銜兼祭酒張詧之婦授官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旦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illegible]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臥起二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詬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媼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纒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眞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惟今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旣可稱叔夫姊妹旣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殳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竝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覇齊國黃承彦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
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
醜狀閭三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
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
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
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
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
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
才色俱倖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
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
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
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用佞幸之篇史不絕書
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
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傚至於夫婦離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
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恠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淸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

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搢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諸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矟等皆有見艷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況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叔夕事其兄鶉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卽今　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貲斧以

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吝
離父母兄弟孳然嘗嘗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徼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已由右雖纖白足小無奈其獷性何大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
不行於房闥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眞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
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
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
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
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
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即欲反之不可
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

乃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
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
之見畏惑牀笫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
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
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
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慳
也拗也懶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
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隋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
武曌之奪嫡簒位韋庶人之襲武風執牀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覗君袁紹之妻殪屍未殯五妾
髠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虀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殺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見絕乳弱翁允窘於廣漢麗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誚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纍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見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轗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刖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郴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娟嬛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勑
慷慨不辭飲鴆杜棠之妻雪涕中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跪謝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戛捶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不邑之婦繩繫夫腳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慎氏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妻親賞帚箠恬不知恥扈載燃香濁水令嚴五申李大壯綰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可憐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於殺巳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即夜自沈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祟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爲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若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妾別處重則我 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葅醢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一云中山王徐達夫人太祖所殺是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蠍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閫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怪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畢事即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睎髮辭人咸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暑則置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為常先生每一聞夫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淅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壻於吳數載矣一日被酒戲言欲娶妾婦怒甚伺其寐也手刃其勢踰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幽之暗室又數月過自縊余以戊戌歲至新安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為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三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師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為節立候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為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適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即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人夜持刃獨往

中堂至旦帖然不聞鬼魅夫婚婦鬼物猶畏之
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孱窓見
骨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妲己傾殷褒
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
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
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茗
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
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嬀不言如皐不

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娵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鉤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之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苟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膝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玹以冶容惑
疑東美以比肩傳于潘以愁而惑人張既死而
不含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眞姊妹脂粉不施淅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
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輿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眞眞未諧
抱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牋
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淩雲保儀華麗
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手神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田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椰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眞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猊絶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技
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惑鄭小玉殉李章嬢斷剌史之腸栁姬感章臺
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態老而失身
解愁幸遇大樞素娥洛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璇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為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夸張而士庶之家莫為標榜至於負絶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況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纖纖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右
無論巳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雕黃之選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李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晄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羽英

惆悵之篇慎婦望夫之作此皆不虧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兒書文姬記録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横反覆
皆成文章奪眞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為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隨鴉巴甃徤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娥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宋成碧之詩綠慘雙娥之句非不婉至而宣淫敗度吾無取焉

唐范陽盧某妻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徵道本馳騖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技細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即魚玄機薛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内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内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壽邸隹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蝴皇有婢名薛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玉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於崔懐奇章以眞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薜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絶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强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不許上任妻曰但任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靖難也有化國之動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迷耶

高凉洗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懐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皐所不敢望者孃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從側趙嫗輩無論已　國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鷙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騶舞戟如飛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洗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蘄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illegible]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illegible]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若襄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又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

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
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京之
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
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
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
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輿忿爭遂說
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
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睪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
十五而擒目閭丘十六而頓仕外黃小兒遏喑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衆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三歲則黃沫誦詩試避騫崩之諱德與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喈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彦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省燈遙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即誦呂翩與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男之戲玄擬答齊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沆見屛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頲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庭堅徧讀
五經劉歊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
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霽簡
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
搆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棊七歲則愍懷牽武
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
廣平鵬賦之誦鄭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
有鼓吹官私之咏高定有伐君之間晏同叔有

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三十首荷衣面賦章光
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榮百餘奏疏一日不遺而　國初江左驛卒之
子有天子能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
則任昉月儀之製何晏春顧之答伯玉覆荷於
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稚
殺玄英九歲則楊敦孝迴親心崔倓秀才應選
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員俶昇壇而
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朏土山之賦沈璞
强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
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
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没於末路或幼見其
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于器量之盈虛學
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
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絶乳即能詩白樂天六七月未能言而
識之無二字王寀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
脱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　國朝梁
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
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
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
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
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
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壽於天資
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甯戚九十之歲楚丘七
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顔駟厖眉
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禄張柬之八十
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
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二狀元及第
陳修以七十三探花及第除河中胡光謙以八
十三舉進士　國朝錢習禮年逾八十猶在翰
林楊翥周叙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二

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皆不勝紀
也
公安劉珠為江陵張相君文執萬曆辛未江陵
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
曰欲知閣老門生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
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
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
熊趙受知於滑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兒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
類士之博奥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適
抗節請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專幸於梁冀依憑城社為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為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論死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即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況其
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諂諛而梯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傲所為時有作五七九傳者七郎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朔趙田文張齊燕姞蕃鄭唐
兒啓漢遙集元宗裴秀令狐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賽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為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郢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酌酢可否詬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賈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過士家百倍而欲强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光賦蕭頴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如京師閹竪宮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遶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王公緑林之亡命巨魁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婬為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為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　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絶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閈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女為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嗟是法也誰為作俑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秕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艾豭者牽牡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謂之彘詩一發五豝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豭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為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一云汚閨之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隸於官者為樂戶又為水戶　國初之制緑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閈尚以緑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乞兒所不屑然伎既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天之罪一懺即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生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茫乎至於回頭即岸之說大盜巨駔以此自文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唪誦咒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且代不傳之秘及一厠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強異之爲貧賤所驅迫殺[illegible]
取一第及朋得意者此使佛以求免輪迴者也
志願已畢自攄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
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
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洙泗之傳
蜀洛不論也此雖合悅慾自以爲奇者也至於
末學究童而習之自高紛紛藉口青衿以剏凡
民與亦思竊之要寵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
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掊斗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秦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于吉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咒愈
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
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既即煉養服食之旨雖乎羽化之術亦槩
乎未之有聞也夫道敝之日周孔猶能論其世
況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
日無疾而終趺坐自如鼕然頂側此余所親見
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懋工隙惟泰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薙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伯競余在武夷見其一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必爲稱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蘧寄寓何爲既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君神仙蘧遊嶽野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肸蠁禍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
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
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
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
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
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
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亘古不磨此
即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踈駁根皆頑
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
即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illegible]
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illegible]
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以行之其
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圜土
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
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儒有云古人
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
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
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
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
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
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
郡一搢紳王鑛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
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
曰明日未缺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

丟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為況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羣衆喧闐雖掙扎稱寃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冰片數錢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襯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矣約偽者十七眞者十三為利者十九為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眞為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乃謂之曰吾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焚吾為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師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為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乃令人榜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魯花赤為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illegible]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即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昇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即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態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
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
鄙哉道家之旨淸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況神仙乘雲御氣
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
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
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
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
齋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
胥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
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
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
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
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
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
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　太祖湯沐地以此優
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
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
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
按陶穀淸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
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
此眞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
[illegible]也先仕[illegible]僧者漢陽城侯劉峻南齊

劉龑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忠唐周澥南唐姚
緒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
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
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
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
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
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
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
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晉宋名臣然且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君悟宋林靈素元劉秉忠　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
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
傳採拾而强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
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
誣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衆爲之集但
純陽唐人旣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
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旣遺世高
舉而又屢降人閒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
云我自屈曲住世閒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
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臨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孃者臨嫁溺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廡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關氏者僱一婢訊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瘧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儼然爲世業矣我　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亦幸之甚矣眞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祟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眞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效乃遣之則其伎倆亦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

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袪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

宜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有其與邪巫女覡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横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絶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卽荀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纖嗇而非儒不可適於世故耶縱横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相尚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羕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鎭紛爭說士間出若栢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抗千古鑑察微芒耳目豈能皆眞毁譽易於失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死也而墨分爲三今墨之三家既已失其傳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黄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强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

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儓而不足與辯者也

五雜組卷之八終

五雜組卷之九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爲貴耶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即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汚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即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踰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誕余嘗笑劉媼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智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不免有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夭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蜕長數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屓贔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蟋蜴好腥蠻蛭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圖好閉口虭蛥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鷫之懾羽族也以鷙然麟鳳爲王者之祥獅鷫僅禁籞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鳥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鼓騰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即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考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皐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即觸無罪即不觸則皐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

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並不勝臯
陶遠甚哉

永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
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
耳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
不類也獬廌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
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阯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
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

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
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
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
有鷙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
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畜以備遊
翫至今 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 上夢虎
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内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庬然
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
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
令百姓歌謡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
横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胃絙上四足插空不
能作勢終不能脱矣又有以黐布地及横施道
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
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
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
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貙人能化爲虎又有貙虎還化爲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
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䖞然之聲如
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潘景升謝于楚在
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覩良久士且斃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絶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太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縶以鐵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者爲告免辦醫諸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駮有天鐵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爲駮馬管子曰鵲食蝟蝟食駿䮫駿䮫食駮駮食虎太平廣記所載似虎而小食虎略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常挾虎而啗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鬬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取水牛與虎鬬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觝而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鬬虎騾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騾日行千里與虎鬬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鬬被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鬬虎古未聞也

滇人畜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故象即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穽而殺之

師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今　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　駕未出時縱遊齕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　勅杖之二

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麤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即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即師子莫巨於貘貐長四百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萬萬莫惡於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蹣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一樵子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土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輙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擊

先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為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為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梏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即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高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麕有麝有麈有麐猴之屬則有獼有猿有狖有玃狐之屬則有狸有貉有貛鼠之屬則有貂有鼫有彙有鼷有鼲有鼶有鼬然麢似羊而從鹿蜼似猿而從虫鯪鯉似獺而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麢之性怯飲水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恇怯不知所爲蟨鼠前而兎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邛邛距虛比卽有難邛邛距虛負之而走蟨嚙得甘草必以遺邛邛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兎形皆兎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卽蟨也但又未見邛邛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狼亦負狽今狼恒見而狽不恒見也

驘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牝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驘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驘骨無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驘本驢馬埜合所成非

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犢不堪乘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謂驘也今作騾說文曰驘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騾父牛母謂之馲駒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

者日行萬里貴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為別而至於破腦尚為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即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罝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嗾之奔而入穴即獲焉其肉脂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鴿之類一齧即斷其喉十百為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

腥惡狗齧之亦噦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豬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鬬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為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惟者十六七然亦不為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毵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日　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駕返復至人問之曰　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為之請不得也一云是德州狐精縉紳為宰德東侍郎[illegible]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舁輿之來翌日二女至益診之驚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　高皇帝起淮右益聞即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為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
魅如金華家猫畜三年以上輙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猢猻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余
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剿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竊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畜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鐵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逌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畜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輙跳上馬背
揪鬃搦項嬲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斃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
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奮蔚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凄凄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兎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蝟
亦無筋
瘈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
狗從小便中出即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園上
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
飲不食常望月而嘷者非瘈乃肚中有狗寶也
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
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蹷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爬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墻椽上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很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即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恠也

猫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屛息識其氣也俗言別猫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猫余常購之其價視它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虓然大也而不能捕一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雎陽咋狐犬書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猫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縉紳過之曰猫有何好而于貢之曰是不難知也能歛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猫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壇下曰此猫一作威則十里内鼠盡死蓋猫王也

京師内寺貴戚蓄猫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蹴蹋地下蓋兄事猫矣而不吠盗此亦物之反常爲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猫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猫大如

貍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猫鼠俱死而鼠大於猫有半焉余謂猫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鼷鼠爾雅謂之鼫舊說揚州有物處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猫盡試之乃求得一巨猫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即伏不敢動爲猫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徧覺寮雜記云鷳白羽黑文腹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鷳失素是未識鷳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顔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歛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雛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二物之不祥從古已

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惟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

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之即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啗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烏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

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猫頭鳥即梟也閩人最忌之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中亦習聞之不復駭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即熟視良久炮震而隕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即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鴟鵂鶹鵋鶀訓狐猫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咏倉庚不知禽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可又指爲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許叔重解以鳫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鶂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鶂即鷁似鳫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鸕鷀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鷙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旦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輙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産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輙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産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餓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十日服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遂開户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没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縧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兎遇鷹來撲輙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兎見之輙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人見而跡之兎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畜獼猴甚馴既久輙戲其侍婢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没趫捷人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即裂其爪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縧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俟兩目眯不能開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泳水族悉啄之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荇帶綠波空唼鯉含蘋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楊用脩升菴錄亦載此詩以爲藺廷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一鳥立不動者名信天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妥首藏匿今北方鷙鳥如鵰者亦能搏麞鹿食之鷙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鵰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後略捎之即遠逝青鵰輒飛糞濺之長至數尺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即爲鷹擊矣物之以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筍曰謝豹筍則又轉借以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其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鸛於府堂鴟吻上謀作巢既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共嗤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鸛身高六七尺雌雄一雙伏其中計覓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榜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即古鳳字也宋玉對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即是鶴漢

黄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黄鶴是已故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鵲巢其檣直至潞河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慄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寀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畨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鬭雞但不聞其鳴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黄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狀畨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鸞鵂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虵焉人面豺身鳥翼虵行其名曰化虵此五方之異

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毨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鬭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鬭耶鬭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鬭鵪鶉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鬭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鬭魚其色斕斒喜鬭纏繞終日尾盡嚙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鬬魚畜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者故
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恠也
鵪雖小而驍然最勇健善鬬食粟者不過再鬬
食稌者乜耿介一鬬而决故詩言鶉之奔奔言
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
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觧
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鵪
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鬬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
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
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濵
常品不足爲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鰒魚耳江
珧柱惟福清儱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
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
餘者不足咤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
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
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
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
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
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循思之不置人之
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嘗閩所作
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
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鸎魚殼爲樽澁峰齾角内玄外黄
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鸎殼山積
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
即虎蟳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蟳蝤大者如斗俗名曰蟳其螯至强能殺
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沒即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螯長不螫俗名曰蠘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黄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蟳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爾不及矣

北地珍鰒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嗜鰒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鰒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鰒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參

吳越王宴陶穀蝤蛑至蟛蚏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供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迺至窮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臛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氷不能動然後土人琢氷取之春風至則逸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三尺者十六頭牡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朞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愼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

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即鯿也陽畫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鯿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鵖鵖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斷其首少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眞州藥肆中見之猛獰猶怖人也按毛詩鱨鯊註鯊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闊廣之鯊魚也今鯊魚乃鰐類耳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擬刺沙際居民以巨木柱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鬐浮出不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臼者今見在也若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悆戍炳文過海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鯽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夐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沒婦爲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鬬三晝夜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冰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車鳌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蜃樓及許遜所誅愼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雜

入大水為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為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為蛤蜃俱誤也

龜之為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刳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為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壓其首而生剔其肉宛轉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為杖蚶大者如斗可為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為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為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機後亦為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侯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樹雷霆殷殷遶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能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鼊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猫犬烏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為珍品其腹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即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
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蘆漿解之然千
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危之
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
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
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
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
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
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闚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
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蠡字解之
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黿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
即縮黿肉割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
之反爲所囓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黿大如席闖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
觝之黿即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眞人有網而得黿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黿所囓至
死不放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黿爲
有功放之於江焉

黿鼉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鶚過洞庭衂血沙上爲鼉所舐

遂化爲鶚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鶚反被鼉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鼉鶚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爲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蠍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淡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蛐子繒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即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
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
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
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
蛤蜊銀魚蟶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
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
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即便棄擲
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襆帷

之屬一日　上見問之具以對　上曰如此殊
可惜即勑以紙代之停所進貢逾年川中奏
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
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
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即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
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
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
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

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
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
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
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
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
螣蟊蟘蟲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
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
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亦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即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也況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柰何答曰尋愈矣便即豁然若呌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傅之痛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即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獍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蠧入夜則齧聲刮刮達旦攪人眠書籍蟫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汊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蠍三吳多蚊閩廣多毒蛇蠍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觜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涴淨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

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君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駔儈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蝨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蚫螫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蜣蜋能螫殺人俗云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君去后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即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可怪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燕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徤與黑者鬭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舁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蛣蜣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淸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淸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蜣蜋也孑孓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

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鴽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孑孑爲蟁孑孑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聲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孑無右臂也孓無左臂也一作孑孓音吉厥或作蛣蟩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蔿雅川曰蟣蠓之育於醯醋芝櫺之產於枯木蛣蟩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蝨蟫蠹科斗蝦蚄之屬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即殄滅罄盡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即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上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輙四散奔逃惟啮蠅以髪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蠮螉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黒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又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十斛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嗜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

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輙宛轉
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
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
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
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
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
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笥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輙凝立
不動即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君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剥
刀剖之膽即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輙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噙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三十
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
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
希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
良久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
而上即入器中矣
三吳有鬬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鬬之有場盛之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
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
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
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鬬雄者反是以立
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
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輙咋殺之次日又以一雄
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
將軍持以決鬬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鬬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
將軍鬬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
當腰咬斷不須鬬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
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
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鬬吳中人多能
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鬬促織破其家哭禱
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
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為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
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霤蛇日夜穿其間而不
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
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
其人然土家多畜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
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
蓋謂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蛉窮蛉窮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為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
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
蚣然則今之蠼螋也蠼螋周官作蛷螋能以溺
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
無角者為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
物之傳訛者多

蜻蜓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蠆化為蜻
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為水蠆
水蠆復為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蠆為蟌兔齧為蟞物之所為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蠐螬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
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
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嗜人痒痛覓之
即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
予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為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蠐螬而小如針尾好緣
紙窓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

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
未幾而韓謐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麪者食
麪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即成水
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无載聞酒氣即醉醫
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
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
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

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虵
蚓而溫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洒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五雜組卷之九 終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二

松栢後凋松栢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栢獨以春抽新葉旣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荊公字說云松栢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柏之字製於蒼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且松字古作枩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即且至徵而从公彌徂至劣而从侯豈亦以蟲之長乎

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外朝之法面三槐爲三公之位王荊公解槐黃中懷其美故三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二四斗即此類耳吾閩荔支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眞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不及商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闕里峰見唐時枯木蘖而
枯木蘖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
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為數千物也二處寺僧
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
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
兵火廟宇樹木盡為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
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
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
此為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

無鴉鵲聲下無荊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
語怪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
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
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
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
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
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
孑遺後八十一年為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頹址之間遂日茂密色葱然至我
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
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為火所焚今雖無
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
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
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雷
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
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為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
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
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
直至巖頂寺僧自嶺垂絙縋下度之得三十丈
云而榦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

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
不相見但以手模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為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舁拽之費不

興焉然川貴箐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鷙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絙冒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即求之終年不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三年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疎上參雲表大者蔽虧
百畝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
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
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寀
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楡木棺槨必用
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柳槐松之類南人無用
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窳而不緻坐是故耳楩楠豫章自古稱
之而楠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
之幹半埋沙土故截以爲棺謂之沙板佳者解
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
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
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爲貴
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
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爲貴耳然終俗人之
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癅砢

礧者截以爲器蓋有癭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
亦自可觀但有南癭北癭之異南癭多楓北癭
多楡南癭蟠屈秀特北癭則取其巨而多盛而
已余在燕市中見癭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
室見以癭木爲浴盆此以大爲貴也南方磊塊
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
爲貴也政如北人貴大葫蘆種謂可以爲舟而
南人乃取如粟大者爲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
此按劉子云楩楠鬱蹙以成縟錦之瘤則癭木

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栢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茶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則不復長旁榦四出久卽偃地矣京師報國寺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榦旁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其折每一榦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濾水
燕談載亳州法和寺矮檜亦類此
三衢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拏夭矯形勢殊詭余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榦名爲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二榕樹亦然作門出

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樛枝焉土漸低則根漸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栢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

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涿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云即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而扶踈如故且其樾視常桑倍之土人珍之以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

此樹為汝生也今宅既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栢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即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輙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即聞雨聲竟夕不絶侍兒曰雨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絶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有柳栢賦似是柏名而柳其葉者未審何木今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榦亦與柳不類俗名為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强名之者也

梓也檟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蓮也荷也芙蓉也菡萏也芙蕖也一花而數名者也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為式盤式

局以楓木為上棗心為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靈棊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為之則尤神驗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栢藏篋笥中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栢有根鬚數條未必是苔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
茁時甚珍之既老則菹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
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瀹而淹之
亦可食也考之圖經疏而臭者乃樗耳蓋二木
甚相類但以氣味别之令人不復識認槩呼爲
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貼弓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
以覆菴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見
者已不下三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
大如斗者太姥玉壺菴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
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
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黄金間碧
玉竹其節一黄一碧正直如界然有瀫竹見雪
峰語録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
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
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
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梢使
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
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
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
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豢養
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
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
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録
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岁室山竹堪爲甑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荊竹其長百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末昌有漢竹一節受一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一丈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箸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袁白仲詩有箸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此冱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

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遽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輙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按陶穀清異録載浙中有天親竹皆雙岐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爲山蘭其香視家蘭爲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

即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爲風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剔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蟲蝨清晨須用擳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手尤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者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

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燕姞夢天與己蘭文公遂與之蘭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苿苢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間一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為調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籩人八籩乾藤與焉藤即梅也生於蜀者謂之藤商書若和羹汝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已可見古人即生青梅未得見也況其花乎然召南有摽梅之咏今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箸於盆盎有間從南方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冤哉然

余官西北十餘年即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自暗香疎影之句為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反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所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巳也卽考槃古人亦以謂食使令人
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
固無害於義但木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
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棣
隰有樹檖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璣不
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
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
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游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莢蒾莢蒾尚可得駮
馬莢蒾與六駮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蒾得
莢蒾而悞以爲駮得駮而悞以爲駮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絶乃得附橘著名韋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有[illegible]謂之抛蓋其蔕最牢任風抛擲而不
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柚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壬
子上巳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爲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
而邈視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閈余
至今尚爲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諼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氏
曰諼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
必不可得也使果爲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
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
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諼同音遂以忘憂名
之此蓋漢儒傅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
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
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醃瓜爲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筩瓜等十餘種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食者漢陰貴人夢食燉煌瓜甚美燉煌西羗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既削之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巾覆也士疐之謂不中裂但横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横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殄屑若是既菹以祭復欲壽考受祜而食之之法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爲訓宜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二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爲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爲匏不可食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是也故夫子謂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言但可瓠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人以長而曲者爲瓠短項而大腹者爲葫蘆即匏也亦謂之壺豳風八月斷壺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用之者原一種也陸佃埤雅斷以爲二種固亦無害乃釋匏而以釋壺與瓠

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爲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捩其頸結之若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以能結之也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三種最甘好者爲羊角蕉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子此皆芭蕉耳今閩廣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插置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癰巨葉長四五尺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壅之或以鐵丁釘其根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下葉計長不能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一本三十年中僅見兩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豬肉子猩猩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即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皁莢而實若蒸藥土人謂之肥皁果或云即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山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為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頳紅飛來紅等名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為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初不賞其花但以為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單瓣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揚園所植不入藥

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無別土人皆伐以為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三尺而止余在嘉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徙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苗芽時以墨水溉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閩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二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為之以欺人也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淛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三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即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費方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色亦太艷政似濤華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人也

世之咏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猶可至謂芍藥爲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荼䕷而世輒以花之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一種妖媚手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揚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即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埜語言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也脩類葉謂不但瓊花不傳即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以繡毬花當之余謂鄭仁賓與楊用脩皆因不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朵爲一簇問其人曰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既云絕類則亦必八朵相簇若以爲梔子則僅八之一以爲繡毬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既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説之益混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晝寢山石

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奇其事以爲祥瑞遂改爲瑞余謂山谷之中奇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爲奇翫而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墮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因知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别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爲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爲口實至謂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顔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暮落婦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之朝開暮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即落又速於木槿也

但木槿色稍豔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即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疫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往往逰處三十餘年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也

白荅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霆血玉者染玉使作血色也不霆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語甚奇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即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横差調羹芍藥杏桂俎作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記所載盧懷愼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

禹錫作菊苗虀今人有以玫瑰荼蘼牡丹諸花
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
陽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
以點茶絶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
過時摘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
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愼
司馬溫公有晩食菊羹詩采擷授厨人烹瀹調
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麪餠食之
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餠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各
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
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
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
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餘種其栽培之
方亦甚費力余在德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
尺者花巨如盌後爲吳興司理衙得佳種自課
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頭洎秋亦
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即有
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
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娛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
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
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幾無尺
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
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關夜復皓月照耀

如同白晝懽呼謔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
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
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
凢數百本本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
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既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
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孌童歌舞委蛇其
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
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
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莫不過此二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
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
虛櫳畫棟委巷村墟非地也妻風苦雨炎晝晦
冥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高官富
室村妓俗人非友也且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
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
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
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預爲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
壯年而徒闌闠於末景也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
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
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
不絕之花人人力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毋論其
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
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二月長芽之候芽
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一數
也
今　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
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花計其工
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
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
降後即掘坑塹深四尺宜花其中周以草秸而
密堪之春分乃發不然即槁死矣南方攜入北
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王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梔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
絕故段成式謂即西域薝蔔花楊用脩謂即揚州瓊
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
莉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越始漸貴重耳茉
莉在三吳一本千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
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酴
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
也

蜀孟昶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眞錦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劒臺云即徐君墓季札所挂劒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横如人倚劒之狀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挂劒臺豈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疾之說亦不過廉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傅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劒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劒之風而興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鑑梁武帝木棉皁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晉燕洛之間盡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今北地種之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繒絮馳荆棘中即裂示不如氈裘之厚也況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即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召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云雪骨氷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此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二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兎耳而色正碧菁翠孅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曝即槁須置池畔巖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

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宋景德間天下貢與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

間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萬本有一本數千葉衆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後詔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椰子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葅油作茶油市人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慎也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直孫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汚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圃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即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貞在蜀庭中有一柟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眉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羅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皐鎭成都有柑大如斗欲以進醫者昝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
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
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
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肥而
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詬之道士曰此肉芝也
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積廷評於廬州
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
芝之者也欲山所產想亦此類

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
瀘中有雞蹤蕈菌蕈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汕如
醬可以點肉亦閩中鳥鰺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
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多牽羊豕之類
繫樹下遥以物擊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
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
無毒殺諸蟲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
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思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
當椒用有回回豆狀如榛子磨入麵中極香兼
去麵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
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軟之
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僦宅
住者其宅素凶既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
一爐至夜中聞子閧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
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永樂初天妃宮有鸛卵爲寺僧所烹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
人可生即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很

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虜氊帳中數百人
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
也
血竭一名麒麟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
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三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
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
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
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
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
事忤旨為金瓜搥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
雖重可為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即取畀之遂得
甦時論以為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鉚樹之脂
驗者以透指甲為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
即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
香顆粒如山茱萸擘破有從理解為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黑堅沉
水者為沉香帶斑點者為鷓鴣沉半沉者為棧
香形象雞骨者為雞骨香象馬蹄者為馬蹄香
在土中成薄片者為龍鱗香亞於沉香為速香
不沉者為黃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
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矣
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
又有瓠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
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
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
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
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
常湧出為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
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
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
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
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著蘋亦側種旁出也
嵇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
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莧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
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梟肉祭之俟鬼火叢集
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即能言語矣
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
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荊
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
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
熟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　終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三

古人造茶多舂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鬭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然竹瀝水豈能勝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之盈甕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

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為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為京挺後造龍鳳團而臘面廢及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為次矣當時上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如王東坡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二種雖與上國爭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饞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岕也龍井也

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三種袪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閈余嘗過松蘿遇一製茶僧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甚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者每葉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

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觔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即價稍高亦無市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團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和間始製三色芽茶漕臣鄭可聞製銀絲冰芽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寸新銙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茶之法尚如故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云何但云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銙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菖歜之嗜非正味也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龍團舊法散者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漸以不蒸爲貴矣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惟茶用沸湯投之稍着火色黄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鬬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黄則唐人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終覺未典

以菉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閩中佛手柑橄欖爲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虺虎狼所居得採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遵生八牋云芙蓉可為湯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采以為湯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士酒後變為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衆矣況於醜態備極為妻孥所姍笑親識所畏惡者哉北窗瑣言載陸相扆有士子脩謁命酌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旦而病酒其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時耳以晝夜而僅二時如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已亦獨何哉

酒以淡為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檀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

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為名耳今遂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薏酒用薏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荊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濟上之露京郡之桑落醲淡不同漸于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與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憯不啻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閹豎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僅當不膻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以口為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脛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尚未墮惡道至於…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釅有餘而風…

足故也嘗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太真肥婉龍冠椒房金華酤肆戸外之履常滿也故知味者定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檀塲近則建陽爲冠順酒卑卑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酉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用麴櫱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怪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馨烈奇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鄒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得云頑騃耶蓋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鵶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此二者正相反（酉陽雜俎鸛生三子一爲鶴）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聚令云有酒如線遇

斟則見丁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固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爲措大措者醋也葢取寒酸之味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何男子吸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爲娼嫉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則為今之饊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具遂解以為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嘗饊子耶

禮有醓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麵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䐲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匏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鱟醬蛤蜊醬蝦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槩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羹之美者則彭鏗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頷之臛虞悰所遺會庚之肉郗氏止妬元和之龍東邪之梟子公以黿亂鄭子期以羊覆國飽朕救伍熊可亡紂至於鼈羹一杯費錢二萬累珍極矣彼千里蓴菰碧澗香芹杜二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樂道篔季之瓜匏賓儼之雙暈仰山之道場陶家之十遠吳淑玉杵之咏相如露葵之賦僅果措大之腹難入八珍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眞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藜藿

今大官進御飲食之屬皆無珍錯殊味不過魚肉牲牢以燔炙醲厚為勝耳不獨今日為然也

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擣珍也漬也熬也肝膋也此皆燔腸之毓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然曰不嘗藜藿之味且不視鹽菽之祭徒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以饕餮訓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獾炙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

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蠣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鰒炙西域之馬妳眞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枚乘七發所謂犓牛肥狗熊膰醲膾秋黃白露楚苗安胡者可見當時之珍味止於是耳其於荔支子鷄魚腱蝦臛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

口食既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麪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物輒苦暴下其於蛇蚺蚌蛸之屬不但不敢食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鶩魚食之止驕鶬鶊食之不饑羿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嘗[illegible]滋味暴殄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令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束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妳動以爲觕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

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臥土炕噉麥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彊壯自如又下一等若乞丐之子生即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嬴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筯而嘆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卜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者

強而進至於官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語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二萬蔡京嗜鶉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閹宦尚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豬肉百五十斤它物稱是良可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螺蚌蟹蛤以為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若南方之南至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淪腸則比於獸矣聖人之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也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為大官令因進御膳黃門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覯鬈如之狀當時以為笑柄諂臣妄言不足責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主反不及楚莊王之吞蛭何耶 [illegible]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榮以分炙免難庾悅以慳炙取禍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怪劉毅負英雄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為脩怨於口腹之末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文選有寒鶬寒鼈崔駰傳亦有雞寒七啓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脏肉也廣韻煮肉熟食曰脏然寒字甚僻而煮熟之義極甚膚淺良可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為政一切調和醴齊醯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恒以大鑊合

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雞易牙不能别其味也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雞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膻香死生鱻薨炮炙醯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羹齊宜夏醬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四時之氣以節宜之非徒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釜竈諸品不淆然宮府已不能守其法矣況北方乎

膾不厭細孔子已尚之矣膾即今魚肉生也最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閩廣人最喜爲之昔人所云金虀玉鱠縷細花鋪不足奇也據史冊所載昔人嗜鱠者最多如吳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膾名余媚孃造五色膾妙絶一時唐儉趙元楷至以衣冠親爲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但斫者無人即啖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爲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與膾同也按膾亦謂之劊齊東昏侯時謠曰趙鬼食鴨劊主細切肉雜以鹽椒是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餅麪餈也方言謂之餛飩又爲之餦餭然餛飩即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餺飥胡餅即麻餅也石勒諱胡故改爲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索餅籠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餡餅惟進士登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餡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餡餅二種皆

稱珍品而内用者皆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間所市又内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麪氣然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校之閩中荔支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佳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伎荔支則廣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無論即濃綠蒂頭錦尤紫盡顆射朝

霞固已麗矣而奇香襆人出入懷袖即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楓亭爲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尚有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爲扶餘[illegible]天子也

有鵲卵荔支小僅如鵲卵而味甚甘核如粟大閒有無核者又有雞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

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

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髻生皆並蔕七夕紅必以七夕左右熟此皆市上所不恒有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即活亦須二十年始合抱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梢接以佳種之枝閒歲即成實矣龍目亦然

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illegible]

侈吳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蕊之時即摘去之如此數年便可尋丈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援樹蹻捷如風園丁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鶯五月初時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夜鶯棄中出也不獨戕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莫甚焉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一經盜手羣蠹攻之矣

荔支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煎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疝氣

楊貴妃生於蜀故好啖荔支今蜀中不過重慶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奴不知驪山下一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柈盛三五顆餉薦泉大吏受之者以白鏹一兩售其從者鄧汝高學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荔支之狀至於朵如蒲桃漿液甘酸可知蜀中荔支形味蜀中生者皆

但如蒲桃又何嘗有此酸味耶
傳記載啖荔支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啖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物下之即消矣
荔支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獨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荔支而得仙者而龍眼乾之煎汁為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寐徒忘諸疾
人之口食固亦無恒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

餳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為橘左袒也吳中王百穀苦欲以楊梅敵荔支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竟未以為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支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並則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為益智爾雅以益母為茺蔚其實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或云即是也後金囊又訛為檳櫛遂以文官果為馬檳櫛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奇甘想可亞十八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即如荔支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茱萸小兒食之能解痘毒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即馺娑之訛未知是否
滇中梧桐子大如豈其形與它處殊不類殼光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

兒童稀豆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支龍眼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藥圃中佳植也
餘甘與橄欖味稍似而實二物也嶺海異物志謂餘甘即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為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

餘甘少而橄欖多耶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杏栗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爲佳紫黑若桑椹入口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爲水精楊梅余於己酉夏避暑吳山擜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勝常家人驚異傳說以爲在吳與五年所未嘗

見也

青州雖爲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楂梨柿杏蘋果紅白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蟹腥風逆鼻而土人不知貴重也有小蟹如彭越狀人家皆以餵貓鴨大至蝦蟆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麻麥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粱麥苽又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斷耳炙轂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薥秫有蕎麥而豆之屬有黃豆菉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三也南方雖止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矣而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

二十合而爲百道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經又有八穀應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菽麥烏豆也其星在河鼓之北明則俱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

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
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
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
可種也[illegible]草木[illegible]可[illegible]形[illegible]薯蕷實大[illegible]如甌皮紫肉白可蒸食之想即番薯未可知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
蔓菁為菹則為厚味矣其平時如椰芽榆莢野
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

窮拔草根醃藏以為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
旨蓄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
翻茂之蔬耶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蓋富室地窖火炕中
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今大內進　御每以非時
之物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
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他花果無時無之蓋
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稍不時即枯死蓋其
氣為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
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
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
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
忍見聞夫以供　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
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不知此輩何福
消受死後當即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棗東為棗竝東為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
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
亦蔓延針刺鉤人衣服其與荊棘又何別哉惟

脩而長之稼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
小人之別也其菓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
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
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
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
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
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
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攝衆酒食一日邀衆治具丐者數人捧一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衆嘔噦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其餘分諸丐者乃謂衆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化爲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二者或遇之而不能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偓佺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鏗常食桂芝八百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壽三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務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明服术身輕欻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庚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耆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增壽命但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鉤吻烏喙足以殺人人所共信也豈者有損人者豈有無益歟其服草木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爍紅鉛服金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返速斃乎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爲四德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然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效余食後輒餌之至今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

啖昔人謂得哀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閩檀獨滿山谷什九爲童稚玩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瀉滌臟腑關通閉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其伏水火可入豈一巴豆所能破哉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汚泥溝中日久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即是井底泥煉之以欺人耳番人呼爲烏爹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聞草中動以爲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

欻然凌空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捕之不得乃以酒餌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黃精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脩道煉形哉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唐代宗諱改名山藥其種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拳者爲薯而以園中生直如棒者爲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分之也

肉蓯蓉產西方邊塞土塹中及大木上羣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蠱死者剖其胸得蟲以諸藥試之皆不死時方治藍靛以藍汁澆之即化爲水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蟲傳

張廷賞在蜀有從事爲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數升盆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盆取蜘蛛投之困不能動又別擣藍汁加麝香不更取蜘蛛投之即死又更取藍汁麝香復加雄黃末和之取一蜘蛛投即化爲水張與賓從嘆異之遂令傳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毒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謂其子曰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條懸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欛子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欛遂消爲水歸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病者服三稜草多愈此與藍汁治蠱蟲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鱧衘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薑常山天竺迦葉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跖鶴蝨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牝鹿銜草以飴其牡蜘蛛齧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藥有五天决明爲肝天紫菀爲肺天神麯爲脾天遠志爲心天從蓉爲腎天

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此與肉蓯蓉大畧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乃以斲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汚濁之物以求助長之效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而已其後推廣乃及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用心也况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一二乎除

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
蛭螻蛄爲天帝所罰故骸却而不用亦推廣仁
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自虎狼鵰鶚
小至蚊蚋蜂蝎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
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蠍者發巨石下探
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纍纍盈筐此物不
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
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蟆龜蛇之屬皆雲南

有知而封腸剔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鉗麻致
血剝驢爲膠即可以起死生不死君子不爲也而
況未必效乎
蝦蟆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遠逃遁麝知人
欲得香輒自抉其臍蛤蚧知人所捕輒自斷其
尾蚺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
之有知如此不獨雞之懼爲犧也
蛤蚧偶蟲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
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買之以
爲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
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
壯陽道覘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
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僞爲之適取狗腎而縫
合於牝海狗之體以紿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
牝牡不常得故也齊東埜語云山獺出南丹州土人名之曰插翹一枚值黃金爾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
延綏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

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
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
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蓋蠱初行必試一
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絞痛
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驗也
其毒遂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尚可用甘
草薺苨諸藥解之及其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
可爲也又有挑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
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視之皆

木石也又有金蠶蠱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色如金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蠱夷堅志所載有得物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蠱也生捉而啖之至盡飲酒數斗而卧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蠶毒者取二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金蠶亦無刺蝟也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計

不效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深以爲憂責李三日不效取進止李技窮夫婦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貼來不再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先以二貼自服之無恙日攜以入一服而痰比旰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李恐內中索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我軍人也貧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此不過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辨故持以慶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 上親問之對曰若要玉喉開須用金鎖匙 上首肯之命處方以進一服而安即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效徐予千金令上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忘哉金鎖匙即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爲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寳

藏以蓽撥一方得三品官不虛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亦能食食多則膊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抉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與蠱之治噎蟲雷丸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氣疝瘕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

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書載人面瘡乃黿鼈所化以報冤者則又生前宿冤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爲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爲內少艾爲外也本草艾以覆道生者爲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爲上鑽燧取火次之而爇藥膏者又以桑火爲上取其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摩訶稽顙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之破故紙十兩揀淨皮洗過擣篩令細用胡桃瓤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即入前末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熟水代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薹羊血餘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百年大如碗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童子走及奔馬三百年大如三斗栲栳其中有鳥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得蓋亦家雞野鶩之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曰應是人參五葉齊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也新羅參雖大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

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僞
矣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
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日加以內監高
淮每一撽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往者
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王
荊石相公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
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爲何事而彊壯
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

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
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夭札相繼不絕亦
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二四歲童女美麗端
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
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
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
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
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

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又有煉秋
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
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
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
耗宴安酖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
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
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況服此藥者又不
爲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爲肆志縱欲之地往往
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

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
甚喜以百金購十丸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
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
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
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
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
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疽潰腦不可救藥近
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

夫錬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
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
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
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
哀也

金石無論即兎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
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
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
毬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

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兆九九
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
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
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
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毛竅
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脫血肉之渣滓故一
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
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況聞胞衣爲人所烹
者子多不育故產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
乳媼貪人財賄秉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
夭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況未必
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汚納穢之
地也

泰山有太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
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
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即餘糧之未凝者水
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疊包裹而中
有粉如麪者名禹餘糧皆治欬逆破瘕癥恐是

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
嵩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疊也語
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瞽疾
有人遺之者延醫治之竟不效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難行豕肉亦然啖榆則眠
不欲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肉入水爲
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菉豆
服藥無功鷄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
以不饑芎藭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

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龜脂可以燃鐵駝蹄能殺壁蝨爪兩帶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荸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豆豉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麵毒蘿蔔解之中瘈狗毒斑猫解之中菌蕈毒地漿解之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甿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間蠨蛸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甿往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

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終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據禮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眞草八分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illegible]京府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用豐狐蜘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濟終不及山中之兎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兎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即屬吳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兎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近乃以兎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豬矣皇象謂草書欲得精毫筅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筆中要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鋒欲其長管欲其小腹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作家多不辦此也

南北異宜兎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多用水筆然不適宜於備員葺耳今書家貴字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耳古人退筆成塚倘皆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辦此

漢揚子雲[illegible]把三寸弱翰賞白素三尺問異語弱

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
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
常筆與之既退柳果以為不堪用遂與常筆乃
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
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苕勁非柳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

蘭臺漸失故歩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别其
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
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
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
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
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
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咏多及鏤飾
劉婕妤析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
袁家贈庾童家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
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
跗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妹者不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況庸
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
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惟有緑沉漆竹
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即緑沉漆鏤亦不
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絶佳
常州許頔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
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樾晉叔以貂
鼠令工製之嘗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筆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兎然則實尾而名以鬚且栗鼠若今竹𪕮之類亦非家鼠也

僞唐宜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絶可謂幸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眞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運素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郎能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兎筆委曲婉轉不叛散者紙欲滑密不沾汚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陵云予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予邑左伯

案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考韋誕表稱公書可入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爲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絲石爲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

硏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鴝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封椿受同文印矜持過秉理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宋新仲猗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

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粟續又有紫金研乃得稱石異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歙龍尾求之不已遂從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溫陵蔡君謨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

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瀦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梳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貴研爲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甫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前輩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鐫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箋紋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羅雲興石之性也結隣墨友名之佳也稠桑粟岡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瑞也青鐵浮槎質之詭也頗黎玉幽用之靡也

磨穴腹空無乘之篤也盧擲陶辟道之窮也
楊維系緯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illegible]
一日可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賤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窮一禾生
令頑夯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殺纔直一百錢
手蘸鏡上謂石有三灾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畋盧攜擲硯相

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尾鮮之事則唐人硯
尚多用瓦也
袁家騎庚翼以蜂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
則硯之不用石甚多矣
古人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瓦烟煤皆
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
作百端淫巧迭出價侔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黑緣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
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
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
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
用之況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
疑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糜之名至唐
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
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
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凝

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蔡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　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大内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罕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爲歙人則歙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庭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二代知名者張遇王廸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二十前所作九玄三極前無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之二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駔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擣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擣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淫巧奢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二斤聞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氏有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二三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祗用膠故數經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歙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

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籍時不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翫紙爲涌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於

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內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予嘗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殉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中有赫蹏書應劭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其眞僞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

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爲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東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耐然澀而滯筆古人箋多砑光取其不[illegible]

亭粉箋歲久糢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澀然
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繭
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
而下灰者竹者非晉曹之蒸雉即剖厠之芻狗
耳不意剡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
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
歙有墨光有氷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

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
桑皮紙及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
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
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
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
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下至柬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
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
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
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粉光差宜於
筆墨余在山東爲督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
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
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耳初書行草一幅俱不當意最後書亦僅賦計

格截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紈
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
類是第一等楮先生即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
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
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
耳

饒州稱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
二丈餘今世有白鹿紙亦長丈餘蓋出江右

所造甚爲鉅麗但滑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
黑而有光硯須寛而發墨置之明窗淨几時書
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
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懌即宋元人書畫見便
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
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
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

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
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
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
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輙
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
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
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
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
與蜀箑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
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嘗之內酒非富人罰中則婦女手中耳吳
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
極精有椰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
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
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
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

不時呼喚便於揎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
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
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
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
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逮
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葡桃唐製鼻紐
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illegible]

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
火災故君子寶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
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歛親識來弔率以
鏡護其體云以妨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
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
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鸜鵒碧鈿諸寶
相斑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
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
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
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漆方鏡照人心膽漢
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
唐葉法善鐵鏡鑑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
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
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
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軒
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
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
中宦者鏡背鑄兎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
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
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
橋民陳某脩宅址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
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
古鏡患瘧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即瘥余

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
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
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
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
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
以骨大夫以象蓋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
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黄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晏動静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況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嫵媚之飾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

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煇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黄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劍履上殿諸侯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朔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舄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載延熹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纒足之一證今世吾閩興化泉漳三郡以屐當靸洗足竟卽跣而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纒

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
閣然想似西子響屧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
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
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
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
忍虐之主故倖倖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胠
令人竹千侶李恭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

年壽宋初蕭長史者相丘巒三笏異用而皆如
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
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
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耳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
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
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
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
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節字

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
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即今
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
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
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
武帝爲雜寶案𠪺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
爲盌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
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
則古人之以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
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
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賈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
中袁逢作三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
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
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濟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弁言

方竹爲杖甚佳及買邛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
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
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
龜頭山疊石硯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枕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
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
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
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窰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
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
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
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
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
越窰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
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
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
也

柴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
今者惟哥窰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
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
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窰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
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
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
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　世宗末年所造金
籙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
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
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
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蓋
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
爲上此說余殊不鮮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
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
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醮壇爲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隃麋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爲怪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文房中即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玉爲紐置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缾一時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如蠟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之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蜆螺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啓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眞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内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照耀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牣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毋論民間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黄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黄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猫兒眼祖母綠顛不剌蜜臘金鴉鶻石爛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碎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剌一顆重一兩以上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太極丸官屬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乏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皆松嶺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卽他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眞偽非也偽者傅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石後以示胡人

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一云每月望日設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見衆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襯及展乃以紅帊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貿之亦無酬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

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獄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筯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貨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劍況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閩廣金陵間有應主薄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即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貓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鄰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

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揶揄歸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井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盌　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

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浥鼠齧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里注朱提出銀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三千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即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韎韐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韎韐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檞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屑礫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脩以屨人掌后之服屨爲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

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鵕鸃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殷冠也委貌周冠也
華山宋鈃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
也竹皮高皇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
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
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
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
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
無頭宋康王冠也鷸冠鄭子臧冠也貂冠屈到
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
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
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幗漢濟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幗
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幗又賀德基於白
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
司馬懿巾幗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為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
即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為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為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年前
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屋何取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斃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為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為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偽易也秦得和氏之
璧令李斯篆之為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
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
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
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
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為官
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
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
揚虞卿為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
而虛佩之矣　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大將
軍皆金印一品以銀三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
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為別耳
其實出　欽給者亦槩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
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鍮石帶庶人
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
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為上緋次之綠
為下綬則紫為上又墨次之黃為下至於天子
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
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金
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
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顯若
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
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　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為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

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
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

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
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即腰金
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
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
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
悸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

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傳云周公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　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者無如禮樂二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者已不過緜蕞拜跽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持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敘一代之治想其音律節奏詞語次序皆敘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招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奢詐迨其末也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

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爲樂者飾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之詞義深矣如所謂二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惟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樂不復作矣即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即隋唐之間亦有知宮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抄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況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以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廟[illegible]所笙磬柷圉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觱篥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錞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尉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眞知諸王之踈賤王仁裕卜禁中之鬭爭王令言知宮車之不返劉羲叟卜聖躬之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鳴二龍翔舞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觱篥也笙也簫也箏也鐘鼓也觱篥多南曲而笙簫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甚淒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一胡雛能捲樹葉作笳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王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

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儷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豔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慾故緊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

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即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況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豔曲未免擯於聖人之世耶

中散之琴李謩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鐻皆冥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沇之知編鐘李琬之聽羯鼓賞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幛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誶詬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鈸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爲三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為之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鍾太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一脗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當時尚爾何况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時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為八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韻高昌龜兹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也自臆度

可笑而圖經節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為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為送行之樂而槩以為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雜組卷之十二終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逈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避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冥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有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罣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奈何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悋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山魈木客不敢嚮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恬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者從慧眼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卽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

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恰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鄰閒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眞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嬲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縈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伏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因演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凄風苦雨之夜擁寒爐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

淅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凄凉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欝欝牢愁出門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爾巧桑榆已逼貪得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紈袴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未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汚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恵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謀攘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志慮昏頹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昏

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冊末不應之教窮越不關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眞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昔人所謂臧穀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楚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稺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為訓可謂有超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〻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為退老氏之術也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中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是以伺人未免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舞之場半晝牀笫之上以爲閒也而修身行己

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閒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猍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國朝閒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眚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怪妖言童謠無意矢言事後多驗如檿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

得此木以殮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畏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汚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一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强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眞也乃周禮特爲設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處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大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眞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旐旟之語而傅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贊稱願之詞豈眞熊羆虺蛇一時而同入夢哉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況多出於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寧想像成境非眞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並無一爽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渡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飲非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征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卽使一日同盡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皆非造物之外也今之人貪色縱飲鬪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衒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不事討論徒涴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眼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牆誠有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況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

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著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蟫之腹入胠

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浥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民肴魚豕不下矇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旣與世變而筆力之醇醨又以人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啖粱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剞劂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裒集或鈔錄之殘賸其間不準之誣阮逸之贋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旣云無稽而
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
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册嚴而難出卒
飽鼠蠹之饔飧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
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
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貯夜光屎
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鶩五也故善
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
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
㮚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汙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
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
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
二十一史皆 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
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
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
護之者今二書卽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參政家者虞藏書數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彴夜則去之
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
守元瑞啗以重價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
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旣失
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
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
先生爲作酉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
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

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　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讐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於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玩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眞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閱

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汩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葉向高福清）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其它即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覈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即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

病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爲書簏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蘿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獨耽奇僻驪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當倖敵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即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

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緗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黿羹鴉炙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經之失也詞繁而理𡨚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刱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

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敘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不當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況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班氏而始備譬之兵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儆春

秘而爲之乃通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洮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愼久而未成人卽有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

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令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臣怒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桱之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死汚齒頰者猶娓娓相勸不置或遠布置以延譽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辯不得怒詈繼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

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荊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然而成者若以荊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

而此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從工海之從毎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從工何以從毎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微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逢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二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卽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卽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弖弓音軸今人卽謂之卷非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絹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有下帷究心者卽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保傂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
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
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柳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
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
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
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
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

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况阿買也
吳孫休爲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𩅦灣字曰莔
迄霙觥字曰畀礥䂂莽字曰昷舉寇褒字曰㸚
擦此與八駿圖中㒭泰㒳丙二字相類亦好奇
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客製十二字曌照𠀑天
埊地〇日囝月〇星𢘑君恧臣𠥁除𠡦載𠦚年
𠙺正而見它書者又有𡈁人𨸂證二字南漢劉
巖制龑儼字爲名効顰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𡕢矮𡘙齋閠穩奀同上小𡚸天勤歪終
孖腽妖大𡘙齧閂擴氽泅氼沒閃閃𢰙乜鷗些學憤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
哉今人俗字有夯和朗切歪和乖切要少拏欽聲去找
爪幫聲搒平卆箭芏古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
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
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
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

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
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俀
迭二字及酒官牌中炙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
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卽偏觀
亦不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
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
識卽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約韻書疎漏益多惟

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奇而難識者即注見其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迷檢司愽然不識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虒音盧夷 茌平今省爲茌 郘音忌 琠音貢 甈題甈古莎字 鄤若幺反 朸音力 瓡音執 邦音夫 郁騶音吾奔蒭 樸劉音圖 潘 徐氏音權精 訮邯訮音男 而困淵 郵絹 盩周厔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之今人爲文旁株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跅跐可以陶鑄若徒書廚經庫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彦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似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

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寢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即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

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君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强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泰以前複名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

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妄誕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若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眞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

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怪者
眞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
觧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亂義一一名其不諱宜
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眞德秀原姓愼
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
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
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毁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

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尚不能支而
乃有西賊破膽之謡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
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
列張浚志大才踈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
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季叔
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眞有撥亂匡
時之略而循借其不見任用寧非徼名之過哉
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翁之眞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
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
故謂之夬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
寡適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

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眞才也雖有迂闊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即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況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為近於迂而遠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

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學之氣顏淵問為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學必欲强人主以從己若哲徽寧理皆昏庸下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為何物誠正為何事若數歲童蒙即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之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既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為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為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
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歷諸艱無
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
擇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
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
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
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
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
道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　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
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　朝廷者竟
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
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
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
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
者下天下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
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
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
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苻堅之於王猛循然
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
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
能畀其才用天子旣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
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
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

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
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
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
而終毀之者未聞旣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
而後改其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
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
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

不肖奴人之養生進粱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即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髪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嚬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汚衊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恥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摘爲羞則言

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駔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得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五雜組卷之十三終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覈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眞才而用之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卵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闒茸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官不若內臣之逸也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豎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贓私汚人名節則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衊乎宋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

日即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蹷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過行大率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為鼠竊薪炬之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為官如朱買臣即為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 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上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何故禁之永樂中嘗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忝以閩人皆嘗為之豪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為愈也又河道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為之無行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相視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

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簿尉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理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問官起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

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迨夫招成不變而
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矜
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
而中證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狥私而曲斷
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不
常者槩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
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
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冤甚與宋
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
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
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
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冤獄得名拜諫議後出
爲監司一應强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
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
近於戲矣我　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
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
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
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决獄多特
降旨停免故以詿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
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
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
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
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
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
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
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
駔詐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踈逖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驫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稠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糜伏於康莊七也別奸蠹弊難調駔儈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淆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冤於覆旐者此伸翔敵通所爲仰天長嘆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闒傦者弗肅迎合者受知則骨鯁者蒙擯搏擊者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賓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閽者昔王荊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況其他乎

宋劉攽爲泰州參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踐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眞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卽拜傳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傳者難矣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終不見信如宋眞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一人也

古人長官之待僚幕眞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之隔如晉時庾亮登樓共諸從事踞牀嘯傲桓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鵰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況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

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平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即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

舉行不過循襲故事耳其後以藩司分轄各郡爲分守臬司轄者爲分巡蓋藩臬之長以地遙不能周知而歲時復有覲　輦入　覲之役遷徙尋變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萬曆壬辰以後　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　國朝兵部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既爲宰相自當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

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　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各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　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

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臣竊官或六卿或宮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　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眞權也唐宋宰相禮絶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横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奪無一不自已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笞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笞一人而無筆箠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　上之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擬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王楊劉謝等得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　天子之威福者也至於今日　主上神聖威福既不可竊而上下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宄潛伺幾務叢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炙之劑可謂其非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

說進譬之垂絶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

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鷙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之識者或昧於礪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愼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既多事幾亦繁大小

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況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百王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

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
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
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爲正又以仁
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
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
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卽有周公
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
其才非不絕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

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
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
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
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
心久之自熟殊無與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
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
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
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

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
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憧
憧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卽讀書亦不能咀嚼意
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
人也況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
舉目皆是若以忿懥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
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
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

言吶吶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
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
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
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
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
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
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
押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從之矣自晉一變爲淸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

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亦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之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於立談之頃乎吾讀戰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説秦王毛遂之定楚

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傯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微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己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泫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

或以高賢見貴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濫清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游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

觀百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敬名俗子褎然千
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illegible]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
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
謂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
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
近來名公淸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
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
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闞其居者
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
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
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淸
而徇蓋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
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挽
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㵎河舟膠中流數
日不能前郤迎送之禁既嚴稟既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
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
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
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
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
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
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

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
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
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郎復
故蓋乘馬不惟僱馬且僱控馬持杌者反費於
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
人共僱一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
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
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

姦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覃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爲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六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殽無日無之當時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愼重勤勤若此亦足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即於同年中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以一甲第三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習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寖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爲錄事二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塡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章布登靑雲故愼重其事以誘掖獎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莊玉莫措徵責逋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

東之稍涉輕肥便嗤物議此於士子之勤心忍
性不爲無裨而　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
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巹未畢遽令造飯緝麻
一不當意辭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
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
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
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閹豎之刺求狀元及第而
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愼
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王山之援
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　國朝而禁令益嚴
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愼者獨此一途耳

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
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
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
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
標雖被人供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冤上命重試
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
疑議亦少至　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
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
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
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荊棘之路以登
賢顧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
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
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
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
典試給事中華昶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
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
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
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
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幷及之於是行原籍取

所中硃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爲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十七人中蓋多知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爲編排官其内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爲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

不絶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繼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第而其後議論蠭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即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鄰州縣乎且州縣有土著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淸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爭之始解　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閧然攻之　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　上曰普

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

差旁午於道毋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
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
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
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
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
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眞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
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

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
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
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
儆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
杜絶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
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
重生死久要以巨卿元伯一言相許千里命駕
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
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
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
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即生友
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絶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
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謀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
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
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羣皆義險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竽其中矣况少
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
譽縈其中世情交関牽其外欲以驩然無間安
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
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
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
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
所拘勿爲讒毀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每

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闥翾儇皆與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已甚矣況其意不過為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為急務余戲謂朋友五

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詬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貴戚不敢與之爭先以傒累之墓迯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揆謂爵位不如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如其人則鯀夫嚴嵩可以登庸彼王之棄也李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望者亦可恠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為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昏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為數姓者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遡流窮源若斯之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漢高祖為天子而其祖第呼豐公母為昭靈后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吳越之臣所成耶我　朝吳沈等進千家姓以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怪僻不經見者而海內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今不復見近時吳興淩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世世爲昏姻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其餘皆爲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踵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兒戲可笑然余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緜眷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係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族者甘與秦晉而不恥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樂長樂此禁甚嚴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無方即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當與爲昏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昏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昏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衞曹鄭皆武王之後俱不宜爲昏其餘可以推類又歷代有賜姓者如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束唐穀之後改爲閻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

之類也究義至麵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毋傷於苟昏姻人道之始也加愼焉可也

古人喪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之人子之情無乃太失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

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　國家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即妾之子亦爲所生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　聖祖所以順天理達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亦心有不安矣我　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内生子之禁今亦無之夫喪不處内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虢叔死閎夭太顚諸人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況生死之際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内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陋俗也當事者爲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
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
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
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搢紳禮法
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
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
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
家皆用鼓樂筵宴欵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餕其祭餘較爲彼
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
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
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
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日者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
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
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昏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户
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即舉樂何傷
且攝盛之禮既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
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餪女女於五
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
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鑾閩人謂之
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
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
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
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
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
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
於孱壻悍婦驕兒稺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
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
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
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鬩墻之實禍也余嘗見
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

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譏讒無所不至殆不能一日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强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産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二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 朝文物威儀之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大夫禮法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搢紳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遇村落輒爲下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嚚訟不逋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海内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後生不娛聲色駸駸鑿渾沌之竅矣然較之列邑猶爲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

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非而實是者歐陽濮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名没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於諒闇之後從邸入繼與英宗之入養宮中者

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

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 太后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不孝乎幸而 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决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未嘉不善處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襃拜九肅拜鄭玄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襃讀爲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撎卽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

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而肅拜則惟婦人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非佳事也

五雜組卷之十四終

五雜組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三

古人君即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須注從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

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絶世之資獨炳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爲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一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牝鷄出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二始帝無二元而況十數乎我　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　國朝永樂則張遇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

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隋正平天正竝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　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　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

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　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愼重於初乎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季衰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㭊業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鞫帶之亂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再復於　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行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懷不肖之心親不蹝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
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行玉牒不許入
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
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
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
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
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即駙馬儀賓不許入
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於矯枉過正者矣即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
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
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
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
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既難遽違而積弊
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以畿輔良
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即居甲第
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
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禁臠然
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姆
姆閹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己都尉反俛
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
間近日如冉都尉與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鍾
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姆媼梁盈女恃其威福
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聳時與
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

門故事中門非姆媼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
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詐語都尉乘醉擊之翌
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
歐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
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
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既
自歸　上怒不解謫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
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姆媼一老宮婢遂能煬灶蔽明

熒惑主聽一至於此蓋牀笫之言易入浸潤之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禍憾其愛舉朝之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昔之史乘所載若王敦懾氣桓溫斂威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倮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冉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之悠久而不足供妺妲褒姒之一敗況其它乎

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姤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　國家之制少主委裘襟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刱業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末稍不終蓋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

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　朝若　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　仁宗之寬厚　宣宗之精勤　孝宗之純一　世宗之英銳　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　宣　孝二主尤極仁聖眞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

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黨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卻迴壬寅之變 聖躬被弒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

之警關酋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箠撻之不煩再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驚固知 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近侍窺伺 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 上初年生殺予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又安比隆成昭而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情起復廷臣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伺江陵器小而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功辠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

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内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讋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垂崖謂衆人千言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末節驕奢縱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塡塹列木廣狹如一所至廚傳列竈千計外藩

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蓥爲河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絰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怳不逾年方伯遂撫楚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致千金賵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觀察趙思誠齕齕之先大夫聞即挂冠歸里而後撫楚者爲枌楡至戚猶以擅離職守叅奏致仕甚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上眞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淸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黄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旣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毁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仕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閈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

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砥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淸龔黄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麵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其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抑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舉不章識見譾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亦何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況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修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為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恥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竄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賞身竄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 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 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一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潘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

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還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僇之使其眞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吕蒙智謀甚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青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

王三公然自壯繆興而朱侯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眞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大士變相

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旣謂大士豈得爲女旣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婬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眞武卽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爲眞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鎭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效之纍纍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爲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興人崇信之卽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

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
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
閩中有筝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宋舍人相傳
　太祖戰鄱陽時一櫵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
道多祀眞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
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
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
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

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
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
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考林氏生宋哲宗時而
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
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
也海上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大凡吾
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
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
里嫗村媒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
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
神者多矣然患難困厄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
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即有紫
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即士人亦
或能之大率其初皆出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
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

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
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
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
也乃詐箕降言陳眞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
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
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
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家安可逃石牛
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
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

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其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擾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

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抑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游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令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廚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既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

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若窒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冤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潔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

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説非始

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説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鐶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亡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横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蝨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

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卽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

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卽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奸盜詐僞卽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

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卽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若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眞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旣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旣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識旣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婬妄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哉

嘗愛趙子昻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淸風非有着松閒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爲屠黃二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楙僾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聰爲遮須國王寇準爲浮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居數日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户相毆擊垂死則道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爲

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爲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況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眞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术擇其輕重而適其

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术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蕃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恠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徙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也宋宣和間黑眚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

徽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爲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尫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魈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吏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即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筯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眞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歛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嗇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即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原不爲過蓋不必强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餬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鶉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僉亨

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
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
古人之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
之心也今人聚歛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
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
入作何措置旣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
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
貪者一閒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
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
居成功和如栁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
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
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
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
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
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鍰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
被靑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
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
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
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爲伯夷之淸較易爲栁下惠之和較難淸不過
一味自守絶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
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淸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
不淸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廉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
爭分文之末寛者汪汪千頃而悁者至不能容
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
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稱門賢者希聖入
神而不肖者至竊竒檮杌此非有生以來一定
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

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粉爲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辯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外傳爲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卽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剥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illegible]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妬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碓磨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卽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忍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寃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縣杖絞斬淩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産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爲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檮杌兇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呪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孃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荊釵蒙正等詞豈必眞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眞情也富貴貧賤非眞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

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脱處世見解耳迎來
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
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
琶則絶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
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絜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
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名以淨
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
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末
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
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
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
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
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

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
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
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
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
欝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爲道
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
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
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既寬山林皆樂流
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
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
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
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
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眞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
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

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爲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冑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羿之犬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 旨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謔之惟恐不足而

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稹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闋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

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即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判三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

似太多風簷寸晷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收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　御覽讀也相傳惟羅脩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賸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即位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三甲卷中隨意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恠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賦詩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之士妥首帖耳勤呫嗶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illegible]科而　國家則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illegible]而紛如文字之變日

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得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為進賢之具也宜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近來即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

破拘攣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即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官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司馬張聰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顓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既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為郡守入則兩制即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為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　祖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為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為郎而已至桓靈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為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白下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即厠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賢士之關翻為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

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
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
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紈袴子弟捐
橐槖之腐鏹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
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
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
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　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

踰數百而鴻臚光禄二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
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
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形白簡
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
行也

五行禄命財能生官故多貲之家可以致貴然
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
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游梁家
徒四壁立非實官而貧之故事乎衆爲絶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即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
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
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
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
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
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僱募也然亦異矣轉
眼至於武皇遂至搉酤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

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
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他司農司空之屬各項
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
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
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
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罘
其取利無所不屆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眞不可
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

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冗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　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眞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

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内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内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内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錢置辦者皆京師大駔積猾内結近侍外通胥曹領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將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内使而以十之一供應貪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淵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内太師然日中日内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　國家之制内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頤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歸舍司隷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孤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内監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　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監小監揚揚馳馬交臂擊轂而

過前驅不敢問輒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敖宗伯
爲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卒
上聖明爲笞內使而竄之然地既禁近人復衆
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
擅笞內監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 上怒始解
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所見之事也至於外藩
採金権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
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抗行也雖其
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

一二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
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
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権稅之繁重若此 國家
於臨安許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権
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
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
首蹙額幾於斷絶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
關之任者寛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柰何必以闌

絲爲能而務朘民之膏血也
國初各省有鎭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
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
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
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
依違而已蓋我 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
左右撥置一二駔捷狡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
民如徽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
以衣冠子弟投爲鷹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

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
天下不怨內使之掊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
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権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
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
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
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
此戢矣高宷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
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

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冢伏署中不敢喘秫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啗諸生乃散而冢虐燄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寛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冢者余友人王武部宇爲首冢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入北太學避之遂登高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高冢在閩閩縉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一二三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覥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明亦可羞也蓋吾郡縉紳多以鹽莢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親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官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徽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　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

呼所屬公侯伯遇諸途皆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自　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曹郎節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冢欲縉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此稍失　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釀成之輔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三楊輔政時王振鼠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學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於發蒙矣而劉尹等繼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閹臣從中主之閹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五雜組卷之十五終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是為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為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造橋覃大書照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作照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之乃為照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再黥之頗為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唐蕭炅不識字嘗以伏臘為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剌稱蹲鴟蕭以為鵰鴟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

將須徵發者於小臘接入鐵州宅門及賊登舟盡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偸去其人曰賊偸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輙改之一日讀孟子下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閧傳爲笑

爲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己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輙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惟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固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征西將軍慕容鎭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死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輙出

許毎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〻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卽對〻云時時來椳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黄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〻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〻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迷字彥思甚庸劣從子俁疾甚危篤迷往候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迷亦命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之當險絕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相視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異於舍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即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卒挾布囊看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為必金珠

也或刖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奩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足恠乃令其婦出

劉（宋宗室）義綦封營道侯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為叔父發耶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輙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為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進劄子眾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黄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已在道中鐸請從事曰黄巢漸以南來夫人又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客戲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紿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貴者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枯瘦亢目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絶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彦國女弟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當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詛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干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翌與其兄氷書曰天公憒憒無復皁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髀入水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宦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菹庫

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荀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人左右曰此荀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椀冇槌胸奉上伏望鑒心肝人留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飲與睡二曰

定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率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對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李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日望趨府群寮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麤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噱

商則爲凛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内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留心上語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王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鎌剗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剋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雞既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鬨不已相傳為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

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毆者對飡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豬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鶉脯曾怒其嫚已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慚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

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邈為隴西王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

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卧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

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談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皋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諷頔為襄帥暴虐人呼為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

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録惠江成僞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録琵琶腿江曰先生藏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贇字子徵性好詼謔為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贇立草之末

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爲啓齒
李茂貞子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座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别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謂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
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别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内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
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鎭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
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
腳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
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旣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

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嬴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悶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子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曰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問及則紿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牀側其囊纍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弓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孃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囿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閹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卽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

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寶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

廉察陝郊峴初釋褐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剌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

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曾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宂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與之既而又有持朽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聞者噴飯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

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九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窻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趍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曰誤誤我固伯也

由澂與其弟辯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澂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澂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澂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

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决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鱉厮踢溫公不諭其戲曰鱉安能厮踢曰是之謂鱉厮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光牌云廬陵魁選歐陽偉樂

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
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
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
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
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
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
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飥會既去頃之
坡復至乃以前言言之祈令答以虱本生于垢
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且道詰難之意佛印曰
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
吃餺飥二公大笑且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
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
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
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
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
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
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
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楫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
大必日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
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
澹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
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澹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徑期不
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
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採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
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
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
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
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
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
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蕃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緑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家如蟻陳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秦王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王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陜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者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

毛耳

唐蘇書題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學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絶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實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久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爲河南司隸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録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爲別市豬

王聖美爲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即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詰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某子好飲少醒其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嘔門人竊袖豕腸置嘔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某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况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内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

舜俞乃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乞孫老而娶妻涂氏爲諸龍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爲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乞孫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在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始爲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恩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太寧書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謔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傑觖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朱彥翁嘗詠雪為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臂雲時間做出瞍天瞍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搩上門見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荊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誦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衛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竝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之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逵為東平守甚有惠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恒恐有甘子為布所

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褁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褁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丁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又曰姓王靜恠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姓王

唐裴佶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馬飯僕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骴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邊樹有骨骴者車撥傷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聞見奉酬不知許否蝦蟇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强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趺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趍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

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
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賮賂每
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
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
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
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
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
所為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

曰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
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
斂送耳
有覩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
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
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咏之
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
君當吹火為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荼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
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嘗閒暇訪得解嘲人召
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云水惡
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大悅又
命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
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至戟門
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為是偏檐
更命齊[illegible]毛絹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還路

逢一相識問何處得此絹絹具說其事大喜而
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絹絹及曉即詣門言
極善解嘲黑闥大喜命引之適一獼猴在庭命
嘲之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
錯黑闥已恠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
因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
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命問之又云偏檐
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絹絹何答曰絹絹割
兩耳只有面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入京至貝州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郎令召之寶顏黃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準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

唐劉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

高敖曹嘗為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棋開壘蘿張以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腹河凍水生皮

唐元宗達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達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達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即得亦不須道達買云君家自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有人以釘鉸為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賚歸至山中遇一虎臥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為拔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二技可立致富矣乃大署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刺

五雜組卷之十六終